



顶一万句

刘震云 著

一

顶一万句

刘震云 著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姜晓明 摄影

作者简介

刘震云，1958年生于河南延津县。

1982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。

曾创作长篇小说

《故乡天下黄花》

《故乡相处流传》

《故乡面和花朵》（四卷）

《一腔废话》

《手机》

《我叫刘跃进》等；

中短篇小说

《塔铺》

《新兵连》

《单位》

《一地鸡毛》

《温故一九四二》等。

作品多次获奖、被评介、改编和翻译。

一句顶一万句

刘震云 著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一个永久免费的终身学习社群

提供免费代找资源服务（在社群留言即可）

早读：新闻早报

晚读：每天听一本书（约30分钟）

经济学人、金融时报、华尔街日报等

头部知识付费平台资源

最新影视、软件、趣站

最新电子书

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一句顶一万句 / 刘震云著.

武汉：长江文艺出版社，2009.03

ISBN 978-7-5354-3976-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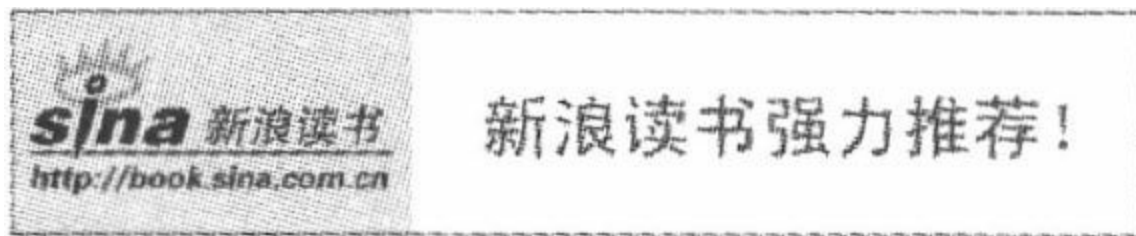
I. 一...

II. 刘...

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09）第024695号



选题策划：金丽红 黎 波

责任编辑：安波舜

装帧设计：柏拉图创意机构

媒体运营：赵 萌

责任印制：张志杰

出 版：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 江 文 艺 出 版 社

电 话：027-87679310

传 真：027-87679300

地 址：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9-11楼

邮 编：430070

发 行：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电 话：010-58678881

传 真：010-58677346

地 址：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时间国际大厦A座1905室

邮 编：100028

印 刷：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

开 本：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印 张：11.5

版 次：2009年03月第1版

印 次：2011年10月第18次印刷

字 数：365千字

印 数：400001-450000册

定 价：29.80元

版权所有，盗版必究（举报电话：010-58678881）

（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）

我们承诺保护环境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。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，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。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前进迈进的重要一步。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。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，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。

编者荐言 一句胜过千年

本书是刘震云酝酿创作了三年的小说。也是他迄今最成熟最大气的作品。

小说的叙事风格类似明清的野稗日记，语句洗练，情节简洁，叙事直接，有汪曾祺和孙犁等前辈作家遗风。因而本书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，都构成言说的艺术，都能拧出作家的汗水。更为重要的是，作家唯有用此语言，才有对应和表现作品的内涵：与神对话的西方文化和人类生态，因为神的无处不在而愉悦自在。人与人之间虽说来往不多，但并不孤独；与人对话的中国文化和浮生百姓，却因为极端注重现实和儒家传统，由于其社群、地位和利益的不同，由于其人心难测和诚信缺失，能够说贴心话、温暖灵魂的朋友并不多，反倒生活在千年的孤独当中。

这样的孤独体验每个国人都有；这样平视百姓、体恤灵魂、为苍生而歌的小说自五四以来却是第一部。

小说的前半部写的是过去：孤独无助的吴摩西失去唯一能够“说的上话”的养女，为了寻找，走出延津；小说的后半部写的是现在：吴摩西养女的儿子牛爱国，同样为了摆脱孤独寻找“说的上话”的朋友，走向延津。一出一走，延宕百年。小说中所有的情节关系和人物结构，所有的社群组织和家庭和谐，乃至性欲爱情，都和人与人能不能对上话，对的话能不能触及心灵、提供温暖、化解冲突、激发情欲有关。话，一旦成了人与人唯一沟通的东西，寻找和孤独便伴随一生。心灵的疲惫和生命的颓废，以及无边无际的茫然和累，便如影随形地产生了。

由此，我们忽然发现，中国人为什么活得这么累。

这种累，犹如漫漫长夜，磨砺着我们的神经祖祖辈辈。

为了摆脱这种孤独和累，书中的人们努力制造着声响和热闹。于是喊丧，便成了书中主人公杨百顺崇拜的职业。与戏子手谈，成了县长的私宠。但这无法改变本书人物的命运。就像今天，我们的民族还在继续为此付出巨大的成本和代价一样。不管你导演了多大的场面，也不管你举行了多少个庆典。因此，阅读本书是沉重和痛苦的，它使我们在《论语》和《圣经》之间徜徉，在与神对话还是与人对话的千年思考中徘徊.....

当然，阅读本书也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执着和顽强。为了在精神上有所依托和慰藉，人们义无反顾地追逐“一句顶一万句”的身影，很像祖辈弯曲的脊背和那一大片脊背组成的苍穹。

史波舜

本书由公众号（精品书籍推荐分享）整理，仅限于内部交流，请勿商用。如有其他需要，请购买正版。关注我们免费领取茅盾文学奖所有图书。



目 录

编者荐言 一句胜过千年

上部 出延津记

二

二

三

四

五

六

七

八

九

十

十一

十二

十三

十四

下部 回延津记

二

二

三

四

五

六

七

八

九

十

上部
出延津记

杨百顺他爹是个卖豆腐的。别人叫他卖豆腐的老杨。老杨除了卖豆腐，入夏还卖凉粉。卖豆腐的老杨，和马家庄赶大车的老马是好朋友。两人本不该成为朋友，因老马常常欺负老杨。欺负老杨并不是打过老杨或骂过老杨，或在钱财上占过老杨的便宜，而是从心底看不起老杨。看不起一个人可以不与他来往，但老马说起笑话，又离不开老杨。老杨对人说起朋友，第一个说起的是马家庄赶大车的老马；老马背后说起朋友，一次也没提到过杨家庄卖豆腐也卖凉粉的老杨。但外人并不知其中的底细，大家都以为他俩是好朋友。

杨百顺十一岁那年，镇上铁匠老李给他娘祝寿。老李的铁匠铺叫“带旺铁匠铺”，打制些饭勺、菜刀、斧头、锄头、镰刀、耙齿、铲头、门搭等。铁匠十有八九性子急，老李却是慢性子；一根耙钉，也得打上两个时辰。但慢工出细活，这根耙钉，就打得有棱有角。饭勺、菜刀、斧头、锄头、镰刀、铲头、门搭等，淬火之前，都烙上“带旺”二字。方圆几十里，再不出铁匠。不是比不过老李的手艺，是耽误不起工夫。但慢性子容易心细，心细的人容易记仇。老李是生意人，铺子里天天人来人往，保不齐哪句话就得罪了他。但老李不记外人的仇，单记他娘的仇。老李他娘是急性子，老李的慢性子，就是他娘的急性子压的。老李八岁那年，偷吃过一块枣糕，他娘扬起一把铁勺，砸在他脑袋上，一个血窟窿，汩汩往外冒血。别人好了伤疤忘了疼，老李从八岁起，就记上了娘的仇。记仇不是记血窟窿的仇，而是他娘砸过血窟窿后，仍有说有笑，随人去县城听戏去了。也不是记听戏的仇，而是老李长大之后，一个是慢性子，一个是急性子，对每件事的看法都不一样。老李他

娘是个烂眼圈，老李四十岁那年，他爹死了；四十五岁那年，他娘瞎了。他娘瞎了以后，老李成了“带旺铁匠铺”的掌柜。老李成为掌柜后，倒没对他娘怎么样，吃上穿上，跟没瞎时一样，就是他娘说话，老李不理她。一个打铁的人家，平日吃饭也是淡饭粗茶，他娘瞎着眼喊：

“嘴里淡寡得慌，快去弄口牛肉让我嚼嚼。”

老李：

“等着吧。”

一等就没了下文。他娘：

“心里闷得慌，快去牵驴，让我去县城听个热闹。”

老李：

“等着吧。”

一等又没了下文。不是故意跟他娘治气，而是为了熬熬她这急性子。日子在他娘手里，已经急了半辈子，该慢下来了。也怕开了这种头，乱越添越多。但他娘七十岁这年，老李却要给他娘做寿。他娘：

“快死的人了，寿就别做了，平时对我好点儿就行了。”

又用拐棍捣着地：

“是给我做寿吗？不定憋着啥坏呢。”

老李：

“娘，您多想了。”

但老李给他娘做寿，确实不是为了他娘。上个月，从安徽来了个铁匠，姓段，在镇上落下脚，也开了个铁匠铺；老段是个胖子，铁匠铺便叫“段胖子铁匠铺”。如老段性子急，老李不怕；谁知段胖子也是个慢性子，一根耙钉，也打上两个时辰，老李就着了慌，想借给他娘做寿，摆个场面让老段看看。借人的阵势，让老段明白强龙不压地头蛇的道理。但众人并不明白祝寿的底细，过去都知道老李对娘不孝顺，现在突然孝顺了，认为他明白过来理儿了，祝寿那天中午，皆随礼去吃酒席。老杨和老马皆与铁匠老李是朋友，这天也来随礼。老杨早起卖豆腐走得远，吃酒席迟到了几步；马家庄离镇上近，老马准时到了。老李觉得卖豆腐的老杨和赶大车的老马是好朋友，便把老杨的座位，空在了老马身边。老李以为自己考虑得很周全，没想到老马急了：

“别，快把他换到别的地方去。”

老李：

“你们俩在一起爱说笑话，显得热闹。”

老马问：

“今天喝酒不？”

老李：

“一个桌上三瓶，不上散酒。”

老马：

“还是呀，不喝酒和他说个笑话行，可他一喝多，就拉着我掏心窝子，他掏完痛快了，我窝心了。”

又说：

“不是一回两回了。”

老李这才知道，他们这朋友并不过心。或者说，老杨跟老马过心，老马跟老杨不过心。遂将老杨的座位，调到另一桌牲口牙子老杜身边。杨百顺前一天被爹打发过来帮老李家挑水，这话被杨百顺听到了。吃酒第二天，卖豆腐的老杨在家里埋怨老李的酒席吃得不痛快，礼白送了；不痛快不是说酒席不丰盛，而是在酒桌上，跟牲口牙子老杜说不来。老杜又是个秃子，头上有味，肩上落了一层白皮。老杨认为自己去得晚，偶然挨着了老杜。杨百顺便把昨天听到的一席话，告诉了老杨。卖豆腐的老杨听后，先是兜头扇了杨百顺一巴掌：

“老马决不是这意思。好话让你说成了坏话！”

在杨百顺的哭声中，又抱着头蹲在豆腐房门口，半天没有说话。之后半个月没理老马。在家里，再不提“老马”二字。但半个月后，又与老马恢复了来往，还与老马说笑话，遇事还找老马商量。

卖东西讲究个吆喝。但老杨卖豆腐时，却不喜吆喝。吆喝分粗吆喝和细吆喝。粗吆喝就是就豆腐说豆腐，“卖豆腐喽——”“杨家庄的豆腐来了——”细吆喝就是连说带唱，把自己的豆腐说得天花乱坠：“你说这豆腐，它是不是豆腐？它是豆腐，可不能当豆腐……”那当啥呢？直把豆腐说成白玉和玛瑙。老杨嘴笨，溜不成曲儿，又不甘心粗吆喝；也粗吆喝过，但成了生气：“刚出锅的豆腐，没这个那个啊——”可老杨会打鼓，鼓槌敲着鼓面，磕着鼓边，能敲打出诸多花样；于是另辟蹊径，卖

豆腐时，干脆不吆喝了，转成打鼓。打鼓卖豆腐，一下倒显得新鲜。村中一闻鼓声，便知道杨家庄卖豆腐的老杨来了。除了在村里卖豆腐，镇上逢集，也到镇上摆摊。既卖豆腐，又卖凉粉。用刮蔑将凉粉刮成丝，摆到碗里，搁上葱丝、荆芥和芝麻酱；卖一碗，刮一碗。老杨摊子左边，是卖驴肉火烧的孔家庄的老孔；老杨摊子右边，是卖胡辣汤也捎带卖烟丝的窦家庄的老窦。老杨卖豆腐和凉粉在村里打鼓，在集上也打鼓。老杨的摊子上，从早到晚，鼓声不断。一开始大家觉得新鲜，一个月后，左右的老孔和老窦终于听烦了。老孔：

“一会儿‘咚咚咚’，一会儿‘咔咔咔’，老杨，我脑浆都让你敲成凉粉了，做一个小买卖，又不是挂帅出征，用得着这么大动静吗？”

老窦性急，不爱说话，黑着脸上去，一脚将老杨的鼓踹破了。

四十年后，老杨中风了，瘫痪在床，家里的掌柜换成了大儿子杨百业。别人一中风脑子便不好使，嘴也不听使唤，“呜里哇啦”说不成句，老杨却身瘫脑不瘫，嘴也不瘫。不瘫的时候嘴笨，而且容易把一件事说成另一件事，或把两件事说成一件事；瘫了之后头脑倒清楚了，嘴也顺溜了，事碰事理得纹丝不乱。身子瘫后，整日躺在床上，动一动就有求于人，这时就比不得从前，眼上、嘴上就得吃些亏；进屋一个人，眼里就赶紧逢迎和讨好；接着人问他啥，他就说啥；不瘫时常说假话，瘫了之后句句都掏心窝子。喝水多了，夜里起床就多，老杨从下午起就不喝水。四十年过去，老杨过去的朋友要么死了，要么各有其事，老杨瘫了之后，无人来看他。这年八月十五，当年在集上卖葱的老段，提着两封点心来看老杨。多日不见故人，老杨拉着老段的手哭了。见家人进来，又忙用袖子去拭泪。

老段：

“当年在集上做买卖的老人儿，从东头到西头，你还数得过来不？”

老杨虽然脑子还好使，但四十年过去，当年一起做事的朋友，一多半已经忘记了。从东到西，扳着指头查到第五个人，就查不下去了。但他记得卖驴肉火烧的老孔和卖胡辣汤兼卖烟丝的老窦，便隔过许多人说老孔和老窦：

“老孔说话声儿细；老窦是个急性子，当年一脚把我的鼓给踹破了。我也没输给他，回头一脚，把他的摊子也踢了，胡辣汤流了一地。”

老段：

“董家庄劓牲口的老董，你还记得吧？除了劓牲口，还给人补锅。”

老杨皱着眉想了想，想不起这个既劓牲口又给人补锅的老董。

老段：

“那魏家庄的老魏呢？集上最西头，卖生姜的那个，爱偷笑，一会儿自己乐了，一会儿自己乐了，也不知他想起个啥。”

老杨也想不起这个一边卖姜一边偷笑的老魏。

老段：

“马家庄赶大车的老马，你总记得吧？”

老杨松了一口气：

“他我当然记得，死了两年多了。”

老段笑了：

“当年你心里只有老马，凡人不理。岂不知你拿人家当朋友，人家背后老糟改你。”

老杨赶紧岔话题：

“多少年的事了，你倒记得。”

老段：

“我不是说这事，是说这理。不拿你当朋友的，你赶着巴结了一辈子；拿你当朋友的，你倒不往心里去。当时集上的人都烦你敲鼓，就我一个人喜欢听。为听这鼓，多买过你多少碗凉粉。有时想跟你多说一句话，你倒对我爱搭不理。”

老杨忙说：

“没有哇。”

老段拍拍手：

“看看，现在还不拿我当朋友。我今天来，就是想问你一句话。”

老杨：

“啥话？”

老段：

“经心活了一辈子，活出个朋友吗？”

又说：

“过去没想明白，如今躺在床上，想明白了吧？”

老杨这才明白，四十年后，老段看自己瘫痪在床，他腿脚还灵便，报仇来了。老杨啐了老段一口：

“老段，当初我没看错你，你不是个东西。”

老段笑着走了。老段走后，老杨还在床上骂老段，老杨的大儿子杨百业进来了。杨百业是杨百顺的大哥，这时也五十多岁。杨百业小的时候脑子笨，常挨老杨的打；四十多年过去，老杨瘫痪在床，杨百业成了家里的掌柜，老杨举手动脚，就要看杨百业的脸色行事。杨百业接着老段的话茬儿问：

“老马是个赶大车的，你是个卖豆腐的，你们井水不犯河水，当年人家不拿你当人，你为啥非巴结他做朋友？有啥说法不？”

身瘫的老杨对老段敢生气，对杨百业不敢生气。杨百业问他什么，他得说什么。老杨停下骂老段，叹了一口气：

“有，不然我也不会怵他。”

杨百业：

“事儿上占过他便宜，或是有短处在他手里，一下被他拿住了？”

老杨：

“事儿上占便宜拿不住人，有短处也拿不住人，下回不与他来往就是了。记得头一回和他见面，就被他说住了。”

杨百业：

“啥事？”

老杨：

“头一回遇到他，是在牲口集上，老马去买马，我去卖驴，大家在一起闲扯淡。论起事来，同样一件事，我只能看一里，他能看十里，我只能看一个月，他一下能看十年；最后驴没卖成，话上被老马拿住了。”

又摇头：

“事不拿人话拿人呀。”

又说：

“以后遇到事，就想找他商量。”

杨百业：

“听明白了，还是想占人便宜，遇事自个儿拿不定主意，想借人一双眼睛。我弄不明白的是，既然他看不上你，为啥还跟你来往呢？”

老杨：

“可方圆百里，哪儿还有一下看十里和看十年的人呢？老马也是一辈子没朋友。”

又感叹：

“老马一辈子不该赶马车。”

杨百业：

“那他该干啥呢？”

老杨：

“看相的瞎老贾，给他看过相，说他该当杀人放火的陈胜吴广。但他又没这胆，天一黑不敢出门。其实他一辈子马车也没赶好，赶马车不敢走夜路，耽误多少事儿呀！”

说着说着急了：

“一个胆小如鼠的人，还看不上我，我他妈还看不上他呢！一辈子不拿我当朋友，我还不拿他当朋友呢！”

杨百业点点头，知道他俩一辈子该成为朋友。说罢老马，到了吃中饭时候。这天是八月十五，中饭吃的是烙饼，肉菜乱炖。烙饼是老杨一辈子最爱吃的，但六十岁以后，牙烂掉了一大半，嚼不动了；但配上乱炖，肉和菜在火上炖的时间长，肉是烂的，菜也是烂的，菜汤是滚烫的，将烙饼泡到菜里，能泡得入口就化。老杨年轻的时候，一过节就吃烙饼；但他瘫痪在床之后，家里吃不吃烙饼，不由他说了算。本来在问老马之前，杨百业就决定中饭吃烙饼和肉菜乱炖，但当年卖豆腐也卖凉粉的老杨却认为自己刚才说了实话，杨百业才让烙饼，这饭是对他的奖赏。一顿饭吃下来，老杨吃得满头大汗。肉菜乱炖的热气中，又仰脸向杨百业讨好地笑了笑，意思是：

“下回问我啥，我还说实话。”

二

杨百顺十六岁之前，觉得世上最好的朋友是剃头的老裴。但自打认识老裴，两人没说过几句话。杨百顺十六岁的时候，老裴已经三十多了。老裴家住裴家庄，杨百顺家住杨家庄，之间相距三十里，中间还隔着一道黄河，一年也碰不上几面。杨百顺没去过裴家庄，老裴来杨家庄剃过头。但杨百顺七十岁以后，还常常想起老裴。

老裴剃头的手艺并不是祖传。他爷是个织席的，捎带卖鞋。他爹是个贩毛驴的，一年四季，背着褡裢、拿根鞭子到口外内蒙古贩毛驴。从河南延津到内蒙古，去时得走一个月；从内蒙古赶着毛驴回来，紧走慢走，得一个半月。一年下来，也就做四五趟生意。老裴成人之后，一开始跟他爹学贩驴。两年之后，老裴他爹得伤寒死了，老裴就开始一个人上路，和别的驴贩子搭伴，一趟趟去内蒙古贩毛驴。老裴年龄虽小，但长着个大人样，一年下来，不比他爹在时赚钱少。十八岁那年，娶妻生子，也不在话下。贩毛驴常年在外，一年有八九个月不在家，免不了在外边有相好。别的驴贩子在外也有相好，或在山西，或在陕北，或在内蒙古，看走到哪里碰上了。但相好也就是相好，认不得真，别人给相好留的是假名假姓，老家在哪里，也不说实话。老裴当时还是年轻，在内蒙古靠上个相好叫斯琴格勒，头一回在一起，斯琴格勒问他姓名，家住哪里，老裴一时忘情，就说了实话。斯琴格勒是个有丈夫的人，丈夫出外放牧，她在家里靠相好。一是图个痛快，二是图相好留下仨瓜俩枣的散碎银两，她好存个体己。但她靠的不是一个人，另有一个相好是河北人，也去内蒙古贩驴，但人家留的就是假名假姓，县份也是假的。这年秋天，斯琴格勒和河北相好的事发了。斯琴格勒的丈夫出门放牧三个

月，回来却发现她怀孕了。靠相好蒙族人不在意，整天吃牛羊肉，热性大，不在乎夜里那点儿事；但怀孕了她丈夫就急了。因这孩子生下来，等于替别人养着。所以靠相好的人，都知道图痛快归图痛快，但痛快也分个时辰；时辰不对，痛快的最后一刻要忍住，不能让怀孕。和河北人这次，斯琴格勒也是一时忘了情，虽然时辰不对，也让河北人彻底痛快了。河北人痛快了，斯琴格勒的丈夫生了气，觉得这是相好欺负自己，用皮鞭抽斯琴格勒，斯琴格勒不但供出了河北的相好，也供出了河南的老裴。蒙族人扔下自己的老婆，掂着一把宰牛刀上了路。先去河北，没找着真人，又来到河南延津县裴家庄，找着了老裴，上去就要拼命。后经人说合，赔了这蒙族人三十块大洋，又贴了来往路费，才把他打发走。蒙族人走了，事情却没有完。老裴的老婆叫老蔡，三天上了三回吊。虽然每回都把她救了回来，但三天之后的老蔡，和三天前成了两个人。过去老蔡怕老裴，现在老裴怕老蔡。老蔡说：

“你说这事儿咋办吧？”

老裴：

“从今往后，一切听你的。”

老蔡：

“从今往后，别理你姐。”

由靠相好转到他姐头上，老裴有些蒙。老裴从小娘死得早，从六岁起，由他姐带大。老裴与他姐感情深，老蔡却与他姐闹过别扭。老裴想明白这理儿，低着头说：

“反正她已经出嫁了，从今往后，不理她就是了。”

老蔡又问：

“从今往后，你还去内蒙古不？”

老裴：

“去不去，还听你的。”

老蔡：

“从今往后，别再提‘贩驴’二字。”

老裴只好放下褡裢和鞭子，不再贩驴。老裴这才知道，那个内蒙古人不远千里来河南找他，并不是为了拼命，也不是为了钱，而是为了让他一辈子不得安生；这个内蒙古人人粗心不粗，下手有些毒。但斯琴格勒怀孕，并不是老裴的责任，老裴还得替河北人背着黑锅，冤还冤在这里。毛驴贩不成了，老裴便开始跟冯家庄的老冯学剃头。剃头倒不难学，学剃头三年出师，老裴两年半就离开老冯，自己担着剃头挑子，十里八乡给人剃头。这一剃就是七八年。只是自此不爱说话。师傅老冯给人剃头时，爱跟人聊天；十里八乡的事，数老冯知道得多。老裴给人剃头，一个头剃下来，一句话没有。大家都说师傅徒弟不一样。老裴话少不说，头剃着剃着，还爱长吁一口气。一个头剃下来，要吁四五口长气。一次老裴到孟家庄东家老孟家剃头。老孟家有五十顷地，二十多个伙计。二十多个伙计的头剃完，老孟的头剃完，太阳就要落山了。老孟有一个朋友叫老褚，是豫西洛宁县一个盐商，这天从山东贩盐回来，路过延津县，顺便到孟家庄来看老孟；老褚的头发正好长了，也让老裴来剃。老裴剃几刀子，长吁一口气；剃几刀子，又吁出几口气。头剃到一半，老褚急了，光着半边头跳起来，指着老裴：

“操你妈，多剃一个头，咋知道我不给你钱？唉声叹气的，扑身上多少晦气。”

老裴提着刀子站在那里，脸红耳赤，说不出话，最后还是东家老孟替他解了围，对老褚说：

“兄弟，他那不是叹气，是长出气；不是剃头的事，是他个毛病。”

老褚瞪了老裴一眼，这才坐下，让老裴接着剃头。老裴在外剃头不说话，剃一天头回到家，也不说话。家里每天有十件事，十件事全由老婆老蔡做主。老裴按老蔡的主意办，稍有差池，老蔡还张口就骂。老裴一开始还嘴，但一还嘴，老蔡就扯到了内蒙古，内蒙古那个野种，老裴就不还嘴了。当面骂人不算欺负人，骂过第二天，老蔡又把老裴挨骂的情形，当做笑话，说给别人，就算欺负人了。但这话传到老裴耳朵里，老裴又装作没听见。十里八乡都知道，老裴在家里怕老婆。

这年夏天，老裴到苏家庄去剃头。苏家庄是个大庄，有四五百户人家，老裴在苏家庄生意最大，包了三四十户人家的头；三四十户人家，剃头的男人，有百十口子。老裴连剃两天，到第三天中午，方才剃完。老裴挑着剃头挑子往回走，在黄河边上，遇上了曾家庄杀猪的老曾。老曾要去周家庄杀猪。都是出门在外的人，老裴和老曾常碰面，在一起说得着。两人便停下脚步，坐到河边柳树下吸烟。吸着烟，说些近日的闲话，老裴看着老曾头发长了，便说：

“挑子里还有热水，就在这儿给你剃了吧。”

老曾摸摸自己的头发：

“剃是该剃了，可周家庄的老周，还等着我杀猪呢。”

想想又说：

“剃就剃。我剃个头，那个畜生也多活一会儿。”

老裴就在黄河边上支起剃头挑子，给老曾围上剃头布，用热水给老曾洗头。待洗泛了，比画一下，就下了刀子。这时老曾说：

“老裴呀，咱俩过心不过心？”

老裴一愣：

“那还用说。”

老曾：

“这里就咱俩，那我问你一句话，你想答答，不想答就别答。”

老裴：

“你说。”

老曾：

“十里八乡都知道你怕老婆，我觉得你不值呀。”

老裴的脸一赤一白：

“娘们儿家，有啥正性，免生闲气罢了。”

老曾：

“我知道你前几年有短处在她手里。我大胆说一句，长痛不如短

痛。有短处在人手里，一辈子别想翻身。”

老裴长吁一口气：

“这个理儿我懂。能短痛早短痛了，可就是短不了呀。”

老曾：

“为啥？”

老裴：

“没短处在人手里，事儿倒好办；她尝到了把你短处的甜头，你想短痛，她倒不答应了。”

又吁出一口气：

“不短也成，还有孩子呢；难就难在，从长说，她就可以不讲理了。”

老曾：

“如果是我，她不讲理，我就打她；等她受不了，就该讲理了。”

老裴：

“如果单是她，事情还好办，可她身后，还藏着一个讲理的。”

老曾：

“谁呀？”

老裴：

“她娘家哥。”

老蔡他哥老曾知道，镇上一个开生药铺的，叫蔡宝林，左脸生一大瘡子，嘴特能说，得理不让人，是一个死蛤蟆能缠出尿的人。老裴：

“俺俩一闹，她就回娘家找她哥，她哥就找我来论理。一件事能扯出十件事，一件事十条理，我跟他妹过了十来年，有多少事多少理呢？我嘴不行，说不过他。”

又长出一口气：

“都说论理好，真论起理来，事情倒更难办了。”

又说：

“其实论理不论理我都不怕，就怕自己哪天忍不住，一时性起，拿起刀子杀了谁。能因为一句话杀人吗，老曾？”

杀猪的老曾惊出一身冷汗：

“老裴，剃头，我话说多了。”

杨百顺认识老裴那年十三岁。老裴之前，杨百顺有个好朋友叫李占奇。杨百顺十三岁时，李占奇十四岁，同在镇上老汪的私塾读《论语》。别人能成为好朋友是相互处得来，或你在这事上帮过我，我在那事上帮过你；他们俩能成为好朋友，是因为共同喜欢一个人，罗家庄做醋的罗长礼。罗长礼五短身材，是个麻子。罗家做醋是祖传，罗长礼他爷做醋，罗长礼他爹也做醋。罗家醋坊不大，一天能做两缸醋。罗长礼

他爷他爹拉着这两缸醋，走村串巷吆喝：

“打醋喽——”

“罗家庄的醋来啦——”

虽是小本生意，虽是粗吆喝，却也能养家糊口。但到了罗长礼这里，却不喜欢做醋。不喜欢做醋不是跟醋有仇，而是做醋之外，罗长礼喜欢另一件事，谁家死了人，他爱去喊丧。同是一个喊，他喜欢喊丧，不喜欢喊醋。喊丧能耽误做醋，做醋不能耽误喊丧。由于心思不在醋上，醋便做得不像醋。别人家的醋是酸的，罗长礼的醋是苦的，像刷锅水。别人家的醋能撑一个月，罗长礼的醋十天就泛了白毛。没泛白毛之前是苦的，泛了白毛倒变酸了。罗长礼做醋不上心，喊丧却上心。罗长礼长个鸡脖子，一般鸡脖子声细，罗长礼却声粗，且不怵场子；场子越大，他越精神。平日人穿皂布，丧事时人穿白衣。罗长礼仰着脖子一声长喊：

“有客到啦，孝子就位啦——”

白花花的孝子伏了一地，开始号哭。哭声中，罗长礼又喊：

“请后鲁邱的客奠啦——”

同时又喊：

“张班枣的客往前请啊——”

后鲁邱的奠客跪叩起仰之间，张班枣的奠客已在后边排成一排。一批批奠客往前移动，罗长礼调停得纹丝不乱。罗长礼记性好，万千人中，只要见过你一面，下次就能喊出你的姓名，各个环节不会落下谁。

人从死到出殡有七天，七天喊下来，罗长礼嗓子不倒。人们说起罗长礼，不说“卖醋的老罗”，都说“喊丧的老罗”。十里八乡，谁家有丧事，皆请罗长礼。谁家有丧事，杨百顺和李占奇必追过去看。众人去吊丧皆为了死者，杨百顺和李占奇独为了罗长礼。但平日哪能天天死人呢？不死人时，罗长礼又去做醋，杨百顺和李占奇也感到日子空了。这时聊起罗长礼，也能聊得兴致勃勃：

“嗓门真大，五里开外都能听见。”

“上回徐家庄的客不懂规矩，有些乱，老罗急了，麻子都泛了红点儿。”

“平日个儿不大，一到喊丧，咋就长高了呢？”

“上次他到村里卖醋，想跟他说句话，到了跟前，又没敢说。”

“十里八乡咋还不死人呢？”

聊到趣处，一个说：

“我去茅房撒泡尿。”

另一个本来没尿，为了罗长礼也说：

“我跟你去。”

杨百顺十三岁那年秋天，家里丢了一只羊。丢羊之前，先丢了一口猪。杨百顺先天被雨淋着了，打摆子发烧，家里人去找猪，留他一人看家。打摆子一会儿热一会儿冷，昏昏沉沉之中，李占奇喘着气跑过来：

“快，死人了！”

杨百顺脑袋烧得还有些迷糊：

“啥？谁死了？”

李占奇：

“王家庄的老王死了，快去看罗长礼！”

一听“罗长礼”三个字，杨百顺迷糊的脑袋登时醒了，正打着的摆子也立马停了，身上也不发烧了。掀被窝从床上爬起来，两人三步并作两步，跑向十五里外的王家庄。待到了王家庄，发现老王家确实死人了，但喊丧的不是罗长礼，而是牛家庄一个叫牛文海的人。牛文海是个瘸子。当时延津县以黄河渡口为界，分东延津和西延津。就喊丧者而言，有“东罗西牛”之说。即东边死了人皆请罗长礼，西边死了人皆请牛文海。但王家庄位于延津渡口交界处，死人者请喊丧者就有些乱，有请罗长礼的，有请牛文海的。现在老王家请的就是牛文海。这点儿混乱，倒被李占奇和杨百顺忽略了。李占奇：

“老王家有病吧？好不容易死个人，咋不请罗长礼，请牛文海呢？”

杨百顺：

“一个破锣嗓子，站没站相，坐没坐相，丧事非让他弄得七零八落！”

一泄劲儿，杨百顺又开始打摆子发烧。李占奇还要留下来比较一下牛文海和罗长礼的不同，看牛文海到底能七零八落到哪里去；杨百顺正在发烧，等不得牛文海，哆嗦着身子，又跑回十五里外的杨家庄。待回到家里，发现家里人都回来了，猪也找着了，但在杨百顺离开家到王家庄看罗长礼的时候，家里又丢了一只羊。早起丢猪是猪的事，下午丢羊

可是杨百顺的事。杨百顺打着的摆子立马又停了。卖豆腐的老杨一言不发，解下自己的皮带。杨百顺的哥哥杨百业、弟弟杨百利，皆偷偷捂着嘴笑。老杨：

“让你在家看家，你干啥去了？”

杨百顺不敢说自己到王家庄看罗长礼了，只好说：

“我也找猪去了。”

老杨兜头抽了他一皮带：

“刚才李伯江还跟我说，你跟李占奇跑王家庄看罗长礼去了！”

李伯江是李占奇他爹。冤枉就冤枉在，杨百顺并没有看到罗长礼，只看到个牛文海。杨百顺不好解释这个，只好说：

“爹，我打摆子发烧哇。”

老杨兜头又是一皮带：

“发烧？发烧能来回跑三十里？我看你不烧！”

又是一皮带。杨百顺头上已有七八个血疙瘩。杨百顺：

“爹，我不烧，我去找羊！”

老杨把一挂绳子扔到杨百顺脚下：

“找着羊，把它拴回来；找不着，你也别回来了！”

又看杨百业和杨百利：

“不是羊的事，说瞎话！”

说着说着又急了：

“平时我支派你个事，难着呢，咋一听说罗长礼，你发着烧就跑了？谁是你爹？”

又瞪大眼珠看着众人：

“这个家，到底谁说了算？”

卖豆腐的老杨，已经把一件事说成了另一件事。杨百顺赶紧拾起绳子，出门漫山遍野去找羊。但从下午找到晚上，羊没有找到，倒碰到几只乱跑的豺狗。也不知这只瞎了一只眼的羊跑到哪里去了。杨百顺像赶大车的老马一样，到了夜里有些怕黑。杨百顺十三岁的时候，村外的野地里还有狼。杨百顺只好顺着找羊的路往回跑。路边长满了庄稼，猫头鹰在庄稼地里一叫，杨百顺吓出一身汗。待到得村里，到得家门口，杨百顺又不敢进家。因为在卖豆腐的老杨那里，过去一件事挺难，除非再发生一件大事，把这件事遮过去。杨百顺丢了一只羊，如哥哥杨百业、弟弟杨百利再丢一头驴，老杨就忘了羊而去说驴，但怎么让杨百业和杨百利再去丢一头驴呢？看着家里点着灯，窗户上有人影在晃，豆腐房里毛驴在拉着石磨磨豆子，不时打着响鼻；后来窗户上的灯灭了，只剩毛驴的响鼻和转磨的声音，杨百顺仍不敢回家。这时他想起了李占奇，便去找李占奇。一方面想找李占奇借一宿，另一方面，还惦着打听牛文海和罗长礼的不同。但到得李占奇家，屋里的灯也黑了，李占奇肯定睡了；但李占奇他爹李伯江还在院子里借着麻秆火编筐。一边编筐，一边嘴里哼着小曲儿。杨百顺知道，李占奇他爹一哼小曲儿，李占奇肯定也挨了打。杨百顺只好离开李占奇家，来到村头打谷场上，想在打谷场的

草垛里凑合一夜。到得草垛前，起风了，风吹起杨树梢，四周都像有狼嚎。幸好天转晴了，半个月亮，在半夜爬了上来。这时身上又打起摆子。接着肚子也饿了。好不容易昏睡过去，迷迷糊糊之中，似有千军万马在眼前奔腾。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突然有人在拍他。杨百顺一个激灵醒来，看到一个黑影站在他面前。杨百顺吓出一身冷汗：

“你谁呀？”

那个黑影俯下身子：

“别怕，我是裴家庄剃头的老裴，从这路过。”

借着月光，杨百顺看清了那人的脸。以前老裴到杨家庄来剃过头，见过，头也让他剃过，但没说过话。老裴：

“你叫啥？为啥睡在这儿？”

一句话问得杨百顺好生辛酸。虽然以前没说过话，但此情此景，杨百顺只好拿老裴当亲人，将自己叫啥，怎么打摆子发烧，怎么去王家庄看罗长礼，罗长礼没看着，怎么家里又丢了羊，挨了爹的打，自己去找羊，羊也没找着，不敢回家，一五一十，给老裴讲了。接着扳着自己的脑袋，让老裴看头上的血疙瘩。老裴听后，长出一口气：

“我听明白了，不是羊的事，中间拐着好几道弯呢。”

又伸手摸了摸杨百顺的头：

“你睡这儿不冷呀？”

杨百顺：

“叔，我不怕冷，我怕狼。”

老裴又叹息一声：

“按说这事不该我管，可谁让我碰上了呢？”

接着拉起杨百顺的手：

“走，我带你去个暖和的地方。”

杨百顺自生下来，头一回感到人的手是暖的。两人离开杨家庄，一高一低往前走，杨百顺也是没话找话：

“叔，您走夜路不怕狼呀？”

老裴“嗖”地一声从腰里抽出一把砍刀，砍刀在月光下闪着寒光：

“预备着呢。”

杨百顺笑了。老裴拉着杨百顺的手来到镇上，又来到镇东头，去敲一家饭铺的门。开饭铺的叫老孙。敲了半天，里面没有动静。老裴又敲，里边点灯了，老孙的声音在骂：

“哪个龟孙呀，都下半夜了。”

待打开门，见是老裴，笑了。因老裴常到老孙的饭铺给老孙剃头。老孙除了剃头，最爱打眼，老裴常用马尾给他打眼。进得屋来，饭铺的锅灶都是凉的。老孙又捅开火炉，洗洗手，做了两碗羊肉烩面。热腾腾地端上来，说：

“三碗的羊肉，我给做了两碗。”

老裴敲着烟袋，指了指烩面：

“吃吧。”

杨百顺一海碗烩面吃下去，吃得满头大汗。这时鸡叫了，杨百顺哭了，泪落在空碗里：

“叔。”

老裴摆摆手，不再说什么。几十年后，杨百顺还记着这碗烩面。但事后杨百顺才知道，那晚老裴带杨百顺吃烩面，并不是为了杨百顺。前一天，老裴去巩家庄剃头。巩家庄村子不小，有二百多户人家，但老裴在巩家庄生意不大，剃头只包到三户人家。这里是臧家庄剃头的老臧的地盘。但三户人家也算生意，巩家庄离裴家庄又近，只有五里路，老裴没嫌活儿少，一个月也来巩家庄剃一回头。去巩家庄时天是晴的，到晌午剃完头，天变脸下起了雨。雨倒也不大，但淅淅沥沥，下个不停。老裴看看天，一时三刻，没有放晴的意思。巩家庄的老巩劝老裴：

“吃过中饭再走吧，别再淋出病来。”

老裴：

“五里路，一跑就到了。”

向老巩借了个蓑衣，披在身上，一路跑回裴家庄。裴家庄村头有个牛屋，老裴跑到裴家庄村头，看到一个少年在牛屋房檐下躲雨。老裴没在意，那个少年却冲他喊了一声“舅”。老裴停下脚步，定睛一看，原来是他姐的大儿子，名叫春生。他姐十六年前嫁到了阮家庄，阮家庄离裴家庄二十二里。春生已经十五岁了，早起到县城去卖布，卖完布回来，走到裴家庄，遇上下雨，便在房檐下躲雨。老裴自十年前出了内蒙古的

事，老婆老蔡不让老裴与他姐来往，老裴也就不再与他姐来往。有时趁着出去剃头，偷偷拐到阮家庄看一看。突然在自家村头遇到春生，是否把他带回家，老裴有些为难。如是平日，老裴和春生说上几句话，就把他打发走了；现在正赶上下雨，见过外甥，扭头就走，老裴面皮上说不过去，于是硬着头皮，把春生带回了家。家里老蔡正在做饭，做的是烙饼摊鸡蛋。平日家里也不吃这么好，老裴和老蔡有三个孩子，两女一男，今天是二女儿梅朵的生日。老裴从巩家庄冒雨跑回来，也是想着梅朵。老蔡不喜欢老裴他姐，对他外甥也不待见。本来饼烙得挺厚，见老裴的外甥来了，揪面时手腕一抖，饼开始烙得菲薄。春生是个实在人，以为到了舅舅家，和自己家一样，加上平日也吃不到烙饼，吃饭时，放开肚皮，裹着鸡蛋，整整吃了十一张烙饼。吃完饭，雨也停了，春生抹抹嘴走了。他走后，老蔡骂上了，说老裴外甥平白无故，一口气吃了她家十几张烙饼；不烙饼他还不来，一烙饼他的嘴隔着二十多里就扎过来了，这不是故意败坏人吗？他一口气吃了十几张饼吃饱了，梅朵还饿着呢。说得梅朵也抽抽搭搭哭了起来。这时老裴就怪外甥不懂事，不懂事不是说他不该吃饼，而是吃饼时心里没数，如吃饼吃到九张，也算吃了几张饼；吃到十张，也就十来张；可他恰恰吃到十一张，就能被老蔡说成十几张；怪他只顾自己肚皮，不顾舅舅的难处，也不知最后一两张饼的差别。如果老蔡只是骂外甥吃饼，老裴也不会计较，但老蔡由外甥，终于骂到了老裴他姐。本来自老裴和他姐不再公开来往，十年之间，老蔡和老裴，都没再提起过老裴他姐；现在因为几张饼，勾起了老蔡的话题。如只是一般骂骂老裴他姐，老裴也不会计较，但老蔡骂着骂着，开始骂老裴他姐是个“骚逼”。老裴他姐做姑娘时，村里曾风传，她跟一个货郎好过。就算跟货郎好过，也是十七年前的事了。由老裴他姐，又骂到老裴在内蒙古留野种，一家人都是下流坏子。如只是这么骂骂，老裴还不会计较。老蔡骂着骂着起了兴，突然骂道：

“既然你们都下流，还找别人干啥？你们姐俩在一起下流不就完了？”

正是这句话，使老裴光了火，兜头扇了老蔡一巴掌。耳光扇完，事情就闹大了。梅朵的生日也不过了。事情闹大不是老蔡又跟他打闹，而是老蔡掉屁股回了娘家；第二天一早，把她娘家哥搬来了。娘家哥进门，坐下，开始跟老裴讲理。老裴就怕跟娘家哥讲理，因娘家哥讲起理来，不但理与别人不同，说话也绕。老裴和老蔡打架因为几张饼，但娘家哥放下饼，一竿子支出去几十年，先从老裴的爹娘说起。老裴的爹娘年轻的时候，也常打架。老裴的爹是老实爹，但他娘是“常有理”。啥叫“常有理”？就是“不讲理”。不是他娘死得早，蔡家决不会把女儿嫁给裴家。接着又说到自老蔡嫁给老裴，发生过的千百次口角。这些口角，这些口角的缘由，老裴都忘了，但桩桩件件，桩桩件件的起因，娘家哥记得。千百件的针头线脑，越扯越长，扯得老裴脑袋都大了。这时老裴不佩服别的，就佩服娘家哥记性好。扯着扯着，娘家哥便把老裴扯成了他娘，也成了“不讲理”，而且顺理成章，让老裴有些措手不及。从早起扯到晌午，娘家哥才回到饼上。回到饼上，又不说饼，重新说起老裴他姐年轻时和货郎好，老裴在内蒙古犯事，这两桩往事；无论老裴他姐与人好是真是假，老裴在内蒙古犯事，却是实情。如不是实情，因为一张饼骂到这上头，算老蔡骂错了；是实情，老裴恼了，这时恼的就不是别人，而是他自己。别人骂错了老裴打人情有可原，因为恼自己打人就不对了。一套理讲下来，屋里也掌灯了，讲得老裴也犯了疑惑。除了疑惑，还担心这理绕下去，会把自己绕疯；便装作口服心服，给娘家哥和老蔡各赔了个不是。赔过不是，老蔡仍不依，要还老裴一巴掌。老裴伸过脸来，让老蔡还了一巴掌，此事才作罢。

娘家哥心满意足离开，大家以为风波像往常一样过去了，但老裴夜

里睡到床上，更加窝心了。由一张饼到“骚逼”，又到内蒙古和他爹他娘，几个本来不相干的事，怎么就扯到一起去了？他姐是“骚逼”这件事并不坐实，怎么让娘家哥绕过去，单说老裴在内蒙古犯的事呢？一件事上，怎么压着两件事的分量呢？这时突然想到，当时打老蔡那一巴掌，并不是冲着老蔡说老裴他姐是“骚逼”，而是冲着让老裴跟他姐下流这句话去的，现在怎么被娘家哥避重就轻，把一件事绕成了另一件事呢？老裴打了老蔡一巴掌，老蔡又还了老裴一巴掌，同样是一巴掌，但后一巴掌，和前一巴掌，就不是一回事了。老蔡没在床上睡觉，到村里串门去了，大概又把这当笑话对人说了。老裴也是一时怒从心头起，从床上爬起来，拿起砍刀，就要杀人；但不是杀老蔡，而是要到镇上杀她娘家哥。也不是要杀他这个人，是要杀他讲的这些理；也不是要杀这些理，是要杀他的绕；绕来绕去，把老裴绕成了另一个人。和老蔡过下去，免不了还要再生口角。就像老裴的外甥吃饼不能吃到十一张一样，再被娘家哥这么绕几次，非把老裴绕死不可。被人杀了不算什么，被人绕死可就太冤了。上回与蒙族人出事，就替河北人背了黑锅；替别人背黑锅还不算冤，替自个儿背黑锅可就太冤了。怒冲冲就上了路。杀人路上，在杨家庄的打谷场上遇到了杨百顺。杨百顺这一天的遭遇，从看罗长礼到找羊的几道弯，使老裴杀人的念头，又慢了下来。一个十三岁的孩子，打着摆子，为看一个人，为丢一只羊，也绕了几道弯，最后被逼得无家可归；自己都三十多的人了，能因为几张饼，真去杀人吗？杀人之后，家里还有仨孩子呢。原来世上的事情都绕。于是长叹一口气，拉着杨百顺到镇上，敲开的不是娘家哥的门，而是饭铺老孙的门。杨百顺也是无意之中，救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的命。他在镇上开一个生药铺子，左脸生一痞子，遇事爱讲理，名字叫蔡宝林。

三

杨百顺十岁到十五岁，在镇上老汪的私塾读过五年《论语》。老汪大号汪梦溪，字子美。老汪他爹是县城一个箍盆箍桶的箍桶匠，外加焊洋铁壶。汪家箍桶铺子西边，挨着一个当铺叫“天和号”。“天和号”的掌柜姓熊。老熊他爷是山西人，五十年前，一路要饭来到延津。一开始在县城卖菜，后来在街头钉鞋；顾住家小之后，仍改不了要饭的习惯；过年时，家里包饺子，仍打发几个孩子出去要饭。节俭自有节俭的好处，到了老熊他爹，开了一家当铺。这时就不要饭了。一开始当个衣衫帽子，灯台瓦罐，但山西人会做生意，到老熊手上，大多是当房子、当地的主顾，每天能有几十两银子的流水。老熊想扩大门面，老汪的箍桶铺子，正好在老熊家前后院的东北角，使老熊家的院落成了刀把形，前窄后阔；老熊便去与老汪他爹商量，如老汪他爹把箍桶的铺面让出来，他情愿另买一处地方，给老汪他爹新盖个铺面。原来的门面有三间，他情愿盖五间。门面大了，可以接着箍桶，也可以做别的生意。这事对于老汪家也合算，但老汪他爹却打死不愿意，宁肯在现有的三间屋里箍桶，不愿去新盖的五间屋里做别的生意。不让铺面不是跟老熊家有啥过节，而是老汪他爹处事与人不同，同样一事情，对自己有利没利他不管，看到对别人有利，他就觉得吃了亏。老熊见老汪他爹一句话封了口，没个商量处，也就作罢。

老汪的箍桶铺面的东边，是一家粮栈“隆昌号”，“隆昌号”的掌柜叫老廉。这年秋天，汪家修屋顶，房檐出得长些；下雨时，雨顺着房檐，滴洒在廉家的西墙上；但廉家的房檐也不短，已滴洒了汪家东墙十几年。但世上西北风多，东南风少，廉家就觉得吃了亏。为房檐滴雨，两

家吵了一架。“隆昌号”的掌柜老廉，不同于“天和号”的掌柜老熊，老熊性子温和，遇事可商可量，老廉性子躁，遇事吃不得亏，两家吵架的当天晚上，他指使自己的伙计，爬到汪家房顶，不但拆了汪家的房檐，还揭了汪家半间瓦。两家从此打起了官司。老汪他爹不知打官司的深浅，也是与老廉赌着一口气；官司一打两年，老汪他爹也顾不上箍桶。老廉上下使钱，老汪他爹也跟着上下使钱。但汪家的家底，哪里随得上廉家？廉家的粮栈“隆昌号”，每天有几十石粮食的进出。延津的县官老胡又是个糊涂人，两年官司打下来，也没打出个所以然，老汪他爹已经把三间铺子折了进去。“天和号”的掌柜老熊，又花钱从别人手上把三间铺子买了过来。老汪他爹在县城东关另租一间小屋，重新箍桶。这时他不恨跟自己打官司的“隆昌号”的掌柜老廉，单恨买自己铺子的“天和号”的掌柜老熊。他认为表面上是与廉家打官司，廉家背后，肯定有熊家的指使。但这时再与老熊家理论，也无理论处，老汪他爹另做主张，那年老汪十二岁，便把老汪送到开封读书，希冀老汪十年寒窗能做官，一放官放到延津，那时再与熊家和廉家理论。也是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的意思。但种一络麦子，从撒种到收割，也得经秋、冬、春、夏四个季节，待老汪长大成人，又成才做官，更得耐得住性子。性子老汪他爹倒耐得住，但一个箍桶匠，每天箍几个盆桶，哪里供得起一个学生在学府的花销？硬撑了七年，终于把老汪他爹累吐了血，桶也箍不成了。在病床上躺了三个月，眼看快不行了，正准备打发人去开封叫老汪，老汪自己背着铺盖卷从开封回来了。老汪回来不是听说爹病了，而是他在开封被人打了。而且打得不轻，回到延津还鼻青脸肿，拖着半条腿。问谁打了他，为啥打他，他也不说。只说宁肯在家里箍桶，再也不去开封上学了。老汪他爹见老汪这个样子，连病带气，三天就没了。临死时叹了一口气：

“事情从根上起就坏了。”

老汪知道他爹说的不是他挨打的事，而是和熊家廉家的事，问：

“当初不该打官司？”

老汪他爹看着鼻青脸肿的老汪：

“当初不该让你上学，该让你去当杀人放火的强盗，一来你也不挨打了，二来家里的仇早报了。”

说这话已经晚了。但老汪能在开封上七年学，在延津也算有学问了。在县衙门口写诉状的老曹，也只上过六年学。老汪他爹死后，老汪倒没有箍盆箍桶，开始流落乡间，以教书为生。这一教就是十几年。老汪瘦，留个分头，穿上长衫，像个读书人；但老汪嘴笨，又有些结巴，并不适合教书。也许他肚子里有东西，但像茶壶里煮饺子一样，倒不出来。头几年教私塾，每到一家，教不到三个月，就被人辞退了。人问：

“老汪，你有学问吗？”

老汪红着脸：

“拿纸笔来，我给你做一篇述论。”

人：

“有，咋说不出来呢？”

老汪叹息：

“我跟你说不清楚，躁人之辞多，吉人之辞寡。”

但不管辞之多寡，在学堂上，《论语》中“四海困穷，天禄永终”一

句，哪有翻来覆去讲十天还讲不清楚的道理？自己讲不清楚，动不动还跟学生急：

“啥叫朽木不可雕呢？圣人指的就是你们。”

四处流落七八年，老汪终于在镇上东家老范家落下了脚。这时老汪已经娶妻生子，人也发胖了。东家老范请老汪时，人皆说他请错了先生；除了老汪，别的流落乡间的识字人也有，如乐家庄的老乐，陈家庄的老陈，嘴都比老汪利落。但老范不请老乐和陈，单请老汪。大家认为老范犯了迷糊，其实老范不迷糊，因为他有个小儿子叫范钦臣，脑子有些慢，说傻也不傻，说灵光也不灵光；吃饭时有人说一笑话，别人笑了，他没笑；饭吃完了，他突然笑了。老汪嘴笨，范钦臣脑子慢，脑与嘴恰好能跟上，于是请了老汪。

老汪的私塾，设在东家老范的牛屋。学堂过去是牛屋，放几张桌子进去，就成了学堂。老汪亲题了一块匾，叫“种桃书屋”，挂在牛屋的门楣上。匾很厚，拆了马槽一块槽帮。范钦臣虽然脑子慢，但喜欢热闹，一个学生对一个先生，他觉得寂寞，死活不读这书。老范又想出一个办法，自家设私塾，允许别家的孩子来随听。随听的人不用交束脩，单自带干粮就行了。十里八乡，便有许多孩子来随听。杨家庄卖豆腐的老杨，本不打算让儿子们识字，但听说去范家的私塾不用出学费，只带干粮，觉得是个便宜，便一口气送来两个儿子：二儿子杨百顺，三儿子杨百利。本来想将大儿子杨百业也送来，只是因为他年龄太大了，十五岁了，又要帮着自己磨豆腐，这才作罢。由于老汪讲文讲不清楚，徒儿们十有八个与他作对。何况随听的人，十有八个本也没想听学，只是借此躲开家中活计，图个安逸罢了。如杨百顺和李占奇，身在学堂，整天想着哪里死人，好去听罗长礼喊丧。但老汪是个认真的人。他对《论语》理解之深，与徒儿们对《论语》理解之浅形成对比，使老汪又平添了许

多烦恼。往往讲着讲着就不讲了，说：

“我讲你们也不懂。”

如讲到“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”徒儿们以为远道来了朋友，孔子高兴，而老汪说高兴个啥呀，恰恰是圣人伤了心，如果身边有朋友，心里的话都说完了，远道来个人，不是添堵吗？恰恰是身边没朋友，才把这个远道来的人当朋友呢；这个远道来的人，是不是朋友，还两说着呢；只不过借着这话儿，拐着弯骂人罢了。徒儿们都说孔子不是东西，老汪一个人伤心地流下了眼泪。由于双方互不懂，学生们的流失和变换非常频繁。退学是因为不懂，又来上学的人还是因为不懂。由于学生变换频繁，十里八乡，各个村庄都有老汪的学生。或叔侄同窗，或兄弟数人，几年下来，倒显得老汪桃李满天下。

老汪教学之余，有一个癖好，每个月两次，阴历十五和阴历三十，中午时分，爱一个人四处乱走。拽开大步，一路走去，见人也不打招呼。有时顺着大路，有时在野地里。野地里本来没路，也让他走出来一条路。夏天走出一头汗，冬天也走出一头汗。大家一开始觉得他是乱走，但月月如此，年年如此，也就不是乱走了。十五或三十，偶尔刮大风下大雨不能走了，老汪会被憋得满头青筋。东家老范初看他乱走没在意，几年下来就有些在意了。一天中午，老范从各村起租子回来，老汪身披褂子正要出门，两人在门口碰上了；老范从马上跳下来，想起今天是阴历十五，老汪又要乱走，便拦住老汪问：

“老汪，这一年一年的，到底走个啥呢？”

老汪：

“东家，没法给你说，说也说不清。”

没法说老范也就不再问。这年端午节，老范招待老汪吃饭，吃着吃着，旧事重提，又说到走上，老汪喝多了，趴到桌角上哭着说：

“总想一个人。半个月积得憋得慌，走走散散，也就好了。”

这下老范明白了，问：

“活人还是死人？怕不是你爹吧，当年供你上学不容易。”

老汪哭着摇头：

“不会是他。是他我也不走了。”

老范：

“如果是活着的人，想谁，找谁一趟不就完了？”

老汪摇头：

“找不得，找不得，当年就是因为个找，我差点儿丢了命。”

老范心里一惊，不再问了，只是说：

“我只是担心，大中午的，野地里不干净，别碰着无常。”

老汪摇头：

“缘溪竹，忘路之远近。”

又说：

“碰到无常我也不怕，他要让我走，我就跟他走了。”

明显是喝醉了，老范摇摇头，不再说话。但老汪走也不是白走，走过的路全记得，还查着步数。如问从镇上到小铺多少里，他答一千八百五十二步；从镇上到胡家庄多少里，他答一万六千三十六步；从镇上到冯班枣多少里，他答十二万四千二十二步……

老汪的老婆叫银瓶。银瓶不识字，但跟老汪一起张罗着私塾，每天查查学生的人头，发发笔墨纸砚。老汪嘴笨，银瓶嘴却能说。但她说的不是学堂的事，尽是一些东邻西舍的闲话。她在学堂也存不住身，老汪一上讲堂，她就出去串门，见到人，嘴像刮风似的，想起什么说什么。来镇上两个月，镇上的人被她说了个遍；来镇上三个月，镇上一多半人被她得罪了。人劝老汪：

“老汪，你是个有学问的人，你老婆那个嘴，你也劝劝她。”

老汪一声叹息：

“一个人说正经话，说得不对可以劝他；一个人在胡言乱语，何劝之有？”

倒对银瓶不管不问，任她说去。平日在家里，银屏说什么，老汪不听，也不答。两人各干各的，倒也相安无事。银瓶除了嘴能说，与人共事，还爱占人便宜。占了便宜正好，不占便宜就觉得吃亏。逛一趟集市，买人几棵葱，非拿人两头蒜；买人二尺布，非搭两络线。夏秋两季，还爱到地里拾庄稼。拾庄稼应到收过庄稼的地亩，但她碰到谁家还没收的庄稼，也顺手牵羊捋上两把，塞到裤裆里。从学堂出南门离东家老范的地亩最近，所以捋拿老范的庄稼最多。一次老范到后院新盖的牲口棚看牲口，管家老季跟了过来，在驴马之间说：

“东家，把老汪辞了吧。”

老范：

“为啥？”

老季：

“老汪教书，娃儿们都听不懂。”

老范：

“不懂才教，懂还教个啥？”

老季：

“不为老汪。”

老范：

“为啥？”

老季：

“为他老婆，爱偷庄稼，是个贼。”

老范挥挥手：

“娘们儿家，有啥正性。”

又说：

“贼就贼吧，我五十顷地，还养不起一个贼？”

这话被喂牲口的老宋听到了。喂牲口的老宋也有一个娃跟着老汪学

《论语》，老宋便把这话又学给了老汪。没想到老汪潸然泪下：

“啥叫有朋自远方来呢？这就叫有朋自远方来。”

但杨百顺学《论语》到十五岁，老汪离开了老范家，私塾也停了。老汪离开私塾并不是老范辞了他，或是徒儿们一批批不懂，老汪烦了，或是老汪的老婆偷东西败坏了他的名声，待不下去了，而是因为老汪的孩子出了事。老汪和银瓶共生了四个孩子，三个男孩，一个女孩。老汪有学问，但给孩子起的都是俗名，大儿子叫大货，二儿子叫二货，三儿子叫三货，一个小女儿叫灯盏。大货二货三货都生性老实，唯一一个灯盏调皮过人。别的孩子调皮是扒房上树，灯盏不扒房，也不上树，一个女娃娃家，爱玩畜牲。而且不玩小猫小狗，一上手就是大牲口；一个六岁的孩子，爱跟骡子马打交道。喂牲口的老宋不怕别人，就怕这个灯盏。晚上他正铡草或淘草，突然回头，发现灯盏骑在牲口圈里的马背上，边骑边打牲口：

“驾哟，带你去姥姥家找你妈！”

马在圈里嘶叫着踢蹬，她也不怕。大货二货三货没让老汪费什么心，大不了跟别人一样，课堂上听不懂《论语》，一个女娃却让老汪大伤脑筋。为灯盏玩牲口，老宋三天两头向老汪告状，老汪：

“老宋，不说了，你就当她也是头小牲口。”

这年阴历八月，喂牲口的老宋淘草时不小心，挑钢叉用力过猛，将淘草缸给打破了。这个淘草缸用了十五年，也该破了。老宋如实向东家讲了，老范也没埋怨老宋，又让他买了一口新缸。范家新添了几头牲口，这淘草缸便买得大，一丈见圆。新缸买回来，灯盏看到缸新缸大，又来玩缸。溜边溜沿的水，她踩着缸沿支叉着双手在转圈。老宋被她气

惯了，摇头叹息，不再理她，套上牲口到地里耙地。等他傍晚收工，发现灯盏掉进水缸里，水缸里的水溜边溜沿，灯盏在上边漂着。等把灯盏捞出来，她肚子已经撑圆，死了。老宋抄起钢叉，又将新缸打破，坐到驴墩上哭了。老汪银瓶闻讯赶来，银瓶看了看孩子，没说别的，抄起叉子就要扎老宋。老汪拉住老婆，看着地上的死孩子，说了句公平话：

“不怪老宋，怪孩子。”

又说：

“家里数她淘，烦死了，死了正好。”

杨百顺十五岁的时候，各家孩子都多，死个孩子不算什么。银瓶又跟老宋闹了两天，老宋赔了她两斗米，这件事也就过去了。一个月过去，赶上天下雨，老汪有二十多个学生，这天只来了五六个，老汪打住新课，让徒儿们自己作文章开篇，题目是“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不知人也”，自己对着窗外的雨丝发呆。又想着下午不能让徒儿们再开篇了，也不能开新课，应该描红；出去找银瓶，银瓶不在，不知又跑到哪里说闲话去了，便自己回家去拿红模子。红模子找着了，在银瓶的针线筐下压着；拿到红模子，又去窗台上拿自己的砚台，想趁徒儿们描红的时候，自己默写一段司马长卿的《长门赋》。老汪喜欢《长门赋》中的两句话：“日黄昏而望绝兮，怅独托于空堂。”去窗台上拿砚台时，突然发现窗台上有一块剩下的月饼，还是一个月前，阴历八月十五，死去的灯盏吃剩的。月饼上，留着她小口的牙痕。这月饼是老汪去县城进课本，捎带买来的；同样的价钱，县城的月饼，比镇上的月饼青红丝多；当时刚买回，灯盏就来偷吃，被老汪逮住，打了一顿。灯盏死时老汪没有伤心，现在看到这一牙月饼，不禁悲从中来，心里像刀剜一样疼。放下砚台，信步走向牲口棚。喂牲口的老宋，戴着斗笠在雨中铡草。一个月过

去，老宋也把灯盏给忘了，以为老汪是来说他孩子在学堂捣蛋的事。老宋的孩子叫狗剩，在学堂也属不可雕的朽木。谁知老汪没说狗剩，来到再一次新换的水缸前，突然大放悲声。一哭起来没收住，整整哭了三个时辰，把所有的伙计和东家老范都惊动了。

哭过之后，老汪又像往常一样，该在学堂讲《论语》，还在学堂讲《论语》；该回家吃饭，还回家吃饭；该默写《长门赋》，还默写《长门赋》；只是从此话更少了。徒儿们读书时，他一个人望着窗外，眼睛容易发直。三个月后，天下雪了。雪停这天晚上，老汪去找东家老范。老范正在屋里洗脚，看老汪进来，神色有些不对，忙问：

“老汪，咋了？”

老汪：

“东家，想走。”

老范吃了一惊，忙将洗了一半的脚从盆里拔出来：

“要走？啥不合适？”

老汪：

“啥都合适，就是我不合适，想灯盏。”

老范明白了，劝他：

“算了，都过去小半年了。”

老汪：

“东家，我也想算了，可心不由人呀。娃在时我也烦她，打她，现在她不在了，天天想她，光想见她。白天见不着，夜里天天梦她。梦里娃不淘了，站在床前，老说：‘爹，天冷了，我给你掖掖被窝。’”

老范明白了，又劝：

“老汪，再忍忍。”

老汪：

“我也想忍，可不行啊东家，心里像火燎一样，再忍就疯了。”

老范：

“再到牲口棚哭一场。”

老汪：

“我偷偷试过了，哭不出来。”

老范突然想起什么：

“到野地里走走。走走散散，也就好了。”

老汪：

“走过。过去半个月走一次，现在天天走，没用。”

老范点头明白，又叹息一声：

“可你去哪儿呢？早年你爹打官司，也没给你留个房屋，这里就是你的家呀。这么多年，我没拿你当外人。”

老汪：

“东家，我也拿这当家。可三个月了，我老想死。”

老范吃了一惊，不再拦老汪：

“走也行啊，可我替你发愁，拖家带口的，你去哪儿呀？”

老汪：

“梦里娃告诉我，让我往西。”

老范：

“往西你也找不到娃呀。”

老汪：

“不为找娃，走到哪儿不想娃，就在哪儿落脚。”

第二天一早，老汪带着银瓶和三个孩子，离开了老范家。三个月没哭了，走时看到东家老范家门口有两株榆树，六年前来时，还是两棵小苗，现在已经碗口粗了，看着这树，老汪哭了。

杨百顺听人说，老汪离开老范家，带着妻小，一直往西走。走走停停，到了一个地方，感到伤心，再走。从延津到新乡，从新乡到焦作，从焦作到洛阳，从洛阳到三门峡，还是伤心。三个月后，出了河南界，沿着陇海线到了陕西宝鸡，突然心情开朗，不伤心了，便在宝鸡落下脚。在宝鸡不再教书，也没人让他教书；老汪也没有拾起他爹的手艺给人箍盆箍碗，而在街上给人吹糖人。老汪教书嘴笨，吹糖人嘴不笨，糖人吹得惟妙惟肖。吹公鸡像公鸡，吹老鼠像老鼠，有时天好，没风没

火，还拉开架势，能吹出个花果山。花果山上都是猴子，有张臂上树够果子的，有挥拳打架的，有扳过别人的头捉虱子的，还有伸手向人讨吃的。如果哪天老汪喝醉了，还会吹人。一口气下去，能吹出一个花容月貌的女孩。这女孩十八九岁，瘦身，大胸，但没笑，似低头在哭。人逗老汪：

“老汪，这人是个姑娘吧？”

老汪摇头：

“不，是个小媳妇。”

人逗老汪：

“哪儿的小媳妇？”

老汪：

“开封。”

人：

“这人咋不笑呢，好像在哭，有点儿晦气。”

老汪：

“她是得哭呀，不哭也憋死了。”

明显是醉了。老汪这时身胖不说，头也开始秃顶。不过老汪不常喝酒，一辈子没吹几次人。但满宝鸡的人，皆知骡马市朱雀门的河南老汪，会吹“开封小媳妇”。

老汪走后，“种桃书屋”的徒儿们作鸟兽散。杨百顺、杨百利也离开老范家的学堂，回到了杨家庄。杨百顺跟老汪学了五年《论语》，入学时十岁，现在已经十五岁了。原想着还要跟老汪待好久，《论语》还读得半生不熟，没想到老汪说走就走了。在学堂天天跟老汪捣蛋，十二岁那年冬天，和李占奇一起，偷偷跑到老汪的茅房，拎起老汪的夜壶，在底上钻了个眼；夜里老汪撒尿，漏了一床。现在老汪一走，倒想起老汪许多好处。其中最大的好处，有老汪在，他可以天天到学堂胡混；老汪一走，就得回家跟卖豆腐的老杨做豆腐。但杨百顺不喜欢做豆腐。不喜欢做豆腐不是跟豆腐有仇，而是跟做豆腐的老杨合不来。与老杨合不来不是老杨用皮带抽过他，因为一只羊，害得他睡在打谷场上，记恨老杨；而是像赶大车的老马一样，从心底看不上老杨。他看上和佩服的，是罗家庄喊丧的罗长礼。他想脱离老杨，投奔罗长礼。但麻烦在于，杨百顺对罗长礼也不是全喜欢。他只喜欢罗长礼的喊丧，不喜欢罗长礼的做醋。罗长礼的醋，十天就泛了白毛。但做醋是罗长礼的生计，喊丧是罗长礼的嗜好；为了喊丧，还离不开做醋。醋大家一天三顿要吃，啥时候会一天三顿死人呢？弄得杨百顺也是左右为难。

杨百顺的弟弟杨百利，和杨百顺一样，也不喜欢做豆腐的老杨，他喜欢贾家庄弹三弦的瞎老贾。瞎老贾并不是实瞎，一只眼瞎，另一只眼不瞎。瞎老贾除了弹三弦，还会用一只眼睛给人看相。几十年下来，阅人无数。人命各有不同，老贾一说，大家就是一听，并不在意，瞎老贾阅人多了，倒把自个儿阅伤了心。因为在他看来，所有人都生错了年头；所有人每天干的，都不是命里该有的，奔也是白奔；所有人的命，都和他这个人别着劲和岔着道。杨百利和杨百顺不同的是，杨百顺单喜欢罗长礼的喊丧，不喜欢罗长礼的做醋，杨百利对瞎老贾弹三弦和看相全喜欢。杨百利瞒着卖豆腐的老杨，偷偷跑到贾家庄，要拜瞎老贾为师。瞎老贾闭着眼睛，摸了摸杨百利的手：

“指头太粗，吃不下弹三弦这碗饭。”

杨百利：

“我跟你学算命。”

瞎老贾睁开一只眼，看了看杨百利：

“自个儿的命还不知在哪儿呢，算啥别人。”

杨百利：

“那我是啥命呢？”

瞎老贾又闭上了眼睛：

“远了说，是个劳碌命，为了一张嘴，天天要跑几百里；就近说，人从你脸前天天过，十个有九个半，在肚子里骂你。”

师没拜成，落了一身晦气。杨百利在肚子里骂瞎老贾，一天要跑几百里，不把人累死了？一边骂瞎老贾算命不准，一边又跑回了杨家庄。

四

杨百顺十六岁那年，延津县新来了一个县长叫小韩。小韩之前，延津的县长叫老胡，湖南麻阳人，前清举人，赤红脸。老胡他爹在麻阳是个中医，一辈子治好过人，也治死过人。别的中医诊完病，开方子一挥而就；老胡他爹把完脉，每下一笔都犹豫再三。病人走后，人问：

“老胡，下个方子，比生个孩儿都难，病没把准？”

老胡他爹：

“好把的是病，猜不透的是人心。”

人说：

“咱治的是病，就别管他的心了。”

老胡他爹叹息一声：

“咋能不管心呢？”

又说：

“病相同，人却不同；不同的人，开同样的方子，药也未必管用。”

又叹口气：

“医庸，就庸在这个地方；人死，也死在这个地方。”

老胡中举放官，离乡来河南延津赴任时，麻阳的亲戚邻里皆出门相送，锣鼓喧天中，老胡披红戴绿，骑在马上。看众人抚掌，老胡他爹拉着老胡的马：

“儿啊，十里八乡皆为你贺，独我为你哭。”

老胡：

“又不是去法场，哭个啥？”

老胡他爹：

“你生性老实，闷着头读书行，做官如在豺狼中行，怕是要吃人的亏。短则一年，长则三到五年，如果不进大狱，怕是该打道回府了。”

老胡：

“别人上任都图个好彩头，您老倒说了一大堆丧气话。”

老胡他爹：

“这还不是我要说的。”

老胡：

“您老到底要说啥？”

老胡他爹：

“如果有朝一日官位不保，千万别想不开，还回麻阳跟我学医。不为良相，宁为良医。”

老胡来延津上任后，县官却一口气当了三十五年。官位长久不是说老胡懂当官的道理，老胡他爹看走了眼，恰恰是因为老胡不懂，他又不懂这个不懂，才歪打正着，坐稳了官位。做官讲究迎来送往，逢年过节，得给上峰送礼。老胡做了延津县令之后，对上峰和同僚，不迎，不送，逢年过节，也不给上峰送礼。延津归新乡管，新乡的知府叫老朱。老朱为人贪，逢年过节，别的县官都给他送礼，唯有老胡不送。老朱收礼之后，又爱说自己清廉；下峰九个送，一个不送，这一个不送的，就成了老朱一个说辞。酒宴之上，老朱常对上峰和同僚说：

“都说我是个贪官，你去问问延津的老胡，他可给我送过一文钱？”

比给上峰送礼更重要的，是送话。大庭广众之下，说些上峰的政绩和功德。老胡又不懂这个。老胡不但不懂送话，就是平日说话，也是自说自话。别人做官讲个入乡随俗，老胡来延津十年，说的还是湖南麻阳话。“呜里哇啦”说上一阵，知府老朱听不懂，同僚听不懂，延津百姓更听不懂。大堂上断案，原告被告说罢，他“呜里哇啦”说上一段，原告被告如坠云雾之中。由于相互不懂，案被断得七零八落。正因为断得七零八落，延津大治。不到万不得已，不到杀人放火的程度，延津人不告状。不告状吃些小亏，案子被断得七零八落，就要倾家荡产了。大家的是非大家自己解决，延津倒显得一派太平。由于告状的人少，老胡闲来无事，喜欢上一门手艺：做木工活。白天断案老胡无精打采，一到晚上，县衙灯火通明，老胡脱下官服，换上短打扮，开始敲打桌椅板凳和箱子柜。别的县衙一股衙气和潮气，延津的县衙，一股刨子花和油漆的味道。县上一帮捕快衙役，穿上官服是捕快衙役，脱下官服是老胡的木匠徒弟。延津出好木匠，源头就在这里。让衙役当木匠，衙役本该不情愿，但老胡既不知给上峰送礼，断起案来，也不知其中的奥妙，不知道一个冤屈之中，里外还藏着许多东西，就给这帮捕快衙役留下空子，于

是甘心当老胡的徒弟。知府老朱来延津巡视，闻到县衙的味道与别处不同，也摇头一笑。由于延津一派太平，老胡的县令一口气当了三十五年。到老胡六十岁的时候，按官制该退休了，才彻底告老还乡。与他同时来河南做官的同僚，或县令，或知府，三十五年中，如老胡他爹所言，一大半或进了大狱，或上了法场，或被罢了官。知府老朱，就在老胡五十岁那年进了大狱。这时同僚皆骂老胡：

“都说延津的老胡老实，谁知他个龟孙最有心眼。”

但老胡退休之后，只告老，并无还乡，留在了延津。没还乡并不是无乡可还，而是在延津生活了三十五年，已服了延津的水土。延津是盐碱地，水咸，水苦，含大量的碱和硝；这水不但人喝了摇头，牲口喝了也摇头，延津人爱摇头，源头就在这里。摇头不是说对这人或这事不满意，仅是个习惯而已。老胡刚来延津时，吃了苦水，天天拉肚子，学会了摇头；几年过去，不拉肚子了，回湖南麻阳省亲，麻阳水淡，缺碱和硝，倒开始天天大便干结。七天不吃饭人还可以活，七天不拉屎就把人给憋死了。老胡这时又摇了摇头。老胡退休之后，只好认他乡为故乡，留在了延津。延津县城正中有一条津河；老胡用三十五年的积蓄，在大桥下买了一处院落，彻底当起了木匠。初当木匠一身轻松，一个月后，老胡又开始为当木匠发愁。老胡当县官时，做木匠活是忙里偷闲，只是打个桌椅板凳箱子柜。木匠分房木匠，车木匠，家具木匠。三种木匠中，家具木匠手艺最易学；车木匠，轮~~轱~~辐辏，学起来就打家具难些；房木匠，斗拱檐椽，雕梁画栋，又比车木匠难些。老胡本不甘心只当个家具木匠，但毕竟是六十多岁的人了，从头再学车木匠和房木匠，已力不从心，只好仍在家打些家用什物。过去当县官时，别人把桌椅板凳箱子柜打成啥模样，他就打成啥模样；现在成了本业，便想推陈出新，处处打得跟别人不一样，这又难了；或者，想打得跟别人不一样还容易，想

打得跟自己不一样就难了。白天发愁一天，夜里掌着灯，端详着解好方的一堆木料，一直端详到五更鸡叫，还无下手处。这时往往摇头感叹：

“都说做官难，谁知当木匠比做官还难。”

延津人半夜从津河上走过，看到桥下老胡家还灯火通明，往往感叹：

“老胡还没歇着。”

“老胡还在为当木匠发愁。”

老胡退位当了木匠，县长就换成了小韩。小韩三十出头，嘴小，能塞进个花生豆，梳个背头，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。女人嘴小常见，男人嘴小就少见了。小韩是河北唐山人，一口唐山口音。在延津人听起来，湖南麻阳话和河北唐山话皆难懂，但相对而言，小韩的唐山话，还比老胡的麻阳话好懂些。正是因为这个好懂，给延津带来了麻烦。小韩一到延津，就对延津生了气。生气不是说延津民风不淳朴，延津被老胡调教了三十五年，已开始路不拾遗和夜不闭户；或是过去的县衙成了木匠铺，里里外外皆是刨子花油漆味，呛着了小韩。而是小韩生来爱说话，小嘴不停，一天不吃饭死不了人，一天不说话就把人憋死了，每天断官司之余，爱给民众讲话。小韩的唐山口音大家又将就能听懂，小韩就更要讲了。小韩是延津的县长，本来啥时想讲，啥时就可以讲；但几场话讲下来，小韩对延津的民众彻底失了望。话是能听懂，但话里的意思听不懂。为了一个懂字，小韩决心办一座民学。讲话先从学堂讲起，再普及民众。但当时的延津，除了乡下稀稀拉拉有几处私塾，县城竟没有一座学堂。老胡县令当了三十五年，只顾打桌椅板凳和箱子柜，倒把学堂的事给忘了。但现盖一座学堂，也不是件容易的事。盖学堂需要钱，延

津是个穷县，急手现抓，一时哪里抓得来？就是现成有钱，没有一年半载的工夫，盖不起一座学堂。小韩等不得，只好因陋就简。延津有一个天主教教堂，能容三百来人做礼拜，天主教教堂的牧师是个意大利人，本名叫希门尼斯·歇尔·本斯普马基，中国名字叫詹善仆，延津人叫他“老詹”。小韩让人在教堂门口贴了一张告示，教堂就变成了学堂。老詹跑到县政府找小韩：

“县长，你办民学我不反对；你没收教堂，上帝是不会答应的。”

小韩喷嘴：

“我昨天跟上帝商量了，他说他同意。”

老詹：

“县长，这玩笑开不得，你要这么弄，我到开封教会告你。”

天主教会，当时在中国还很有势力，官府也让三分；老詹以为这话会吓着小韩，没想到小韩拍了一下腿：

“詹先生，我别的都怕，就不怕打官司，您快去快回，我在县衙等你。”

没想到小韩这一刀，恰恰扎着了老詹的软肋。延津教会本属开封教会，但老詹与开封教会的会长有隔阂。开封教会的会长是瑞典人，名叫雷吉奥·古斯塔夫，大家都叫他“老雷”。老詹和老雷有隔阂，并不是生活中有过节，而是有教义之争。争别的也就罢了，两人争的是“和子句”，这就要了命了。教义上有分歧，这教越传，就离老雷的想法越远。老雷早惦着把延津教会取消，合并到其他分会去。老詹说去告状，也就是那么一说，没想到没吓住小韩，倒是第二天一早，教堂门楣

上“天佑东方”四个字，就变成了“延津新学”。老詹这才知道小韩的厉害，没收教堂也不是一时冲动，也对教会和老詹的情况先有了解。

学堂有了，小韩又在县域内招教师。小韩招教师既重学问，又讲口才。讲口才不是讲你如何能说，是讲你如何不能说。最后选出十几个教师，皆是闷嘴葫芦。选这类人并不是小韩喜欢笨嘴拙舌，而是怕他们像自己一样，嘴也不停地说；小韩一说能说到正点上，他们不停地说，如果说下了道，就把话说乱了。接着在全县范围招学生。小韩招学生也有自己的标准。过去没上过学的孩子小韩不要，入新学者，须在乡下念过五年私塾。因小韩办学的目的是为了讲话，现栽苗现浇水，小韩嫌季节太长；念过五年书的人，才能听懂小韩的话。既招男学生，也招女学生。由办学小韩又想到官制改制，将来县政府各科的科员，也准备从“延津新学”毕业的学生中遴选。延津是个穷县，县上财政一时维持不了“延津新学”，学生的学费还须学生家长自己掏腰包。小韩办学虽有些张冠李戴，但学生上了新学之后，就有可能到县政府当科员，许多乡下财主，便把自家的孩子从私塾拔出来，送进了“延津新学”。本来这事跟杨家庄卖豆腐的老杨没关系，过去他把杨百顺和杨百利送到老汪的私塾学《论语》，是因为不用交束脩，学是白学；现在小韩的新学上个学还要交钱，老杨打死也不会送杨百顺、杨百利进城上学。何况他也不想让他们哥俩儿将来到县政府当科员，不当科员在家里做豆腐是自己一个徒弟，当了科员就更不把爹放到眼里了。但在小韩的新学开学的头五天，老杨又改了主意。老杨改主意不是因为老杨，而是因为赶大车的老马。老马家里要翻盖厢房，头一天请老杨去做豆腐。豆腐做完，已是晚上。老马以为老杨累了一天要回家歇着，马家庄离杨家庄还有十五里路；但老杨从灶房钻出来，还要拉着老马聊天。老马跟老杨在一起不怕别的，就怕聊天，因为老杨跟他根本聊不到一块儿去。聊起话来，每次都是老杨占他的便宜。自打认识老杨，老马给老杨出过不下一百个主意；老

马从老杨那里，听到的却全是废话。粗开玩笑行，细聊不行。更烦人的是，老杨出门就说，他跟老马是好朋友，好像两人在一起，每件事都有商有量，谁也不占谁的便宜。还有，老马累了一天，也想早睡。而老马每天睡前，还得吹两口笙。这个吹笙，从赶大车来。老马本不喜欢赶大车，只是换了许多营生，如泥匠、瓦匠、铁匠、石匠，皆不如意，又回头赶大车。这一回头，赶了几十年大车。再赶起大车，便爱在大车上吹笙。别的把式在车上栽嘴儿，老马赶大车在吹笙。别人以为老马图个高兴，老马吹笙却是为了忘掉赶大车。别的牲口闻鞭而动，老马的牲口闻笙而动。老马使过的牲口，别的把式就没法使了，因为光抽鞭子没用，牲口不听笙不走。久而久之，临睡之前，老马也爱给自己吹两口笙。就像有的人睡觉之前，得喝两口酒一样。同是吹笙，吹给牲口是为了让它们不打瞌睡，吹给自己是为了睡。也算笙同意不同。本来老马每天不睡这么早，今天张罗一天也是累了，便盼着老杨早点儿走，他好吹笙睡觉。如果是放到平时，老马会说：

“还聊啥？累了。”

但看到老杨给他家做了一天豆腐，头上的汗积成了白碱，只好和老杨坐在院里槐树下，听老杨在那里瞎扯。老杨东一葫芦西一瓢地说了一大片，老马一个字也没有听进去。不知怎么就说起县上小韩办新学的事，老杨说着说着自己急了：

“啥学？上个学还要钱？要钱没有，要命有一条。”

好像小韩坐在对面逼他。这话题老马也不感兴趣，但老马觉着如果不在一个话头上截住老杨，老杨就会这么没完没了地扯下去；而截住他的最好办法，便是在一个话头上，横着给老杨一闷棍，老杨一时磨不过弯来，就会回到家自己琢磨，老马也就脱身了。于是截住老杨的话头：

“你这话说得不对。”

老杨吃了一惊：

“哪里不对？”

老马：

“我娃是年龄大了，如果你娃是我娃，我就送他进新学。进了新学，不就等于进了县政府？”

老杨：

“说的就是这个，就是为了不让他们进县政府，就是为了让跟他们在家做豆腐。”

老马点着老杨：

“不是我说你，长着一对老鼠眼，看啥事，只能看一寸长。我且问你，过去的县令老胡知道不？”

老杨：

“不就是那个木匠吗？断案断得七零八落。”

老马：

“我不说断案，我说木匠。现在老胡不当县令了，专打家具，打一件卖一件。同样一张条几，别人卖五十，他卖七十；上回打了一张八仙桌，‘丰茂源’的掌柜老李，花一百二的高价买走了，为啥？”

老杨愣了愣：

“他木匠活做得好？”

老马：

“一个二半糙子，活能做好吗？是因为他过去当过县令。”

又说：

“世上的木匠千千万，但当过县令的木匠，也就老胡一个人。”

又说：

“一张八仙桌没啥，八仙桌加上县令，它就出奇了。”

又说：

“老李在家里摆的不是八仙桌，是县令。”

又说：

“老杨家有一人在县政府，不耽误老杨家做豆腐；等老杨家的人从县政府出来，再回头做豆腐，老杨家的豆腐，不就成了老胡的八仙桌了？”

一席话说得老杨恍然大悟。赶大车的老马，眼圈子果然比他大。本来老马也就是随便说说，好止住老杨的话头，但老杨从老马那里讨主意讨惯了，也就当了真。于是，不是为了新学，也不是为了科员，还是为了豆腐，老杨又要把儿子送进小韩的“延津新学”。但因为上新学要交学费，老杨又决定杨百顺和杨百利两人之中，只选送一个。有一个人将来

到县政府混一圈，家里的豆腐就不是豆腐了。如果没有县政府在前边晃着，杨百顺和杨百利谁也不愿去上“延津新学”，如同又进了一趟老汪的私塾，还要再吃二遍苦，再受二茬罪；如今有县政府的科员在前边晃着，虽然还不知道最后能否被小韩挑中，但万一被挑中，成了县政府的人，也就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了。比这更重要的是，从此也就出门在外，脱离豆腐和他爹了。为脱离豆腐和他爹，杨百顺本想投奔喊丧的罗长礼，杨百利想投奔算命的瞎老贾，现在两条路均被堵死了，退而求其次，去县政府也算一条出路。去了县政府，也就彻底摆脱了他爹和豆腐。老杨送孩子去“延津新学”是为了豆腐，杨百顺、杨百利上“延津新学”也是为了豆腐。哥俩儿在私塾相互赶着与老汪捣蛋，现在却争着要上“延津新学”。但谁能去“延津新学”，还得老杨说了算。哥俩儿自生下来头一回，开始相互赶着讨好老杨。老杨做豆腐不爱吃豆腐，爱吃一个不花钱的东西，老鹅蛋。杨百顺五更起床，到后河沿爬了七棵大榆树，给老杨掏蛋。天刚傍黑，杨百利给老杨端来一盆滚烫的热水：

“爹，一天卖豆腐乏了，快脱鞋烫烫脚。”

卖豆腐的老杨更觉得老马的主意高明。比老马主意更高明的，是老杨的主意，两个儿子中，只选一个上新学。让两个人同去他们觉得是应该，两个人中选一个，两个人都开始看老杨的脸色。但两个儿子到底让谁去呢？卖豆腐的老杨又犯了愁。老杨一犯愁，又跑到马家庄找老马。老马本来只是随便说说，好止住老杨的啰嗦，没想到老杨当了真，反倒更啰嗦了。老马觉得自己当初失了策。但事到如今，老马也只好在一条道上走到黑。路走到一半，将车掉头磨回来，老马更费劲，老杨会更没完没了。老马问：

“他们俩谁脑子好使，谁脑子笨呀？”

老杨摸了摸胡茬儿：

“要说脑子好使，还是老二，老三脑子死性。”

老二是杨百顺，老三是杨百利。老杨突然明白了老马的意思，遂拍一下大腿：

“老二脑子好使，就让老二去吧。”

但老马摇摇头：

“还是让那个脑子死性的去。”

老杨吃了一惊：

“为啥？上学不得脑子好使？”

老马：

“上学是得脑子好使，但要说值得着，还得那个脑子笨的。人就像鸟一样，脑子好使，翅膀一硬就飞了；脑子笨，撒出去才能飞回来。”

老马又说：

“再说，上学做官是为了啥？是为了回头卖豆腐。脑子好使的，豆腐拴不住他；脑子笨的，才能飞回豆腐上。”

老杨又恍然大悟，佩服老马的见识。但又有些犯愁：

“让老三去，老二跟我闹咋办？”

老马：

“二挑一的事，抓阄呀。”

老杨：

“万一老二抓着，老三没抓着咋办？”

老马“呸”了老杨一口：

“我看不是老三脑子死性，是你脑子死性。”

老杨又恍然大悟。老杨从老马家回来，杨家就开始抓阄。抓阄是在晚上，一个饭碗，里面放了两个阄。老杨抱着饭碗使劲摇晃，突然将碗扣到桌子上，掀开碗说：

“抓吧。谁抓着抓不着，都是自个儿的命；谁抓着抓不着，都埋怨不着我。”

杨百顺、杨百利都有些战战兢兢。由于战战兢兢，都不敢自己先抓，相互倒客气了。杨百顺：

“弟，你先抓。”

杨百利袖着手：

“你是哥，得你先抓；哥不抓，我这手剁下来，也不会先抓。”

杨百顺只好先抓。抓到手里，打开阄，上边写着“不上”。另一个阄肯定是“上”了。杨百利向杨百顺打了一躬：

“算哥让着我。”

于是杨百顺留在家跟老杨做豆腐，杨百利到县城去上“延津新学”。

五

这年二月，杨百顺开始跟他爹老杨在家做豆腐。豆腐做了一个月，杨百顺就跟老杨闹翻了。闹翻不单是讨厌老杨和豆腐，而是知道了弟弟杨百利上“延津新学”的真相。跟老杨在家做豆腐的，还有杨百顺他哥杨百业。这天一大早，杨家兄弟二人出门去各村卖豆腐。老大杨百业出杨家庄走东路，杨百顺出门走西路。本来老杨要跟杨百顺同去，除了路上要教杨百顺如何卖豆腐，还要教杨百顺如何打鼓。老杨卖豆腐打鼓，并不是“咚咚咚”“咔咔咔”一阵乱敲，豆腐做出许多花样，花样不同，鼓点也不同。老豆腐、嫩豆腐、豆腐皮、豆腐丝，有时还捎带卖豆腐渣，一个花样一种鼓点；大家一听鼓点，就知道卖豆腐的老杨，今天带了多少种花样。敲鼓的功夫，不练上一两个月，摸不清其中的门道。但杨百顺不喜欢敲鼓，想像喊丧的罗长礼一样吆喝。而老杨生来不喜欢吆喝，这才敲鼓，两人天天为此吵架。吵了半个月，老杨首先吵烦了，先是骂：

“才卖两天豆腐，就想改章程，奸臣哪你。”

又放下鼓说：

“不是不让吆喝，不是那回事，你想吆喝，你吆喝两嗓子试试。”

真让吆喝，杨百顺一下倒着了慌。不敢在村子里吆喝，出了村子，对着庄稼地，仰起脖子像罗长礼一样喊：

“卖豆腐喽——”

“杨家庄的豆腐来了——”

“老豆腐，嫩豆腐，豆腐皮，豆腐丝，外带豆腐渣——”

吼出的声音像挨刀的鸡。老杨“扑哧”笑了。杨百顺自己听上去，也跟罗长礼喊丧是两回事。罗长礼喊丧如虎啸山林，有威严，有气派，有章法；杨百顺喊豆腐，咋像偷了东西呢？初想是自己不会吆喝，几天后终于想明白了，区别还在事儿上，一个是卖几斤豆腐，另一个是死了个真人；拉开喊丧的架势吆喝豆腐，这吆喝马上就变了味儿。如用吆喝豆腐的腔调吆喝豆腐，杨百顺又没了兴致，还不如跟老杨打鼓。打鼓倒省了唾沫。这天出门卖豆腐，老杨本要跟杨百顺同去，先一天老杨赶着毛驴，去邱家庄驮黄豆，回来的路上淋着了雨。老杨淋着雨倒没事，清早起来，毛驴鼻涕哈喇，浑身抽搐。老杨骂了毛驴两句，牵着毛驴去镇上看兽医老蔡。这个老蔡，就是剃头匠老裴的内兄蔡宝林，给人抓药，也捎带给牲口看病。剩下杨百顺一个人，出门往西卖豆腐。走了几个村庄，“咚咚咚”敲了几阵鼓，一方面他鼓点不熟，有些手忙脚乱，另一方面心也不在卖豆腐上，鼓点敲得有些乱；各村知道杨家庄卖豆腐的来了，弄不清老杨家今天带来些啥豆腐。走了七八个村庄，日头已过正午，只卖出几斤老豆腐和豆皮，嫩豆腐、豆腐丝和豆腐渣都原封未动。蹲在谢家庄村头吃了干粮，又接着往前走，到了马家庄。在马家庄的生意也不好，“咚咚咚”敲了半天鼓，只卖出三斤豆腐渣。这时马家庄的皮匠老吕，手里端着一盆胶走过来，看到杨百顺站住：

“小子，这么快就挑单帮了？”

杨百顺倒也认识老吕，如实说：

“还不到时候，俺爹到镇上给驴看病去了。”

指着豆腐车：

“大爷，您今天买些啥？”

老吕不说买豆腐的事，问：

“你不是还有个兄弟吗？过去跟你一块儿念私塾，他干啥呢？”

杨百顺：

“到城里上学去了。”

老吕：

“同是兄弟，为啥他去上学，你在这里卖豆腐？”

杨百顺还是年龄小，便将家里上学抓阄的事，一五一十给老吕说了。没想到老吕听后，“扑哧”笑了，放下一盆胶，指着杨百顺：

“要不说你在这儿卖豆腐，原来你小子脑子不够使。”

杨百顺听出话头中有别的意思，便问：

“大爷，你听到些啥？”

老吕看看左右无人，便将卖豆腐的老杨和赶大车的老马共同商议的抓阄的内情，一五一十告诉了杨百顺。杨百顺一直认为自己运气不好，一个阄抓错了，要做一辈子豆腐。原来老杨、老马和兄弟杨百利共同做了手脚，两个阄上写的都是“不上”；杨百利让杨百顺先抓，杨百顺不管抓到哪一个，都是“不上”；剩下一个阄杨百利不抓，也就成了“上”。

皮匠老吕这么做，不是与卖豆腐的老杨过不去，而是与马家庄赶大车老马有过节。老吕家开个皮匠铺，除了熟皮，也做皮货，做些羊皮

袄、羊皮裤、羊皮靴，也用牛皮、驴皮和马皮，做些皮鞭、马鞍和牲口笼头等。说是与老马有过节，两人没打过，也没骂过，谁也没占过谁的便宜，仅仅因为，马家庄两千多口子人，两个人最有心眼，一个是赶大车的老马，一个便是皮匠老吕；两个人都有心眼，又谁都不服谁，便做下了对头。两人表面上仍以兄弟相称，老马也买老吕的皮鞭和牲口笼头，前年还买过他一件羊皮袄，老吕也贱价卖给他；但在背后，两人却相互拆台。老吕今天见到杨百顺，就顺便拆了老马的台。

说起来，杨家上学抓阄的内情，并不是老马传出来的，还是老杨上次到马家庄卖豆腐，给人说了。老杨说这话是为了显示自己跟老马是朋友，常在一起说心腹话；现在老吕重复一遍，矛头对准的就不是老杨，而是老马。杨百顺听后，头上如响了一声炸雷，他首先生气的不是老马，而是他爹老杨。过去他也知道他爹不是东西，没想到他这么不是东西。杨百顺将豆腐车，一下掀了个底朝天，一车豆腐砸在灰土里，成了一地豆腐渣，倒把老吕吓了一跳，匆忙走了。杨百顺恨过老杨，又恨兄弟杨百利。前年夏天，两人还在镇上老汪的私塾读《论语》，一天老汪到县上赶集，让老婆银瓶，看着徒儿们描红。老汪前脚走，银瓶后脚也溜了，四处串门说闲话去了。临走之前，将学堂的门，从外边锁上了。但这也难为不住谁，学堂过去是个牛屋，牛屋的后墙，留着几个出粪的窟窿；徒儿们皆从这窟窿爬出来，跑到河边，跳到河里凫水。众人皆守着岸边嬉闹，杨百利逞能，扬着手走向河中间，“咕咚”一声，掉到深坑里，脑袋一下没了。众徒儿纷纷爬上岸，一哄而散。因是自己的亲兄弟，杨百顺本不大会水，也拼命去捞杨百利；为捞杨百利，杨百顺也差点儿淹死。现在他竟恩将仇报，也在背后对自己下了毒手。接着才恨上了马家庄赶大车的老马。自己跟老马无冤无仇，他为何也和老杨联手算计自己？更可恨的是，生米已经做成了熟饭，杨百顺无法将事情再翻转过来。杨百顺蹲在马家庄街头生了半天气，天黑推着空车，回到了杨家

庄。一进家门，老杨也刚从镇上给毛驴看病回来，正在用毡带抽打身上的土。老杨见杨百顺推着空车回来，一阵高兴：

“会打鼓了？一车豆腐卖完了？”

过去卖豆腐有老杨在，鼓“咚咚咚”、“咔咔咔”敲上一天，一车豆腐也未必能卖完。有时能卖到一半，有时能卖到一多半，但每个豆腐包里，总要剩些包底；卖东西不在卖者，而在买者，一天到底能卖多少，就难说了。这时老大杨百业也推着豆腐车回来了，他在东路跑了一天，车上还剩下五个包袱底。杨百顺没理老杨，将空车“咕咚”一声，杵到院墙上，院墙上应声撒下一阵土；接着回到自己房里，“咣当”一声关上了门。晚上叫他吃饭，也不应声。第二天五更喊他起来磨豆腐，他也不起。老杨知道其中必有蹊跷。吃过早饭，老杨自己推着豆腐车往西，边卖豆腐，边打听昨天杨百顺卖豆腐的情形。一路走到马家庄，才知道上学抓阄的事情发了。但抓阄的内情是自个儿说出去的，怪不得赶大车的老马。只怪皮匠老吕，为了跟老马过不去，出卖了老杨。卖了一天豆腐，老杨回到杨家庄，进家放下豆腐车，推开杨百顺的屋门，杨百顺还在床上躺着，床边竖着一根擀面杖，见老杨进来，“忽”地坐起来，抄起擀面杖，满眼凶光，看着老杨。老杨便知道此事不比往常。往常两人闹了别扭，不管怪谁，皆是老杨将杨百顺捆到枣树上，抽打一顿，事情就过去了。老杨本想照方抓药，再将杨百顺打一顿，将这事了了；但看杨百顺今天这架势，如果老杨动手，杨百顺就会与他对打，心中不由有些胆怯。胆怯不是怕打不过杨百顺，是怕事情传出去，更让人笑话。老杨一边后悔自己一时嘴快，把抓阄的事说了出去；一边按下打杨百顺的念头，转成笑脸，开始说老三杨百利：

“他上两年‘新学’怎么了？上过‘新学’，还得回来做豆腐。”

又说：

“你也别心焦，不去上学，早做两年豆腐，我也不让你吃亏。从明儿起，你卖豆腐，十成让你提一成，你也攒个体己，过两年好娶媳妇。”

又悄悄说：

“这事儿我也不告诉老三。”

又悄悄说：

“我连老大也不告诉，他卖豆腐是白卖。”

卖豆腐的老杨自以为得计，但杨百顺转身用被子蒙上头，没理老杨。接着又直直睡了一天。晚上，起来吃了一顿饭，又接着睡。第二天五更，该起床磨豆腐了，他起床没磨豆腐，借着上茅房，从后墙扒出去，一个人走了。他终于可以离开家了。或者说，他终于找到了脱离老杨和豆腐的另一个理由。只要能离开老杨和豆腐，不管到哪里去，杨百顺都不会后悔。可待出了村，杨百顺又犯了难。两夜一天，只顾生气，只想着要离开这里，并没想好到哪里去。现在赌气上了路，天下之大，一时竟想不起自己该去何处。他过去想跟罗长礼喊丧，可喊丧不养人。他想去投奔镇上的东家老范，到范家去种地，他在老范家的私塾也上过学，见过老范，老范对下人也和蔼；但杨百顺怵种地，在地里割麦子，大太阳底下割来割去，何日是个头？还是想学一门手艺。有了手艺，就可以风吹不着，雨打不着。可除了卖豆腐，别的手艺他不熟，别的手艺人他也不熟。出门走了五里，还不知道东西南北该往何走。这时突然想起姥娘家卖盐的三舅老尹。老尹开了个盐土场，收了几个徒弟。每天刮盐土熬盐熬碱，再推着盐碱车十里八乡去卖。老尹不同于卖豆腐的老

杨，倒是干啥吆喝啥，声音也洪亮，一进村就喊：

“好盐好碱，尹家庄的老尹来了！”

虽然做盐做碱也在大太阳下，但比起割麦子，还算一门手艺。何况卖盐卖碱还有一喊，虽然这喊像卖豆腐一样，比不得罗长礼喊丧，但这喊与卖豆腐又有不同：老杨从做豆腐起就打鼓，已经打了二十多年，改喊有些别扭；老尹起头就是个喊，已喊了二十多年，自己跟着喊，也顺理成章，虽然比不上喊丧，也过一喊的干瘾。以前杨百顺到姥娘家串亲，也见过这个三舅。便想去尹家庄投奔三舅老尹。但老尹是个秃子，人一秃脾气就怪，杨百顺亲眼见过，盐碱场上，一个徒弟不小心，让盐池的水跑到了碱池里，老尹抓起敛盐土的木锨，没头没脑照徒弟打去，徒弟的脑袋，登时就开了花；徒弟不敢擦头上的血，赶紧去堵盐水。杨百顺心里又有些怕。可事到如今，一时又想不出别的门路，只好先去投奔老尹再说。杨家庄离尹家庄七十里路，杨百顺拽开大步，向尹家庄走去。从杨家庄到李家庄，从李家庄到冯班枣，从冯班枣到张班枣，已是下午，杨百顺走了五十里，有些累了，也有些饿了，便想在张班枣歇歇脚，顺便到人家讨些吃的。到得村中，发现水塘前大槐树下，村里一帮人正在剃头。人群之中，一副剃头挑子冒着热气。再看人圈中的剃头人，不禁眼前一亮，原来是裴家庄的剃头匠老裴。杨百顺拍了一下脑袋，出路想了一大圈，竟忘了老裴。想到的人都不称心，没想到的就在眼前。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便想跟老裴说说，干脆跟他做徒弟。剃头虽不算大手艺，但人的头发天天长，不愁活儿的来路；比起熬盐熬碱，刮盐土天天要在大太阳底下，给人剃头，却可以躲在树凉阴下。他跟老裴又有从杨家庄打谷场到镇上老孙饭铺的经历，说起来也算个患难之交。事情有了转机，心里马上踏实下来，也忘了饿。但老裴现在正忙着，身边又围着这么多人，不是上去说这话的时候，便

脱下鞋坐在人圈外等。一直等到张班枣的人一个个换了新头离去，人越来越少，最后一个坐在条凳上剃头的是个疤痢眼儿。等疤痢眼儿剃完，老裴开始收拾自己的剃头挑子，用剃头布包自己的剃刀、剪子、推子、木梳、刷子、磨刀石等，杨百顺才走上去喊了一声：

“叔。”

老裴也是累了一天，收拾剃头家伙时闭着眼睛。这时睁开眼睛：

“你还没剃呀？”

杨百顺：

“叔，你不认识我了？”

老裴看了看杨百顺，一时还真没认出来。杨百顺：

“当年你救过我呀。”

便提起两年那天晚上，杨家庄的打谷场，镇上老孙的饭铺，还有那两海碗羊肉烩面的事。老裴突然想了起来。说是老裴救过杨百顺，老裴心里知道，其实是杨百顺救过老裴，让老裴那天没去杀人。如果当时杀了人，现在哪里还能剃头？老裴马上显得亲切了：

“你咋在这儿呢，这村有亲戚呀？”

杨百顺摇摇头。便将从镇上老孙饭铺分别之后，怎么老汪私塾解散，怎么县上办了个“延津新学”，怎么他爹与老马、杨百利合谋，自己遭了暗算，后来怎么又被自己发现，决心离家出走，一五一十，来龙去脉，给老裴说了。杨百顺说完，老裴也听明白了，原来又是一个绕。老

裴不禁又感慨起来。杨百顺哽咽着说：

“叔，我又走投无路了，我想跟您做徒弟。”

老裴倒愣在那里：

“这事儿有些突然呀。”

接着抽起旱烟，在那里想。想了半天说：

“这次我帮不了你了。”

杨百顺有些失望。老裴：

“不是我不想帮你，我也该收个徒弟了。只是我做不了主呀。”

杨百顺知道老裴在家怕老婆，这么大的事，他说了不算。杨百顺刚想说什么，老裴已明白了他的意思，止住他：

“老婆也让我收徒弟，只是我半年前收了个徒弟，上个月刚跑了。”

杨百顺：

“叔，我既然跟了您，就不会跑。”

老裴看看四周：

“那个徒弟不是一般的徒弟，是我老婆她娘家侄子。”

杨百顺明白了，说：

“他跑是他不争气，和您没关系。”

老裴神秘地一笑：

“怎么没关系，关系大了。我知道我老婆的心思，怕我在外边剃头，去看我姐；也怕我攒体己，给自个儿留后路。我在家受气，出门剃头，还能再让人看着我？你给我来阴的，我也给你来阴的。我不打她娘家侄子，也不骂他，就是不教他真手艺。他一给人剃头，就割人口子，人家能不跟他急？有一次在葛家庄，编筐的老葛让他割得顺头流血，老葛跳起来，兜头扇了他一嘴巴子。天天这样，他能不跑吗？”

杨百顺又明白了。老裴：

“刚走一个，脚跟脚又来一个，我怕露了马脚哇。”

老裴把心腹话都说了，杨百顺就只好再为难老裴：

“叔，既然这样，我就先去尹家庄投奔俺舅，他会做盐。只是他脾气怪，动不动就打人，我有些怕。”

老裴：“你先委屈待着，等这边合适了，咱再商量。”

两人说罢，太阳已经落山了。老裴要回裴家庄，杨百顺要去尹家庄，杨百顺替老裴挑起剃头挑子，一块儿出了张班枣。说着闲话，已到了岔路口，两人该分别了。杨百顺把挑子换到老裴肩上。老裴挑着担子，走了两步，突然又回头：

“我问你，你动得了刀子不？”

杨百顺停下脚步，吓了一跳：

“咋，叫我去杀人呀？”

老裴笑了：“不是让你去杀人，是杀猪。”

杨百顺愣在那里：

“没敢杀过。”

老裴又走回来，放下剃头挑子：

“你要敢杀活物，就好办了。”

杨百顺：“咋？”

老裴：

“曾家庄杀猪的老曾，和我是好朋友。上次他跟我说，老了，想收个徒弟，一时没找到合适的人。”

又说：

“他老婆死了，家里他一个人说了算。”

亭亭又说：

“虽然他每天动刀动枪，但脾气不算孬。”

杨百顺虽然没有杀过猪，也是走投无路，且听说老曾脾气好，比跟着熬盐熬碱的老尹强，马上高兴地说：

“叔，我不挑活儿。”

老裴也高兴了：

“那就好办了，咱爷俩现在就去曾家庄。”

杨百顺重新替老裴担起剃头挑子，两人一块儿向曾家庄走去。

从第二天起，杨百顺就跟着曾家庄杀猪匠老曾学杀猪。一边学杀猪，一边还惦着哪天再改换门庭，重新跟老裴学剃头。老曾是个生人，老裴毕竟跟自己有患难之交。后来也跟老裴见过几面，但老裴再无跟他提过此事。半年之后，杨百顺跟师傅老曾熟了，一次说起心腹话，杨百顺把这话也说了。他认为老曾会生气，没想到老曾没有生气，笑了：

“你还是年轻啊，恰恰是有患难之交，他不会收你做徒弟。”

杨百顺：“咋？”

老曾：“患难之交可以做朋友，咋能做师徒呢？”

杨百顺恍然大悟。这时怀疑在张班枣遇到老裴，老裴从他老婆娘家侄子说起，说到不好收他做徒弟的话，也是假的。一下对老裴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。

本书由公众号（精品书籍推荐分享）整理，仅限于内部交流，请勿商用。如有其他需要，请购买正版。关注我们免费领取茅盾文学奖所有图书。

六

杨百顺的弟弟杨百利，在“延津新学”仅仅上了半年，就退了学。杨百利退学不是因为杨百利出了差错，像老汪的私塾学《论语》一样，读书不专心，调皮捣蛋，被人开除了；读书他肯定不专心，但小韩的新学并不开除读书不专心的人，课堂上不专心没啥，只要小韩来讲话你专心就成了；退学是因为县长小韩出了问题。小韩出问题并不在“延津新学”上，而是因为这年秋天，河南的省长老费到黄河以北巡视，转到了延津县，小韩陪了他一天，小嘴不停，把老费惹恼了。老费是福建人，他爹打小是个哑巴；由于他爹是哑巴，老费小时候，家里话就少，养成习惯，老费长大话也不多。老费认为，世上有用的话，一天不超过十句。但到了延津，一天下来，老费没说什么，小韩说了三千多句；由于小韩多话，老费又知道他下车伊始，在延津办了个“延津新学”，新学开办半年，小韩到新学演讲六十二场，平均三天一场。小韩沾沾自喜，把这些都当政绩向老费作了汇报。因延津归新乡专署管，陪同老费巡视的还有新乡的专员老耿。老费在延津没说什么，第二天回到新乡，老耿陪他吃中饭，边吃，边说这次的巡视。当时新乡下辖八县，老费转了五县；说到其他四县，老费没说什么，说到延津，老费皱了皱眉：

“那个县长小韩，是谁弄来的？”

这个县长小韩，就是新乡专署专员老耿弄来的；小韩他爹，是老耿在日本名古屋商政专科学校留学时的同班同学。但老耿已看出老费不喜小韩，便说：

“正常遴选上来的，正常遴选上来的。”

老费：

“老耿呀，我也不懂，他小嘴不停，是做县长的材料吗？治大国如烹小鲜，五十年固守一句话就不错了；他半年讲了六十二场话，他都说些啥？”

老耿吓出一头汗，忙说：

“他没说啥，他没说啥。”

老费：

“料他也说不了啥。一个学生娃，能说啥？他说啥没啥，只是这爱说，就让人厌倦。”

又说：

“他爱说没啥，又误人子弟，教娃们去说，事就大了。是要把全县的人都变成小嘴不停吗？族人皆小嘴不停，述而不作，接着就天下大乱了。”

老耿忙说：

“我回头说他，我回头说他。”

老费正色：

“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他都快三十的人了，不是个娃，能说回来吗？我看是说不回来，也许你老耿本事大，能把他说回来。”

老耿擦着头上的汗：

“我也说不回来，我也说不回来。”

老费回郑州第二天，老耿就把小韩给撤了。其实老耿对省长老费对说话的看法，并不苟同；况且，人说话多少，和能否当县长是两回事。何况诲人不倦，有教无类，也是圣人的意思。小韩虽爱乱说，但没乱动，顶多像他的前任老胡爱做木匠活一样，是种个人癖性；恰恰是述而不作，坏不了什么大事。但他看省长老费认了真，怕由小韩牵涉到自己，还是毅然决然，撤了小韩。小韩来延津时一番壮志，没想到歪嘴骡子卖了个驴价钱，吃了嘴上的亏，大半年工夫就得草草收兵。闻到消息，他急如星火赶到新乡，找到老耿，还有些倔强和不服：

“叔，凭啥撤我的县长？我错在哪儿了？你们讲理不讲理？”

接着就开始与老耿讲理，从欧洲诸强讲起，又说到美国，又扯到日本的明治维新，说些开办新学的好处。小韩不讲理老耿还有些同情他，他一讲理，老耿又觉得撤他是对的。老耿止住他不停的小嘴：

“贤侄，你说得没错，你讲的理也没错，错就错在，你生错了地方和年头。”

小韩一愣：

“我应该生在欧洲、美国或日本？”

老耿：

“不生在这些地方也行，生在中国，能和圣人生个前后脚，也不辜负你的才干。”

小韩：

“我去学堂演讲，并不是为了教书，是为了救国救民……”

又要跟老耿理论。老耿皱了皱眉，再一次止住他：

“我也不是让你去战国教书，恰恰是为了让你去救国救民。如何救国救民？放到战国，就你的材料，正好去当说客。说客不凭别的，就凭一张嘴。但他不是说给不懂事的娃儿们，是说给君王；说给娃儿们顶个球用，要管用还得说给管事的不是？你说得好，你身挂六国相印，也给老叔带些福气；一旦你说得不好，你的脑袋，‘咔嚓’一声可就没了。贤侄，我想知道的是，大殿之上，此情此景，你能说得好吗？”

此情此景，小韩倒第一次被人给说住了，愣在了那里。

小韩离开延津回了唐山，“延津新学”也寿终正寝。像当初老汪的私塾一样，徒儿们都作鸟兽散。众徒儿和杨百利由新学到县政府的愿望也随之破灭，老杨由县政府到豆腐的理想也烟消云散。学校散了，杨百利本该重回杨家庄跟他爹做豆腐，但他没有回去。没回去不单像杨百顺一样，讨厌他爹老杨和豆腐，而是他在新学的半年中，结识了一个好朋友叫牛国兴。牛国兴是个大头，他爹是“延津铁冶场”的董事。杨百利和牛国兴本不同班，因两人都对“新学”和读书不感兴趣，爱和一帮孩子偷偷从教堂跑出去，用粘竿粘知了，用弹弓打鸟玩，成群结队，志同道合，渐渐混熟了。除了粘知了打鸟，两人“喷空”能“喷”到一起，相互又比跟其他孩子好些。所谓“喷空”，是一句延津话，就是有影的事，没影的事，一个人无意中提起一个话头，另一个人接上去，你一言我一语，把整个事情搭起来。有时“喷”得好，不知道事情会发展到哪里去。这个“喷空”和小韩的演讲不同，小韩的演讲都是些大而无当的空话和废话，何为救国救民？而“喷空”有具体的人和事，连在一起是一个生动的故事。除了小韩演讲，杨百利和牛国兴没上过整课，趁着老师在黑板上

写字，偷偷跑出新学，或粘知了，或打鸟，或“喷空”。小韩招的教师又都是些闷嘴葫芦，也管不住这些学生。一开始杨百利只会粘知了和打鸟，不会“喷空”，还是牛国兴带他三个月，渐渐上了道。如牛国兴说，城里“鸿膳成”饭铺的厨子老魏，过去总在饭铺笑，近一个月来，老在饭铺唉声叹气，为啥？杨百利一开始不懂“喷空”，会照常答理：老魏欠人家钱，或跟老婆干了仗。牛国兴马上就急了，因这原因大家都想得到；大家都想得到的，就不叫“喷空”。急后，牛国兴会作示范，自问自答，还记得一个月前，城里来了个河北的戏班子吗？其中有一个旦角，老魏入了迷。戏在延津演了半个月，老魏场场不落。看着看着，魂被勾去了。戏班子又到封丘演，老魏又跟到封丘。光跟有啥用啊？还是想跟她成就好事。这天后半夜，老魏扒过戏院的后墙，来到戏台后身。看一床前挂着旦角的戏装，以为睡到床上的是旦角，悄悄凑上去，脱下裤子，掏出家伙就要攘人。没想到睡在床上的不是旦角，是一看戏箱子的，过去是个武生。武生一阵拳打脚踢，把老魏的胳膊都打折了。老魏将胳膊藏在袖子里，又不敢说。这些天老魏老端着右胳膊，原因就在这里。如果是前三个月，聊到这里就不错了，杨百利也就认了账。后三个月，杨百利渐渐上了道，会试探着说，要说勾魂，我听说不是这样，我听说老魏从小有夜游的毛病，夜游了三十多年没事，据说上个月夜游时，游到了一个坟场里，出来一个白胡子老头；过去老魏也到过这个坟场，啥事没有，这次就钻出一个白胡子老头。白胡子老头趴到老魏耳边说了两句话，老魏点点头。从第二天起，老魏就常常叹息。有时一边炒菜，一边还伤心地落泪，泪都滴到了菜锅里。人问他白胡子老头说了什么，他也不说。杨百利说完，牛国兴会兴奋地拍他肩膀：“喷”得好。接上去会说，那我就知道了，“鸿膳成”的掌柜老吴，和俺爹是好朋友，他对俺爹说，一个厨子，天天在饭铺哭，晦气不晦气？本想赶他走，但没想到，饭铺的生意，倒比以前好了许多，好多人不是来吃饭，倒是来看老魏哭了。大家的魂，又被老魏勾去了……云云。事情说有影也有影，说没影

也没影，但都比原来的事情有意思。“喷空”到趣处，牛国兴说：

“我到茅房撒泡尿。”

杨百利本来没尿，也说：

“我随你去。”

新学散了，杨百利本也不愿回杨家庄跟他爹做豆腐，牛国兴也一下离不开杨百利；在世上能找到一个“喷空”的伙伴，也不是件容易的事，人生有一知己足矣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牛国兴便缠着他爹老牛，让杨百利进他爹的铁冶场当学徒。老牛被牛国兴缠不过，只好收下杨百利。老牛的铁冶场，说是一个铁冶场，无非是拢了十几个铁匠，在一起打制个柴刀、菜刀、铲子、镰刀、锄头、犁头、耩齿、耙齿、车角、饭铺用的火炉、商号用的铁门、打兔用的火铳等，打制的家伙，和镇上老李的铁匠铺差不多，只不过比老李的铺面大些，人多些，是个场子。但杨百利在铁冶场学了半年徒，连个锅铲子都没学会打。他像老汪的私塾和小韩的新学一样，心思根本没用在正事上，整日还想着粘知了打鸟和“喷空”。渐渐对粘知了打鸟也没了兴趣，心思都在“喷空”上。这倒对了牛国兴的心思。师傅看他也不是个打铁的材料，便让他烧火；他把火也烧得半生不熟，连累师傅打出的柴刀，也半生不熟。师傅是个湖南人，看着手里的柴刀，操着湖南口音感叹：

“啥叫火候不到呢？这就叫火候不到。”

半年过后，铁冶场的人个个烦他。老牛看他实在不是个做事的材料，便要辞退他。老牛舍得他，牛国兴却舍不得他，摔了家里一个座钟。老牛：

“我不是看他不长进，是怕时间长了，把你带坏了。”

牛国兴：

“要说坏，我早已坏到了他前边。你让他走也行，反正他走到哪儿，我跟到哪儿。”

老牛叹息一声，也是无奈，只好把杨百利从场里撤下，打发他到铁冶场门口看大门。这倒对了杨百利的心思，可以有更多的时间“喷空”。牛国兴来，就与牛国兴“喷空”；牛国兴不来，也一个人在脑子里“喷空”。看着是在看大门，脑子里却云山雾罩。进来一个人，会打断一次他的思路，他就焦急，接着就对进门的人没有好气，拦着这人，盘东问西，问个底掉，还不让进去。凡是进铁冶厂大门的人，都在肚子里骂他。这倒应了当初瞎老贾给杨百利算命的话。

但看大门一个月后，杨百利和牛国兴闹翻了。闹翻了并不是因为“喷空”，当然和“喷空”也有关系。杨百利本不会“喷空”，“喷空”还是牛国兴带出来的；但“喷空”喷了大半年，杨百利已经出师了。杨百利在别的方面不用功，在“喷空”上却下心思。过去两人“喷空”以牛国兴为主，杨百利只是个接话茬儿的，话头像河水一样，牛国兴想让它往哪里流，它就往哪里流；现在情况变了，杨百利也修了一条自己的沟渠，水到底往哪里流，还不一定呢。接着在话题上也产生了矛盾，过去是牛国兴独霸天下，他想说什么话题，就说什么话题，现在杨百利也会提出自己的话题。杨百利白天看大门，脑子里有这个空闲；晚上喷起空来，杨百利是有备而来，牛国兴是仓促上阵，喷着喷着，不管是在话题上或是话头往哪拐弯，杨百利渐渐还能占上风，牛国兴常常钻到杨百利的话套里。“喷空”时占了上风，不“喷空”时，有意无意之间，杨百利也想跟牛国兴平起平坐。“喷空”时占点儿便宜牛国兴没啥，但日常的一举一动，

也要平分秋色，牛国兴心里就有了想法。啥叫主次颠倒呢？这就叫主次颠倒；啥叫忘恩负义呢？这就叫忘恩负义。渐渐跟杨百利“喷空”的心就慢了。但两人闹翻，还不是因为“喷空”，而是因为一个女同学。这个女同学大号叫邓秀芝，小名叫二妞。二妞她爹是“大魁商号”的掌柜老邓。说是“大魁商号”，也就是县城东街一个杂货铺，卖些米、面、盐、酱、油、醋、火柴、灯罩、麻绳、箩筐等杂物。二妞五短身材，绑着两根麻绳般的大辫子；只是面容还好，浓眉大眼，笑起来有两个酒窝。在“延津新学”时，牛国兴和杨百利只顾粘知了打鸟和“喷空”了，没注意过这个二妞，相互之间没说过话。“延津新学”散了，一次牛国兴和二妞在街上遇见，二妞无意中看了牛国兴一眼，牛国兴便觉得二妞对自己有意。回来对杨百利“喷空”，由看一眼喷起，喷回到“延津新学”，两人如何交往，一开始还有些羞羞答答，后来渐渐到了一起，直到亲了嘴还办了事。中间还有些晓风残月今夜酒醒何处的情形。杨百利知是一个“喷空”，没大理他，牛国兴自己却认了真。但牛国兴胆小，不敢直接找二妞，写了一封信，开头是“秀芝吾妹如面……”云云，让杨百利交给二妞。如果是半年前，牛国兴让杨百利干啥，杨百利就干啥，现在平分秋色了，杨百利就有些不乐意：

“事都办了，咋还写信？”

又说：

“你找她图个舒坦，我找她图个啥？”

牛国兴更看出杨百利是个白眼狼。但心里对二妞思念得紧，只好从口袋掏出五块钱，递给杨百利，杨百利接下钱，才接下这信。但三天之后，杨百利又觉得上了牛国兴的当。因他白天要在铁冶场看大门，送信只能是晚上。晚上在县城东街转了三天，没碰到二妞。三天之后牛国兴

急了，说光在街上转有啥用，该夜里扒墙去她家呀。杨百利收了牛国兴的钱，又舍不得退给他，万般无奈，当晚便去了邓家。但他没敢贸然扒墙进去，先蹿到了房顶观察动静。欲找到二妞，须先找出二妞在家里的住处。老邓家是个四合院，院子里不点灯，黑暗之中，啥也看不清楚。各屋倒有人出进，但影影绰绰，一时也判不定谁是谁。倒是人进屋了，屋里有灯，人影映到窗户上，能大体看出邓家居住的分布。正房映出一个老头，戴着一顶瓜皮帽，一个老婆婆，拿着线拐子在拐线，似是二妞的爹娘；东厢房有一男一女在斗嘴，一个孩子还在哭，似是二妞的哥嫂；剩下西厢房窗户上，就一个女人的影子在走来走去，大概就是二妞了。在房顶趴了三个时辰，杨百利的身子都趴麻了，邓家的灯才一屋一屋熄了。杨百利从屋顶溜下来，蹑手蹑脚，来到西厢房前，欲将牛国兴的信从门缝塞进去。本来要大功告成，西厢房也确是二妞的住房，但二妞三天前去了开封姑妈家，这也是杨百利三天见不到二妞的原因；二妞的小姨来老邓家串亲，临时住在了二妞屋里。小姨这两天拉肚子，刚睡下，腹内突然又来了，慌忙起身，要去茅房，猛地拉开门，迎头站一个黑影，双方都吓了一跳。二妞的小姨是个老姑娘，三十多岁还没嫁人，她以为是姐夫老邓夜里来拨她的门，欲占她的便宜；老邓过去见她，就爱把些风话。现在肚子正急，哪里是装神弄鬼的时候？扬手就是一巴掌，杨百利“哎哟”一声，倒在地上。邓家各屋的灯立马亮了。二妞她哥以为他是个贼，来偷杂货铺的东西，也是刚与老婆吵过嘴，没有好气，便将杨百利吊在院内的枣树上抽打。刚抽了两鞭子，杨百利就把真相供了出来。为证明跟自己无涉，还掏出了牛国兴的情书作证。老邓看了情书，倒把杨百利从枣树上放了下来。因为他跟铁冶场的老牛也认识，知是一帮孩子胡闹，倒没怎么追究。因为声张出去，对自家女儿也不好。等到第二天，牛国兴知道情况后，却大恼杨百利。恼杨百利不是说他把事情办砸了，影响了他和二妞的关系，而是收了自己五块钱，到了关键时刻还出卖自己，这样的人，如何做得了朋友？从此两人见面还说话，

但心底有了隔阂，彻底不在一起“喷空”了。

这年八月，从新乡机务段来了一个采买叫老万，住在延津铁冶场里。新乡机务段负责维修平汉路的铁轨，年年要用许多道钉。新乡机务段的段长与延津铁冶场是老牛是表亲，便把锻造道钉的活计，派给了老牛。采买老万一个季节来延津拉一次道钉。老万是山东人，四十多岁，白眉毛，爱时不时张嘴，但不是打哈欠，上下颌一咬一咬，只为活动个筋骨，能听到筋骨的“嘎嘣”、“嘎嘣”声。老万这次来到延津，老牛还没把道钉锻齐；老万要采买一万枚道钉，老牛的铁冶场只锻了六千多枚，还差三千多枚。老万便在延津住下等道钉。也是闲来无事，第二天一大早，步出铁冶场，欲到延津县城四处逛逛。铁冶场的规矩，进大门要给看大门的打招呼，出大门时，如不拉货，不用给看大门的打招呼。老万也是出于礼貌，虽只身一人，看杨百利在大门口坐着，也顺便问候了一声。他不问候没有什么，他一问候杨百利生气了。因杨百利脑子里正云山雾罩，老万打断了他的“喷空”，便拦下老万盘东问西。如杨百利这么拦别人，别人早在肚子里骂杨百利，但老万是个爱说话的人，在延津举目无亲，就等个道钉，碰上一个搭茬儿的，倒静下心来，与杨百利说话。上下颌一咬一咬，“嘎嘣”、“嘎嘣”，从自己叫啥，哪里人，在哪谋生，为啥来到延津，接着从道钉说开去，说到铁轨，说到火车，说到机务段，机务段有多少人，自己管采买整天做啥……使杨百利忘了刚才的“喷空”，开始对铁轨和火车感到好奇，一开始听老万说，后来时不时插话提问。本是一场盘问，一场话说开去，两人倒聊得投机。接着老万打听延津，杨百利便把延津好玩的去处，向老万介绍一番。接着开始说延津好多趣事。从“鸿膳成”的伙夫老魏坟场里遇到白胡子老头说起，一直说到上个月自己爬“大魁商号”的屋顶，被人吊在树上打了一顿，把老万逗得“咯咯”地乐。杨百利也是“喷空”喷了半年，后来跟牛国兴闹翻了，失去了“喷空”的对象，脑子里整天乌云翻滚，嘴上却没个卸处，干

打雷不下雨，现在碰上老万，虽不是“喷空”，也是“喷空”，两人言来语去，竟聊了一上午。杨百利心头如释重负，浑身痛快了许多。老万也觉得看大门的杨百利有意思，看上去是个孩子，没想到嘴上的功夫这么老辣。四十多年自己爱聊天，男女老少，没碰到对手，没想到在延津铁冶场竟遇到了知己。以后三天里，老万顾不得去延津的趣处闲逛，专来铁冶场门口跟杨百利“喷空”。三天“空”喷下来，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。三天之后，道钉锻齐了，老万雇了辆马车，拉上道钉要走。马车路过铁冶场大门口，两人竟有些恋恋不舍。老万跳下马车：

“何时去新乡，一定到机务段找我。就打听大嘴老万，没人不知道。”

杨百利：

“何时到延津，一定来铁冶场。如果在铁冶场找不到我，就去杨家庄。”

两人挥手告别，老万重新上了马车。待马车走了里把远，老万突然又跳下马车，扭头跑了回来：

“我忘了一件事。”

杨百利：

“啥？”

老万：

“机务段走了两个司炉，正招新人，你愿去不？”

杨百利：

“司炉是干啥的？”

老万：

“就是在火车上，往火炉里扔煤。活说重也重，说不重也不重，三班倒，也有歇着的时候。我和管招工的老董熟，你要愿去，我一句话。就是不知道你舍不舍得离开延津铁冶场？”

如果是两个月前，杨百利舍不得离开延津铁冶场。当初来铁冶场，并不是为了看大门，而是为了跟牛国兴“喷空”；现在跟牛国兴闹翻了，不能“喷空”了，留在这里还有何用？倒是跟老万去了新乡机务段，重新又开出一个“喷空”的天地也料不定。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便说：

“王八蛋才舍不得离开，我跟你去。去机务段不是为了当司炉，而是好跟你在一起。”

老万拍着手：

“我也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收拾收拾，三天之后，到新乡机务段找我。”

杨百利：

“不用三天，你等我一下，我现在就去收拾。”

老万倒笑了：

“你倒性急。”

当天上午，杨百利背起铺盖卷，离开铁冶场，坐马车跟老万去了新乡。听说杨百利要走，铁冶场没一个人不高兴。老牛念了几声阿弥陀佛：

“机务段老万是个好人，帮我除了一个孽障。”

牛国兴听说杨百利要走，心里倒有些失落。原以为他会待很久，没想到突然就离开了。不走时两人闹翻了，人一走牛国兴又想起许多。忙跑出大门，想劝杨百利留下。待跑到大门口，杨百利已上了老万的马车，走出里把远。车上，杨百利又跟老万聊上了，聊得眉飞色舞，连头也没回。牛国兴不禁一股怒气往上升。他何以能跟老万走，还不是仗着能“喷空”？他何以能“喷空”，还不是自己用话喂出来的？现在说走就走，连个招呼也不打，自己帮来帮去，竟帮出个仇人。牛国兴咬牙切齿骂道——但他没骂杨百利，而是骂自己：

“我要再帮人，我是龟孙！”

七

杨百顺跟师傅老曾学杀猪已半年有余。老曾小五十了，长得白净面皮，中等个儿，小脚小手，远看不像一个杀猪的，倒像一个书生。但到得杀锅前，似变了一个人，手大脚大，身材长大，一头三百多斤的胖猪，在他手里，缩成了一个猫大的玩物。别人杀一头猪需三个时辰，老曾一个时辰，已经将脆骨从肉里剔了出来，肉，骨头，下水，一码一码，归放得整整齐齐，人已蹲在杀锅前吸烟，与人说笑，身上不见半点儿血迹。杨百顺听剃头的老裴说，老曾年轻时脾气暴躁，点火就着，杀猪杀了三十年，天天动刀动枪，人倒变得越来越温和。老曾杀猪之余，也帮人杀鸡杀狗，算是捎带干个零活。杨百顺刚入道时，老曾没让他学杀猪，让他先拿鸡狗练练手。也不单为了练手，还是为了练一练胆子。原以为杀只鸡狗是件容易的事，真等一个活物到你跟前，让你立马结果它，杨百顺还真有些发憊。鸡狗虽被绑着，但它们喊叫；喊累了，不喊了，流着泪看你。刚开始杀时，杨百顺闭着眼睛，一刀就下偏了，反倒让鸡狗重吃二遍苦，重受二茬儿罪。但啥事经不住时候长，三个月下来，天天白刀子进红刀子出，习惯成自然，心就硬了。一个活物刚才还在哭，一刀子下去，就不哭了，一个事情就了结了。这时杨百顺又想，世上万千的事，说起了结，还属这种了结快；别的事，一辈子也难了结。了结之后，倒生出些许快感。三个月后，如果活计不凑手，闲下几天，手反倒痒痒起来。师傅老曾说：

“这就该学杀猪了。”

老曾的老婆死了三年了。杨百顺跟老曾学杀猪，老曾管吃不管住。不管住不是老曾家没地方住，老曾家有五间房，房子虽不算好，两间瓦

房，三间土坯房，土坯房下雨还漏雨，但现成有一间土坯房闲着，里面堆些柴草；有闲屋不是老曾不让住，而是老曾的两个儿子，不同意外人住到他们家。老曾两个儿子跟老曾不对付，像杨百顺、杨百利不跟他爹学做豆腐一样，他们也不跟老曾学杀猪；老曾招徒弟他们不管，但把徒弟招到家里住，他们却不愿意。不愿意的理由是，现在是有空房，但哥俩儿也都十七八岁了，该娶媳妇了；两人一娶媳妇，房子就不够住了；那时候再撵人，反倒面皮上不好看。找着了谋生的门路，却没有睡觉的地方，杨百顺再一次为了难。但找一个门路，比找一个睡觉的地方又难，杨百顺又不想离开老曾。本想投亲靠友，找个住的地方，可曾家庄周围的村子，一家亲戚也没有，一个认识的人也没有，离得近够得着的，也就是杨家庄。杨家庄离曾家庄十五里。杨百顺离家出走，本没打算再回去；如是别的事，三天五天还能将就，可觉得天天睡，总不能每天睡到打麦场上，为了一个睡觉，杨百顺只好硬着头皮，又回到杨家庄。脱离爹和豆腐，就不能像杀鸡杀狗一样，一下子了清楚。曾家庄和杨家庄之间，隔着一条津河。杨百顺天天就这么来回跑，清早先到师傅家聚齐，一块儿出去干活计；晚上先把师傅送回家，再赶紧跑回杨家庄。好在在津河摆渡的老潘跟老曾认识，老曾每年给他杀两回猪，杨百顺坐船，不用交船钱。杨百顺离家出走那天，把卖豆腐的老杨吓了一跳，以为杨百顺一去就不回头了，后来见杨百顺也就跑到十五里外的曾家庄，跟了一个杀猪的老曾，老曾又管吃不管住，每天还得跑回杨家庄睡觉，老杨又有些得意。上次上“新学”抓阉他得罪了杨百顺，现在杨百顺不学做豆腐而去跟人学杀猪，也算得罪了他，两人也就谁也不欠谁了。有时看杨百顺一头大汗从曾家庄跑回来，还说风凉话：

“跑啥，学一个手艺还用跑？我看着费劲。”

“你不学做豆腐，我豆腐坊也没停，谁离了谁都能过。”

“哪天我得提封点心，去曾家庄看老曾。人家用的啥法？我使唤儿子，一步使唤不动；他刚见面，就使唤他每天跑三十里。”

倒是师傅老曾，看杨百顺天天来回跑三十里路，有些过意不去：

“不是我不能做主让你在家里住，而是怕你住下，天天看人白眼。”

往桌腿上“梆梆”地磕着烟袋：

“人来世上一趟，免生闲气罢了。”

杨百顺：

“师傅，清早跑我不怕，晚上回去怕，怕路上遇到狼。”

老曾：

“那咱每天收工早些。实在晚了，咱爷俩儿还就不回来了，住在主家，看谁还不让咱住？”

师徒俩说起话来，倒能说到一起。一开始跟师傅生，杨百顺有些拘谨，后来熟了，渐渐就聊开了。去外村杀猪的路上，从外村回来的路上，你说一句，我接一句，不显得路长。一开始说些家长里短，相互认识的人；后来说到自个儿的心事，相互也能说心腹话。杨百顺原想在老曾这儿落个脚，将来等时候合适了，再去跟老裴学剃头；老曾也没怪他，给他讲清师徒的道理，杨百顺也就安心杀猪。其实杀猪也不合杨百顺的心思，他一辈子最想干的，还是像罗长礼一样喊丧；但喊丧又不养人，让人为难。老曾听了，又没怪他，“扑哧”笑了：

“你不就喜欢一喊吗？咱杀猪也有一喊呀。”

杨百顺一愣：

“谁喊？”

老曾：

“人不喊，猪喊。”

又说：

“人喊死人，猪喊死猪啊。”

又说：

“世上只见人吃猪，世上不见猪吃人，所以人喊不成个生意，猪喊就成生意了。”

杨百顺觉得师傅说得有道理，从此安心跟老曾学杀猪。但杀猪没个住处，每天还得回去看卖豆腐的老杨的脸色，又让杨百顺不能安心。师傅老曾最大的心事，是老伴去世三年了，想早点儿续个弦。可两个儿子十七八岁了，也该娶媳妇了；爷仨儿谁先娶谁后娶，两个儿子与老曾看法不一致。大家一块儿都娶，家里底子薄，又一块儿不起。谁先谁后，是两个儿子与老曾闹别扭的另一个病根。也是两个儿子给杨百顺出难题的另一层原因；明是冲着杨百顺，实际还是冲着老曾。老曾也背着儿子，托人给自己说过几次媒；但双方一见面，不是人家觉得老曾不合适，就是老曾觉得人家不合适，这事也就放了下来。师徒在一起说心腹话，杨百顺不好老提自己住处的事，提一回，似揭一回师傅的伤疤；师傅老曾，就老说自己该不该续弦的事。啥话题一开始听着新鲜，天天这么说，几个月下来，师傅没烦，杨百顺烦了。一次去崔家庄杀猪，下午回来路上，师徒俩走着走着累了，太阳还老高，不急着回家，便坐在津

河边一株大柳树下歇息。老曾边吸烟边说，崔家庄的老崔小气，猪都杀了，中午的菜里还没肉；早知这样，就不给他杀了。说着说着，又拐到自己续弦的事上。杨百顺耐不住了，抢白老曾一句：

“师傅，您想续就续，别老这么天天说，光说管啥用呀？也就过个嘴瘾。”

老曾往柳树上“梆梆”地磕着烟袋：

“谁想续了？想续不早续了？也就是说说。”

杨百顺：

“天天这么说，就是想续。”

老曾：

“就是想续，它也没合适的呀。”

杨百顺：

“还是怪你挑。光想挑个好的，也不看看咱自个儿。你要不挑，也早续上了。”

又噘着嘴说：

“也不是挑不挑的事，我看，你还是怕他们哥俩。”

他们哥俩，就是老曾的两个儿子。正是说到了病根上，老曾梗着脖子：

“谁怕他们了？这个家，还是我做主。”

师徒俩僵在这里。半天，老曾叹口气，往柳树上“梆梆”地磕烟袋：

“我也不是怕他们俩，我是怕外人说呀。他们也都十七八了，我都小五十的人了，与自家孩子争着娶媳妇？”

又说：

“也不是怕别人说，大家这么别扭着，我就是把媳妇娶到手，这日子也过不好呀。”

杨百顺本来就与那哥俩不对付，自他们不让杨百顺借宿，气一直存在心里，这时说：

“那只能怪他俩不懂事。正因为他们十七八，可以等一等；你小五十不续，等到了六十，想续也晚了，续到家，也没用了。”

老曾倒愣在那里。思摸半天，回过神说：

“你这话说的，倒是正理儿。”

这年春天，老曾决定在儿子娶媳妇之前，自己先续弦。对续弦也不挑了。明对媒人说，别管老曾看着对方是否合适，只要对方看着老曾合适，这事就合适了。由于老曾续弦不讲条件，这弦就好续了。找到的续弦，是孔家庄卖驴肉火烧的老孔的妹子。镇上逢集的时候，老孔的摊子，倒和卖豆腐的老杨挨着；他的摊子，在老杨的左边；卖胡辣汤也卖烟丝的窦家庄的老窦的摊子，在老杨的右边。因为老杨卖豆腐老打鼓，两人还与老杨吵过一架。老孔的妹子，年关时刚死了丈夫，正好是个茬口。这媒也不是媒人说的，是裴家庄剃头的老裴，从中牵的线。老裴到

孔家庄剃头，与老孔交上了朋友。老孔信老裴，也就把妹子嫁给了老曾。三月初二下的聘礼，三月十六就要过门。杨百顺看师傅要续弦，倒很高兴。高兴不是说师傅有了决断，再不会在这件事上跟他啰嗦；或者暗恨老曾的两个儿子，用这事替自己出气，而是另有自己的心思，盼着新续的师娘过来，能在家里做主；过去家里由老曾的儿子做主，不让杨百顺借宿，如新来的师娘做了主，也就改了天地，大家都是外来人，说不定又让杨百顺借宿了也料不定。杨百顺不但盼着师娘过门，还盼着新来的师娘泼些才好，才能压住老曾的两个儿子。所以杨百顺盼三月十六，比师傅老曾还要急切。

但新续的师娘过门之后，却让杨百顺大失所望。首先失望她的长相。杨百顺见过在镇上卖驴肉火烧的老孔，虽是五短身材，眼也不大，但浑身上下干干净净，面皮还有几分白嫩；说话声音也细，像个女的。杨百顺想着老孔的妹子，也一定是个细手细脚的女人。没想到三月十六那天晚上，师娘一下轿，把杨百顺吓了一跳。灯笼之下，师娘五尺五高，刀条脸，高颧骨，薄嘴皮，皮肤焦黑，鼻窝里还有一撮雀斑。她一说话，又把杨百顺吓了一跳，声音粗壮嘶哑，背着身听声，就是个男的。她和老孔一母同胞，没想到兄妹二人，差别竟这么大。哥长得像个女的，妹长得像个男的。杨百顺曾劝过师傅续弦别再挑人，没想到师傅为了早续弦，也矫枉过正，太不讲究了。当然，师娘长得好坏，跟杨百顺没啥关系。师娘过门之后，长相虽像男的，但说话办事，还是个女的。清早也梳头盘髻，还打胭脂，会做饭，会做针线。过去三年曾家没有女人，屋里屋外，皆一团乱麻，还泛出一股霉味和臊味；师娘过门三天，把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。难得的是师娘虽然长相凶狠，但脾气却好。与人说话，没开口先笑；同样一句话，两种说法，她拣的是好听的那一面，坏话也让她说成了好话。但正是因为这样，杨百顺当初的想法就落了空。杨百顺原以为师娘过门之后，与老曾的两个儿子会水火不

相容，他好鹬蚌相争，渔人得利。没想到师母过门五天，没干别的，先给老曾两个儿子每人做了一件夹袄，新表新里，又给他们每人做了一双新鞋。两个儿子穿上夹袄和新鞋，倒也喜欢。师娘接着说，等过了麦收，就给他们张罗媳妇。这媳妇不是空的，而是早有两个人，存在她心里，一个是她的外甥女，一个是她的表侄女；眼下她刚进曾家门，事情千头万绪，待诸事消停了，她亲自出马，没个不成的。两个儿子本来对后母充满敌意，就等找个茬口开战；但前有夹袄和新鞋穿着，后有媳妇在麦收后等着，他们也就偃旗息鼓，反倒对后母有些感激。亲爹遇事还与他们争个高低，一个后娘刚进门，倒把事一件件办在心坎上。两个儿子倒争着讨好后娘。杨百顺看着也是干着急。也看出这个师娘有些手段，用一件夹袄、一双新鞋和一句空话，就兵不血刃，释了曾家二兄弟的兵权。接着让杨百顺失望的是，这个师娘过门之后，见到杨百顺和见到别人一样，也是没说话先笑，但笑归笑，看到一个小徒弟每天往返三十里学手艺，没个住处，竟和老曾的两个儿子一样无动于衷。换言之，她没过门，借宿的事也许跟曾家的两个儿子还有商量，他们不过是意气用事；现在师娘进了门，把曾家当成了自己家，啥事都经过思量，这事倒彻底难办了。

但师傅老曾的看法与杨百顺正相反。该不该续弦，他曾一腔顾虑，左思右想了三年。除了顾虑儿子，也怕再遇上一个像他前妻那样的人。杨百顺听剃头的老裴说，老曾死去的老婆，生前是个泼妇。当年嫁过来三个月，除了跟老曾不对付，也跟街坊邻里吵了个遍。同样一句话，两种说法，她拣的是难听的那一面，好话也让她说成了坏话。别人与人吵架，自己也会生气；老曾老婆与人吵过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倒在炕上就能睡着，留下老曾一个人生闷气。老曾年轻时脾气暴躁，后来越来越没脾气，除了是杀猪杀的，也是被死去的老婆耗的。现在老孔的妹子进了门，不但不像前妻一样与老曾胡闹，反倒天天对老曾笑，没句坏话。做

好饭，总把第一碗饭盛给他；吃了上一碗，再盛下一碗；晚上睡觉之前，还端热水给他烫脚。老曾没想到事情的结局会是这样。师娘过门一个月，师傅老曾不但没有消瘦，脸蛋子反倒胖了起来；过去说话声音低沉，现在也高昂起来。高昂之余，早把杨百顺借宿的事忘到了脑后。过去对这事还说一说，现在连提也不提了。或者说，他和师娘一样，认为事情本来就该这样。过去师徒二人出门杀猪，不问路的远近，现在师傅老曾说：

“最好别超过五十里。”

杨百顺：

“为啥？”

老曾：

“当天能赶回来。”

杨百顺心里更叫苦不迭。过去师徒二人出门杀猪，杨百顺盼着路远，不盼路近。因为路近当天就得赶回来，师傅赶回来在家歇着了，自己还得跑夜路赶回杨家庄；路远倒能和师傅消停下来，一块儿住在远处村里的主家。现在师傅天天要赶回来，出门不超过五十里，自己就要天天跑夜路回杨家庄。天天跑夜路倒也没啥，杨百顺接着不痛快的是，师傅说话也改了样子。过去师徒二人说话，都是竹筒倒豆子，直来直去；现在师傅说话，舌头也开始打弯了。出门不超过五十里，师傅本来是为了自己，但他反倒说：

“早去早回，你回家也少赶夜路。”

杨百顺张张嘴，说不出啥。说不出啥并不是没啥可说，而是不知从

何说起。两个人中间加进一个人，事情就起了变化。杨百顺感叹，自打师娘进门之后，师傅就不是过去的师傅了。端午节前一天，两人杀猪到了葛家庄。葛家庄虽在五十里之内，但这天杀猪的东家是老葛，老葛有四五顷地，是个小肉头户，在家里爱做主，大到家里买地卖地，小到家里添一个灯盏，全由他一个人说了算。师徒二人进了葛家门，老葛赶集去了。家里有三口猪，一头黑猪，一头白猪，一头花猪，都长成了，到底该杀哪一口，老葛走时没交代，家里人就不敢定夺。师徒二人只好干等着。等到半下午，老葛才赶集回来。老葛指了花猪，师徒俩杀妥，收拾完，天已经黑了下来。接着又飘起了碎雨。一开始是碎雨，后来渐渐大了，雨点砸在水洼里，声音“啪啪”的。老曾看着雨啧啧：

“看来今天回不成了。”

杨百顺赌气说：

“想回也成。”

老曾伸手去接雨：

“这要走到家，非淋病不成。”

又歪头问杨百顺：

“你说呢？”

杨百顺：

“您是师傅，听您的。”

东家老葛也过来劝他们：

“住下住下，今儿全怪我，我白管你们一顿饭。”

两人只好住下。吃过晚饭，两人歇宿到老葛家牛棚里。睡到半夜，杨百顺听到老曾一声长叹。杨百顺：

“咋？”

老曾：

“原来我是个忘恩负义的人。”

杨百顺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问：

“咋？”

老曾又说：

“都怪你。”

杨百顺：

“咋？”

老曾：

“当初你劝我续弦，我刚才梦见了死去的老婆，用袖子擦泪呢，说我忘了她。仔细一想，续弦之后，真把她给忘了，一个月也想不起她一回。”

又自言自语：

“死都死了，说这些还管啥用呢？你在的时候，还不是整天跟我

闹？”

接着起身抽烟，“嘟嘟”地磕着烟袋：

“这叫啥事呢？”

杨百顺听着雨打在房顶上，心里更加别扭。虽然师傅表面是说念起前妻，但话外的意思，还是夸续弦好了。夸就夸，用不着正话反说。师傅越夸续弦好，杨百顺就越觉得这个女人不是东西。说她不是东西不是仍念她不让自己借宿，而是她改了曾家的天地之后，开始事事紧逼，让人没个喘息处。譬如讲，按照跟师学徒的规矩，师徒耍手艺挣的钱，全归师傅，徒弟学艺不拿工钱；但按照杀猪的风俗，杀完猪，猪肉全归主家，但猪的下水，心、肝、肺、肠、肚等几大件，归杀猪匠所有，师傅会把下水，分几件给徒弟。过去师徒二人杀完猪，师傅拿了工钱，揣到口袋里，杨百顺用木桶将几大件下水背起，先背到师傅家。待分这些下水时，老曾总说：

“百顺，你看着拿。”

如果大件有十件，杨百顺一般拿三件，给师傅留七件。接着拎起这三件下水，回家路过镇上时，送到镇东头老孙的饭铺里。镇东头老孙的饭铺，就是当年剃头匠老裴领杨百顺半夜吃饭的地方。杨百顺与老孙一月一结账，也给自己攒个体己。现在有了师娘，下水背回来，师傅正在吸烟，杨百顺正在抽身上的土，师娘已经将下水分好了。等杨百顺回转身，师娘笑眯眯地说：

“百顺，你的下水。”

虽然下水还是三件，但过去是自己拿，现在是别人给，东西虽然一

样，但感觉不一样；在乎的不是下水，是拿和给的不同。生活中多了一个师娘，不仅是师傅变了，世界全他妈变了。杨百顺心里像长了茅草。

这年年底，一进腊月，师傅老曾的老寒腿犯了病。老曾患老寒腿不是一年两年了。也是他年轻时气盛，杀起猪来，杀得兴起，爱脱衣裳。寒冬腊月，抡光膀子，穿一条单裤。刀在手里翻飞，一头肥猪，转眼间变成一码码的肉条，人们看得眼花缭乱，争相叫好。谁知就落下了病根。光膀子倒没啥，腿出了毛病。四十岁以后，老曾不光膀子了，倒是老寒腿常常犯病，一犯病就走不了道。但老曾有五六年没犯病了，没想到今年又犯了。犯了病无法走路，也就无法出门杀猪了。可偏偏又逢年关，正是杀猪生意好的时候，老曾便躺在炕上犯愁。杨百顺劝他：

“师傅，算了，耽误不过一个年关，说不定到了春天，你的腿就好了。”

老曾：

“猪不杀没啥，就怕主顾跑了，便宜了别人。”

方圆几十里，还有两个杀猪的，一个叫老陈，一个叫老邓，皆与师傅老曾是对头。杨百顺也嘬牙花子：

“那咋整呢？谁也不会把猪送上门让咱杀。”

老曾拍拍自己的老寒腿：

“忒不争气。”

又磕磕烟袋：

“我看哪，百顺，你就上吧。”

杨百顺吓了一跳：

“师傅，总共算下来，除了鸡狗，我才杀了十几头猪，回回还有师傅看着。冷不丁上阵，成吗？”

老曾：

“按说是不成，杀猪要学三年徒，你还不到一年。但事到如今，就不是杀猪的事了。有钱不挣还是小事，老陈老邓知道咱不能杀猪了，心里不定怎么乐呢。一想到这个，我心里像刀扎一样疼。”

使劲拍了一下炕帮：

“咱就这么定了，活儿还照着我的名义接，杀猪你一个人去。”

杨百顺开始犯愁：

“主家不干咋弄呢？”

老曾：

“只有一个办法，把我的病瞒下。”

又说：

“大家知道我不能动了，这猪就杀不成了；有我的旗号在，你打着我的旗号去，主家不会说啥，老曾错不了，他的徒弟就错不到哪儿去。这点儿把握我还有。人问我为啥没来，你就说我昨夜受了伤寒，在家发汗呢。”

从腊月初六开始，杨百顺匆忙上阵，开始独自一个人出门杀猪。过去跟惯了师傅，自己就是个帮手；突然失去依靠，出门还真有些心虚。这时又觉出师傅的重要。自师傅续弦之后，两人一块儿出去杀猪，杨百顺觉得他说话转舌头，令人厌烦；现在路上剩杨百顺一个人，本该清静了，杨百顺心里倒更乱了。

杨百顺独自杀的第一头猪，是到三十里外的朱家寨。主家老朱，也是师傅的老主顾。老朱看杨百顺一人来了，吃了一惊：

“咋你一人来了，你师傅呢？”

杨百顺按师傅交代的：

“师傅昨天还好好的，夜里得了伤寒。”

老朱狐疑地看着他：

“小子，你成吗？”

杨百顺：

“看跟谁比了。跟师傅比，我是不成；跟自个儿比，比去年强多了，去年我还不会杀猪。”

老朱倒被他逗笑了，啧啧嘴，不再说啥，将猪从圈里赶出来，让杨百顺杀。捆猪，掀翻，上案，杨百顺还算利索；待到动刀子，杨百顺慌了。猪倒一刀捅死了，但开膛时用刀过猛，捅着了肠子，案子上五颜六色，似开了个油酱铺。放血时没捅着正筋，腔里积了半腔血。割猪头时，不小心又把猪的鼻子捅豁了，不能算个整猪头。剔骨时，肉也连连扯扯，白掉到案下许多肉渣。老朱气得跺脚，没骂杨百顺，指天画地骂

老曾：

“老曾，我操你妈，我跟你没仇哇。”

一头猪，拾掇了五个时辰，杨百顺还没弄利落，汗把棉袄都湿透了。潦草收拾完，已是傍晚，杨百顺没敢在老朱家吃饭，也没敢拿下水，匆匆忙忙回了曾家庄。走到半路天黑了，也忘了怕狼。

但十头猪杀过，杨百顺也就渐渐上了道。杀猪还是慢，师傅老曾杀一头猪用一个时辰，杨百顺得四个时辰，但肠子不捅烂了，血也能放干净了，猪头也是整猪头，骨肉也能剔利落了。主家埋怨他慢，他低着头不说话，只管剔骨。等肉、骨头、下水一码码归放好，别人也就不埋怨了。杀猪杀了二十天，杨百顺甚至觉出独自杀猪的好处。过去往哪儿杀猪，路走多远，全由师傅老曾做主，现在杨百顺一个人说了算。师傅自续弦之后，天天要回家，杀猪要在五十里之内，现在这约束就自动失效了。杨百顺不喜欢五十里之内，五十里之内天天要跑杨家庄，五十里之外就可以踏踏实实住在主家。刚开始杨百顺还在五十里之内，十天之后，也就突破五十里，隔三岔五，住在主顾家。一个人能支撑局面，接着就会产生想法，杨百顺又对师娘有了新的不满。过去是师徒二人杀猪，工钱全归师傅，十件下水，杨百顺能分三件；现在师傅不能动了，杀猪成了杨百顺一个人，杨百顺每次杀完猪，仍先回师傅家，师娘接下工钱，下水仍分给杨百顺三件，杨百顺就觉得师娘有些不明事理。杨百顺没有妄想拿工钱，但两个人的活儿现在归一个人干，起码在下水上，应该显示显示。但师娘只显示在脸上，一见杨百顺背着木桶进门就笑：

“看看，你师傅没看错，百顺是个挑大梁的材料。”

或说：

“啥叫逼上梁山呢？这就叫逼上梁山。”

但笑归笑，下水仍分给杨百顺三件。杨百顺拎着三件下水往回走，心里就有些窝气。腊月二十三这天，杨百顺到贺家庄老贺家杀猪。老贺理个分头，嘴爱说话。杨百顺与老贺打过招呼，开始杀猪；老贺并不离开，就蹲在旁边与杨百顺聊天。先聊了些别的，老贺开了个小油坊，抱怨今年芝麻涨价了，磨油赚不着钱，接着又聊起师傅老曾，由师傅老曾，又聊到师傅新续的老婆。不聊到师娘杨百顺没什么，一聊到她，杨百顺又憋了一肚子火。也是一时意气用事，边剔着骨，边将师娘如何面上带笑，内心歹毒，对徒弟如何克扣，竹筒倒豆子，说了个痛快。但他没说师傅什么，说的都是师娘。老贺也感叹：

“看着随和，谁知是个笑面虎。”

又感叹：

“登天难，求人吃饭更难呀。”

杨百顺说完也就完了。但腊月二十六，老贺到镇上赶集，中午到卖驴肉火烧的老孔的摊上打尖，说起过年，如何年难打发。老孔看了看老贺买的年货，又问老贺杀没杀猪。老孔的旁边，是卖豆腐的老杨的摊子，那年老杨到贺家庄卖豆腐，因为一斤豆腐，秤头的高低，老杨与老贺吵过一架，从此结了怨。现在老孔问起杀猪，老贺突然想起什么，便将老孔拉到墙角背人处，将杨百顺到他家杀猪时说的一套话，告诉了老孔。当时杨百顺去老贺家杀猪时，老贺只知道他是老曾新招的徒弟，不知道他是杨家庄卖豆腐的老杨的儿子；事后知道了，还后悔让杨百顺杀了猪。现在见到卖豆腐的老杨，突然又想起杨百顺，便把仇报在了这里。当时杨百顺杀猪时，和老贺说过许多话，话题也杂，现在老贺按下

别的话不提，单挑杨百顺说师娘不是这一节，添油加醋，说了半天。而杨百顺的师娘，就是老孔的妹子。老孔听后憋了一肚子气。老贺一走，老孔本想像卖胡辣汤和烟丝的老窦一样，将老杨的豆腐摊踢翻；但老孔个头小，怕打不过老杨，临时又转了念，匆匆收起自己的摊子，跑到曾家庄老曾家。他妹子正在厨房做饭，老孔钻到厨房，一五一十，来龙去脉，将老贺说的一套话，又告诉了妹子。老孔一走，老孔的妹子放下饭勺，跑到正房，又将老孔的话告诉了老曾。话过了好几道嘴，话已经转了。杨百顺本来说的是师娘的不是，没说师傅什么，但话到师傅耳朵里，杨百顺全是在埋怨师傅，说老曾如何歹毒，克扣徒弟；不但有房不让住，有时连下水也不给等等。腊月二十六晚上，杨百顺背着下水像往常一样回到师傅家，放下木桶，还等着师娘来收工钱和分配下水，没想到师娘没有露面，师傅倒在屋里喊：

“百顺，你来。”

杨百顺进了屋，看到师傅像往常一样在炕上躺着，师娘在地上站着。师傅老曾：

“百顺，我问你一句话，你跟了我快一年了，师傅对你咋样？”

杨百顺听出话头有些不对，忙说：

“师傅，您对我不赖呀。”

老曾在炕沿上“梆梆”地磕着烟袋：

“那你对贺家庄的老贺是咋说的？说我对你歹毒。你今天给我说说，我怎么对你歹毒了？师傅知道了也好改。”

杨百顺一阵慌乱，知道事情发了，忙说：

“师傅，我没说过这话，你别听别人胡说。”

老曾拍着炕沿：

“传得全天下都知道了，你还说你没说。你敢说敢当我佩服你，说了又说瞎话我就急了。你捂着胸口想一想，当初你是咋来的？你来的时候啥样，现在又啥样？我明天就把剃头的老裴找来，咱们评一评这个理！”

杨百顺想解释什么，但老曾越说越气，脸都青了：

“你觉得你本事学到家了是不是？你觉得我躺在床上不能动弹了是不是？我杀猪杀了三十年，没人对我说个不字，现在徒弟倒过河拆桥，背后捅了我一刀！”

接着“啪啪”扇了自己俩耳光：

“我识人识面不识心呀我，我他妈罪有应得！”

师娘忙上去搂师傅的手：

“你看，还越说越气，再不好，是自己一个徒弟。”

又扭头对杨百顺说：

“百顺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，就是有啥，也该当面说，不该背后骂师傅。”

老曾指着杨百顺：

“让他骂，我还不该被人骂，我傻屌呀，我收下这么个徒弟！”

杨百顺知道事态有些严重，忙跪到地上：

“师傅，我错了，这话我说过，但不是这么个意思。”

老曾：

“那你是啥意思？”

杨百顺本来想说自己话头是冲着师娘，并没冲着师傅，但师娘就在旁边站着，如何去说这话？老曾看他在那里踌躇，更急了：

“啥也别说了，从明天起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，你也不是我徒弟，我也不是你师傅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。我再见到你，我叫你一声大爷。”

杨百顺：

“师傅，你要这么说，我就无站脚之地了。”

老曾：

“我让你无站脚之地，是你让我无站脚之地吧？”

“啪”地摔了一个灯盏：

“这猪，从明儿起，都他妈别杀了！”

八

这年腊月二十九，杨百顺他哥杨百业成亲。杨百业这年十九岁。杨百顺年轻的时候，男人十九岁成亲并不算早，但卖豆腐的老杨，并没打算让杨百业今年成亲。一个卖豆腐的人家，娶房媳妇不是件小事。事情大不单是说会有不少花费，就是花费有，小门小户，也没有现成的媳妇在门口等着你；除了花费，还是个人事。说起人缘，老杨家在别人看来不算好；但老杨不这么认为，认为自个儿在世上朋友多。虽然自以为人缘好，但他不准备让杨百业马上成亲。人一有媳妇，就有了外心；晚两年再说，可安心跟老杨再做两年豆腐；比豆腐更重要的是，老杨有三个儿子，三个儿子中，有两个跟老杨闹别扭，影响了老杨对儿子整体的看法。杨百顺、杨百利都离家出走，剩下一个杨百业跟他在家做豆腐；离家出走的不在眼前，在眼前的处处能挑出毛病。一句话不对付，老杨会记上十天；十天哪有不认错一句话的？所以老杨对杨百业的不满，渐渐超过了对杨百顺和杨百利的，就是藏在心里不说。杨百业从十七岁起，就盼着成亲；盼着成亲不是说一成亲就有了女人，而是成亲之后，能与老杨分家另过，不用再像驴一样，整日给老杨白磨豆腐；不白磨豆腐还在其次，关键是脱离了老杨，不用再看他的脸色。但杨百业这点儿心思，马上被老杨察觉了。怀揣一个坏心思，比说错一句话，更让老杨记恨。老杨更要放慢杨百业婚事的步子。父子俩表面天天在一起磨豆腐，内心各有各的想法。但家里由老杨说了算，杨百业有想法管啥用？一切还得照老杨的心思来。但今年与往年不同，老杨家没找婚事，婚事在年前找到了老杨家。照延津的风俗，一个婚姻从无到有，从下定礼到成亲，起码得一年以上；老杨家的婚事，腊月二十五才说起，腊月二十九就要娶亲，前后只用了四天。照老杨的身份，一个卖豆腐的，就是给儿

子娶亲，亲家也该是剃头匠或贩驴的，才算门当户对；而老杨这次结的亲家，却是二十里外秦家庄的东家老秦。老秦有三十顷地，家里雇着十几个伙计，平日来往的，皆是大户人家。老秦是个大个儿，圆头，小眼，眼爱眨巴；别人眼睛一天眨两千次，老秦一天得眨两万次。勤眨巴眼的人爱动心思，但老秦不动心思。老秦哑嗓子，说话声音不高，遇事爱讲理。但他的讲理与镇上开生药铺的蔡宝林的讲理不同，蔡宝林讲理是自个儿讲，不让别人讲，好用自个儿的理把别人讲通；老秦讲理自个儿从来不讲，都是让人讲：

“这事儿我咋就整不明白呢？你给我讲讲。”

别人讲，他在那里听；而且一切须从头讲起，一五一十，来龙去脉，哪个环节也不能落下，哪个环节都不能出纰漏。可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，任何一件事，理都不是一面的，是多面的，讲着讲着就出了纰漏，一出纰漏就被老秦抓住了：

“停停，这个地方我咋又糊涂了呢？你再讲讲。”

等你把这个纰漏堵住，别的地方又出了纰漏；本来事情没那么多纰漏，也让你说得漏洞百出。一直讲到老秦听明白了，也就是你讲不下去了，老秦啥也没说，就已经得理了，老秦才算罢。老秦得理又不让人，眨巴着眼说：

“这可是你说的。”

所以老秦与人打交道，从来不动心思，都是别人讲着讲着改了心思。

老秦快六十了，膝下有四男一女。四男老秦没怎么在意，唯一一个小

女，老秦四十岁得的，是他的心头肉。老秦脾气上来，与儿子也讲理，让儿子给他讲个明白，但与小女不讲理。一个女娃，老秦送她进过私塾，进过“延津新学”，取名秦曼卿，也算识文断字。按照常理，老秦打死也不会把小女嫁给一个卖豆腐的人家，何况秦曼卿一年前已定了婆家，公爹是县城北街开粮栈的老李。老李的粮栈叫“丰茂源”。“丰茂源”旁边，老李又开着一个中药铺，叫“济世堂”。两铺子的买卖，占了半条街。家里吃饭，掌柜伙计，要开四桌。老李嘴大，常跷着腿在街上说：

“你没病，吃我的粮；你有病，吃我的药。”

让人觉得有些张狂。但老李张狂是在嘴上，心底还是个老实人。一遇大事，就没个主意。正是因为一个没主意，一个主意大，他和老秦成了好朋友。去年通过媒人老崔，结了儿女亲家。老李的儿子叫李金龙，也上过“延津新学”，说起来和秦曼卿还是同窗。两家去年秋天下的定礼，婚期定在今年腊月二十九。过年之前成亲，图个双喜。自从下了定礼，两家来往就开始频繁。逢年过节，老李的儿子李金龙还来拜见岳父。李金龙和他爹老李性格不同，老李爱说话，李金龙不爱说话。老秦与他坐在一起，老秦说啥，他听啥；老秦不说，他也不怕冷场；对一个事情肯定或否定，仅以点头或摇头表示。老秦与别人在一起时，是老秦让别人说，老秦来听；现在与李金龙在一起，李金龙成了老秦，老秦成了别人。老秦不禁感叹：

“操他大爷，还有比我沉得住气的。”

也正因为如此，他对李金龙没有大的反感。但进了今年腊月，离娶亲还有二十多天，李金龙突然变了卦。李金龙变卦不是对秦家或老秦有什么意见，而是年前和一帮狐朋狗友吃酒，划拳斗酒时，因为一杯酒的

喝法，与新学时一位同学魏俊仁翻了脸。李金龙骂了一句魏俊仁傻屌，魏俊仁恼了，说谁是傻屌？自己未婚妻少一只耳朵都不知道，还说别人。大家以为魏俊仁是开玩笑，故意损李金龙，皆伸手打魏俊仁。魏俊仁被打恼了，言之凿凿，说这话是听新学时另一位女同学邓秀芝说的。当时上“新学”时，秦曼卿在邓秀芝家借过宿。邓秀芝说，这只耳朵，是秦曼卿两岁的时候，在院子里乘凉睡着了，被一只猪咬下的；秦曼卿头的左半边，整日用头发遮着，原因就在这里。这个邓秀芝，就是杨百顺他弟杨百利在延津铁冶场看大门时，“喷空”好友牛国兴暗恋的那个女同学。为了替牛国兴给邓秀芝送信，杨百利还被邓家捆到枣树上打过一顿。魏俊仁说这话也是一气之下，并没想破坏李金龙的婚事。李金龙听罢，脑袋“轰”的一声炸了；何况众人之下，扫了自己的面子。李金龙一下将酒桌掀翻，转身回家，让他爹与秦家退婚。“丰茂源”和“济世堂”的掌柜老李，听说老秦的女儿少一只耳朵，也吃了一惊：

“这就是老秦的不是了。别说是结儿女亲家，就是卖头小猪，也不能对买主掖着藏着。”

又说：

“耳根长个痞子，可以按下不提，少一只耳朵，咋不事先说明呢？”

但又犯愁：

“我跟老秦好了几十年，退婚二字，怕说不出口呀。”

又说：

“别看老秦有短处，真跟老秦坐在一起，我未必说得过他。”

又劝李金龙：

“少吧也就一只耳朵，又不少别的，还用头发遮着。”

李金龙瞪着眼珠：

“这不是一只耳朵的事，说瞎话。知道的，少只耳朵；不知道的，还不知少些啥呢。”

又说：

“你怕老秦，我却不怕，我去找他。”

又说：

“不退也行，你怕老秦，你娶了她。”

老李知道李金龙平日不爱说话，但性子轴着呢，只要主意打定，九头牛拉不回来。让儿子娶个少耳朵的，老李也有些窝心。看来这婚是非退不可了。但他哪里敢让李金龙去退婚？正因为李金龙不爱说话，遇到事情，三句话就会跟人说顶，接着就动了手；怕他跟老秦说顶，两人再打起来。只好捺下李金龙，托媒人老崔，去老秦家细说根由。老崔到了秦家，将话说了，老秦反倒立马急了，说小女秦曼卿并不少耳朵，只是少一只耳垂；并且不是小时候在院子里乘凉被猪咬掉的，而是在屋里睡觉被老鼠咬掉的。一只耳垂，算不上要害物件，值不当跟谁说起。并将姑娘从里屋拉出来，撩起头发让老崔看。秦曼卿果然两只耳朵都在，只是右耳少了一只耳垂。老秦拉老崔坐下：

“老崔，这事我整不明白，你受累给我讲讲，为了一只耳垂，这婚该不该退？”

又说：

“退不退婚还是小事，把个耳垂，故意说成耳朵，这是啥意思？今儿你不讲清楚，就别想走。”

老崔本是个牲口牙子，捎带给人说媒，看到事情错中出错，一件事变成了第三件事，有些慌了。平日他都不敢跟老秦讲理，自个儿占理的事，最后也被自个儿讲得没理，何况在耳朵和耳垂上头，老秦又占了半边理。忙给老秦作揖：

“东家，这事不怪我呀，我没说要退婚呀。”

又说：

“这事全怪老李，错听了别人的闲话。”

赶紧站起身：

“我这就回城，把实情转告老李，把这事说清楚，你们该是亲家，还是亲家。”

待老崔回到城里李家，事情已经晚了。晚了不是耳朵改不回耳垂，或耳垂李家也不答应，而是老李的儿子李金龙已离家出走。也不是离家出走，是纠合铁冶场董事老牛的儿子牛国兴，南下杭州贩药材去了；说是贩药材，明显是自己抽身走了，把一个烂摊子，留给了老李。走的时候，连招呼也没打。老李搓着手：

“全是误传害的，明明是一只耳垂，却传成一只耳朵。”

又说：

“可他说跑就跑，连个招呼也不打，眼看就腊月二十九了，这台如何下？”

老崔硬着头皮，又将消息带回秦家庄老秦这里。老秦这才知道李金龙是个混账。自己平生头一回，被人闪了；闪他这人，还是个毛头小子。老秦勃然大怒：

“你告老李，本来这事还可商量；故意耍我，这事就不能商量的。如果因为耳垂退了婚，传出去，不是耳朵，也成了耳朵。”

又说：

“他跑是他的事，把他找回来是老李的事；如果腊月二十九不来迎亲，俺闺女也不嫁了，我就替她嫁到李家。到了那时候，就不是退婚的事了，咱说点儿别的；不说出个小鸡来叨米，这事不算完。”

这话中了老李的命门。因老李平日是个没主意的人，一遇大事，就去找老秦商量。当初老李只开了一个“丰茂源”，后来盘下中药铺，还是老秦的主意。如今中药铺赚的钱，比“丰茂源”还多。受过老秦的恩惠，就有短处在老秦手里。但李金龙已经跑了，老李到哪里找去？说是去了杭州，还不知跑到哪里去了。男女双方就这么顶上了牛，一直到腊月二十，仍不见李金龙的踪影，想来是不回来过年了。“丰茂源”和“济世堂”的掌柜老李如坐针毡，怕老秦找他讲理，自己外逃的心都有了；秦家庄老秦，腊月二十晚上，却被小女秦曼卿说转回来。这晚老秦喝了几口闷酒，又在骂李家父子，秦曼卿进来说：

“爹，我知你心焦，但我问你一句话。”

老秦：

“啥？”

秦曼卿：

“你这是治气呢，还是嫁女儿呢？”

老秦：

“啥？”

秦曼卿：

“如果是治气，咱就跟李家这么闹下去，闹上一年半载，他们未必闹得过爹；照爹的脾气，最后也必能把女儿嫁到李家。那样咱是解气了，可女儿到了李家，怨也就结死了。因为一只耳垂，一辈子，怕也无出头之日。到了那时候，耳垂就不是耳垂了。”

老秦长叹一声：

“我跟人讲了一辈子理，这一层我哪里会想不到？只是让李家退了婚，这棋接下去咋个走呢？不能像瓦碴一样，把我儿扔到半空中，无人接着，我儿接下去的路，就难走了。我气不是气李家退婚，而是给我儿下了一步死棋。”

秦曼卿自“延津新学”退学以来，在家闲来无事，也是明清小说看得多，看到许多富贵家女子，因种种事由婚姻发生变故，困顿之时，遂立志下嫁，有嫁给卖油郎的，有嫁给砍柴人的，甚至有嫁给乞丐者，后来皆有好的结局，于是说：

“没经过这件事，儿看人也只看个外表，经过了这件事，儿知道啥

事得看人的内心。可世上啥最毒？就是人的心。人心毒不是说它狠，是说大家遇事都不往好处想，盼着事坏。在人眼里，儿从此有了短处；本来是一只耳垂，现在整个人都有了毛病。爹，你要疼儿，就不要让儿在一棵树上吊死，从今儿起，不论穷富，有不嫌儿少一只耳垂的，只要真心跟儿过日子，我就嫁给他。儿的短处说到明处，一辈子没有把柄在谁手里。爹要不答应，就是李家回心转意，我也从此一辈子不嫁人。”

说完，潸然泪下。老秦看女儿伤悲，不禁高声骂道：

“卖粮食的李家，我操你们家八辈祖宗，我老秦从此与你们势不两立！”

又对女儿说：

“我跟人讲了一辈子理，最大一个理儿，原来我儿明白。说起来，富贵贫贱如流水，富贵未必不烦恼，贫贱未必不是好夫妻。只要心气顺，吃口窝头也安然。我儿不懂这个道理，嫁谁一辈子都不痛快；懂了这个理儿，一辈子少生多少闷气。爹今年六十的人了，我儿通大理，我到死也就放心了。”

别人与老秦说理，说上三天三夜，未必能说得转老秦；小女一席话，就把老秦说转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老秦让伙计到镇上去，将镇上东家老范叫来，对小女秦曼卿的婚事，讲了几点新看法。镇上东家老范，也与县城“丰茂源”和“济世堂”掌柜老李是儿女亲家：老李的二女儿，嫁给了老范的大儿子。老秦让老范把话转给“丰茂源”和“济世堂”的掌柜老李；镇上东家老范转话，自然比媒人老崔有分量。老秦一字一顿地说，头一条，马上与李家断亲，不但婚事不再重提，两家自此断了来往；第二条，李家下的彩礼，一针一线皆不退还，都散给要饭的；第三条，从

今儿起，给女儿秦曼卿重新择婿，无论贫贱，凡有不嫌女儿少一只耳垂者，皆可来谈。话讲完，老范愣在那里。说完正事吸烟，老范听说第三条出自秦曼卿的主意，又感慨不已。话如数转到“丰茂源”和“济世堂”老李处，老李也恍然大悟。老李说：

“理儿有三层，没想到一个女娃，一下想得比我还深。”

又摇头：

“是咱自家孩儿无福，有眼不识金镶玉，让李家错过了一个好儿媳。”

又拍手：

“罢罢罢，在老秦面前，我到死也是个恶人，谁让我遇事没主意呢。”

本来这事跟杨家庄卖豆腐的老杨没啥关系，但老杨听说秦家重新择婿无论贫贱，便觉着是个便宜。便宜还不在于白得一个媳妇，城里老李家在乎少一只耳朵，现在不是耳朵而是耳垂，就是不是耳垂而是耳朵，卖豆腐的老杨也不在意。更重要的是，老杨借此可以攀上一个大户人家。事情不成，没损失啥；事情成了，就成了一箭双雕。比这些重要的是，这是天上掉馅饼，老杨不能不接。但卖豆腐的老杨也是个没主意的人，踌躇两天，又去马家庄找赶大车的老马商量。上次送杨百利进“延津新学”，就是老杨找老马商量的结果；结果虽是鸡飞蛋打，但老杨记吃不记打，遇到便宜，仍想去占。赶大车的老马也风闻此事，但他心里明白，这只是两个大户人家相互斗气，老秦下不来台，做出这种样子给大家看，以抖抖李家带来的晦气，证明女儿缺耳垂不缺耳朵，或证明一下秦家或女儿的志气。一个做豆腐的人家，没必要夹在中间认真。换句

话，这就是一场戏，没必要把它从戏台子上搬到日子里。但他看老杨在那里苦苦思摸，有些好笑，又生出几分对老杨的看不起；正因为看不起老杨，又愤怒老杨上次将上新学抓阄的事说了出来，让他也跟着沾包；于是便想再设个套让老杨钻，让他在老秦那里碰壁，撞个头破血流，下次就长了记性。他不但没有阻止老杨，反而认真撺掇：

“好事呀，白得一个媳妇，强过卖一冬天豆腐。”

又说：

“还不是白得一个媳妇的事，攀上老秦家，你再出去卖豆腐，豆腐就不光姓杨了。”

又说：

“上回孩子上新学踏了空，如果这回能在老秦这里补上，还强过上学。”

又说：

“我不是催你，要想成就得快，免得让别人占了先。”

卖豆腐的老杨得令，欢天喜地回了杨家庄。第二天是腊月二十五，老杨一大早起来，洗了洗头脸，换了身干净衣裳，三步并作两步，去了秦家庄老秦家。老秦自将话放出去之后，大家皆知是做个样子，听了也就听了，无人认真，并无一家前来求亲。几天过去，老秦就将这事放慢到脑后。现在突然冒出一个卖豆腐的老杨，真把这话当事说，前来求亲，老秦有些哭笑不得。但话说到了前头，人来了又不能不说。令人没想到的是，一场话说下来，杨家和秦家竟假戏真做，真成了亲家；卖豆腐的老杨，也就糊里糊涂之中，真把馅饼吃到了嘴里。因老杨兴冲冲而

来，待进了老秦家，见院落外三层里三层，像座县衙，牲口棚里骡马成群，长工都穿着体面衣裳，出来进去，心里便开始打怵。过去他也来过老秦家，但那是卖豆腐，就在老秦家门口候着，跟伙夫打交道，没进过院子。待穿过几道院落，进了正房，见老秦端坐在太师椅上，瞪着两只小眼珠看他，也不说话，等老杨开口，老杨站在地上便有些筛糠。冷场半天，老秦眨巴着眼还不说话，老杨终于熬不住了，打了退堂鼓：

“东家，算了吧。”

转身要走。老杨不说“算了吧”，老秦就算了；现在老杨说“算了吧”，老秦倒说：“你站住。既然算了，你为啥还来？”

老杨低下头：“东家，我错了，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”

老秦：“那你就说说，你儿子为啥是癞蛤蟆。”

老杨：“他啥都不会，就会做个豆腐。”

老秦：“做豆腐好哇。家有良田千顷，不如薄技在身。”

老杨：“他是个老实疙瘩，连话都说不利索。”

老秦：“话说多了有屁用，我就爱跟人说理，给女儿的事办成这样。”

老杨：“他不识字。”

老秦：“李家那个王八蛋倒识字，不怕人坏，就怕坏人也识字。”

老杨：“东家，您就饶了我吧，俺杨家穷。”

一套话说下来，老杨不像来提亲，倒像来拆亲。老秦与老杨说话的时候，秦曼卿在里间屋偷听。对公开招亲的事，老秦有些虚张声势，也就做个样子给人看；看老杨做事滑稽，也是逗他说两句话解解闷气。但秦曼卿却是认真的，看话放出去几天，无人前来求亲，还以为大家皆嫌她少一个耳垂，或不愿蹚这浑水，世上没有一个知心的。现在来了一家，她不知老杨是被吓住了，反觉得他的话句句中听，便掀开帘子说：

“爹，就是杨家吧。”

老秦和老杨都吓了一跳。老秦看女儿认了真，忙说：

“别急，这才刚开始说。”

秦曼卿：

“不用说了。如果换个人家来提亲，肯定句句说的是自家的好；杨大爷自打进门，处处说自家的不是。这样的人家，世上也算难寻了。杨家的孩子跟大爷来卖过豆腐，我见过，买三斤豆腐，他给人称三斤三两；卖豆腐是这样，换别的事，也只有别人对不住他，他不会对不起别人。”

秦曼卿也是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杨百业卖豆腐多给人，并不是不会做生意，而是借豆腐发泄对老杨的不满，现在被秦曼卿当成了他为人处世的人品。老秦看自己弄巧成拙，有些慌张，忙说：

“刚说一回，事情哪里能定，总得从长计议。”

秦曼卿像明清小说中的落难小姐一样，从怀里掏出一把剪子，“咔嚓”一声，绞下自己一绺头发：

“爹，你就别骗女儿了，我知道你没有当真；你没当真我真，我还非他家不嫁。你要再说别的，我连家也不住了，明天就去云梦山当尼姑。”

老秦见女儿剪发明志，知事情已无法挽回。如再有争执，恐女儿再生出别的变故。也是那天晚上脑子一热，竟听了女儿公开招亲的话，现在十步走了八步，已无法回头。老秦以前不认识老杨，只知道他是一个卖豆腐的；谈了一席话，看他倒是个老实人；就是老杨不老实，老秦也不在意，一个卖豆腐的，就是让他捣蛋，他还能捣蛋到哪里去？但他把老杨也想错了，老杨捣起蛋来，也不按正理；如按正理，也不敢前来提亲。正是老秦把老杨想错了，觉得一个老实人家，女儿嫁过去，除了日子上受些苦，别的方面倒不会吃亏。一边对女儿说：

“你性子比我还急，这么大的事，几句话就定了，将来你不要后悔。”

一边叹息一声：

“我老秦自生下来，没这么被人别过马脚。”

事情就这么定了。卖豆腐的老杨，事情定过，还不知事情缘何而起。秦曼卿手给一绺头发对老杨说：

“大爷，你家要娶我，还得依我一句话。”

老杨擦着头上的汗：

“啥？”

秦曼卿：

“咱们今天就算定亲，四天后就得娶我，也赶腊月二十九。”

老秦知道女儿的用意，因她与李金龙的婚期，就定在腊月二十九。老杨却有些为难：

“东家，事情有些急呀，家里一点儿准备没有。”

老秦啐了老杨一口：

“让你准备，你还能准备啥？说是你家娶媳妇，还不得我替你兜着？”

卖豆腐的老杨欢天喜地，从秦家庄回到了杨家庄。别人家娶媳妇凭的是家产和人缘；老杨家娶媳妇凭的是几句话，虽没人缘，却有机缘。这结果不但老杨没想到，连赶大车的老马也没有想到。卖豆腐的老杨，心里还直感激老马。上次让杨百利进“延津新学”虽然踏了空，这次去老秦家求亲，老马又立了新功。回家与老婆和杨百业说了，老婆也欢天喜地，杨百业脸上倒有些不高兴。过去老杨不给他寻媳妇他牢骚满腹，现在老杨把媳妇给他张罗来了，他从另一面又有了不满。杨百业：

“我是一个囫囵人，凭啥给我找个缺耳垂的？”

老杨上去踢了他一脚：

“你是不缺耳垂，你缺心眼儿。”

杨百业是个窝囊孩子，记打不记吃，顺着他的性子，他会节外生枝；打他骂他，他倒没脾气。两个兄弟皆脱离老杨另谋出路，只有他还留在老杨身边做豆腐，就和窝囊有关。他又回头一想，如果不是有此茬口，自己的婚事还不知要拖到驴年马月；现在虽然少一只耳垂，睡觉的

时候，马上能被窝不空，等媳妇到手，又马上能跟老杨分家。两头一算账，也就认可下来。

腊月二十九，杨家办喜事。腊月二十八是晴天，到了夜里，天上飘起小雪，一直到天明也没停。因这婚姻不同寻常，十里八乡的人，都冒雪来观看。好像不是来看婚事，而是来看新娘缺的那只耳垂；好像不是来看耳垂，而是来看由于这只耳垂，生出的一连串故事。新娘下轿时刻，人“呼啦”一下往前拥，杨家一堵土墙被拥翻了，雪地上，腾起一股尘烟；烟雾之中，一个老婆婆的腿，“咔嚓”一声被挤折了。哭喊打闹中，新娘秦曼卿下了花轿。过去老杨和杨百业去过老秦家卖豆腐，秦曼卿没来过杨家庄。在明清小说中，富贵女子下嫁，夫家虽破旧皆洁净，官人虽穷困皆聪明，虽然卖油打柴，但卖油打柴之前，皆是白面书生，会吟诗作画。秦曼卿下了花轿，站在条凳上往杨家举目一望，心里就凉了半截。杨家破旧倒也破旧，几间破房东倒西歪，院子里的地高低不平，雪落在土里，众人踏来踏去，成了一片泥泞；家里破旧秦曼卿料到了，这么脏乱没想到。接着新郎杨百业跑过来用红绸牵她，举手投足，又让她大失所望。过去杨百业去秦家卖豆腐，穿的是家常衣裳，看上去就是个憨厚；现在改了新郎装束，头戴借来的礼帽，身穿借来的长袍，胸前挽着红绸结，衣裳马上显得上下不合身，跑起来像个笨拙的猴子，看到秦曼卿时，张着嘴，露出一脸傻笑。啥叫傻笑？就是笑得不明不白。本来杨百业也没那么傻，也是被人山人海的阵势吓的，脸上的肉便僵在那里。场合一换，人就露出了原形。接着他张嘴说了一句话，秦曼卿彻底灰了心。杨百业看到秦曼卿脸色转阴，以为她嫌自己穷，悄声说了一句：

“你不要怕，我卖豆腐时，也背着爹攒着体己。”

秦曼卿叹一口气，便知生活和明清小说里不是一回事。但事到如

今，主意全是自己拿的，想回头也已经晚了，在乐器的吹打中，不禁流下泪来。不是伤悲嫁错了人家，而是伤悲不该读书。

老杨卖了一头驴，酒席摆了十六桌。十六桌酒席老杨家哪里摆得下？便借了邻居杨元庆家两间瓦房。杨元庆一开始不同意借房，老杨白送了他两方豆腐，他才同意了。整个婚礼办得还算热闹。与大户人家结亲，卖豆腐的老杨担心婚礼会出岔子，一时做不到的，秦家会挑礼；但婚礼没出什么岔子，秦家也没有挑礼。倒是婚礼结束，杨家出了岔子。杨家出岔子不是新郎杨百业又露出什么马脚，岔子出在杨百顺身上。

杨百顺自和杀猪师傅老曾闹翻之后，无个去处，只好先回到杨家庄。杨百顺已经学会杀猪，本来可以单挑另干；但在手艺行里，和师傅闹翻，忘恩负义的名声传出去，在这行就无法再混下去了。本来他还想去裴家庄投奔剃头的老裴，看他如今能否收留自己。但当初投靠老曾是老裴牵的线，如今事情办砸了，事情的头尾虽不像师傅说的那样，但个中情由，枝枝叶叶，如何再向老裴解释？也许越描越黑，不是自己的不是，也成了自己的不是。剃头的老裴也不好投靠了。他还想去尹家庄重新投奔做盐做碱的老尹，但做盐做碱分季节，只限于春、夏、秋三季，一到冬天，地就冻住了，无法刮盐土做盐，也只能等到明年开春再说。他还想去投靠一个东家种地，但东家招长工也在春天，冬天地里并无活计。别的门路他就想不起来了，别的可以投靠的人他也想不起来了。杨百顺在世最烦的人是卖豆腐的老杨，最烦的事是做豆腐，现在丢盔撩甲，只好又回到老杨身边做豆腐。老杨看他丢盔撩甲回来，心里更加得意；这次得意，又不同于前一次得意，说起风凉话，不再嬉皮笑脸，转成正色：

“我做豆腐不缺人呀。”

但杨百顺在杨百业婚事上出岔子并不是因为他对老杨不满；或在外边丢盔擗甲，找个茬口撒气；或不满他哥杨百业结婚，要节外生枝；而是因为弟弟杨百利回来了。杨百利在新乡机务段当了大半年司炉，似换了一个人。首先是他的行头。过去他是个乡下孩子，现在成了机务段的司炉；司炉在火车上也就是往炉膛里添煤，一天一身煤末子，头不是头，脸不是脸；但他回乡参加哥哥的婚礼，也就脱下工服，买了身西装，打着领带，戴顶礼帽，一副衣锦还乡的样子。其实杨百利在火车上，司炉当得并不如意。不如意不是说活儿有多脏多重。活儿倒也脏也重，一个火车头拉十几节车厢，动力全靠杨百利一个人往炉膛里添煤；自上了火车，到火车进终点站，一刻也没消停过，一个班上下下来，棉袄棉裤全是湿的，还不如在延津铁冶场看大门，日日坐在日头底下发呆。这时就觉得上了机务段采买老万的当。活儿脏活儿重还不是关键，问题是一个火车头上三个人，一个司机，一个副司机，全是杨百利的师傅。正师傅叫老吴，副师傅叫老苏，两人说起话来，全不对杨百利的心思。不对心思不是说杨百利爱说话，爱“喷空”，两个师傅全是闷嘴葫芦；两人倒也爱说话，但话说起来，两人说的，跟杨百利说的，不是一回事。两人说起话皆是家长里短，张家的小舅子偷了姐夫家的东西，被抓住打折了腿；李家的公公扒灰了儿媳，没被儿子发现，被婆婆堵在了被窝里；或王家赵家为一条小狗，差点儿出了人命；皆不是杨百利“喷空”所需的内容。这些事都太实，杨百利的“喷空”要虚实结合，转折处要有想象力。人是在夜游，但游着游着，就钻出一个白胡子老头。但钻出白胡子老头的“喷空”，老吴老苏又不喜欢，觉得是“瞎白话”，他们就喜欢看得见摸得着的发生在身边的张三李四的实事。但老吴老苏是师傅，杨百利是徒弟；火车头上是师傅的天地，他们聊天，徒弟插言他们不管，如转了话题或话题的方向，他们就急了。一趟火车开下来，或从新乡到北平，或从新乡到汉口，或从北平或汉口又回来，路上全是吴、苏二位师傅在说，杨百利除了往熊熊火光的炉膛里添煤，嘴一天天闲着。手闲着

不会把人憋死，嘴闲着就把人憋死了。好不容易轮班倒休，杨百利便去机务段采买科找老万，想把憋了几天的话，在老万那里倾泻个干净；但老万是个采买，总往外边跑，十天有八天不在段里，杨百利十回有八回找不着他。来时带了一肚子话，走时还需带回去。憋着回去，与来时的憋着又有不同，好像越积越满，肚子马上就要爆炸了。这时更觉得到机务段当司炉是个错误，上了老万的当。这时想起弹三弦的瞎老贾给他算过命，说他为了一张嘴，天天要跑几百里，看如今这情形，倒让瞎老贾给算着了。但杨百利并没有离开机务段。没有离开机务段不是留恋在火车头上当司炉，而是妄想有一天，能从火车头上下来，到客车车厢去当茶房。茶房提个大茶壶，在车厢里走来走去，给旅客续水。续完水，扫扫地，也就待着了。而一列火车有十几节车厢，十几节车厢里有一千多个旅客；火车开往北平须一天一夜，开往汉口也须一天一夜；一天一夜中，一千多个旅客中，不愁寻不出个把能“喷”得来的人。但从司炉到茶房，等于换了工种，火车头和铁轨归机务段管，客车归车务段管；老万能把他弄到火车头上，却不能把他弄到客车上；别的说合的人一时半会儿还无找到，杨百利只好先在火车头上待着。杨百利觉得当司炉委屈了自己，但在哥哥杨百业的婚礼上，“司炉”二字，却派上了用场。如果老杨家成亲找的是门当户对的人家，来的宾客也就是马家庄赶大车的老马，镇上打铁的老李，刘家庄贩驴的老刘等。但现在亲家是老秦，老秦这边来人就不同了。镇上东家老范来了，冯班枣东家老冯来了，郭里洼东家老郭来了，城里绸缎庄“瑞林祥”的掌柜老金也来了……本来大家可来可不来，但知老秦要借这次结亲抖抖晦气，给缺耳垂的女儿长长脸面，皆推开手头的事来了。骡子轿车，雪地里站了一街筒子。杨家没见过这种阵势，杨家的朋友也没见过这种阵势。赶车贩驴者，平日说话嗓门都很大，现在皆缩头缩脑，无人敢出头陪娘家来的客人。酒席开始，打铁的老李，贩驴的老刘，皆藏在厨房不敢露面；赶大车的老马，平日派头挺大，现在吓得说了瞎话：

“家里那头马驹病了，孩子的婚事我也看到了，得赶紧赶回去。”

匆匆从巷子绕到村后溜了。这时杨百利就派上了用场。一个“司炉”，在机务段不算什么，在杨家就算有头有脸的人了。十六桌酒席中，前八桌是秦家的客座，鸡鸭鱼肉齐全；后八桌是杨家的客座，每人一碗杂和菜。前八桌酒席中，又数第一桌最为要紧，坐着秦曼卿的两个哥哥，镇上东家老范，冯班枣东家老冯，郭里洼东家老郭，城里绸缎庄“瑞林祥”的掌柜老金等。众人皆往后退，杨百利便越过众人，上去陪了第一桌。杨百利虽然当个司炉不算什么，但也走南闯北大半年，见过些世面；他又会“喷空”，说话不怵场子，上了第一桌，竟纵横捭阖起来。也许是在火车头上憋屈得太久，他把杨百业的婚宴，当成了“喷空”和倾泻的天地。吃着喝着，酒席并不冷场，而且桌子上全是他在说，别人在听。戴着礼帽穿着西服“喷空”，又跟在延津铁冶场大门口穿着打铁的衣裳“喷空”不一样。“喷”的也不是延津之事，而是从新乡到北平，从新乡到汉口，又从北平和汉口回来，旅途上发生的种种趣闻。本来他在火车上只顾往炉膛里添煤，一天到晚皆是无趣，但杨百利是在“喷空”，无趣就变成了有趣。这天，火车开着开着，轧死一个过道的小媳妇；火车急刹车停住，眼看着从小媳妇身上，飞出一只红色的狐狸，转眼之间，就跑得无影无踪。这人到底是谁呢？众人愣在那里，杨百利说，这人既不是人，也不是狐狸，是当年修铁路时，需要枕木，从东北伐了一批树，伐着了一棵仙树，这仙树是一女鬼变的，这女鬼便在每年伐树那一天，出来吓人。夜里开火车，车灯能照出五里远。火车开着开着，又眼见一个男人骑在车灯的光柱上，嘴里在喊：

“肝和肺我就不要了，把心还给我。”

这人却不是仙，是人，是邯郸一个打官司屈死的铜锅匠，在人间喊

不得冤，到火车的灯柱上来喊。

秦家这边来的大户人家，也知一个机务段司炉的深浅，听杨百利在那里“喷空”，皆感到好笑。杨百利的“喷空”，适合牛国兴与机务段采买老万，不适合这些东家。说到火车灯柱上锅锅匠要心，众人皆觉得“喷”得有些张致。所谓“张致”，是句延津话，就是张过了极致，有些大发。众人没笑，倒是把城里绸缎庄掌柜老金带来的五岁的孙子给吓哭了。杨百利本来还要说锅锅匠冤死的案由，这案由和一般的冤死又有不同，精彩全在这里，但看孩子哭了，只好止住。一个酒席下来，杨百利并没“喷”痛快；但大家觉得已经“喷”得很张致了。但大家是在别人的婚宴上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听了也就听了，偶尔也附和笑两声，没人说什么；“喷”着吃着，一顿饭也就过去了。大户人家的掌柜虽是虚与委蛇，杨百利也觉得自己没“喷”痛快，但在杨百顺看来，杨百利果然不是过去的弟弟，甚至成了大户人家中的一员，可以与他们平起平坐。与弟弟相比，自己一年来只跟人学个杀猪，天天跟肠子、肚打交道；现在把师傅也得罪了，连杀猪也不得，回到家里，天天受卖豆腐的老杨的挤对。哥哥结婚，同是弟弟，杨百利上了第一桌陪客，自己不但上不了头一桌，卖豆腐的老杨，干脆连酒桌也不让他上，另外给他分配了一个差事，让他在杨元庆家的茅房给人垫土；即客人上了茅房，方便完，拴上裤带走出，他赶紧往茅坑里填一锹土，遮住雪上的秽物。这也是杨元庆借瓦房给老杨时，向老杨开出的条件，瓦房可以借给你摆酒席，但要保证厨房不乱，茅房不乱。两年前哥俩儿一块儿上老汪私塾时还平起平坐，两年后已有天壤之别。何以如此？杨百顺追根溯源，又想起当年上“延津新学”的事。如当初自己上了“延津新学”，现在戴礼帽穿西服的就是自己；正因为当初杨百利和老杨在抓阄时做了手脚，杨百利就走出了杨家庄，一直走到新乡、北平和汉口，自己如今沦落到投靠无门的地步。其实杨百顺也是涉及一点，不及其余，只想到上“延津新学”一段，倒

把“延津新学”解散之后，杨百利挂上了牛国兴，又在延津铁冶场遇到了新乡机务段的老万的过程给忽略了。如果当初上“延津新学”的不是杨百利而是杨百顺，杨百顺不会“喷空”，未必能跟牛国兴成为好朋友，接着也未必能遇到老万，照样得回杨家庄。但气恼之中，杨百顺把不知道的过程全忽略了，现在计较的是结果。

婚宴结束，已是半下午；客人全部散去，已是晚上。晚上杨百顺越想越气，这时气不是气卖豆腐的老杨和当司炉的杨百利，又追根溯源，开始怨恨马家庄赶大车的老马。本来他没想起怨恨老马，还是老马从婚宴上慌忙逃走之前，上了一趟茅房。上茅房本为屙屎撒尿，老马被秦家的阵势吓住，到了茅房，六神无主，把屙屎撒尿给忘了，但又不能白来，只好吐了一口痰；痰又无吐正，没吐到茅坑里，一大摊黏稠的浓痰，就吐在茅坑边；吐完，抬起头，看到等着垫茅坑的杨百顺，也熟视无睹。老马熟视无睹是心里有事，甚至没有认出等着垫茅坑的是谁，但杨百顺却觉得老马是故意的，本来没有屙屎撒尿的打算，故意把一口浓痰吐在茅坑旁，让杨百顺收拾。当时也就是一口痰，现在和“延津新学”和抓阄的事联系起来，痰就不是痰了。因为当初让杨百利进“延津新学”和抓阄做手脚，全是老马给老杨出的主意。自己与老马无冤无仇，老马为何要设圈套毒害自己？平时说一千句坏话无碍，关键时候说人一句坏话，就把一个人变成了另一个人。老马前边帮助杨百利当了司炉，现在又帮助杨百业娶了媳妇，独独对自己下了黑手，不是一个前世的冤家是什么？其实他也是冤枉了老马，老马给老杨出主意时，对老杨从无怀过好意，现在阴差阳错，被杨百顺当成了老杨的帮凶；或者与老杨和杨百利共同作案，系主犯。主犯或帮凶倒没有什么，作了案，又对苦主熟视无睹，甚至再吐下一口痰，就是可忍，孰不可忍了。从早上到晚上，上茅房的客人不断，杨百顺只顾往茅坑里垫土，天黑下来还没有吃饭。待客人散完，杨百顺才离开茅房，一个人钻到厨房吃些东西。烦闷

之中，又喝了几口婚宴上撤下来的烧酒。酒能浇愁，一会儿就喝大了。大了之后天旋地转，心头的火苗子也越烧越旺。由一口痰想开去，与老马有了不共戴天之仇。不喝酒杨百顺睡一觉也就过去了，喝了烧酒杨百顺决意要报这个仇。也是一时怒从心头起，恶从胆边生，杨百顺遂离开杨元庆家的厨房，回到自己家，钻到牛棚里，抄起自己的杀猪刀，要到马家庄去杀赶大车的老马。老马不除，还不知他今后会对自己下什么毒手；为了一口痰，老马应该付出自己的代价。

杨家庄离马家庄十三里。天一黑，雪越下越大，杨百顺冒着风雪，一步一个脚印往马家庄走去。杨百顺自跟老曾学徒起，总共杀过三百多只鸡，八十多条狗，四十多头猪。杀鸡杀狗和杀猪，就是讨个生活，与哪一只鸡狗和猪都无冤无仇，一开始有些心怯，但时间长了，刀把子按下去，一个事情就结束了。这次杀老马与杀鸡杀狗和杀猪又有不同，虽然以前没有杀过人，但有满腔的仇恨在，心里对杀人倒一点儿不怯。一刀子下去，心头淤积的全部冤仇全都了结了。所以还没杀到老马，单是想一想，杨百顺就满腔痛快。别人喝醉酒脚下拌蒜，杨百顺喝醉酒走路，倒脚下生风。想着此时此刻，哥哥杨百业已入了洞房，和新娘成就了好事；弟弟杨百利不知又在找谁“喷空”，过年之后，仍去新乡机务段当司炉；卖豆腐的老杨与大户人家结了亲家，也许正在盘算今后该占更大的便宜；但明天一早，他们就会知道老马在世上没了。想着他们都惊在那里，杨百顺心里又是一阵畅快。原来杀老马并不是为了杀老马，而是为了杀给人看。他跟这些人，原来都有仇。醉着想着，不知不觉就到了马家庄村头。这时一股朔风吹来，杨百顺的酒涌了上来，忙下道到村头打谷场去吐酒。突然脚下一阵拌蒜，人跌倒在谷垛上。“哇哇”一阵吐，腹内轻松许多，头脑也清醒许多。起来身，擦擦嘴，发现一个孩子蹲在自己身边，把杨百顺吓了一跳。原来刚才自己踏在孩子身上。孩子一身雪，十二三岁，大眼睛，瘦得皮包骨头，腊月天，还穿着一身单

衣，浑身打着哆嗦。杨百顺以为他是一个要饭的，快过年了，还无家可归，睡在村头谷草垛里。杨百顺还没说话，那孩子哆嗦着问：

“你谁呀，吓我一跳。”

杨百顺“哇哇”又吐了两口，说：

“别怕，我是杨家庄杀猪的小杨，从这路过。你叫啥？为啥睡在这儿？”

那孩子低头不说话。杨百顺又问，孩子掉下眼泪，说自己叫来喜，不是要饭的，就是马家庄的，爹是村里贩驴的老赵。一年前死了娘，爹又给他续了一个后娘，带来三个孩子。后娘本来对他不差，没打过他，也没骂过他，只是吃饭时不让吃饱。半年前来喜一时糊涂，偷了后娘一个镯子，拿到集上换烧饼吃。后来被后娘发觉了，后娘不告诉老赵，单等老赵出门贩驴时，夜里用大钉扎他的肚脐眼；后娘扎他，也不单为了镯子，是镯子的事传了出去，众人不怪来喜，反怪后娘虐待来喜，如平日让来喜吃饱，来喜也不会偷镯子，后娘怪来喜败坏了她的名声。老赵回来，来喜又不敢对老赵说，怕由大钉引出镯子，由镯子再引出别的事。往肚脐眼扎大钉，从此开了头；来喜犯了别的错，后娘也扎。所以老赵一出外贩驴，他就不敢在家里睡。年关前老赵又到口外贩驴，他就天天睡在村头打谷场上。有时后娘还到打谷场上找他，他还得防着后娘，在几个打谷场上轮着睡。刚才已经睡着了，被杨百顺踩醒，还以为后娘来了，所以慌张。说着，掀开自己的单衣让杨百顺看。借着雪光，看到他肚脐周围，有十几个钉眼，有的结了痂，有的还在流脓。杨百顺看后，暂时忘了自己的烦恼，一声长叹：

“原来一件事，中间拐着好几道弯儿呢。”

又问：

“你睡这儿不冷呀？”

来喜：

“叔，我不怕冷，我怕狼。”

这时杨百顺的酒彻底醒了。他想起当年自己因为丢了一只羊，夜里不敢回家，睡在杨家庄打谷场上，半夜碰到剃头的老裴。一个八九岁的孩子，家里出了变故，换了个娘，因为一个镯子，肚脐就被扎大钉，大过年的无家可归；同是后娘，来喜这个后娘，连杀猪师傅老曾娶的那个笑面虎都不如了。自己十八岁的人了，虽然受了些人的委屈，似还没到来喜的地步。杀了老马容易，自己接着如何？世上的事情，原来件件藏着委屈。杨百顺感叹一声：

“按说这事不该我管，可谁让我碰上了呢？”

接着说：

“走，我带你去个暖和的地方。”

扯起孩子的手，两人离开了马家庄。这时天更低了，雪越下越大，变成了鹅毛大雪。两人一高一低，冒着风雪，向镇上灯光处走去。这个来喜，也是无意之中，救了一个人的命。这个人是马家庄赶大车的，名字叫老马，赶大车时吹笙，睡觉前也吹笙。

九

杨百顺七十岁时想起来，他十九岁那年认识延津天主教牧师老詹，是件大事。认识老詹，他才来到县城。到了县城，他才结了婚。认识老詹之前，杨百顺在蒋家庄老蒋的染坊当学徒。杨百顺跟师傅老曾学杀猪时，见过老詹。老詹是个意大利人，本名叫希门尼斯·歇尔·本斯普马基，中国名字叫詹善仆，延津人叫他“老詹”。老詹他叔就在中国传教，先在北平，后来去过福建，去过云南，去过西藏，五十六岁那年，从西藏回到内地，在河南开封落了脚，任开封天主教会会长。当时的开封教会，辖豫东豫北三十二县的天主教分会。老詹二十六岁那年，追随他叔来到中国，被开封教会分派到了延津。老詹的中国名字，就是他叔给起的。老詹来延津时，延津还无人信主，属开封教会的第三十三县。老詹来延津时二十六岁，高鼻梁，蓝眼睛，不会说中国话。转眼四十多年过去，老詹七十岁了，会说中国话，会说延津话，鼻子低了，眼睛也浑浊变黄了，背着手在街上走，从身后看过去，步伐走势，和延津一个卖葱的老汉没有区别。老詹个头比延津人高，一米九左右，说话之前先“吭吭”鼻子，但他并不适合传教。也许主的话他肚子里都有，但像杨百顺当年的私塾老师老汪一样，茶壶里煮饺子，有却倒不出来。他跟老汪的区别是，老汪倒不出孔子的话就跟学生急，老詹说不出主的旨意既不跟人急，也不跟自己急，说着说着乱了，或断了，鼻子“吭吭”一阵，再从头说起。一段话从头说几遍，主早让他说成了另外一个人。

四十多年前，老詹来延津传教时，老詹他叔还在开封天主教会当会长。延津是盐碱地，十年有九年闹灾荒，不是旱了，就是涝了，全县三十几万人，天天能吃饱饭的，仅有一万多人，延津人瘦，源头就在这

里，吃饭吃个五成，就放下了筷子。主可怜见，他叔也是对侄子寄予厚望，便拨款在县城北街修了一座天主教堂。本欲修个小教堂，开封天主教会拨款买的砖瓦木料，够建两面十六扇窗户的房子，能容百十来人。老詹虽不适合传教，但适合盖房子，老詹他舅在意大利是个泥瓦匠，老詹从小在外婆家长大，耳濡目染，粗通建筑；砖瓦还是那些砖瓦，木料还是那些木料，但他把青砖用在了房子的西、北两面，东、南两面改为土墙；屋顶背阴面用瓦，朝阳一面苫草席和笆；木料不够，他自己又在延津买了二十多棵榆树，解成板子；十六扇窗户的房屋材料，让他盖成了三十二扇窗户的教堂。教堂盖起来，能容三百来人。四十多年过去，除了连下十天雨房子会漏，九天之内，教堂里的地都是干的。但能容三百来人的教堂，四十多年来，在延津基本空着。因老詹在延津传教四十多年，延津的天主教徒只有八个人。前年延津新来一个县长叫小韩，要办“延津新学”，没有学堂，把老詹从教堂赶出来，天主教堂成了小韩的学堂，除了老詹跟现任的开封天主教会会长老雷有矛盾，有教义之争，不好告状，还和老詹在延津信徒不多有关。如天主教在延津人多势众，小韩哪里敢招惹老詹？虽然延津的天主教徒只有八个，但老詹并没有气馁，七十岁的人了，还一年四季，风里雨里，满延津跑着。杨百顺跟师傅老曾学杀猪时，有时会碰到下乡传教的老詹。杀猪者，传教者，不约而同到一个村庄去，就碰到了一起。这边杀完猪，那边传完教，双方共同在村头柳树下歇脚。杨百顺的师傅老曾抽旱烟，老詹也抽旱烟，两人抽着烟，老詹便动员老曾信主。老曾“嘟嘟”地磕着烟袋：

“跟他一袋烟的交情都没有，为啥信他呢？”

老詹“吭吭”着鼻子：

“信了他，你就知道你是谁，从哪儿来，到哪儿去。”

老曾：

“我本来就知道呀，我是一杀猪的，从曾家庄来，到各村去杀猪。”

老詹脸憋得通红，摇头叹息：

“话不是这么说。”

想想又点头：

“其实你说得也对。”

好像不是他要说服老曾，而是老曾说服了他。接着半晌不说话，与老曾干坐着。突然又说：

“你总不能说，你心里没忧愁。”

这话倒撞到了老曾心坎上。当时老曾正犯愁自个儿续弦不续弦，与两个儿子谁先谁后的事，便说：

“那倒是，凡人都有难处。”

老詹拍着巴掌：

“有忧愁不找主，你找谁呢？”

老曾：

“主能帮我做甚哩？”

老詹：

“主马上让你知道，你是个罪人。”

老曾立马急了：

“这叫啥话？面都没见过，咋知道错就在我哩？”

话不投机，两人又干坐着。老詹突然又说：

“主他爹也是个手艺人，是个木匠。”

老曾不耐烦地说：

“隔行如隔山，我不信木匠他儿。”

老詹与老曾说话时，杨百顺对老詹没怎么在意，倒是对老詹的徒弟小赵有些羡慕。小赵是本地人，二十多岁，他爹是个卖葱的。他每天的事由，就是骑一辆脚踏车，驮着老詹去各村传教。这辆自行车是法国造，“飞利浦”牌。过去老詹年轻时，由老詹骑着；几十年过去，老詹老了，背驼了，眼神也不济了，便招了一个徒弟，让他学会骑脚踏车，驮着老詹四处跑动。“叮铃铃”一阵车铃响，大家便知道老詹来了。老詹传教时，小赵并不搭腔，守着脚踏车栽嘴儿。有时小赵在车尾巴上绑一架子，架子上驮几捆葱，老詹传教时，他在村里卖葱，老詹也不管他。碰面多了，老詹传教杨百顺没有在意，但他爱琢磨小赵卖葱。小赵栽嘴儿或卖葱时，杨百顺也端详那脚踏车。一次大胆上去，抚了抚那车的羊角把，对小赵说：

“这玩意儿，不是好耍的，跑起来比马都快；换个生手，非弄个倒栽葱不可。”

杨百顺与小赵说脚踏车，并不是为了脚踏车，而是对小赵和师傅的

松散关系，有些不解。师傅传教，徒弟不帮师傅打下手，却去卖葱，这叫啥事呢？相比之下，当时杨百顺和师傅、师母的关系，就显得太箍人了；别说当着师傅另搞一套，就是跟师傅搞的是同一套，杀猪单说杀猪，三根肠子，还得等着师母分配，杀一天猪，连个住处都没有。便想由脚踏车攀谈开，问一问小赵、师傅和主的关系，这关系小赵又是如何调理的。谁知小赵并不与他攀谈，仅说到脚踏车，就把他挡了回去，将他的手从脚踏车上推开，带搭不理地说：

“汗手，别污了电光。”

师傅老曾认为一个杀猪的和一個传教的可以平起平坐，但到了徒弟这里，就显出高低之分了。以后双方再碰面，杨百顺也赌气不理小赵。

杨百顺那次杀老马未遂之后，并没再回杨家庄。虽然手上没有杀人，但在杨百顺心里，已经将老马杀过一遍。不但杀过老马，连同老马的同谋——卖豆腐的老杨、司炉杨百利，在心里也一并杀了。在生活中，他要杀的是老马；但在心里，头一个杀的是老杨。在家里磨豆腐，天天碰到老杨，先杀为净。平日与老杨没话，杀之前也没话，老杨正在家里枣树下转圈，被他一杠子闷死了；接着是司炉杨百利，杨百利嘴爱说话，夜里正在机务段睡觉，被他一刀将头割了下来，从此再不能“喷空”；最后才是马家庄赶大车的老马，最可憎的人，放到最后，老马肚子里花花肠子多，两人迎面走来，杨百利一刮刀上去，剖开他的肚子，花花绿绿的肠子，流了一地。杀人之地，是不能再回去了。这和头一回离家出走不一样；头一回出走还有些赌气，这回心里是彻底凉了。但出走容易，接着往何处去，杨百顺比上一回出走还为难。在延津之地，几经波折，杨百顺已想不起可投奔之人。虽然只得罪了几个人，但好像把全延津都得罪了；虽然与几个人不对付，但好像跟全延津都不对付。要想找到出路，看来得离开延津。与来喜分手的第二天，杨百顺冒着漫天

大雪，来到延津渡口，想从这里渡过黄河，到开封去打零工。可开封他从前没去过，到开封之后，从何处入手，能否立住脚，还不得而知；只是觉得那里地方大，人多，肯定门路就多，比乡下好存身。来到延津渡，因为雪大，摆渡的老叶已撑船回家了。欲往回走，突然想起自己已无家可归，便信步走到在渡口开饭铺的老阮家避雪。掀开半条铺盖截成的门帘，进了饭铺，看到已有三个客人在地上向火。其中一个蒋家庄染坊的管家老顾，另外两个是染坊的学徒。杨百顺不认识老顾，但其中一个徒弟叫小宋，是杨百顺在老汪私塾的同学，两人便相认了。老顾长个方头，年前带着两个徒弟去汲县收货，所谓货，也就是些布匹和纺线，运回蒋家庄染坊去染；从汲县回来，遇到风雪，蒋家庄在黄河对岸，过不了河，也来老阮的饭铺避雪。大家向了一会儿火，老顾看杨百顺脸生，没理杨百顺，杨百顺也没敢跟老顾搭讪。小宋见管家老顾不搭理杨百顺，也没敢跟杨百顺多说话。一个上午，都是他们三人在说染坊的事，杨百顺在听。说着听着，大家共同盼着雪停。谁知雪越下越大，到了半下午，天就黑了。几个人只好歇宿到老阮的饭铺里。夜里杨百顺和小宋睡到一起，两人才悄声说起各自的近况。小宋自老汪私塾分别之后，一直在蒋家庄染坊染布，没换过地方。小宋说：

“染布就染布吧，换生不如守熟。”

杨百顺就对小宋有些羡慕，干一件事，能在一个地方待牢。小宋问起杨百顺，杨百顺长叹一声，从“延津新学”讲起，到跟老曾学杀猪，到哥哥结婚，到如今投靠无门，欲渡黄河去开封谋个差事；两年来倒换了几个窝，一次也没守熟，没守熟并不是自己不想守熟，而是事情总出岔子；如今开封又不熟，心里没底。枝枝叶叶，来龙去脉，给小宋讲了。不讲还好些，一讲又心烦起来。小宋到底是同学，听完杨百顺的话，拍了一下手：

“巧了，掌柜家染坊正缺一个烧火的，不知你愿不愿意去。”

杨百顺心中一喜：

“我都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，哪里还提得上愿意不愿意？能在近边烧火，总比去脸生面不熟的开封强。”

小宋：

“这你就说对了，大地方的人都欺生。”

又说：

“那我明天跟老顾说说，看他要不要你。”

杨百顺：

“我看老顾脸沉，怕是不好通融。”

又说：

“能去最好，你也有个伴。”

说完又觉得不妥，忙又说：

“我不是说你得有伴，是我需要跟一个人。这两年混下来，我觉得我一个人混不成。”

小宋倒安慰他：

“还有几十年呢，也不能这么说。”

第二天早起，雪停了，太阳出来了。小宋果真给管家老顾说了杨百顺这个人，这两年的风风雨雨，眼下投国无门，求老顾收下他，让他烧火。老顾听后，别的没说啥，只是说：

“他两年换了不少地方，到哪儿都跟人闹别扭，怕不是个老实人吧？”

又说：

“不是我不给你面子，咱家掌柜的你也知道，不怕人笨，就怕人不老实；到时候他闯了祸，我可吃罪不起。”

但等老顾走出饭铺，发现昨天堆在饭铺外棚子里的几十包布匹和纺线，已被杨百顺一个人一包一包扛到了渡口。原来他们睡觉时，杨百顺五更就起床了，替他们扛包。经过两年的风风雨雨，杨百顺也跟从前不一样了。一包布匹和纺线，足有百十斤重。摆渡的老叶这时也撑船过来了，杨百顺又将一包一包的货，撅着屁股往船上扛。雪地里，扛出一身汗，哈气从头上冒出来，周身像蒸笼一样。小宋指着远处的杨百顺对老顾说：

“看。”

老顾朝地上啐了一口痰：

“看啥？他不扛包，说明他老实；他一扛包，证明我没看错，这孩子有心眼，我不敢要。”

待走到船边，杨百顺已将货扛完。半截棉袄都被汗打湿了。老顾三人上船，如果这时杨百顺跟老顾搭讪，杨百顺的大包就白扛了；但杨百顺见到老顾之后，并无表功的意思，看老顾没收留他的意思，也没说

啥，本来可以跟他们同乘一条船，到黄河对面，现在也不乘了，跳下船，向小宋招手。他这一跳船，一招手，老顾心动了，觉得他是个憨厚孩子，便向他招手：

“小子，上来吧，去染坊让俺家掌柜看一看。他收你，是你的福气；不收你，你也埋怨不着我。”

杨百顺又跳上船，几个人渡过黄河，一同去了蒋家庄。

蒋家庄老蒋的染坊叫“鸿源泰”，支着八口大染锅，皆一丈见圆，日夜用劈柴烧着。锅里的颜色分赤、橙、黄、绿、青、蓝、紫、黑八种。一匹白布或一挂白线扔到黑锅里，煮上两个时辰，捞出来，就成了皂布或黑线；一匹白布或一挂白线扔到其他染锅里，煮上两个时辰，捞出来，成了红布、橙布、黄布、绿布、青布、蓝布或紫布，红线、橙线、黄线、绿线、青线、蓝线或紫线。延津方圆百里，就两个染坊，蒋家庄老蒋家是其中之一。一个染坊，雇了十来个伙计。老蒋五十多岁，早年是个茶商，来往于延津和江浙一带；碰到合适的茬口，也去其他省份卖茶。后来年纪大了，跑不动了，用贩茶赚的钱，开了个染坊。老蒋干瘦，长个鹰钩鼻子；年轻时贩茶爱说话，从延津到江浙的茶商，都知道有个爱说话的鹰钩鼻老蒋。但老蒋过了五十岁之后，突然不爱说话了；但说话像抽烟一样，不是说戒就戒的，十个有八个做不到，但老蒋说戒就戒，而且戒得有些大发，一天也不说一句话，遇事爱想，一下又让人不习惯。譬如在染坊，一句平常话，他得想半天；虽然想了半天，放到嘴里说出来，还是一句平常话。别人认为是平常话，但老蒋经过了想，认为这话就不平常了；如果你还按平常话去办，老蒋就急了。杨百顺到蒋家之后，老蒋看了他一眼，低下头想。小宋在旁边帮杨百顺说话：

“掌柜的，也就烧个火，他是个老实孩子。”

老蒋又盯小宋看，接着低头想；想了半天，也没说什么，挥挥手，让老顾把杨百顺留下。

但杨百顺留下之后，管家老顾并没让杨百顺烧火，而是把过去挑水的老艾调过去烧火，让杨百顺顶老艾挑水的位置。杨百顺也就改为挑水。在染坊，挑水不算个手艺，但杨百顺想，烧火也不算手艺，初来乍到，能挑上水就不错了。担挑了十天水，杨百顺才知道挑水的厉害。因为这个挑水不是伙房的挑水，而是染坊的挑水。老蒋家有八口大染锅，相应就有八个砖砌的大水池，因布、线染过要漂，漂过才能搭在杠子上晾干。八个池子皆两丈见方，漂布的水三天一换，赤、橙、黄、绿、青、蓝、紫、黑，八个大池子轮流倒腾，每天需六百多挑水。水井倒也不远，就在院外槐树下，但将六百多挑水用轱辘从深井里摇出来，再挑过去，就需些气力和时辰。杨百顺每天鸡叫起床，夜里三星出来收工；但三天有两天，池子里的水还是倒换不及。这时就觉得挑水不如烧火。这时才知道管家老顾的厉害，收是收了他，但要给他个下马威。漂布的水换不及，会使整个染坊窝工。还没等管家老顾说他，掌柜老蒋就急了。掌柜老蒋急起来倒不骂人，也不打人，而是看到哪个池子里的水颜色深了，就盯着哪个池子看；然后把杨百顺叫过来，又盯着杨百顺看。杨百顺自上了工，老蒋没跟他说过一句话，遇到事情就是个看。看后也不说话，低下头自个儿想。一个人在你眼前想你，比挨打受骂还叫人心发毛。杨百顺慌忙挑起水桶，再到井上摇水。这时想起过去跟师傅老曾的杀猪时光，虽然受了些委屈，但跟现在挑水比，还是轻闲许多。有时师徒两人走着走着，还在大柳树下歇脚，东一句西一句地聊天。但老曾管吃不管住，每天还要跑三十里；染坊倒是有住的地方。但一个月过去，杨百顺挑水就上了路。上路不是说要多挑水，而是赤、橙、黄、绿、青、蓝、紫、黑八个池子，换水也有学问。三个颜色浅的池子，橙、黄、蓝，水要三天一换，不能偷懒；其余五个颜色深的池子，五天一换

也显不出来。过去八个池子皆三天一换，故忙不过来，耽误了橙、黄、蓝三个池子；现在摸着了门道，换起水来就游刃有余。老蒋看着池子也不想，杨百顺也比以前轻松许多。

转眼冬去春来。在蒋家待得时间长了，杨百顺对染坊十几个人全熟了。不熟觉得染坊就是个染坊，熟了之后才知道，一个染坊不光是染布，染布之外，还有许多事情。十三个伙计，分五个来路：五个是延津人，三个是开封人，两个是山东人，一个内蒙古人，还有两个南方浙江人，是过去老蒋贩茶时认识的。十三个人在一起，又来路不同，相互之间有说得着的，有说不着的；以说得着说不着论，分六个团伙。杨百顺一开始认为同一个来路的会是一伙，但时间长了发现，同来的往往有隔阂，过去相互不认识的，处着处着倒能成为朋友。如杨百顺的同学小宋是延津人，他就跟其他几个延津人合不来，和一个内蒙古人搅在一起。内蒙古人叫塔拉思汗，是个大胖子，右耳朵上扎了个耳朵眼，吊着一小盏琉璃灯笼，人叫他“老塔”。这个老塔心眼倒不坏，但欺生。杨百顺刚来时，挑水不入路，掌柜老蒋也就是个看和想，他却用眼睛剜杨百顺，嘴里还用蒙语嘟囔着什么。杨百顺虽然听不懂蒙语，但知道不是好话。杨百顺与他合不来，久而久之，捎带和同学小宋的关系也疏远了。还有，管家老顾对掌柜老蒋也不是真心。说起来他们还是亲戚，虽然年龄大小差不多，但按照辈分，老顾是老蒋的远房姨父。但老蒋在老顾是一个样子，老蒋不在老顾又是一个样子。老蒋不在时，伙计们浪费染料，浪费劈柴，偷吃东西，或偷奸耍滑，老顾皆不管。该管的他不管，不该管的，如伙计们之间传闲话，他又喜欢掺和。别人传闲话也就是个闲话，他在传话的过程中，爱把一件事说成八件事。大家表面上把他当做管家，背地里无一个人不恨他。看着大家在一起染布，一起吃饭，其实各人揣着各人的心思。更有甚者，掌柜老蒋有两个老婆，大老婆五十多岁，小老婆二十多岁。杨百顺听小宋说，大伙计顺利，那个山东人，麻

秆腿，自称武二郎者，跟二十多岁的小师母还有一腿。这哪里是武二郎？分明是西门庆。这事情全染坊的人都知道，唯有掌柜老蒋不知道。杨百顺听后，既替老蒋着急，又有些不解：老蒋天天在那里想事，怎么就想不到这一层呢？又听说老蒋年轻时爱说话，五十岁突然不爱说话，想来不会无缘无故，定有原委藏身其中。这些年杨百顺经历过许多事，知道每个事中皆有原委，每个原委之中，又拐着好几道弯。老蒋不爱说话，原委又藏在哪一层哪一道弯呢？一个染坊，千头万绪，让杨百顺替蒋家和老蒋想得脑仁疼。过去跟老曾杀猪，加上师娘，共三个人，杨百顺已觉得关系复杂；换了个染坊，本想清静，谁知更不得清静。但正是因为经过许多事，杨百顺长了心眼，最大的心眼是，他不招惹是非；染坊虽然人多事杂，杨百顺牢记一条，跟哪一个人都不远不近，包括同学小宋，也无来时说的“做伴”和亲密。杨百顺自成一派，希冀保住自己挑水的位置，再走一步看一步，将来能学上染布。

但到了这年秋天，杨百顺的饭碗还是没有保住。饭碗丢了不是因为得罪了老蒋，或是跟哪一个人产生了是非，而是因为一只猴子。掌柜老蒋看、想之余，有两大嗜好。一是不喜欢白天，喜欢夜晚。染坊白天在煮布煮线，他大都在睡觉；晚上染坊开始晾布晾线，他从卧房走了出来。染坊白天不晾布晾线，白天有日头，怕把布、线晒花了，晾布晾线都在晚上；这时八个大水池四周点起十六盏牛油灯，灯芯像草绳一样粗，“突突”冒着黑烟。布和线沾上水都死重，伙计们脱光膀子，从池子两边往晾杠上拽布拉线。一个晚上要晾几百匹布，几百捆线，青一匹，红一匹，蓝一匹，紫一匹；青一捆，红一捆，蓝一捆，紫一捆。伙计们“哼唷”、“哼唷”，一个时辰下来，就通身流汗。手里有共同的活儿在干，大家倒把闲时的闲话和不对付给忘记了。老蒋走过来，也不说话，就是个看。这时的看和平时的看又有不同。平时的看有具体对象，或是一个人，或是一件事，这个人把这件事办错了，他盯着人看；现在众人

在劳作，是一个场面，故他不盯具体的人，盯的是一个整体，一个场面，然后低下头自己想。或众人从水池里拽布拉线，他在水池边背着手走来走去，边走还想。这时明显是把热闹的场面给忘记了，只是把热闹的场面当做一个背景，想的已经是与场面无关的事。天天一天到晚在想，到底想个啥呢？杨百顺又不得而知。老蒋的第二个嗜好，是不喜欢跟人交往，却喜欢养猴子。这一点倒对杨百顺的脾气，杨百顺也不喜欢跟人打交道。不过同是不喜，两人又有不同。杨百顺不喜欢跟人打交道是吃过人的亏，对人有些发憊；老蒋不喜欢跟人打交道能看出干脆是厌烦人，才喜欢猴子。老蒋养了一只猴子，名字叫金锁。杨百顺刚来蒋家时，只顾挑水，眼睛顾不上四周；半个月下来，活计终于熟络了，才发现染坊院内枣树下，一直蹲着一只猴子。这枣树是棵老枣树，根上开裂了，但枝上仍下力，一树的枣结得密，压弯了枝头。杨百顺听说，这只猴子，已经跟老蒋待了八年；跟老蒋跟的，性子也像老蒋，白天一直在树下打瞌睡栽嘴儿，到了晚上，眼睛才开始活泛，腿脚也开始活泛，一下蹿到墙头上，抢人的草帽戴，“叽叽”叫着，向人招手。有时还蹿到枣树上，将身子吊在树枝上晃，能晃下一地大枣。阴历七月，枣还青着呢。如果换成人这么胡闹，老蒋马上会急，盯着人看；现在是猴子，他倒摇头笑了，还弯腰到地上捡青枣吃。这年延津雨水大，一入秋，遍地是老鼠。染坊最怕老鼠，老鼠爱嚼线和布，还爱偷吃染料。管家老顾到集上买了几十包老鼠药，分撒到染坊的房顶屋下。几天下来，毒死五六十只老鼠。但老蒋的猴子金锁一时调皮，中午时分大家也没在意，金锁把仓房屋顶的一包老鼠药当成了红糖，尝一尝味道也甜，吃了下去，当天夜里就被毒死了。老顾知道闯了大祸。老蒋盯着死去的金锁看，又盯着老顾看，然后低下头想。老顾被看想得筛了糠，这时不敢论亲戚，论着主仆说：

“掌柜的，我赔你一只吧。”

老蒋又盯老顾看，又想。想了半天，说了一句话：

“它已经死了，怎么赔？再赔就是别的猴子了。”

接着不理老顾，自己又到集上买了一只猴子，取名银锁。老蒋买这个银锁，是从五只猴子中挑出来的。其他四只猴子，都是银锁的兄弟姐妹。看到银锁容貌忠厚，不似金锁那么调皮，才选中了它。金锁就是因为调皮，才吃了老鼠药。但买回来发现，这只猴子貌似忠厚，性子却很躁。也许是刚离开兄弟姐妹，换了一个新地方，白天黑夜嘴里不停，拍打着自己的脑袋，向人比画说着什么。如果猴子只是夜里闹，老蒋不怕；白天也闹，让老蒋睡觉不安心，老蒋觉得有必要熬熬它的性子。熬它的性子也很简单，老蒋像对人一样，不打它，也不骂它，自己也不睡了，就坐在它的对面看它，然后低下头想。果然这猴像人一样，不知老蒋的路数，一下被老蒋看毛了，也想毛了。杨百顺白天挑着水，一趟趟走来过去，看老蒋在枣树下看想猴子，不禁笑了。果然看想治百病，十天之后，银锁就被老蒋看想成了金锁，白天开始在枣树下打瞌睡栽嘴儿，到了晚上才活泛。但老蒋没有大意，喂熟一只猴子，得一年光景，又怕它再吃老鼠药，所以白天晚上，一直用一根铁链子锁着它，拴到枣树上。过去金锁在的时候，杨百顺初来乍到，对染坊不熟，没敢招惹金锁；金锁换成了银锁，与银锁比，杨百顺成了染坊的老人，银锁成了初来乍到，看到银锁，杨百顺就像看到初来乍到的自己，对银锁倒感到亲切。挑水挑上两个时辰，到枣树下歇息的时候，他开始凑上去摸银锁的头。如果是白天，银锁正在打瞌睡，睁开眼睛翻杨百顺一眼，又昏沉睡去；如果是晚上，银锁精神了，杨百顺摸它的头，它也用手摸杨百顺的头，两人对视一笑。这时杨百顺觉得一个银锁，倒是自己在染坊的知己。与它结成一伙，倒不会招惹是非。当然杨百顺招惹银锁，都是趁掌柜老蒋不在的时候；老蒋在，杨百顺挑着水从枣树下穿过，目不斜视，

好像跟银锁不认识；老蒋不在的时候，他才放下水桶，上去跟银锁打招呼。自银锁来了之后，杨百顺感到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，人在担着水，心里一直想着银锁。

这年阴历八月初五，天上又下了一场暴雨。第二天雨停了。但雨后天晴，天气闷热。杨百顺挑了一上午水，身上的褂子裤子全湿透了。吃过午饭再挑，挑到半下午，全身又湿透了，便停下来就着水桶喝水。喝完水，发现掌柜老蒋还在屋里睡觉，便蹑手蹑脚来到枣树下。银锁仍在树上拴着，也低头栽嘴儿，睡出一头汗。杨百顺轻轻拍它的头，让它醒来。过去白天与银锁打招呼，银锁睁开眼看杨百顺一眼，又低头睡去；今天杨百顺将它拍醒，它愣了愣神，没有接着睡，而是用手指了指自己的嘴，又指了指远处的水桶，杨百顺便知道它渴了。杨百顺提过半桶水来，银锁扒着桶沿“咕咚”、“咕咚”喝了好一阵。喝完擦擦嘴，又用爪子给杨百顺擦汗。杨百顺问它：

“热吧？”

银锁没有听懂，愣在那里。杨百顺指指枣树上的枣：

“想不想吃枣呀？”

这时枣已经红了，在绿叶中映着。银锁看到实物，听懂了杨百顺的话，点点头。杨百顺弯腰就要上树：

“等着，我给你够俩去。”

银锁点点头。突然又扒杨百顺的肩，指指自己，又指指枣树，嘴里“叽叽”叫着。杨百顺听懂了，它是想自己上树够枣吃。杨百顺也是一时大意，真把银锁当成了自己的好朋友；也忘记猴不比狗，一年时间才

能喂熟它。看着老蒋不在，便自作主张将树上的铁链子解开了。他哪里知道，银锁并不是他想的银锁，待铁链子一解开，银锁就凶相毕露，原来多少天的变成金锁都是装的，它没有上树够枣，而是伸手给了杨百顺一巴掌。杨百顺没有防备，一屁股墩到地上。手一摸脸，五道大血印子。杨百顺回过神来，扑上去要抓银锁，银锁拖着铁链子，早已蹿上枣树，跳上房顶。待杨百顺爬上房顶，银锁早已由房顶跳到墙头，在几个院落间飞檐走壁，越过院墙，向村外跑去。等杨百顺追到村头，村外是茂密的高粱地，银锁早已经蹿进高粱地，不知跑到哪里去了。

找不到银锁，杨百顺也没敢再回老蒋家。不回老蒋家不是怕自己放跑了银锁要赔猴子，他估计老蒋不会让他赔猴子，既不会打他，也不会骂他，仍会像当初自己挑水不及，或银锁刚来时熬银锁的性子一样，面对面看他，然后低下头想。一想到这看想，杨百顺便怕起来。上回金锁被毒死时，老蒋看老顾和想老顾，老顾事后病了三天。何况杨百顺又与老顾不同，不同不是说老顾是个管家，杨百顺只是个徒弟，而是两只猴子一死一逃，缘故不同。金锁死是误吃了老鼠药，老顾只负连带责任；而银锁是杨百顺亲手放跑的，责任全在他一个人身上。挨打受骂赔猴子他倒不怕，想起被老蒋当面想的场面，他不寒而栗。猴子接二连三地出岔子，还不知老蒋要想多长时间呢。上回老顾有连带责任就被老蒋想病了，自己亲手放跑猴子，非让老蒋想死不可。把人想死本是戏文里说的话，说的是男女之间见不了面；谁知一个老蒋，能把人当面想死。为了不让人想死，杨百顺再一次有家难回，有国难投，一个人顺着大路，漫无目的地走着。自到老蒋的染坊，一转眼大半年过去，现在突然不辞而别，倒对染坊有些留恋和伤感。当初自己能到老蒋的染坊来，还多亏同学小宋帮忙；虽然后来跟小宋疏远了，现在自己突然跑了，小宋肯定会跟着吃挂落，不知是老顾骂他，还是老蒋想他，又感到有些对不住小宋。接着又怪自己，不但人看不清楚，连个猴子都看不清楚；正因为把

银锁当成了知己，才落得个如此下场。真是深渊有底，猴心难测啊。走着想着，在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，杨百顺就再次碰到了天主教牧师老詹和他的徒弟小赵。

八月初五这天，小赵用“飞利浦”牌脚踏车载着老詹到距县城八十里的魏家庄去传教。魏家庄在延津的最北边，属偏远村落，但老詹并没有放过。去的时候倒顺利，到魏家庄传教也很顺利，老詹把该说的话都说了；虽然说了半天，魏家庄还是无人信主，但老詹已经习惯了。小赵倒在魏家庄卖了五捆葱。下午回县城的时候，起初也很顺利，两人还边走边聊天，说今年雨水偏大，说不定秋季又要遭灾。小赵说涝就涝吧，栽葱不怕涝；老詹说这都是延津人几十年不服教化，让主发了怒。说着走着，到了五十里铺。五十里铺有一个大上坡，小赵用力蹬脚踏车，“咔嚓”一声，脚踏车突然断了前轴，把老詹和小赵摔了个嘴啃泥。这辆“飞利浦”脚踏车已用了三十多年，出些毛病也属正常。如果是轮胎爆了，或是链子断了，老詹和小赵都会修理，随身带着皮垫、胶、铁丝、锤子和气筒子呢。轴断了，只能回到县城换轴。轴一断，脚踏车不但无法骑了，也无法推了，五十里铺离县城还有五十里，小赵只好扛上脚踏车，老詹步行，师徒两个往县城赶。天气闷热，走了十里路，小赵已累得通身流汗。比小赵还累的是老詹，毕竟快七十的人了，走着走着不但累，还困，牵着小赵的衣襟，一边走一边栽嘴儿；一栽嘴儿脚步就趔趄，比平常又多走出一半的冤枉路。这时两人不聊天了。又往前走了十里，小赵负着重物还能走，老詹一屁股坐到路边，再走不动了。这时从岔路口急急忙忙走来杨百顺。杨百顺一方面担心老蒋发现猴子和杨百顺丢了之后，会派人从后边追他追猴，另一方面天快黑了，担心野地里有狼，便有些慌不择路和只顾赶路。本来他以前见过老詹和小赵，还摸过小赵的脚踏车，现在对他们视而不见。倒是小赵喘着气在路边喊他：

“那谁，你站住！”

杨百顺吓了一跳，以为是老蒋派人在堵他，僵在路中间。等认出是老詹和小赵，才回过神来。小赵：

“慌里慌张，你做啥哩？”

杨百顺一方面还在慌神，另一方面真不知道自己要去做啥，说话便有些结巴：

“不做啥。”

小赵盯他看半天：

“既然不做啥，给你个差事你干不干？”

杨百顺：

“啥？”

小赵指着瘫到地上的老詹：

“把老头背到县城，给你五十钱。”

原来跟染坊和猴无关，杨百顺才放下心来。接着看地上的老詹，开始在心里盘算。一方面自己正不知干啥，也无处可投；另一方面背一人到县城，能挣五十钱，一个烧饼五个钱，五十钱能买十个烧饼，自己的包袱细软，都落在了老蒋的染坊，正身无分文；何况三人同行，不担心夜里会碰上狼。左右想过，觉得还划算，于是点了点头。

但等背起老詹，杨百顺又觉得上了当。老詹虽然快七十了，但他个

头高，一米九左右；个高，分量就重，一个老头，竟快二百斤了。杨百顺背着他走了一里路，通身就出了汗。原来这五十钱也不是好挣的。好在自己在老蒋家挑过大半年水，把肩膀练了出来，于是走三里一歇，走三里一歇，三人结伴往县城赶。有人背着不用走路，老詹渐渐又精神了。一精神想起自己的职业，便在杨百顺背上与杨百顺拉话：

“那谁，你叫个啥？”

杨百顺：

“杨百顺。”

老詹：

“哪村的？”

杨百顺：

“杨家庄。”

老詹：

“好像见过你。”

杨百顺：

“我过去杀过猪，师傅叫老曾。”

老詹恍然大悟：

“老曾我认识。老曾呢？”

杨百顺：

“我现在不杀猪了，学染布。”

老詹也没追究其中的原委，开始切入正题：

“晓得我吗？”

杨百顺：

“全县人都晓得，你让人信主。”

老詹大感欣慰，几十年的教没有白传。又用手拍杨百顺的肩：

“你想信主吗？”

老詹这话问人问过千万遍，千万遍的回答都是：“不想。”久而久之，老詹见人只是这么一问，往往不等别人回答，他已经提前自问自答：“你想信主吗，不想吧？”但令老詹没想到的是，杨百顺脱口而出：

“想。”

杨百顺说完没有什么，老詹倒大吃一惊，好像不是他问杨百顺，而是杨百顺在问他。他不禁反问：

“为啥？”

杨百顺：

“我原来杀猪时，听你说过，信了主，就知道自己是谁，从哪儿来，到哪儿去。前两件事我不糊涂，知道自己是谁，从哪儿来，后一个

往哪儿去，这几年愁死我了。”

老詹拍了一下大腿：

“主想引导众生的，主要就是这个；前两个说的都是过去的事，倒还在其次。”

杨百顺：

“我信了主，你能给我找个事由吗？”

老詹这时才明白，两人话说得一样，意思不一样，老詹愣在那里：

“你不是在染坊吗？为啥还找事由呢？”

杨百顺绕过染坊，指了指身边的小赵：

“我想像他一样，信了主，每天骑车，卖葱。”

他一说这话，老詹还没反应过来，小赵立马急了。小赵急并不是说杨百顺要抢他的饭碗，而是他竟用信主，来哄骗老詹；用信主，来哄骗事由。但他不说这个，指着杨百顺的脸，冷笑一声：

“他信啥呀，我早就看出来，就是没说；看他脸上的血道子，不是跟人打架了，或杀了人，从哪儿逃出来的吧？”

杨百顺争辩：

“你胡说，我没跟人打架，也没杀人，就是不想染布。路上碰到一兔子，想抓兔子，被兔子蹬的。”

老詹趴在杨百顺背上，“吭吭”着鼻子，从侧面看了看杨百顺的脸。看后，觉得也不像杀人的痕迹。老詹在延津待了四十多年，七十岁了，只发展了八个信徒，近些年没碰到一个合适的；现在路途中无意中遇到一个，虽然两人话同意不同，但回答信主那么干脆，四十多年还属少见。就冲这一点，是个可塑的坯子也料不定。正是因为话同意不同，主才引导大家呢。便有意把杨百顺发展成延津信主的第九人。但他说：

“咱先不说事由，你要信主，能让我给你改个名字吗？”

这倒是杨百顺没有想到的。杨百顺：

“改成啥呢？”

老詹想了想：

“你姓杨，就叫杨摩西吧，这可是个好名字。”

老詹想把杨百顺的名字改成杨摩西，也是图个吉利；想借这个名字，像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样，能把深渊中的延津人，带出苦海；想在自己人生的最后阶段，把天主教在延津发扬光大。但杨百顺没觉得“杨摩西”这个名字好听，但改了名字，或许就有了事由；找着事由就叫杨摩西，找不着事由，自己再把名字改回来；改不改的，不过一个名字，自己从来不叫，都是别人在叫；过去叫杨百顺，倒百事不顺，倒干脆利落地说：

“改名我倒不怕，那个杨百顺，我已经当够了。”

虽然两人初衷不一样，但杨百顺这话，倒跟老詹的意思八九不离十。老詹大为欣慰，“吭吭”着鼻子：

“阿门，就冲这句话，要割断自己，你已经接近主了。从现在起，你就叫杨摩西吧。”

暮色中，小赵噘着嘴，老詹和杨摩西聊着天，三人一块儿往县城赶去。

十

杨摩西信主之后，并没有像小赵那样骑脚踏车、卖葱，另外去了延津县城北街老鲁的竹业社破竹子。这事由倒是牧师老詹给找的。但破竹子不对杨摩西的心思。不对心思不是杨摩西跟竹子有仇，或那边有小赵骑脚踏车卖葱比着，这山望着那山高，而是做了老詹的徒弟之后，发现师傅老詹，和过去杀猪时见过的老詹，好像是两个人。过去他对做老詹的徒弟很羡慕，一个小赵，整天骑着脚踏车，师傅传教，他可以卖葱，觉得他们师徒关系松散，有些向往；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才知道他们关系不是松散，而是太松散了，或者说，小赵根本不是老詹的徒弟，只是老詹雇的一个脚力。小赵既不信主，平时又不跟老詹在一起，他平时就是跟他爹卖葱；老詹下乡传教时，自己骑不动脚踏车，才雇小赵骑车，骑一天车二百钱，一把一结，与小赵卖葱的收入差不多，小赵才帮他骑车；老詹在村里传教时，小赵可以捎带卖葱；跟信不信主倒没关系。或许，正是因为他们关系松散，杨摩西做了老詹的徒弟，想骑车卖葱，才有空子可钻，才好顶小赵的窝子；但杨摩西新来乍到，不会骑脚踏车，无顶窝的本事，也就谈不上顶窝了。不会骑脚踏车可以学，当初小赵也不会骑脚踏车，骑脚踏车还是老詹教的。但当初老詹六十来岁，还不算老，有这工夫，为教小赵骑车，整整花了一个月工夫，车被摔伤好几处；现在七十岁了，光阴过一天少一天，急着传教，手里只有这一辆脚踏车，就无空闲让杨摩西学骑车，每天下乡传教，还得用小赵。传教是在白天，本来夜里也可以学。但这辆“飞利浦”脚踏车已骑了三十多年，小心骑着还常出毛病，让人拿去学车，恐怕杨摩西还没学会骑车，车早就成了一堆零件。老詹首先就不赞成杨摩西学骑车。杨摩西倒也不是非要骑车，而是觉得一个外人整天来骑车，正经的徒弟反到外边破竹

子，弄得师不师徒不徒的，看着不像。倒是小赵见杨摩西动骑车的心思，老詹找他骑车时，他还给老詹甩脸子：

“今儿就算了吧，腿疼。你也找找别人。”

老詹反要给小赵赔笑脸：

“看在主的分上，没看今年秋季又遭灾了吗？”

当初杨摩西信主是和事由连在一起，才改了名字，现在一切不像原来想的，杨摩西本可以不信主，辞了事由，再把名字改回去。但事情虽然别扭，可离开老詹，再去找别的事由，一下又难了；到延津县城北街老鲁的竹业社破竹子，还是老詹托了人情，费了不少周折，才把他弄进去的。杨摩西在县城两眼一摸黑，一时又找不到别的出路，也只好暂时边信主，边破竹子。原来他还想着，信主就彻底信主，跟老詹就彻底跟老詹，像和尚尼姑入庙进庵一样，每天念过经吃饭，不用再干别的，图个清闲；没想到老詹像喊丧的罗长礼一样，单靠一个喊丧或传教，养不起一个徒弟。

老詹的教堂自前年被县长小韩拿去，改为学堂之后，县政府一直没还回来。按说县长小韩因为一个爱讲话，饭碗被省长老费砸了，已卷包回了唐山，“延津新学”也解散了，教堂该物归原主；但小韩走后，新来了一个县长叫老史。老史是福建人，和省长老费是同乡。小韩被撤之后，延津县长由谁来当，本该由新乡的专员老耿做主；但因为小韩是被省长老费撤的，遴选接替者，老耿就不敢自专，便请示了省长老费。老费倒也举贤不避亲，就推荐了他的同乡老史。老史过去在老费身边当科长。老费撤小韩时严肃，推荐老史时也严肃。正因为两面都严肃，倒让老耿佩服他，人家该当省长。老史到延津上任之后，与小韩大为不同，

不爱讲话，不办学堂；性格与省长老费相像，一天说不了十句话。虽然他自己不爱说话，却喜欢听别人说话，这是他和省长老费的区别。但他不喜欢听人在日子里说，喜欢这个人扮成另一个人，在舞台的戏文里说。一台戏演下来两三个钟头，两三个钟头人“呜里哇啦”都在说；说不过瘾，还唱。老史来延津之后干的第一件事，就是给延津引进了一个戏班子。过去延津人饭还吃不饱，听的都是过路戏，自己养不起戏班子；或者戏班子在延津待着，养不活自己。老史来了，由县财政出钱，养了一个戏班子。县财政本也拮据，老史到任之后，见财政亏空，不声不响，先在全县的商号明察暗访。明察没察出什么，暗访半个月，访出三家商号，盐商老焦，木材商老沈，烟馆老邝，或不法经营，或买空卖空，或偷漏税金，老史二话没说，将老焦、老沈和老邝下了大狱，三人家产充了公，县财政一下由瘦子变成了胖子。全县百姓看到老史下车伊始，就惩治不法商人，倒都拍手称快。延津的商风，也因此大为好转。老史接着便请大家看戏。延津本属河南，大家爱听的戏是河南梆子；但老史是福建人，不爱听河南梆子。大家以为他该听闽剧，可他又不喜欢闽剧；还是他年轻时在苏州上学堂时，偶尔喜欢上当地一个剧种叫“锡剧”，于是千里迢迢，从江苏引进来一个锡剧班子。有了戏班子，就得有个剧场，老史便把过去的“延津新学”，改装成一个戏院。锡剧刚开始上演的时候，听者就老史和他的身边人；“咿咿呀呀”的唱腔，延津人听着像猫叫；三百人的教堂，显得空空荡荡。但老史处变不惊，天天来戏院听。久而久之，延津人也跟着老史听出些门道，“咿咿呀呀”的锡剧，倒比河南梆子要细致许多。所以直到现在，河南的腹地延津，却流行外省的锡剧，源头就在这里。老史爱听戏不同于小韩爱讲话和爱办学，这里不涉及救国救民，顶多跟当年的另一位县长老胡爱做木匠活一样，是一种个人嗜好，所以从省长老徐到专员老耿，大家倒相安无事。当初小韩把老詹赶出教堂的时候，老詹在县城西关寻到一座破庙，当做临时的教堂。破庙已被一个和尚丢弃多年，好在老詹懂建筑，又手脚勤快，修

缮一番，下雨倒也不漏。小韩倒台的时候，老詹高兴过一阵子，以为教堂马上要还给自己；谁知来了个老史，又要在里面唱戏。老詹去找老史，说明来龙去脉，让他还回教堂。老史倒很温和，笑着说：

“物归原主，天经地义。可这个教堂，我是从小韩手上接的，我的原主是小韩。你要教堂我不管，但你不该找我，该去找小韩。”

可小韩已经不是县长，回了唐山，找他还有啥用？老詹急了，说政府不能一而再再而三，对教会强取豪夺。老史笑咪咪止住他，突然换成正色：

“詹先生，你要这么说，我倒觉得小韩干的是对的。嘛叫强取豪夺？这里是中国的土地，你来之前，这里并没有教堂；如果说有强取豪夺，恰恰是你詹先生，不但夺了我们的土地，还想蛊惑人心。詹先生，有句话我说到头里，传教我不反对，但不能本末倒置，更不能要挟政府。如果井水不犯河水，咱们相安无事；如果你借教会要挟政府，我这个人倒不信邪，就信圣人一句话：‘子不语怪力乱神’，不管它是嘛教，有多大势力，绝不能让它胡作非为，我立马在延津取缔它。我这么做，倒与个人无关，纯粹为了一方水土的平安。”

又笑咪咪地说：

“詹先生，你是个明白人，传教就好好传教，为嘛非要干政呢？”

老詹哭笑不得，他要的是自己的房子，怎么成了干政？何况，老史占教堂本为唱戏，和“政”也八竿子打不着。老詹这才知道，这个新来的老史，比走了的小韩还难缠。不跟他要教堂，老詹还能在延津传教；再跟他要教堂，怕是连自己也要卷包走人。老史惩治不法商人，老詹也看到了，老詹只好不再提教堂的事，在破庙里继续住下去。老詹传的是天

主教，住的却是和尚的破庙，每天出来进去，又让老詹感叹。更让老詹叹息的是，开封天主教会，也一直与他作对。自老詹的叔叔死了之后，开封天主教会的会长换成了老雷，老雷与老詹在教义上有分歧；加上老詹四十年过去，只在延津发展了八个信徒，老雷早想将延津分会取消，合并到其他分会去。还是看老詹七十多岁了，动了恻隐之心，才没有撵老詹走，但给延津天主教会拨的经费，一年少似一年，意思是让它自生自灭。这些经费只够养活老詹一个人，杨摩西信主和改名，老詹只能给他提供一个住处；杨摩西的生计，还得靠杨摩西自个儿解决。过去跟师傅老曾杀猪时，老曾管吃不管住；现在跟了老詹，老詹管住不管吃。过去跟老曾时，见过传教的老詹，当时对他也没在意；谁知一年之后，自己又成了老詹的徒弟。一年也就是转眼的光景，杨摩西想起来却恍若隔世。杨摩西叹息一声，只好去了竹业社。

竹业社的掌柜叫老鲁。老鲁是个破锣嗓子，破锣嗓子说话声音都大；平常一句话，老鲁喊着说，喊着说并不是为了强调这话的重要，而是为了强调这话说过。句句强调，倒分不出个话语高下。老詹推荐杨摩西来破竹子时，老鲁并不愿收杨摩西。不愿收杨摩西不是老鲁对杨摩西有啥看法，而是老鲁问杨摩西话时，杨摩西答错了一句话。头天晚上，老詹已与老鲁说妥，让他的徒弟到老鲁的竹业社破竹子。第二天一早，老詹去乡上传教，杨摩西到竹业社上工。老鲁本来对招一个学徒没有在意，但进一个生人，掌柜的总要照例问上两句。老鲁边吸烟，边问杨摩西哪里人，过去在哪里干过，都干过些啥。老鲁问者无意，杨摩西答者有心。因过去有过染坊老顾招工的经历，一说自己换地方多，容易让人生疑，便长了个心眼，瞒下卖过豆腐与杀过猪两节不说，单拣近处的，说之前在蒋家庄老蒋的染坊干过，因脚手一沾染染料起疹子，只好离开染坊。如杨摩西说他过去做过豆腐或杀过猪都无碍；过去换过多少地方也无碍，老鲁不是老顾；恰恰杨摩西说他跟过蒋家庄染坊老蒋，让老

鲁生了气。因老鲁办竹业社之前，和蒋家庄的老蒋一样，也是个茶贩子，后来年岁大了，跑不动了，便用贩茶赚的钱，开了个竹业社。他在贩茶时，和鹰钩鼻老蒋认识；那时老蒋还爱说话，说起话来，两人有些不对脾气。两人都是延津人，按说无论到江浙一带贩茶，或是到山西内蒙古一带卖茶，本该相互帮衬着；但因为话说不到一起，加上同行是冤家，两人倒走得挺远。最后不贩茶了，一个开了染坊，一个开了竹业社，就证明两人志趣不同。现听说杨摩西跟过老蒋，马上说自己竹业社不缺人，将杨摩西赶了出去；全不知杨摩西因为一只猴子，与老蒋也不敢见面。杨摩西被老鲁赶出去，还不知道自己被赶的原因。杨摩西回到老詹的破庙里，不明不白待了一天；晚上老詹从乡下传教回来，才知老鲁变了卦。老詹撇下杨摩西，又去县城北街竹业社找老鲁，问了半天，才知是老鲁对老蒋的仇气，报到了杨摩西头上。老詹吸着烟说：

“老鲁呀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主说：要宽恕你的仇敌。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还是他徒弟出卖的。主事先知道，也没有跑。”

但老鲁不是主，对老蒋和杨摩西，一个也不宽恕。但他不说老蒋和杨摩西，说老詹的主：

“死到临头了还不跑，脑袋有毛病呀？”

老詹又在主跑与不跑的问题上，给老鲁说了半天。老詹也不是非让杨摩西破竹子，才死缠着老鲁。而是因为延津人皆不信主，无人有事求老詹，都是老詹求人信主；老詹虽在延津熟人多，但不求人办事是熟人，一求人办事人就生了；熟人之中，老詹还数与老鲁好；离开老鲁，一时也给杨摩西找不下别的事由；找不下事由事小，因找不下事由，自己发展第九个信徒的计划再落空了，事情就大了。把主抬出来，见老鲁仍不转意，他突然想起贾家庄的瞎老贾。瞎老贾是老鲁的表哥，会弹三

弦，会给人看相算命，当初老汪的私塾解散之后，杨摩西的弟弟杨百利曾投奔过瞎老贾，被瞎老贾赶了出去。老鲁本不喜欢这位表哥，既不喜欢他的三弦，也不喜欢他的算命，说：

“一个瞎子，算得过，他咋不算算他自己？”

但牧师老詹去贾家庄传教，自认识瞎老贾，却与瞎老贾说得着。老詹喜欢瞎老贾并不喜欢他的算命，每个人的命运都在上帝手里握着，何用算？但喜欢他弹的三弦。四十多年前，老詹从意大利刚来时，听不懂中国话，也不喜中国的戏曲和乐器；四十多年过去，老詹会说延津话，但对中国的戏曲仍是不喜，唯一一个瞎老贾弹的三弦，中了老詹的心怀。老詹去别的村庄布道，布完道就走；在贾家庄布完道，还要去找瞎老贾，听一回他弹的三弦。瞎老贾本来架子很大，不是谁让他弹曲儿，他就弹曲儿；但看老詹是个外国人，也喜欢自己的三弦，有些自得，便给老詹弹上两曲儿。瞎老贾会弹喜曲儿，如《打雁》、《算粮》、《张连卖布》、《刘大嘴娶亲》等；也会弹悲曲，如《李二姐上坟》、《六月雪》、《孟姜女》、《塞上泪》等。听喜曲儿老詹不以为然，听后摇头一笑；听悲歌一曲，听罢李二姐、窦娥、孟姜女、王昭君这些苦人儿的满腹冤屈，往往头垂到胸前，感叹一声：

“这曲儿里说的苦，就是主要救的呀。”

又拍着桌子正色说：

“这就是主存在的理由！”

接着感叹瞎老贾弹出了主的心。又摇头感叹，一个能懂主的心的人，为啥还不信主呢？便想让瞎老贾信主。没想到瞎老贾说：

“既然我都知道他的心了，为啥还信他呢？”

老詹倒愣在那里，只好作罢。老詹与竹业社掌柜老鲁，也认识了三十多年。老鲁贩茶时，老詹就想发展老鲁信主。老鲁说：

“忙得过，你要能让主来帮我贩茶，我就信他。”

后来不贩茶了，开了竹业社，老詹又劝他，他改成：

“你要能让主来帮我破竹子，我就信他。”

几十年来，与主也是两股道上跑的车。虽然老鲁不信主，但看老詹老实憨厚，四十多年只发展八个信徒，还锲而不舍，天天跑着，又有些佩服他；延津就找不出这么执意的人，不管干啥事，十个有九个半，当时见不着利，就望风跑了；倒与老詹成了朋友。老鲁与人喝酒，谈到老詹，常说：

“老詹是让主害了，他要不传教，干些别的，哪怕是贩茶叶，也早发了，用不着住破庙。”

当然说的是另外一回事了。老詹见老鲁执意不收杨摩西，知道除了老鲁与染坊的老蒋有隙之外，也是自己和主的面子不够；这时想起贾家庄弹三弦的瞎老贾。瞎老贾既与自己是好朋友，又是老鲁的表兄；老鲁不买自己和主的账，该买瞎老贾的账，便说：

“我要说不下这事，就去贾家庄找老贾，让他来给你说。”

老詹以为瞎老贾是老鲁的表哥，比自己和主在老鲁面前有面子；全不知道老鲁讨厌瞎老贾，面子还不如老詹。老詹又说：

“当初让你信主，你说主能帮你破竹子，你就信；现在主不能来，派他的信徒来了，你为何不收呢？”

正是因为老鲁讨厌瞎老贾，怕老詹真把他搬来，与自己啰嗦；又觉得老詹后一段话，信主和破竹子之间，又说得驴头不对马嘴，让人哭笑不得；为了与瞎老贾和老詹都不啰嗦，便苦笑一下，又收下杨摩西。老詹和主没办成的事，没出面的瞎老贾却办成了。杨摩西也是无意之中，沾了瞎老贾的光。

自此，杨摩西白天在老鲁的竹业社破竹子，晚上到老詹的破庙里睡觉。白天破竹子并不难，过去杨摩西杀过猪，动过刀子；二者刀法虽然不同，但都跟刀有关系，很快就悟出了门道。但到了晚上睡觉，出了问题。出了问题不是老詹的破庙睡不得觉，老詹的破庙四处透风，正因为透风，伏天不热，正好歇息；而是杨摩西破完一天竹子回来，老詹从乡下传教也正好回来，又要用晚上的时间给杨摩西讲经。别人学门手艺只有一个师傅，杨摩西为了找一个事由，一个人被劈成了两半，白天一个师傅，晚上一个师傅。白天在竹业社破了一天竹子，身子已很乏；晚上再听老詹讲经，容易打瞌睡；听了半夜经，早上爬起来再去竹业社，破竹子时也犯困。这时才知道，信主也不是件容易的事。前一个月杨摩西还能坚持，一个月后，就感到一身不能二任。杨摩西自生下来，没这么缺过觉。晚上听经打瞌睡老詹倒有耐心，等他醒来再接着讲；白天破竹子打瞌睡，掌柜老鲁就急了。因为一打瞌睡，竹子就破残了。破残一根竹子老鲁倒不怎么心疼，但因为破残竹子，耽误了老鲁别的好事，老鲁就急了。老鲁虽然不喜欢瞎老贾的三弦，但喜欢高门大嗓的晋剧。老鲁本是延津人，按说喜欢戏，也该喜欢河南梆子，但他和新任县长老史一样，不喜欢河南梆子，喜欢外地戏。老鲁当年去内蒙古卖砖茶，常常从山西路过，听些晋剧。一开始他并不喜欢听戏，不但不喜欢河南梆子，

也不喜欢晋剧。但听着听着，晋剧唱起来，可着嗓门往外吼，不吼到破锣嗓子，不算唱到兴处；到了兴处，破着嗓子又像钢丝一样，往上拐一个弯和挑一个高。不是破锣嗓子与自己有些相仿，老鲁才喜欢；而是到了兴处，又拐个弯和挑个高，不知撞到了老鲁心里的哪一块，这一块过去没发现，现在发现了，从此落下病根。但他与老史不同的是，老史喜欢外地的锡剧，可以从江苏引进一个戏班子；老鲁喜欢晋剧是白喜欢，一个竹业社的掌柜，养不起一个戏班子，唱晋剧的山西人，从来不到延津来，就是来了，除了老鲁，也没别人听。县长老史天天能看锡剧，心头不憋得慌；老鲁常年看不了晋剧，心里憋过了劲儿，只好在脑子里，走过去听过的戏。如《苏三起解》，如《大祭桩》，如《天波楼》，如《凤仪亭》，还有《杀宫》等。老鲁走戏没有固定时间，兴致来了，马上就走。有时一边在店铺看徒弟们破竹子，一边在脑子里走戏。但他对戏文只想不唱，戏在脑子里走，他随着戏在那里摇头晃脑和挤眉弄眼。知道的，知他脑子里锣鼓喧天；不知道的，还以为他是个神经病。就像杨百利在延津铁冶场看大门时，在脑子里走“喷空”一样。但走戏与“喷空”又有不同，“喷空”讲张致，有影没影的事，自个儿往上生编；走戏不能编，要记住戏里的词，唱戏就讲不能错词。看似凭空编一个“空”难，其实记别人的话也难；或者说，记别人的话更难。加上老鲁已经五十多了，记性大不如从前。有时摇头晃脑、唉声叹气是入了戏，戏走得正酣；有时唉声叹气是想不起词，戏停在了那里，自个儿在生自个儿的气。杨摩西第一次看老鲁在那里走戏，以为他犯了癫痫疯，吓了一跳；后来知道是走戏，笑了。但他只知道老鲁唉声叹气是在走戏，不知道唉声叹气还有分别。有时看着笑着，打了瞌睡，便把竹子破残了。把竹子破残会有岔音；一出岔音，老鲁脑子里的戏就停了，或刚想起的词，又忘了。不管是停戏，或是忘词，老鲁从戏里出来，抄起残竹就摔杨摩西的头；但他不骂杨摩西破坏他走戏，也不骂破残了竹子，操着破锣嗓子喊：

“妈拉个逼，看你这败坏人的样子，就像老蒋！”

蒋家庄染坊的老蒋，无意之中也跟着吃了杨摩西的挂落。残竹摔到头上，杨摩西倒一下醒了。醒来之后，环顾四周，突然不知自己身在何处。

这天下午，老詹收到意大利一封来信。四十多年过去，老詹的外婆、父母都相继去世，与他通信的是他妹妹。老詹的妹妹，是世界上唯一崇拜老詹的人。老詹在延津没有亲人，一个叔叔过去在开封，十五年前也死了；叔叔死之前，叔侄相见，也是叔叔在教诲他，他只有听的份；几十年间，能说心里话的，也就是个妹妹。可妹妹远在意大利，两人说话只能靠通信。老詹与妹妹通信通了四十多年。四十多年间，老詹在写给妹妹的信里，不知都说过些什么，大概是说自己在延津如何传教，延津的教堂如何雄伟，天主教在延津如何从无到有，四十多年过去，已发展到十几万人。因为在老詹的妹妹看来，在中国传教的意大利牧师，从古至今，无出老詹其右者，老詹是詹家的骄傲，也是意大利的骄傲。如果老詹的妹妹知道老詹的真实情况，又会作何感想，就不得而知了。老詹的妹妹这次在信里说，她一个孙子八岁了，昨天刚受洗礼；孙子听说舅姥爷在遥远的中国传教，成绩斐然，对舅姥爷十分佩服。也不知老詹的妹妹，又对她孙子说了什么。过去给老詹写信，就是妹妹一个人；这次在信的末尾，这孙子也用意大利文歪歪扭扭写了几句话：舅姥爷，虽然我没有见过你，但我想起你，就想起了摩西。大概是说摩西领着以色列人走出了埃及，老詹领着中国人走出了苦海。老詹自传教以来，还没得过这么高的评价；信读罢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。激动起来，晚上给杨摩西讲经，声音就格外高亢嘹亮。但杨摩西这天在竹业社又挨了老鲁的打，情绪有些低落；老詹刚开始讲经，他就昏昏欲睡。但这天老詹忽略了杨摩西，自顾自地在那里讲，从一主、一信、一洗、一神讲

起，一直讲到如何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重在将心志改换一新。这些经过去都分段讲过，像这么一气呵成地讲下来，老詹还是头一回。虽然讲着讲着乱了，或断了，老詹“吭吭”着鼻子，从头再讲。从天擦黑，一直讲到五更鸡叫。老詹认为这是自己自传教以来，讲经讲得最好的一次。四十多年间，似这样透彻淋漓者，也就三五回。但杨摩西一句也没听全，觉得这是自听经以来，老詹最啰嗦的一晚。经讲罢，老詹还红光满面，杨摩西头一挨枕头，天就亮了。天亮又得赶紧爬起来去竹业社破竹子。待坐到机子上，头沉得像碾盘。梦中破竹，破一竿残一竿。这天老鲁脑子里又在走戏，而且走的是一部大戏，叫《伍子胥》。伍子胥是个楚国人，一辈子打打杀杀，皆为报仇：为报父仇，逃亡他乡，多年后，率别国的军队灭了自己的故土；哪知在新的国度，又为奸臣所害，被君王杀了；临死之前，伍子胥让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，挂在城门楼子上，要看另一个故土灭亡。这戏有些啰嗦，但这天老鲁走戏走得格外地顺；过去不敢走《伍子胥》，走两步一断，走两步一断；但老鲁昨晚上喝了两口酒，夜里睡得踏实，早上起来，头脑格外清醒；一开始走《伍子胥》也是试试，不行就换戏；没想到一试走成了，过去忘词的地方，今天竟接上了，老鲁突然觉得自己青春焕发。但老鲁刚入戏，杨摩西就把竹子破残了；残竹的岔音，就将《伍子胥》打断了。因今日走得顺利，老鲁顾不上跟杨摩西计较，不顾残竹接着往前走。但刚又入戏，残竹的岔音又响了。伍子胥如丧家之犬逃往他乡，还没逃到韶关，杨摩西破残了十一竿竹子。这时老鲁睁开眼睛，顾不上伍子胥，转身去了后院。等他回来，腋下夹着杨摩西的包袱；包袱里装着杨摩西一些衣物零碎；因老詹的破庙里白天没人，老詹要下乡传教，杨摩西怕把包袱丢了，便把自己的细软，寄放在竹业社；老鲁没看残竹，也没看杨摩西，直接将包袱扔到了大街上，然后闭着眼睛用破锣嗓子喊：

“那谁，我操你八辈祖宗，还不给我滚！”

杨摩西还在梦中，就丢了饭碗。丢了饭碗的杨摩西，只好背起包袱，去破庙里找老詹。杨摩西认为这次丢饭碗不怪自己，全是老詹昨夜讲经闹的。既然是老詹闹的，就想让老詹再给他找个事由。老鲁那里，他也待腻了。但老詹看杨摩西背着包袱回来，一方面他给人找事由的能力也有限，上次为了让杨摩西进竹业社，他就跟老鲁费了不少口舌，一时三刻，给杨摩西再找不着别的事由；同时两个月过去，他对杨摩西的看法，也发生了改变。一到听经就打瞌睡，打一次两次可以原谅，天天这么没精打采，就不是打瞌睡的问题了，也许杨摩西和主并无机缘。意大利八岁的小外甥都知道主和老詹的重要，说老詹像摩西，眼前这个摩西快二十的人了，昨天晚上自己讲经讲得那么高亢嘹亮，他还熟视无睹，这样的人哪里还能救药？他也知道杨摩西白天在竹业社破竹子身子有些疲倦，但主把自己的身子都钉在了十字架上，用他的血唤醒世人，再苦再累，能苦过主吗？老詹七十岁的人了，白天同样没闲着，要下乡传教，晚上还要给他讲经；一个是讲，一个是听，再苦能苦过老詹吗？老詹开始怀疑自己当初的选择，也许把杨摩西当成他要寻找的第九个信主的人，本身就是一个错误。一个人信主的动机可以不追究，就像杨摩西当初信主，是为了一个事由；但有了事由之后，还不把主和老詹放在心上，老詹就有了上当受骗的感觉。被人骗倒没有什么，老詹也不是没被人骗过；但年岁不饶人呀，老詹年轻时骗老詹他还有补救的机会，现在七十岁的人了，骗的就不是老詹，而是老詹替主传教的时间。整整两个月，花了老詹多少个夜晚，杨摩西还油盐不浸，老詹便对杨摩西的处境有些懒意，不愿再替他张罗什么。同时也想让杨摩西自己出门碰壁，磨练一下他的意志，说不定有一天浪子回头也料不定。主也是讲磨练和考验人的。但杨摩西哪里是经得起磨练和考验的人。经不起磨练和考验并不是说他没有这个心志，而是和老詹一样，没这个时间。一天不张罗生计，一天就没有饭吃；饿着肚子，哪里还有闲心信主？老詹不愿管他，他也就离开了老詹。

自与老詹分手，杨摩西开始在延津县城四处打零工。他也想过重去开封，但现在去开封，和当初想去开封又不同：没经过老蒋的染坊和老鲁的竹业社，杨摩西还有胆量去外地；经过这些波折，对去外地的前景，心里更加打鼓，只好先在延津县城待着，看将来有无别的机会。一开始在延津货栈扛大包，工钱倒一把一结；但扛了半个月，货栈老断货源，养不住人，便离开了货栈，开始重操染坊的旧业，沿街给各个店铺挑水。有人家让他挑水，他就饱一顿；没人家让他挑水，他就饥一顿。夜里仍睡到货栈的货棚里。与前些日子相比，除了有时肚子挨饿，身子倒自由了；夜里不用再听经，也能睡个安稳觉。睡安稳之后，夜里倒是睡不着了。货栈对面有段家一个酱铺，有时杨摩西半夜爬起来，看对面酱铺门前挂的灯笼。灯笼上写着两个字，一个是“段”字，一个是“酱”字；风一刮，这“段”字和“酱”字，便在风中飘。本来不跟老詹和主了，杨摩西可以把名字再改回来，重叫杨百顺；但杨摩西一个挑水的，名字到底叫啥，无人认真，别人不认真，光自己认真有啥用？当初老詹给他改名时还有些郑重，现在想把名字改回去，就郑重不起来了；延津县城的人只知道他叫杨摩西，“摩西，给挑缸水！”他也没法挨个解释，自己不叫杨摩西了，本名叫个杨百顺。又想起《圣经》里说的，摩西当年领着以色列人走出了埃及，没想到事到如今，却沦落到延津挑水，杨摩西倒“扑哧”笑了。这样饥一顿饱一顿，转眼就到了年底。

每年到年底，延津县城要闹一次社火。说是年底，其实是转年的元宵节，但大家还是习惯说年底。县城东街有个打兔的叫老冯，既上山用火铳打兔，也到十字街头卖熏好的兔肉。老冯是个豁嘴，除了打兔卖熏兔，最喜热闹。每年年底城里闹社火，都归他张罗，是城里社火会的会首。每年一到年底，老冯便集结一百多人，踩着高跷，穿着彩衣，用油彩涂着脸，敲锣打鼓，从城里穿过。平时大家从事五行八作，现在每个

人都改做另外一个人：或是百年前千年前的一个人，如共工、勾龙、蚩尤、祝融、文王、纣王、妲己等；或是生活中没影的人，如孙悟空、猪八戒、沙僧、嫦娥、阎王、小鬼等；或是戏里的生、净、旦、末、丑，只装扮一个大概，不具体要求他是谁。社火一般要闹七天，从阴历十三，直闹到阴历二十。这年阴历元宵节，老冯又领着社火队大闹县城。但今年又与往年不同，前些年延津的县长是老胡，老胡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管做木匠，对每年的社火不闻不问。后来县长换成了小韩，小韩虽然只做过大半年县长，就被省长老费撤了职，但他做县长跨年头，也赶上过元宵节。但小韩只爱有秩序地讲话，他讲，众人听；对这种群魔乱舞的场面，只觉得是一个乱。好好的街道，被社火队弄得尘土飞扬。元宵节舞社火时，小韩站在街上看了一眼，用手帕捂着鼻子说：

“何谓群氓？指的就是这个。”

更觉得办学的必要。而新任县长老史，对社火的看法，却与老胡、小韩不同。不同不是喜欢这种乱，而是乱与乱又有不同。生活中他反对乱，但一个人扮成另一个人在街上舞，他觉得这不叫乱，恰恰是静。他喜欢舞台上的人连说带唱，原因也在这里。社火又与一出戏不同，戏中只有几个人在变，现在一百多人都比画着变成了另一个人，这就不是静不静的事了；如全民都变成另外一个人，不再坚持原来的那个，从此就天下大治了。从阴历十三起，老史就让人把太师椅搬到津河桥上，身披狐皮大衣，居高临下，看万民舞社火。戏院也就是老詹的教堂本也唱着锡剧，但老史撇下锡剧，专门来看社火。社火队看县长也来观看，社火舞起来，架势又与往年不同。每天一大早，天刚麻麻亮，锣鼓就敲响了，社火队围着津河在舞，围观的人成山成海；到了晚上，河边挤掉的鞋，能拾三箩筐。正月还是寒冬，硬是让老冯的社火队舞成了春天。围观的人跟着社火跑出一头汗，老史在津河桥上干坐着，一坐一天，不觉

得冷，也不觉得饿，中午也不回县政府打盹，就吃随从送的几个热包子。但社火舞到第三天，出了事故。事故说起来也不大，一个社火队的主角，扮阎罗的杂货铺掌柜老邓病了。老邓的杂货铺叫“大魁商号”，老邓的女儿叫邓秀芝，小名叫二妞；去年她说错一句话，把一只耳垂说成耳朵，硬是把同学秦曼卿和李金龙的婚姻拆散了，秦曼卿后来嫁给了杨摩西的哥哥杨百业。老邓昨天晚上身子还好好的，今天早起肚子突然疼起来，疼得在床上打滚。原以为是虫子闹的，请来中医老褚，老褚按了按老邓的肚子，说不是蛔虫闹的，是几根肠子绞在了一起，世上不怕别的，就怕相同的东西绞在一起；麻烦麻烦，就是相同的麻搅在了一起；开剂药吃下去，要么将肠子捋顺了，要么就治得了病治不了命了。老邓登时疼昏过去，邓家的人“呜啦”一下哭了。等社火队上了街，会首老冯才闻知老邓的消息，一下把老冯急蒙了。老冯急蒙不是着急老邓的死活，而是社火队里少了一个阎罗，社火就要不开了。本来社火队有一百多人，少一个阎罗不算什么。但老冯不这么认为，他认为一百多人一百多个角色，每一个角色都无法替代，每一个角色也不可或缺，突然一个角色没了，链条就断了。譬如没了阎罗，小鬼就不成立了，闹社火之中，阎罗还要审判小鬼呢；按此推论，把阴间的人都拿下去，阳间的人就没有依托；阴间阳间的人都没了，单靠传说和戏文中的人，哪里撑得起这个世界？于是他止住锣鼓点，开始急如星火地寻找新的阎罗。但急手现抓，哪里找得来？找了蔑匠老王，找了鞋匠老赵，找了做醋的老李，找了卖鸭梨的老马，不是本人脚手不利索，上不得台面，就是像卷包回唐山的小韩一样，厌烦这种热闹，或是怕凑热闹耽误自己的生意。找阎罗找了半个上午，社火队还没有开耍，把老冯急出一头汗。把老冯急出一头汗没啥，县长老史不明就里，在桥上也等急了。派人问清缘由，又派人告诉老冯：

“既然找不着阎罗，还是先舞起来要紧，别让这么多人干等着。”

又说：

“也可以边舞边找嘛。”

县长说可以边舞边找，老冯却认为先舞这一段，无法向人交代，也无法向自己交代。他先放下阎罗不找，亲自到桥上，向老史说明其中的利害，老史倒被他说笑了：

“我一辈子性慢，性急了一次，又急错了。”

又说：

“还是照你老冯说的办，万事不能凑合，一凑合就乱了套。那就找，那就干等着。”

老冯又下桥焦急地找。找了打铁的老蔺，厨子老魏，也都是上不得台面的人；让他们看热闹行，一说让他们上场子，他们竟转头跑了。越是着急，越无抓挠处。正无抓挠处，老冯从焦急等待看社火的人海里，突然发现人缝里的杨摩西。杨摩西看社火老不开耍，正张头探脑，往人海里瞅人。老冯看他头、身、腿、脚还合适，太阳已经快晌午了，也是退而求其次，一把将杨摩西从人群里揪出来，问他愿不愿扮阎罗。杨摩西本也是个喜欢热闹的人，当年他崇拜的对象就是罗家庄喊丧的罗长礼；罗长礼就是一个能支撑大场面的人，其呼风唤雨的能力，不比张罗社火的老冯差；村里舞社火时，杨摩西也参加过；只是这几年杨摩西走岔了路，先后跟着卖豆腐的老杨、杀猪的老曾、染坊的老蒋、牧师老詹、竹业社的老鲁当徒弟，跟一个人，消磨一回性子，把喜欢热闹的本性给消磨没了，或者把世上还有热闹这回事给忘了；脱离这些人后，才恢复了自由，跟着社火队看了四天热闹。热闹是看了，但也耽误了给人挑水，到了饭点没饭吃，肚子是瘪的。突然有人提出让他上阵他也有些

兴奋，但旁观久了，又对这加入有些发憊：

“那谁，我成吗？”

老冯有些不耐烦：

“你过去玩过吗？”

杨摩西：

“玩是玩过，但是在村里，没见过这么大阵仗。”

老冯“呸”了一口：

“没想让你出彩，也就凑个数罢了。”

便拉杨摩西到旁边老余家的棺材铺，用油彩给他涂脸，让他穿阎罗的彩衣。给杨摩西涂脸的时候，杨摩西老哆嗦着出汗，老冯又急了：

“又不杀你，你怕个啥？看，刚涂上去的油彩，又花了。”

杨摩西：

“叔，我不是怕，虚汗，好几顿没吃饭了，饿的。”

老冯做主，从老余家拿了几个烧饼让杨摩西吃。杨摩西吃过烧饼，又喝了一碗水，在腿上绑上高跷，加入了社火队伍。一开始有些拘谨，身子还是哆嗦；但这哆嗦就不是那哆嗦了，锣鼓点没有踩对，摔了几个跟头，惹来几阵笑声；后来舞着舞着，也就忘了形。刚刚吃过几个烧饼，身上也长出些力气，随着锣鼓点，渐渐舞出花来。不但舞出花来，还舞出些别致来。杨摩西也就是杨百顺，在杨家哥仨中长得还算有模样

的，高个，大眼；过去在生活里埋着，看不出来；现在涂上油彩，穿上彩衣，这英俊就透了出来。前几天杂货铺掌柜老邓扮阎罗是越扮越丑，阎罗成了一个糟老头子；现在杨摩西扮阎罗，阎罗就成了另一个英俊的年轻后生。有些憨厚，又有些调皮；有些羞涩，又有些开朗；提肩掀胯，一颦一笑，他不像阎罗，倒像潘安呀。杨摩西这时又变回早年的杨百顺。特别是他把在村里舞的一个“拉脸”，带到了县城的社火队里。这个“拉脸”杨家庄有，县城没有。所谓“拉脸”，就是一边提肩掀胯，一边用双手遮住脸，然后一寸一寸拉开，露出你的真面目。脸一寸一寸被拉开，杨摩西舞着没在意，却惊着了众人，齐声给他喝彩。会首老冯，本来对杨摩西没抱太大希望，临时抱佛脚，还担心他舞砸；他舞砸没啥，由于他舞砸，把整个社火都耽误了，事就大了。谁知这小子一上场，不但社火舞得好，竟改变了大家对阎罗的看法。一天社火舞下来，老冯眉开眼笑，拉着杨摩西问东问西。原想着只用杨摩西一天，第二天再找合适的阎罗；其实第二天也不用找了，原来的阎罗、杂货铺掌柜老邓的肚子也好了；老邓的肚子，并不像老褚说的，肠子绞在了一起，还是蛔虫闹的；吃下老褚的药，肠子没捋顺，将蛔虫拉了出来，阴差阳错，肚子也就好了；但老冯不再理老邓，让杨摩西又舞了四天社火。不但天天让杨摩西吃烧饼，中饭和晚饭，还各加一碗胡辣汤。并且准备明年舞社火时，还用这个阎罗。

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。正月二十一过，年底就算过完，红红火火的社火，也戛然而止；昨天津河边还锣鼓喧天，今天河边就剩下些没人捡的破鞋。舞社火的人也烟消云散，大家又从社火中的角色，重回到日子中，原来干啥，现在还干啥。会首老冯又去卖熏兔，祝融老杜又去当裁缝，姐己老余又去做棺材，猪八戒老高又去铰石磨，阎罗杨摩西又去沿街给人挑水。天刚麻麻亮，津河边偶尔响起的，是豆汁店老聂挑担子卖豆汁的吆喝声。

正月二十二这天，杨摩西给县城东街“隆昌号”老廉家挑水。“隆昌号”老廉家，就是当年和私塾老师老汪家打官司的那家粮栈。一场官司打下来，老廉没把老汪逼死，官司把老汪逼死了。但十几年过去，掌柜老廉也已经死了，掌柜的换成了小廉。廉家除了厨房有一口大缸，做生意还要防“走水”，粮栈里还放着四口大缸；运粮食得养牲口，五六匹骡马，每天也要饮水，后院牲口棚里还有三口大缸；前后共八口大缸。一口大缸需七挑水，八口大缸，共需五十六挑水。对挑水来说，算宗大生意了。挑水不光管挑水，须先将缸里的剩水舀出来，添瓢新水，用炊帚将缸刷干净。杨摩西先将八口缸刷净，开始挑水。廉家离东街的水井有二里之遥，杨摩西挑了一上午，才挑满四缸水，已累得满头大汗。但有活儿干就不能叫累，没活儿干等活儿的时候，才叫累呢。杨摩西坐在井口歇息一会儿，顾不上吃午饭，又站起挑水。正挑着两桶水在街上走，突然被一人喊住：

“那谁，你站住。”

杨摩西扭头一看，是在县政府当差的老晁；老晁在县政府当催办，家住在县城北街。杨摩西以为他家也要挑水，忙说：

“只能等下午了。挑完廉家，吃口东西，就去你家。”

老晁：

“不是让你挑水，是官事。”

元宵节期间，大家都在津河边看社火，有一伙盗贼，趁人不备，青天白日，到县城南街“瑞林祥”绸缎店老金家，偷走了三十块大洋，还有一包妇女的头面钗钿。老金家告了官，老史正着人破案。杨摩西听老晁说是“官事”，以为官府怀疑他与盗窃有关，忙说：

“叔，南街那事，跟我没牵连；我一个挑水的，胆子没那么大。”

又说：

“再说，那几天我都在舞社火，你也都看到了。”

老晁手里抖着锁人的铁链：

“正是因为社火，我才找你。”

杨摩西以为老晁要用铁链锁他，吓得把两桶水摔到地上，水泼了一地。谁知老晁转脸一笑，将找他的缘由，一五一十说了。原来老晁找他不是为了“瑞林祥”丢东西，而是县长老史看上了他。县长老史除了爱听戏，平日还喜欢种菜。种菜也不是为了吃菜，像三国时的刘皇叔一样，为了韬光养晦。一个县长韬光养晦虽有些小题大做，但老史把种菜当回事，别人也无可奈何。县政府后院，有一亩三分地，过去被老胡堆过木料，后来被小韩荒着，老史到任之后，让人开垦出来，就成了他的韬光养晦处。正因为是韬光养晦，老史种菜也就是做做样子，闲时背着手到菜园转转；每天拾掇菜园子，还需要一个人。过去给老史种菜的，是福建他一个表叔。老史从小丧父，家境贫寒时，得到过这位表叔家的接济，老史做了县长，便让这位表叔来种菜。谁知这位表叔来了之后，心也不在种菜上，倒在老史的政务上。以为老史小时候听他的，现在也得听他的。看老史整日不理政事，就惦着听戏，背后骂他是“糊涂官”，自个儿跑到街上包揽诉讼，替人出头。好像延津的县长不是老史，而是这位表叔。上次牧师老詹来要教堂，被老史扣了个“干政”的帽子，把老詹吓了回去，现在这位表叔天天干政，把个菜园子荒在那里，让人无法韬光养晦，倒让老史哭笑不得。年前腊月，表叔又出幺蛾子，也是学着戏中，要在县政府门前，新添一面一丈见圆的大鼓，让万民擂鼓喊冤。过

去表叔胡闹，老史都忍了，这次看他闹得太不像了，便说了他两句。谁知这位表叔除了喜欢干政，心眼也窄。一气之下，撂了挑子。临回福建时，撂下一句话：

“我不是生气姓史的糊涂，是可怜延津的苍生啊。”

老史闻知一笑；因已厌烦这位表叔，任他去了。元宵节老史看社火，发现了社火队中的杨摩西，扮一个阎罗，就扮得与众不同；接着打听，这人是街上一个挑水的，整日无家可归，便想让这个阎罗，来替自己种菜。不是种菜找不着别人，才找杨摩西，而是老史种菜不为种菜，为了韬光养晦，韬光养晦时，有一个阎罗在身边，倒也别有情趣。杨摩西听说县长让他种菜，脑子一时反应不过来。见他反应不过来，老史并不奇怪，上去拧他的耳朵：

“妈拉个逼，别说你蒙，我看着都气。你一个挑水的，凭啥一步登天？刚才还像个要饭的，转眼就进了县政府？”

杨摩西的弟弟杨百利，当年想通过上“新学”进县政府，路没有走通；谁知杨摩西没上“新学”，无意之中，舞一个社火，竟越过杨百利遂了心愿。虽然是去种菜，总算有份正经营生，不用再沿街挑水，活计没个着落，整日饥一顿饱一顿的；同是种菜，在县政府种菜，又和在村里种菜不一样。过去在老汪的私塾里读书时，圣人说“业精于勤，荒于嬉”，谁知杨摩西二十而立，跟“勤”没关系，靠的是元宵节一个玩。杨摩西不禁摇头感叹：

“过去我以为帮我的会是人，或是主，谁知是个社火。”

十一

人运气来了，门板也挡不住。杨摩西在县政府种菜三个月，又在县城成了亲。

延津县城南街有个“姜记”弹花铺。“姜记”弹花铺既轧棉花，也弹棉花；弹花之余，还把弹出的棉籽儿轧成油，一罐罐摆在货架上卖；同时也做旧花换新花的生意。“姜记”弹花铺的掌柜叫老姜。老姜有三个儿子，大儿子叫姜龙，二儿子叫姜虎，三儿子叫姜狗。一家人成年累月弹棉，全家男女老少，头发眉毛里，皆钻些棉毛或棉屑。见一人顶着一头白走来，大家便知道是南街老姜家的人。兄弟三人没娶亲时，老大姜龙和老三姜狗说得着，老二姜虎不爱说话，爱心里做事，自成一派。五年前，兄弟三人相继成亲，这时谁跟谁都说不着。说不着不是兄弟之间发生了什么，而是妯娌之间产生了矛盾。老姜加上三个儿子，四股人共同经营一个“姜记”弹花铺，谁出力多了，谁出力少了；谁得的多了，谁得的少了；派给谁的活儿重了，派给谁的活儿轻了；妯娌之间七嘴八舌。时间一长，兄弟之间也产生了隔阂。人相互一有隔阂，对方便无做得对的地方；同做一件事，本来是为对方考虑，对方也把你想成了另有想法。隔阂虽没影响“姜记”弹花铺的生意，但一家十几口子，把日子过成了一锅粥。这年阴历五月初六，姜家的鸡和狗斗气，狗把一只鸡咬死了。老姜踢了狗两脚，把鸡提到了厨房，让老婆炖了个清汤鸡。一个弹花的人家，平日也是粗茶淡饭，这天中午，饭桌上有了肉。老姜吃了个鸡头，老大姜龙的孩子，老三姜狗的孩子，也眼巴巴看着这鸡，老姜便撕下两只鸡腿，递给他们。姜虎有个女儿叫巧玲，三岁了，这天在街上玩过了头，回来吃饭，盆里的鸡腿已经没了。巧玲看到另外两个孩子一

人一只鸡腿抱着啃，便上去抢。姜龙的儿子五岁了，姜狗的儿子两岁了；巧玲不敢抢大孩子的，便抢姜狗儿子的。姜狗的儿子，“哇”地一声哭了，但也死死抱着鸡腿不放。姜虎的老婆叫吴香香，兜头扇了女儿一巴掌：

“有你的，你才吃，没你的，吃啥？”

说的就不是鸡腿的事了。巧玲张着大嘴，也“哇”地一声哭了。姜狗的老婆见巧玲抢自己儿子的鸡腿，心中已不喜；抢时没说啥，又见吴香香拿这只鸡腿说事，打巧玲给人看，说了一句：

“为只鸡腿，至于吗？”

“孩子不懂事，大人也不懂事？”

两人便吵起来。一件事又扯出来八件事，有件事又撞到了姜龙老婆头上，姜龙老婆也加入进来，全家吵成了一锅粥。老姜忙到街上买了豁嘴老冯一只兔腿，递给巧玲，又被吴香香从巧玲手里一把夺过来，摔到门外，倒是被狗给叼跑吃了。闹了半下午，不但耽误了下午轧花和弹花，晚饭做好了，大家也没人吃。到了夜里，老姜把姜虎叫到正房，在桌腿上磕着烟袋：

“全怪我，给你媳妇说说，忘了一只鸡两条腿，看这闹的。”

整个中午吵架，姜虎就是看着，没有说话，这时说：

“爹，再闹你们闹吧，我是不想闹了，想静一下。”

老姜听出这话头有意思，吃了一惊：

“啥意思？”

姜虎：

“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，我想出去单过。”

老姜知道这个姜虎，平日不爱说话，心里主意大着呢。出去单过没啥，借一只鸡腿，扯到跟爹分家上，看来早就跟爹不是一条心了。这就不是鸡腿的事了。老姜也赌上了气，第二天一早，把姜虎的老舅找来，父子俩也就分了家。姜家除了在县城南街有座弹花铺，在西街还有三间门面房，也是老姜他爹留下的产业，一直租给人做豆腐。姜虎另立门户后，干脆连棉花也不弹了，由南街搬到西街，收回豆腐坊，改作馒头铺；锅灶倒都是现成的。不愿再弹棉不是跟爹分家，捎带对弹棉也伤了心，而是不愿再顶着一头白在世上走。馒头铺起了个名字，叫“姜记馍坊”。相互不住在一起，干的又不是同一行，倒与爹娘和兄弟彻底脱了干系。一家三口，日子过得虽无在“姜记”弹花铺殷实，但夫妻两个蒸馒头卖馒头，确也比过去清静许多。姜虎的身子，从小长得比两个兄弟单薄，过去在南街弹棉时，姜龙姜狗皆说姜虎奸猾。如今在西街揉馒头，馒头揉了两个月，膀子和胳膊，倒比过去粗壮许多，暴出几块疙瘩肉。吴香香有时边揉馒头边说：

“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；离开你的弹花铺，我也没饿着。”

姜虎倒呵叱她：

“哪那么多废话？会不会说点儿有用的？”

姜虎平日不爱说话，也讨厌别人说废话。啥叫废话？说些已经过去

的没用的事；啥叫有用的话？张罗些前面的有用的事。做馒头生意之余，姜虎又和两个朋友，一个叫老布，一个叫老赖，合伙到山西贩葱。多一条门路赚钱，姜虎想把馒头铺三间房子翻修一番。过去把房子租给人做豆腐，不是人家的房子，人家就不心疼，四壁全让灶火给熏黑了；熏黑倒没什么，墙体全让火给熏虚了；墙脚也让杠豆腐的泔水给浸酥了，在屋里一跺脚，墙上就“扑啦”、“扑啦”往下掉土；房顶也不行了，一下雨就漏，雨停了，屋里还要“滴答”、“滴答”下上半天。除了翻修旧房，还想盖出一间耳房。翻旧房，盖新房，就是张罗前面的有用的事。出门贩葱风餐露宿，比守在家揉馒头苦多了；但贩葱是长趟生意，比卖馒头来钱快。一年下来，卖馒头兼贩葱，姜虎真把三间房子给翻修一新，并盖出一间耳房。但贩葱也上了瘾，虽不再常年出门，赶上茬口，仍与老布老赖跑山西。与亲兄弟说不上，路上与朋友倒说得着。这时贩葱就不单是贩葱，还为个说得着。

前年年关前，姜虎又和老布老赖去贩葱。三人赶着三辆毛驴车，一路说些闲话，七天之后，就到了太原。太原的葱是鸡腿葱；说是鸡腿，像猪肘子一样肥；嚼到嘴里扯鼻子辣，辣不说，辣后没有苦味；贩回去抢手。三人贩了三车葱，没在太原停脚，便往回走，欲赶上延津县城腊月二十三集。紧走慢走，三天之后，赶到山西沁源界。这时天变了，刮起北风，接着飘起雪粒。山西的风又冷又硬，和着雪打人的脸；人受冻没啥，看着拉葱的驴浑身冒汗，又打着哆嗦，担心驴被冻病了。赶到沁源县城，三人望望天，虽离天黑还有两个时辰，但决意不再赶路，就在沁源宿下。找了个车马店，把驴拴在牲口棚里，喂上草料，又给它们点上一堆火，三个人开始沿街找饭铺，欲吃口热乎的暖和身子。进了几家饭铺，皆不如意，不是屋里冷，就是饭菜贵。最后寻到县城西关一家卖杂碎汤的小店，看着还干净，价钱也公道；屋里有杂碎汤煮着，也显得暖和，加上外边天已经黑了，便在这里落下脚。但南来北往的生意

人，都被天寒阻在了沁源县，正是吃饭的岔口，店里坐满了人。恰好一张桌子上，一拨人吃完走人，姜虎三人便坐在那张桌子前，要了三碗杂碎汤，三十个烧饼。店里客人多，烧饼在店里是现成的，现点现上；杂碎得现煮，要一锅一锅等。但吃杂碎汤就图个能添汤，添汤不再另收钱，十个烧饼吃下来，碗里皆是热乎的，所以无人先吃烧饼。等了一个时辰，杂碎汤上来，三人埋头先喝汤。正吃着，又掀门帘进来三个人，两个男的，一个女的。看看别处无空位，便坐在姜虎桌子对面，也点了三碗杂碎汤，三十个烧饼。听他们张口说话，听出两个男的是山东口音，一个女的是山西口音；听他们的话头，似是做贩驴生意的。他们等杂碎汤时，男女间开始调笑。不管是听他们的口音，还是看他们调笑的样子，那女的不像是谁的家眷，倒像是在路上临时轧的姘头。而且那女的不是跟一人调笑，跟两人都调笑，就更是姘头了。这种事在路上见怪不怪，姜虎埋头吃饭，没太在意；同行的老布天生多事，不禁多看了那女的两眼。多看两眼也就罢了，又低头与老赖嘀咕了两句，两人“哧哧”笑起来。正是这嘀咕和笑，对面两个山东人觉得不是好意，与他们急了。两个山东人一个个儿高，一个个儿矮，但都粗壮。个儿矮的山东人抢先啐了老布老赖一口，又操着山东腔骂道：

“妈拉个巴子，瞎嘀咕个啥，身上哪块肉痒痒了，明告诉爷爷呀！”

老布低头不敢再说话，老赖在延津就赖，出门也不怵人，就还了山东人两句。双方话越说越多，这时店小二给两男一女上来三碗杂碎汤。店小二正要劝架，个儿高的山东人后撤一步，抄起一碗刚上的滚烫的杂碎汤，要砸向老赖；老赖也后撤一步，抄起条凳，要与山东人对打。姜虎见要打起来，停下吃烧饼，起身劝架。知道对方是山东人，便不叫“大哥”，叫“二哥”：“大哥”是武大郎，“二哥”是武松：

“二哥，怪我这俩弟兄不懂事，出门在外，我替他俩赔个不是吧。”

没想到这山东人不依不饶，也是看姜虎身子单薄，说话声轻，看上去好欺，便说：

“赔不是行啊，给她叫声妈。”

指了指旁边的姘头。但山东人把姜虎想错了，接下赔的不是双方各干各的；就是不接，撇下姜虎，你们再接着吵；让姜虎给一个姘头叫妈，惹恼了姜虎。惹恼姜虎，比惹恼老布老赖事还大，姜虎不再啰嗦，一脚踢掉那山东人手里的汤碗，一把揪住他的头发，将他的头“咣咣”往桌面上磕，直磕得血流满面，还不住手。个儿矮的山东人惊了，那个山西姘头也惊了，老布老赖惊了，店里吃饭的人全惊了。没想到这么单薄的身子，藏着那么大的脾气和劲头。接着令人没想到的是，血流满面的山东人，身上藏着刀子；一开始被磕头猝不及防，接着被磕晕了头，没有反应；待回过神来，突然从腰里掏出一把刀，一下捅进姜虎的胸腔里。待拔出刀来，血“忽”地一声，喷了一墙。老赖老布见姜虎倒了，只顾去拉姜虎；回过神儿来，两个山东人和那个山西姘头，早已跑得无影无踪。出门去寻，只见茫茫一片黑夜，天上已飘起大雪。姜虎在地上喘了一阵气，头一勾死了，地上又淌出一大摊血。老布老赖也拉着杂碎汤店主到县政府报了官，但凶犯不是本地人，既不知他们的名姓，又不知他们是山东哪州哪县人，只听出一个口音；一个山西姘头，也是四海为家；脚在人身上长着，哪里捕去？老布老赖也是无奈，在沁源停了三天，只好将姜虎的尸首拉回了延津。老布又与老赖商量，瞒下姜虎的死因，不说是老布老赖在山西惹了祸，只说是姜虎在沁源与人发生了口角，打斗起来，被对方捅死了。去山西贩葱时还是一大活人，回来是一具尸首。姜虎的老婆吴香香，抱着孩子，哭昏过去好几次。时逢年关，门板上本该贴鲜红的对联，现在换成了白色的烧纸。

姜虎死后，吴香香成了寡妇，一个人在馒头铺揉面。有姜虎在，虽

然姜虎不爱说话，走来过去，馒头铺也显得热闹；剩下一个寡妇，屋子里顿觉冷清。对南街姜家而言，儿子一死，儿媳似乎成了外人。老姜加上姜龙姜狗，皆以为吴香香会改嫁；儿子死了可惜，儿媳改嫁没啥可惜的，新翻盖的馒头铺可以落回自家手里。吴香香本也想改嫁，丈夫死了，自己还年轻；但一个寡妇带一个孩子，一时寻不到合适的茬口；同时看出姜家盼自个儿改嫁，图的是个馒头铺，反倒赌上了气，继续在县城西街蒸馒头。人要一赌上气，就忘记了事情的初衷；只想能气着别人，忘记也耽误了自己。一年过去，姜家见吴香香还没动静，老姜倒没有什么，媳妇是外人，还有孙女巧玲呢；但姜龙姜狗有些着急，二人本不对付，现在联起手来，要把吴香香赶走。赶走并没公开赶，公开赶也说不出口，而是等到每个月的后半月，每天的后半夜，天上没了月亮，县城睡得正熟，他们由南街溜到西街，爬到馒头铺房上，跺脚吓吴香香。一开始是两人一起跺，后来一人一月轮着；人照样吓得着，两人也有歇着的时候。但他们又把吴香香想错了，不吓吴香香，吴香香倒可能改嫁；这么一吓，吴香香横下心来，不谈改嫁的事了，倒把个“姜记馍坊”，改成了“吴记馍坊”。但天天夜里担惊受怕，也不是长事，便想招一个女婿，来支撑门面。试着寻了几个，也没合适的。模样，脾气，相互是否说得来，单讲一条遍地都是，几样凑到一起就难了。要么这人脾气好，但生性窝囊，撑不起门面；要么这人脾气犟，但又犟过了头，吴香香害怕招了这个女婿，自个儿降不住他，馒头铺没成姜家的，又成了他的。也碰到一个合适的，鞠家庄一个姓鞠的，正好老婆死了，是个外场人，是个大嗓门，说起话来，既不怕事，又知道让着吴香香，但他带着三个孩子，一成亲，别的不说，先要养活三个外人。吴香香又犹豫下来。这时吴香香感叹，世上最难吃的是屎，世上最难寻的是人。于是事情不上不下，在那里悬着。一悬就是一年多。一悬一年多对吴香香是苦事，但一年多后，事情在茬口上，就碰上了杨摩西。

杨摩西已经在县政府种了四个月菜。杨摩西过去没种过菜，但他自小在杨家庄长大，没吃过猪肉，见过猪跑。阴历二月一开春，冻土一化，杨摩西便在县政府后院，给县长老史的一亩三分地上粪。上过粪，便开始翻土。县政府不养牲口，一亩三分地，是杨摩西用铁锹一锹一锹掘出来的。接着用铁耙打坷垃，将地耙平。接着撒种。按县长老史的意思，种了些茄子、豆角、萝卜、菠菜、辣椒、葱、蒜、荆芥等。地的四角，又种了些丝瓜和葫芦。接着挑水灌苗。苗出来，草也出来了，接着拔草。接着松土保墒。三个月下来，杨摩西觉得在县政府种菜，比过去沿街挑水还累。沿街挑水有活儿就干，没活儿就歇着，现在只要一到一亩三分地，从早到晚，手闲不下来。但累归累，心里却松快许多。过去挑水是他等活儿，现在种菜是活儿等他；干活儿再累，也比找不着活儿强。另外，在县政府种菜，时间上可以自个儿做主。过去沿街挑水，何时挑水，挑多少水，全听主家的；现在一天到晚手虽然不停，但先干啥后干啥，全由自个儿主张，只要把一亩三分地种好就行了。人一自主，心里又松快许多。吃的也比过去强。过去沿街挑水，活计没个着落，天天饥一顿饱一顿的；现在虽是一个种菜的，也算县政府的属员，一天三顿，到点就去伙房吃饭。每天不用操心吃的，也让人放下一条心。县政府的科员，有四十多人；大家在伙房吃的时间长了，人人都说伙夫老艾做的饭难吃，就会炖个杂烩菜，把肉片和许多杂菜放到一个锅里乱炖。杨摩西刚吃，却觉得老艾的杂烩菜好吃，好在油水大，有嚼头。三个月下来，大家都说，种菜的杨摩西，比刚来时胖了许多。唯一不如过去挑水处，是跟县政府的人相处，要比一个人挑水难。过去在蒋家庄老蒋染坊挑水，十几个人，杨摩西就觉得应付不过来；如今县政府四五十口子，个个又比染坊的人要刁。县政府其他差员见杨摩西是新来的，像老蒋染坊的内蒙古人老塔一样，皆有些欺生。杨摩西种菜就忙得脚底朝天，还有人白支使他跑腿送信，去街上买烟买酒，或唤他搬桌挪柜；连伙夫老艾，三天有两天，也唤他去街上买油买酱，或到十字街头扛一篓

馒头。杨摩西除了是个种菜的，等于还是个打杂的。杨摩西肚子里也骂这些人不是东西，但知道种菜的差事来之不易，加上这几年与人打交道多了，长了记性，除了不与人拉帮结派，招惹是非，也学会了吃亏。人支使他，他便放下种菜的活儿，替人去干分外的杂事；肚子里骂人，面上不帶出来，仍乐呵呵的。县长老史招他来本为种菜，为自个儿韬光养晦，现在看一件事变成了另一件事，杨摩西被人支使得像个陀螺，老史既没对大家发火，也没对杨摩西发火，只是摇头一笑。笑不是笑杨摩西，而是笑大家。大家看似欺负杨摩西占了便宜，其实是帮了杨摩西；杨摩西看似吃了亏，其实是占了大家的便宜，只不过大家和杨摩西没想到这层理儿罢了。三个月下来，县政府上上下下的人，都知道种菜的“摩西”嘴虽然有些笨，但手脚勤快。在县政府干差的人都有些刁，刁人之中，杨摩西不凭别的，就凭一个手脚勤快，倒在县政府立住了脚。啥叫韬光养晦，从杨摩西和大家的关系上，老史已经韬光养晦。

老史闲的时候，也背着手到菜园子里转悠。杨摩西除了种菜，还自作主张，在前院的空地处，刨坑种了两溜儿马兰和美人蕉，每天浇水。老史当初招杨摩西来，是因为他会舞社火，把个阎罗舞得与众不同；阎罗掌管着天下的生死簿，阎罗让你一更死，小鬼决不等二更；现在看阎罗只会撅着屁股干活儿，全没了社火中的威风模样，问起话来，有一说一，决不由一扯到二；老史又笑了。杨摩西与老史有一说一，不扯废话，并不是像对县政府的差人一样，说话办事都留着心，而是因为老史是县长，又不苟言笑，见了老史，有些害怕，没说话身子先哆嗦，哪里敢再啰嗦？这点差别，倒被老史忽略了。一天老史又踱到后花园，站在美人蕉前，看杨摩西弓着身子锄地。看了半天，突然问：

“摩西，你整天种菜，脑子里都想些啥？”

这也是杨摩西怵老史的地方，问起话来，话题都是突如其来；他所

问的，都是你事先没想到的。杨摩西站直身子，愣在那里想了半天，答：

“没想啥。”

老史：

“你不说实话，人在干东的时候，都在想西。”

杨摩西又愣住想，想了半天，突然想起什么：

“有时候会想起罗长礼。”

接着将喊丧的罗长礼的底细，本是一个卖醋的，最会喊丧，如何嗓门大，如何会调停场面，一五一十，来龙去脉，跟老史讲了；在世上活了二十来年，他最喜欢那一喊。老史听后，倒愣在那里。愣不是愣罗长礼，而是愣杨摩西；一个种菜的，原来也喜欢世界上一喊；加上杨摩西在社火里扮阎罗，阎罗喜欢一喊丧的，二者都跟死人打交道，一前一后，交接倒也方便；愣过，又摇头一笑。

但四月十六这天，出了一件事，让老史改变了对杨摩西的看法。老史当县长的时候，室内还没厕所，县长夜里撒尿，照样得用夜壶。老史平日不苟言笑；不苟言笑的人，一般背地里都有些好色。老史也不例外。一个人好色不算啥大毛病，但老史的好色，又与众不同：他不好女色，单好男色。好男色也没什么，问题是他不好生活中的男色，单好戏中的男色。老史爱看戏，原因也在这里。看着是去看戏，戏也看，主要是看戏中的男旦。老史当县长的时候，戏中的女角，大部分还是俊俏的男生装扮。老史打小生长在南方，不喜五大三粗的北方男人；北方男人扮起女角，举手投足，挟肩提胯，马上会露出马脚，故不喜河南梆子等

北方戏；年轻时在苏州上过学，中意小巧玲珑的苏州男旦，于是把锡剧千里迢迢引到延津；南方也有诸多剧种，只是锡剧中的男旦，扮相比闽剧越剧等，更加像女人罢了。不是女人，胜似女人。从苏州引来的锡剧班子，当家的男旦叫苏小宝，十七岁一孩子，长得玲珑剔透，戏台上风情万种，卸了装又不苟言笑，又对老史的心思，故在锡剧班子中，引的是这一班而不是另一班。天天到戏院也就是老詹的教堂去看锡剧，也就为看个苏小宝。去年年底，老史不看锡剧看社火，不是因为看锡剧看厌了，恰恰是因为苏小宝在苏州的老舅死了，苏小宝赶回苏州奔丧，老史觉得戏台上一下空了，这才抽身出来，看万民舞社火。老史不看社火，还发现不了杨摩西；杨摩西能进县政府，以为该感谢社火，其实应该感谢锡剧中这位男旦苏小宝；接着应该感谢苏小宝的老舅，死的是个时候。苏小宝奔丧回来，老史又接着看锡剧。除了看戏，戏后，老史还把苏小宝叫到县政府他的住处，两人一待一夜。县长和一个男旦来往，看上去有些不雅，但这里不涉及救国救民，顶多又像当年另一位县长老胡爱做木匠活一样，是一种个人嗜好，所以从省长老徐到专员老耿，听后也是一笑。大家或许以为老史和苏小宝干了什么，其实老史和苏小宝一夜待下来，并不上床做什么，就是在一起说个话。说话也不用嘴，而是用手，两人对面坐着，在下围棋，讲的是个手谈。就是扯到淫上，老史的做法也与众不同，讲的不是做，而是个“意”啊。只是要求苏小宝，手谈时也不卸戏装和脸上的油彩罢了。老史和苏小宝手谈，也不是天天谈，天天谈就把人累着了；而是十天一谈，每月初五、十五、二十五，不急不缓，倒也怡然自得。虽然他们关在屋子里是手谈，但外人并不知其底细，以为他们在一起什么都干了。一男一“女”，在一个房子里关了一夜，要说两人啥都没干，别说别人不信，整个县政府的人都不信。但大家信不信，老史并不在意，平日见人，仍是不苟言笑；正因为仍不苟言笑，老史的下属，反倒更加怵老史。怵不是怵他是县长，而是不知道他的路数。

四月十五这天晚上，老史又去戏院看戏。戏完，回到县政府住处，老史又和穿着戏装的苏小宝手谈。房外的月亮好大，但两人的心思都在棋中，对外面并无留意。从深夜手谈到天亮，两人竟手谈出一盘奇局。这棋局的名字叫“风雪配”。虽是和棋，但布局之奇特，机关之巧妙，一招一式，一板一眼，事先并不有意，也是随机应变，待到棋终，突然出现了大境界。整个棋局虽风云密布，但天苍苍，地茫茫，黑白之间，楔榫连接，出现了天作之合。这种天作之合，许多人手谈了一辈子，也无遇到过；或许快接近了，又擦肩而过。手谈并不为个输赢，为输赢者皆是俗物，而为手拉手共同去一个过去没去过的地方。不为手谈，不为棋局，为了这天作之合，两人第一回有了肌肤之亲。亲也没亲别处，就是一个抱头痛哭。两人日常都不苟言笑，为了一盘棋，竟共同大放悲声。他们的大放悲声，也不像别人一样吼喊，直哭得哽哽咽咽，相互拭泪罢了。正是这样抽抽噎噎，两人才能哭到深处。

县政府有一个扫地的叫老甘，老甘长个大脑袋，说话声大，像敲锣。在县政府四十多个属员中，杨摩西私下跟老甘走得近。两人走得近并不因为一个是扫地的，一个是种菜的，地位相仿；或县政府四十多人都刁，就老甘不刁；而是老甘虽是一扫地的，却喜欢教诲人。别的文案书记都是刀笔吏，老甘跟人搭不上腔；杨摩西是一种菜的，又是新来的，老甘便找到了白话的地方；杨摩西新来，对县政府的方方面面都不熟，正好需要人指点；两人一拍即合，常在一起说话。四月十三这天，老甘在乡下的老婆生了个儿子，老甘要回家摆酒席，挂了七天假。临走时，来到菜园子，唉声叹气。杨摩西不解：

“生个儿子该高兴，咋愁眉不展的？”

老甘：

“不是儿子的事，我一走，对这里不放心。”

杨摩西：

“不就一个扫地吗？我替你扫就是了。”

老甘：

“要是扫地我就不说了，关键是县长的夜壶。”

原来县长老史的夜壶，每天清晨归老甘倒。有时老甘也把夜壶提到菜园子里，用县长的尿浇菜。老甘：

“把县政府的人想遍了，交给谁，我都不放心。”

杨摩西：

“不就一个夜壶吗？我替你倒就是了。倒完，刷干净，我再给放回去。”

老甘：

“你倒是个老实人。可你耳朵管用吗？”

杨摩西愣在那里：

“啥意思？”

老甘拉杨摩西坐下，开始一五一十说夜壶的事。原来这倒夜壶不只是个倒，也讲个时辰；讲时辰不是倒尿也图吉利，而是要不早不晚，赶到县长老史刚刚起床；老史还没起床，你进去倒夜壶，打扰了老史睡

觉；老史起床了，你没及时倒，让一个夜壶在脸前摆着，也不是个事；老史还没起床，你就得在窗外候着；听到里边有响动了，忙进去倒夜壶；不早不晚，赶个恰如其分。老甘说完，杨摩西听明白了：

“我每天起早点儿，在县长窗下候着就是了；听到动静，我马上进去。”

老甘叹口气：

“也只好这样了，千万不可大意。”

从四月十四这天，杨摩西种菜之外，又多了一个差事，给县长倒夜壶。十四这天一早，天刚蒙蒙亮，杨摩西就去县长老史窗前候着。候了一个时辰，听到老史在里边咳嗽，杨摩西忙进去提夜壶。老史看他进来，倒一愣：

“啥事？”

杨摩西：

“替老甘倒夜壶，老甘老婆生孩儿了。”

老史也没在意，杨摩西提着夜壶就出去了。十五早起倒夜壶也很顺利。但老甘走时忽略了，他走的这七天，跨一个阴历十五；十五晚上，是老史跟苏小宝在一起手谈的日子；十六早起，倒夜壶要待苏小宝走后。老甘没交代，杨摩西也不明其中的底细。十六早起，又去老史窗下。待到窗下，正是老史和苏小宝相拥在一起，抽抽噎噎之时。杨摩西听到屋里有响动，以为县长老史起床了，也没多想，推门就进去了。待进去，看县长和一个涂着彩脸穿着戏装的戏子搂在一起哭，吓了一跳，不禁“啊”了一声。他这一“啊”不要紧，把老史和苏小宝惊着了。虽这拥

是因为棋局而不是别的，但在外人面前，苏小宝首先清醒了，从没去过的地方，一下回到了眼前，推开老史，面向墙站着。老史回头看到杨摩西，心中还有些恍惚；待也从恍惚回到清醒，不禁大怒。怒不是怒杨摩西看到了这场面，而是怒他和苏小宝还没有哭到深处；这回哭不到，也许永远没这个机缘了；本来能走得更远，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地方，现在因为杨摩西突然撞进来，一切都半途而废了。气恼之下，老史有些语无伦次，没问杨摩西，倒问苏小宝：

“咋回事？”

苏小宝面壁不回答。杨摩西已吓得浑身哆嗦，倒是替苏小宝说：

“我来倒夜壶。”

因为一个夜壶，让天作之合半途而废，老史更气了。平日他不苟言笑，现在也仰着脖子喊：

“你给我滚！”

杨摩西跟斗流水，逃回到菜园子，夜壶也没倒成。杨摩西知道自己闯了大祸，以为老史要辞他，但老史过后也没辞他，只是从此之后，不再跟杨摩西搭话。杨摩西以为老史对他手下留情，岂不知县长老史，从来不对人手下留情，只不过这气生得有些大，生气不只对杨摩西一个人；祸是杨摩西惹的，老史由杨摩西起，突然对全世界失了望。一个阎罗，在社火中还与众不同，到这个世界种菜，昏头昏脑，也和大家差不多；或者，对眼前这个世界，老史失望的不是一个人，而是整个大家。辞了杨摩西，换一个种菜人，也不会比杨摩西或他爱“干政”的表叔好到哪里去；失望之下，没换杨摩西。但杨摩西不知道老史是咋想的，虽然人还留在县政府，开始诚惶诚恐；每天种菜时，总觉得头上悬着一把

剑，刚进县政府的时候，心里也没这么怕。也是将功补过的意思，种菜的时候，倒更加勤谨；县政府其他属员支使他，也跑得更欢了。也是祸兮福焉，正是伙夫老艾支使他三天两头去十字街头买馒头，让杨摩西认识了吴香香。杨摩西过去挑水时，也认识吴香香。吴香香除了在县城西街“吴记馍坊”蒸馒头卖馒头，也到十字街头做生意。冒着蒸汽的馒头笼子上，插着“吴记馍坊”的幌子。杨摩西哪天挑水少了，身上缺钱，便到县城北关“老冉粥铺”喝粥，只喝稀的，不吃干的；哪天挑水多了，身上有了余钱，也到十字街头买过吴香香的馒头。但现在买吴香香的馒头，和过去又有不同。不同不是说过去就买一个人的馒头充饥，现在县政府四五十口人吃饭，馒头一买就扛一篓；而是身份与过去不同。吴香香过去卖给挑水的杨摩西馒头，并无留意他；现在见县政府的杨摩西来了，心里便留了意。留意还不是从现在开始，而是四个月前县城闹社火时，她和大家一样，注意过这个阎罗，注意过这个阎罗与别的阎罗不同。但当时也就是个注意，没想过把自己跟一个舞社火的连在一起；现在这个阎罗成了县政府的属员，她才知道他不单会舞社火。杨摩西过去挑水时，街上从事五行八作的人，皆没拿他当回事；现在见他进了县政府，而且是县长老史看上的人；大家只知道他被老史看上，不知道老史又看不上他了；大家看杨摩西，又与过去不同。十字街头的馒头摊旁，是鞋匠老赵的摊子。杨摩西挑水时，走路磨鞋，三天两头到老赵的摊子补鞋。因赊过两回账，老赵生了气。杨摩西再去补鞋，老赵总黑着脸：

“我这是小本生意，可得先交钱。”

不先交钱就不补鞋。现在杨摩西种菜也费鞋，去替伙夫老艾扛馒头，有时顺便到老赵摊上补鞋，老赵不但先补鞋，补过鞋也不收钱。杨摩西要交钱，老赵还急：

“兄弟，骂我呢？费我个啥？也就是个手艺。”

或：

“怕我有事找你？”

久而久之，吴香香便对杨摩西动了心。接着打听杨摩西的底细，又有些失望。原来他除了挑过水，以前还破过竹子，染过布，杀过猪，做过豆腐，所有干过的，皆是些粗活，他家是杨家庄做豆腐的人家，心里一下凉了半截；又听说杨家和秦家庄东家老秦家是亲家，杨家的身份又往上长了一截；又打听出杨摩西是与家里闹翻了，孤身一人跑了出来，除了有个身子，房无一间，地无一垄，心里又凉了；但正是孤身一人和在县政府当差，又让她动了心。如杨摩西仍在挑水，她只是找了个挑水的；如今杨摩西在县政府，与杨摩西成亲，就不单是与杨摩西成亲，背后还有座大靠山，正好支撑门面；那时“吴记馍坊”的馒头，就不单姓“吴”，还姓“县政府”，倒跟当初杨家庄做豆腐的老杨、马家庄赶大车的老马让杨百顺的弟弟杨百利上“新学”，接着进县政府的想法一样。还有孤身一人，如是嫁给杨摩西，他房无一间，地无一垄，是件坏事；但对于招婿，却正好合适，招过来的只是一个人，没有另外的麻烦；正因为房无一间，地无一垄，自己才能高他一头。

这天下午，杨摩西正在县政府后院菜地捉虫子。也是以前没种过菜，只知道卖力，不知其中的诀窍。不管是茄子、豆角、菠菜、丝瓜或葫芦，苗出来之后，长势都不错；但菜叶长到巴掌大时，生了虫子。虫子将叶子吃出一个个窟窿。县长老史到菜地来转，看到一片片被虫吃的叶子，便皱着眉摇头。菜长虫本属正常，但放到过去正常，自从打散老史和苏小宝的哭泣，杨摩西自个儿先觉得犯了大错，看老史皱眉，怕由一个虫子，再节外生枝。自个儿过去没种过菜，找不到病因，慌忙到城外老龚的菜园，向种菜的老龚打听。头一回老龚没理他；第二回，给老龚买了一包烟丝，老龚才告诉他，虫子生在现在，祸根却是上龚时做下

的。原以为多上粪菜会壮，谁知鸡粪上多了，也会生虫；根治的办法倒简单，往地里埋烟丝。烟丝一发酵，虫卵闻到，立马就死了。杨摩西只好停下其他活计，买来烟丝往地里埋。治过虫卵，又一只一只，去捉叶子上剩下的成虫。白天捉一天，夜里还打着灯笼翻菜叶子。过去吃饭是在伙房，现在将饭从伙房打回来，马不停蹄，边吃边捉。五天没有离开县政府后院。这天吃过中饭，挨个翻茄秧的叶子；茄秧又比豆角、菠菜、丝瓜和葫芦招虫子；茄子又种得多，占到四分地，豆角、菠菜、丝瓜和葫芦诸菜，皆占到三分二分不等。直捉到夕阳西下，突然有人在背后喊：

“摩西，跟你说句话。”

杨摩西扭头，见县政府后墙外，有人探个头，仔细一看，是县城东街牲口牙子老崔。杨摩西又弯腰捉虫：

“正忙着呢。”

老崔：

“这话不听，你可别后悔。”

杨摩西：

“我正后悔着呢，当初不该上这么多鸡粪，也不该种这么多茄子。”

老崔：

“这事比鸡粪和茄子大，给你说个老婆。”

杨摩西这才想起，老崔除了是个牲口牙子，闲时还给人说媒。有人

说亲是件好事，但杨摩西平日与老崔并无交情，过去挑水时，两人见到，老崔总拿他打镢，以为老崔从县政府墙后过，又顺便拿他开心，说不定院墙背后，还藏着一帮闲人，等着看杨摩西的笑话呢，便说：

“听说你娘死了，把这媒说给你爹吧。”

又蹲下身子捉虫，任老崔在墙外喊，再不回头。老崔终于急了：

“日你娘，给你说媒，你倒端上了。”

又骂：

“给大户人家说媒，成不成，还吃顿酒席，今儿倒好，热脸贴了个冷屁股。”

又骂：

“让你托大，我马上退了这亲。不说这媒我死不了，你照样打你的光棍。”

又杂七杂八说了许多。杨摩西听骂声越来越远，扭脸，院墙上的人头不见了；起身跑到墙前，见墙外的老崔，骂骂咧咧，顺着津河，已走出一箭之地。老崔不骂不走杨摩西觉得是拿他打镢，一骂一走，杨摩西觉得这事有些门道，忙翻院墙出去，追上老崔，一把拉住他：

“叔，把话说完。”

老崔倒端上了，挣着身子：

“放手，我还有事。”

见老崔拿糖，杨摩西知道事情又有了几分：

“叔，今天无论如何，咱爷俩儿得喝一盅。”

老崔挣着：

“放手，真有事。”

但也半推半就，脚下随杨摩西走。两人拉拉扯扯，来到津河桥下，一个叫“鸿膳成”的饭馆。“鸿膳成”有个厨子叫老魏，当年杨百利和牛国兴拿他“喷”过“空”，老魏爱夜游，夜游时，在坟场碰到一个白胡子老头，白胡子老头趴到他耳朵上说过两句话，老魏回来，炒菜时老哭。也可能以前哭过，现在不哭了；过去他当厨子，现在不当厨子了，当酒保。老魏与老崔和杨摩西皆认识，想着一个贩驴的，一个种菜的，到饭铺只是吃碗烩面；没想到两人坐下，杨摩西点了一盘大块牛肉，一盘卤羊杂，每人一个酱兔头，外加四两白酒；便知二人有事。酒菜上来，老崔和杨摩西先吃了一阵。杨摩西过去没跟老崔在一起吃过饭，吃起饭来，才知道老崔不愧是个贩驴的，走南闯北，饭量大，三盘荤菜，转眼间见了盘子底，酒壶也空了。杨摩西又叫了两海碗烩菜，外加三两白酒。烩菜里有白菜、豆腐、海带、猪肉片子，热气腾腾端上来，老崔又吃了一阵，喝了一阵，终于放下筷子，掏出火吸烟。杨摩西这才问：

“叔，女方是谁呀？”

老崔这才说出了吴香香。吴香香托人说媒，一开始找的不是贩驴的老崔，而是县城东街的媒牙子老孙。托老孙时，给老孙提了一只羊腿。老孙一开始答应了，后来了解其中因由，吴香香招婿的背后，还藏着与姜家的积怨；积怨的背后，又藏着馒头铺一座家产；姜龙姜狗兄弟俩，皆不是省油的灯。这就不是一桩媒情事了，里面还藏着一个火药桶：说

得好，成全了别人；说不好，引爆了火药桶，炸着了别人，也伤着了自已。但一下把这媒退回去，又把事情挑明了，也得罪人；便假装肠胃疼，出不得门，把这桩婚事和羊腿，一起托转给老崔。老崔平日是个驴贩子，贩驴之余才说媒。老崔贩驴是把好手，因说媒是三天打渔，两天晒网，功夫不到，十桩有八桩说不成；说不成倒没什么，往往又说出些另外的蹊跷。去年县城北街“丰茂源”和“济世堂”李家的儿子李金龙，与秦家庄东家老秦家姑娘秦曼卿的婚事，就是老崔撮合的；后来因为秦曼卿缺一耳垂，婚事发生了变故，秦曼卿就嫁给了杨摩西的哥哥杨百业。老崔说媒的功夫虽然不到，但爱和专业说媒的老孙平起平坐；老孙嫌他不知高低，也是设一个套让他钻，让他在南墙上碰个壁，知道一下说媒的深浅。老崔正是因为功夫不到，没估算出这桩婚事背后的危害，只估算了一下男女双方，觉得是桩易说的媒，便收下羊腿，来找杨摩西。卖馒头的吴香香，杨摩西倒不陌生，五短身材，小眼小嘴，疙瘩鼻，眉心有一粒红痣；长相不能说俊，但她皮肤白，像刚出锅的馒头一样白，也是一白遮百丑，倒又透出另一种姿色。红痣长在黑脸上，就是一粒老鼠屎；但红痣长在白脸上，就是一粒小樱桃。杨摩西也知她是一个寡妇，带着一个孩子。买馒头见过，但从无把她和自己连到一起想过，现在不由愣在那里：

“这事我可没想到。”

又问：

“叔，有啥说法不？”

老崔饭量大，酒量却不行，七两酒下去，脸像红布一样，已有些醉意。老崔一醉，爱跟人说知心话，这一点和杨家庄卖豆腐的老杨有些相像，身子伏在桌子上，一把抓住杨摩西的手：

“除了是你，换个人，我不管这闲事。”

一听就是醉话，过去两人并无来往，没存下这情谊；何况刚刚骂过人，转脸又拉人的手。但杨摩西不论贵贱，先接住这手：

“叔，等事儿成了，侄子少不了还得登门孝敬您。”

老崔一听这话急了，拍着桌子：

“啥意思，骂我？好像我图你东西。”

杨摩西：

“叔，我不是这意思，我一种菜的，就是孝敬您，还能孝敬个啥？说的是个意思。”

老崔这才将身子收回来，挥着手说：

“要说法，这桩婚事可不简单，处处有说法；但别的说法，我都替你挡了回去，单有一条，我做不了主。”

杨摩西：

“啥？”

老崔：

“这桩婚事，不成也就算了；如果成，不是你娶她，而是她娶你，算是入赘。”

杨摩西愣在那里。别人结亲都是男娶女，这里结亲却是女娶男，一

切得倒着来。杨摩西刚要说什么，老崔瞪着眼睛：

“这还不算，你要愿意，还有说法。”

杨摩西：

“啥？”

老崔：

“既然是入赘，就得改姓，你不能姓杨，得姓吴。”

杨摩西又吃了一惊。别人结亲皆是名正言顺，自己结个亲，还得改姓。两个说法加在一起，杨摩西有些蒙，在那里犯了考虑。见他考虑，老崔一下又急了。老崔给人说媒不单图个吃喝，或图些东西，这是他与专业说媒者老孙的区别；东西之外，主要图个说，过个嘴瘾。贩驴时老说驴，回头便想说说人。但这嘴瘾有时能过，有时不能过。像上次“丰茂源”和“济世堂”李家和秦家庄老秦家的婚事，他夹在中间，不但说不上话，还受了不少夹板气。但在杨摩西这里，他觉得可以居高临下白话，甚至可以把在它处受的气找补回来；或者说，杨摩西一口答应下来，他倒有些失望；见他犹豫，倒给他白话提供了一个茬口。老崔朝地上啐了一口痰：

“以为你是个识时务的人，我才给你张罗这事；谁知我话还没说完，你倒犯了琢磨。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，你配不配这琢磨？你家是个卖豆腐的，你是个种菜的，除了有个光身子，房无一间，地无一垄，吴香香不娶你，人家能娶到别人；你要过了这茬口，怕是要打一辈子光棍。知道你在县政府，可你不是县长，就是个种菜的。我倒不是生气你琢磨这事，是生气你认不清自个儿是谁。你要不想入赘，想正经娶

人，你千万别勉强；你要觉得你的姓值钱，你还姓它一辈子。我也想明白了，这事也不怪你，怪我，怪我眼瞎认错了人。全是为人好，好像在害谁。我就想不明白，我害你能得到啥好处？你又有啥值得害的？你要不信，咱就走着瞧！”

老崔已经把一件事说成了另一件事。而且说着说着，真生气了，站起身，气哼哼要走。杨摩西忙放下琢磨，一把拉住老崔。老崔边挣边喊酒保老魏：

“老魏，你来给评评这个理。”

老魏也是个好事者，见这桌有事，虽然手里忙着别的，耳朵一直向这边支着。听老崔喊他，忙过来插嘴：

“我都听见了，这事真不能怪老崔。”

三人嚷成了一锅粥。杨摩西劝过老崔，又劝老魏。看老崔脸被气得煞白，对老魏说：

“大爷，事情有些突然，总得让我想想啊。”

三人分手后，杨摩西回到县政府菜园子，一个人坐在地头想。除了事情有些突然，事情还有些不一般。先想入赘。别人结亲都是男娶女，这里结亲却是女娶男，一切得倒着来。事情本末倒置，首先看起来就不顺。但接着又想，正着或倒着，放到别人那里是件大事，放到自己这里，如老崔所言，真得另外计较。不是女娶男，自己还摊不上这好事。就算不是女娶男，换成男娶女，把颠倒的事情再颠倒过来，不说娶不到，就算娶得到，吴香香不要他入赘，让他明媒正娶，杨摩西房无一间，地无一垄，还能把吴香香娶到哪里去？现成的地方，只能娶到杨家

庄了。先不说娶到杨家庄吴香香会不会同意，吴香香现在城里，杨家庄是乡下；就算吴香香同意，杨家庄和卖豆腐的老杨，杨摩西首先不愿意见到；就是愿意见到，卖豆腐的老杨，也没有现成的房子让他娶亲。倒是入赘，给杨摩西省去不少麻烦和口舌。又想改姓的事，别人结亲皆是名正言顺，自己结个亲，还得改姓。但又想，自己的名字，以前也不是没被人改过；为了找个事由，他就信过主，改叫“杨摩西”。当然，改了名姓就不是自己了，可几年下来，自己换一个活路，改一回禀性，瓢里早不是自己了，没必要徒讲外表。当然改姓与改名又有不同，改名只是改自个儿的称呼，改姓连祖宗都丢了；但杨摩西自生下以来，没感到祖宗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，倒尽添些麻烦，最大的麻烦是，改了尽添麻烦的它，反叫天下人耻笑。还有，吴香香是一个寡妇，像把夜壶一样，被别人用过；但买一个新夜壶，自己又没这本钱；寡妇吧，还带一个孩子，一过门，先得替别人养着崽子。又有些犹豫。比这些更重要的是，如是四个月前碰到这事，杨摩西仍在街上挑水，不管是入赘也好，改姓也好，寡妇带个孩子也好，自己正走投无路，等于天上掉下个馅饼，没啥好思摸的；但现在自己进了县政府，虽不是县长，是一种菜的，也算有一正经营生，长此以往，万一混出个头脸，提前入赘改姓，嫁了寡妇，那时反要后悔。但他上个月刚刚得罪县长老史，虽然仍在种菜，头上却悬着一把剑：老史高兴，他仍能在县政府种菜；万一老史哪天不高兴了，把他赶走，他又得流浪街头去挑水。如能在县政府长待，他没必要入赘和改姓；如早晚有一天要挑水，趁此成个家，也是个退路。到街上挑水，仍是房无一间，地无一垄；嫁了吴香香，倒有个现成的馒头铺接着他，也就不再到街上挑水了。换句话说，这亲该不该成，从根上论，并不取决于自己，而取决于县长老史。老史到底是咋想的，杨摩西又无从得知。无人提亲还没这些烦恼，有人提亲，倒叫人犯起愁来。更让人犯愁的是，遇到犯愁的事，满世界的人，没个商量处。这时他突然想起了老詹。在自己交往过的人中，还就他算个忠厚人。虽然不会传

教，但也从来不害人。于是走出菜园子，走出县政府，信步走向西关破庙，去找老詹。到得破庙，老詹刚从乡下传教回来，正坐在床边吸烟。几个月不见，老詹似乎老了许多。见到杨摩西，老詹倒不感到意外：

“阿门，我知道，你早晚会回来。”

杨摩西以为老詹误会了他的意思，忙说：

“师傅，我这次回来，不是那个回来。”

谁知老詹没误会他，说：

“不是说你回来当徒弟，你总有忧愁。”

杨摩西忙点头：

“就是来跟师傅商量个事。我是谁，从哪儿来，就不说了，又犯愁往哪儿去了。”

便把老崔给自个儿说媒的事，从吴香香说起，怎么要招赘和改姓，中间拐了几道弯，又拐到了县长老史身上，一五一十，来龙去脉，给老詹说了。这个老史，因为教堂的事，老詹曾跟他吵过。老詹首先说：

“这个老史，不是主的子民。”

又看了杨摩西一眼：

“孩子，头一回我不以主的名义，以你大爷的名义给你说，遇到小事，可以指望别人；遇到大事，千万不能把自个儿的命运，拴到别人身上。”

说的是老史了。接着替杨摩西发愁：

“可咱靠自个儿，又有啥可靠的呢？”

接着又说：

“咱自个儿啥都没有，就不能怪别人有苛求了；咱自个儿说不起话，就不能怪别人有言在先了。”

指的是招赘和改姓的事了。老詹往床帮上“梆梆”地磕着烟袋，又感叹一声：

“啥叫悲呀？非心所愿谓之悲呀。”

杨摩西：

“师傅，你的意思，是不理会这事了。”

老詹：

“事情这么别扭，按说不该理会，可叫大爷说，换成别人别扭，换成你，咱还是‘嫁’了吧。”

杨摩西：

“为啥？”

老詹：

“因为从你心里讲，你还是愿意的。”

杨摩西：

“如果愿意，我就不找你商量了。”

老詹：

“你恰恰说反了，如果不愿意，你早不说这事了；恰恰是找我商量，证明你心里愿意。”

杨摩西要说什么，老詹用手止住他：

“愿意就对了。摩西呀，你比离开我时强多了，知道自个儿是谁了。知道自个儿是谁，才能明白往哪儿去呀。”

过去跟老詹学经时，老詹讲主，一讲一夜，杨摩西一句没听进去；现在换成说杨摩西，杨摩西倒觉得句句中的，不禁潸然泪下。

五月十三，杨摩西入赘到延津县城西街馒头铺吴香香家，改名吴摩西。从说媒到结亲，用了三天。上次吴摩西的哥哥杨百业娶秦曼卿，从提亲到结亲，用了四天，这次比杨百业还少一天。对吴摩西来讲，“嫁”人也算桩人生大事，但吴摩西从始至终，没跟杨家庄卖豆腐的老杨商量。没商量不是怕卖豆腐的老杨反对他“嫁”人，他估计老杨也不会反对，像上次杨百业娶秦曼卿一样，又认为是天上掉馅饼；而是杨摩西第二次离家出走时，在心里跟老杨有杀人冤仇，不愿意再见到老杨。不但没告知老杨，哥哥杨百业、弟弟杨百利，他也没告知。驴贩子老崔见一场婚事下来，吴摩西上不告知父母，下不告知兄弟，倒有些佩服他：

“我还真小瞧你了，原来你小子六亲不认。”

吴摩西成亲那天，婚礼还算热闹。因吴摩西凭一个手脚勤快，在县政府立住了脚，许多县政府的属员，本该来吃酒；但因吴摩西是一种菜

的，答应来吃酒者，也就扫地的老甘、伙夫老艾二人。倒是县长老史听说种菜的阎罗突然被招赘了，并且改了姓，杨摩西成了吴摩西，吃了一惊。吴摩西对入赘也是踌躇再三，老史却以为他敢作敢为，做事与众不同，又对吴摩西刮目相看。成亲这天，派人送来一幅字，老史亲笔题写：敢作敢为。吴摩西看到这字，倒哭笑不得。县政府的属员见县长赐字，本不欲来吃酒的，又来了许多。成亲这天，牧师老詹、竹业社掌柜老鲁也来了。老詹送给杨摩西一柄银十字架；除了祝福，大概是让吴摩西永远不要忘了主。老鲁带来几把竹椅。老詹到场吴摩西不感到意外，竹业社的掌柜老鲁来了，倒让吴摩西感动。虽然过去闹过别扭分了手，但毕竟师徒一场。婚事过后，老史“敢作敢为”四个字，被吴香香刻成匾，挂在“吴记馍铺”的门头；老鲁的竹椅被吴香香留下了，供来买馒头的主顾坐；老詹的银十字架，被吴香香送到隔壁银匠老高那里，回了一下炉，给自己打了一副水滴耳坠。

十二

吴摩西成亲半年后，挨了一顿打。延津县城有个打更的叫倪三。倪三黑胖，门头一样高，一脸疙瘩肉，满头红毛。无论春夏秋冬，走路皆敞着怀，露着胸前凸出的一条子肉；几十年下来，这肉变得黑红，与身上其他部位不是一个颜色。倪三的爷爷，曾是延津出的第一个举人，做过山西潞州的知府。到了倪三他爹，与他爷路数不同，不喜读书，不喜功名；长大后，图个吃喝嫖赌。倪三他爹活到四十岁，临死之前，将他爷做知府积下的家产，也挥霍尽了。人说倪三他爹短寿，倪三他爹临死时说：

“我活一天，等于别人活十年，值了。”

到了倪三这一辈，家徒四壁，倪三开始在县城打更。打更者白天无事，报更是在夜里。夜里从戌时起，用梆子敲出从一更到五更的时辰。倪三虽是一打更者，但有官宦人家的遗风，一是不喜张罗，虽家徒四壁，除了夜里打更，白天不张罗别的，就是歇着；二是穷归穷，不耽误喝酒，一到夜里是醉的。夜里打更，倪三皆趑趄着脚步，闭着眼睛从十字街头穿过，抡着梆子，常常把一更敲成三更，把三更敲成二更；所以直到现在，延津人不论更，一论就是错的，源头就在这里。打更者除了敲梆子，嘴里还应喊“天干物燥，小心灯烛”之类的话，倪三一概省略了；延津打更不喊话，源头也在这里。打更的不靠谱，本来可以换一个；倪三的爷爷虽然做过知府，但那是五六十年前的事了；但延津三任县长，一个爱做木匠活，一个爱讲话，一个爱听戏，为自己的事还忙不过来，无暇留意夜里的梆子。倪三二十五岁那年，倒娶了一个老婆，老婆是个对眼。虽然对眼，但能生孩子；一年一个，不落空当。倪三喝醉

酒常打老婆，打老婆不为别的，就为她能生孩儿：

“妈拉个逼，你是人还是猪，身子不能挨，一挨就下崽。”

为躲挨打，也为躲挨身子，倪三的对眼老婆常常住娘家。但十年下来，仍给倪三生下七男二女。生下的孩子倒不对眼。七男二女本是个吉数，但加上倪三两口子，一个打更的，要养活一家十一口人，便有些吃力。倪三虽不爱张罗，但为人憨厚，年轻时，家里虽然穷，既不偷人，也不抢人；后来随着孩子长大，日子一年过得比一年紧，便一年比一年不顾脸皮。不顾脸皮倪三也不偷人，家里断了炊，便到集市的货摊上公开乱拿：

“记着账，回头还你。”

这个“回头”，不知会到何年何月。做生意者知他粗鲁，拿吧也就几根葱，半升米，一条子肉的事，皆不与他计较。见无人与他计较，倪三更加变本加厉。变本加厉不是多拿东西；倪三从不多拿人家东西，顾住当天吃喝为止，明天断顿，明天再拿；而是有时喝醉了，边拿东西边说：

“妈拉个逼，我就不信，一个延津县，养不起一个倪三。”

拿东西不气人，这话气人；但拿东西都无人计较，因为一句话，谁与他计较呢？吴摩西过去挑水时，也与倪三认识，还给倪三家挑过水。当然，水是白挑，倪三不会给他工钱；吴摩西知延津县城人人怕倪三，自个儿也不敢多事，水挑完就走，不说别的。平日见倪三走来，也是能躲就躲。倒是倪三见他躲，有些不高兴：

“躲啥？欠我租子？”

但倪三为人仗义。张家王家、李家赵家发生矛盾，县长不务正业，无处说理，或理被说乱了，案子被断得七零八落，大家无处伸冤，便找倪三主持公道。到倪三这里告状，谁先告状谁有理。倪三听原告说完，不由分说，便去被告家中，替原告出气。喝醉酒，进门就砸东西；没喝醉，或被告家人口多，料打斗不过，便从腰里掏出一根绳子，要把自个儿吊死在这家门前。打架还好应付，一个人要自个儿上吊，如何收拾呢？想着他家爷爷，曾是一个举人，到了倪三这里，竟拿上吊说事，也让人哭笑不得；左右无法计较，便不再讲理，与倪三将事情说开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罢了。久而久之，倪三替人出气，不管来到谁家门口，没等倪三开口，这家人赶紧迎出来：

“老倪，知道了，只要不出大格，事情还能商量。”

卖葱卖米者让倪三白拿东西，原因也在这里。吴摩西与倪三，本来井水不犯河水，但吴摩西成亲半年后，被倪三打了一顿。倪三打吴摩西并不是吴摩西惹着了倪三，或跟谁发生了矛盾，倪三替人出气，而是因为半年前吴摩西成亲，没有请倪三喝酒。事情发生在半年前，倪三半年前没打，拖了半年才打，是因为半年之后，吴摩西离开了县政府。与吴香香成亲时，吴摩西曾问吴香香，成亲之后，她会不会让他离开县政府，到“吴记馍坊”去揉馒头；就跟和尚入庙一样，念经就念经，不用再干别的。但吴香香娶他，不图别的，就图个靠山，图个“县政府”，好用来支撑门面，倒不让吴摩西回家揉馒头，让他继续在县政府种菜。把县长老史题写的“敢作敢为”四个字高挂门头，也是这个意思。听说让他继续在县政府种菜，吴摩西倒也喜欢。喜欢不是不喜欢揉馒头，喜欢种菜，而是在县政府种菜，还盼着有朝一日出人头地。由于有馒头铺接着他，种起菜来，倒比过去大胆许多。两人成亲后，吴摩西也帮吴香香揉馒头，两人五更起床，揉馒头蒸馒头；待到天亮，吴香香推着馒头车到

十字街头做生意，吴摩西到县政府上差种菜；日子过得，倒也各得其乐。半年后突然离开县政府，并不是吴摩西厌烦了种菜，或吴香香改了主意，或因何事又得罪了县长老史，老史把他赶了出来；而是县长老史出了事，离开了延津县。县长老史出事并不是老史县长没当好，像前任县长小韩一样，因为一个爱讲话，出了差错，被上峰拿住了；恰恰是上峰出了问题，省长老费出了事，老史跟着吃了挂落。省长老费出事也不是他省长没当好，恰恰是要当好省长，这省长就没有保住。

老费省长已当了十年，国民政府换了几届，老费在河南还纹丝不动，也算老资格了。正因为是老资格，总理衙门又新换了一个总理，老费一时大意，就把这总理给开罪了。新上来的总理姓呼延。这呼延小五十了，放到人中不算年轻，当总理就显得年轻了。老费跟延津县长老史一样，不苟言笑，一天说不了十句话；新上来的呼延总理却跟延津另一个县长小韩一样，喜欢讲话，一讲起话来就眉飞色舞，两手高举，像挥着粪叉，讲起话来，爱讲一二三点，从一点说到十点，还不停歇，一个上午就过去了。呼延总理的意思，灯不挑不亮，话不说不明，事先不把道理说清楚，事情做起来不就乱了？这就是知和行的关系。老费和他不对脾气。这天在京城总理衙门开会，全国三十多位省长都到了。本来说的是边疆防务的事，河南地处中原，跟边疆没太大关系。但呼延总理讲着讲着，由边疆扯到了内地；由黑龙江扯到河北，由河北扯到山西，由山西扯到河南，最后在河南停住了脚。也说了几句河南的好话，由好话说到缺失，又停住了，一口气说了两个钟点。但呼延总理是由京城衙门上来的，没做过地方官，对地方事务不熟，两个钟头说了八点，他说的每一点，都与实情不符；稍微接近的，也隔靴搔痒；不熟的，干脆本末倒置。说过八点，又说改进的举措，也是驴头不对马嘴。当着全国的省长，被呼延批了八点，老费肚子里虽然憋气，嘴上没说什么，也就点头而已。开过会吃饭，呼延总理挨桌敬酒，敬到老费一桌，又旧话重提，

开始说河南第九点。说完，还拍着老费的肩膀：

“我说得对不对呀老费？”

如是在会上，老费再点点头就过去了。但换了场合，大家在喝酒，还穷追不舍，老费就有些下不来台；加上老费喝了两杯酒，突然爆发了。老费平日话不多，性子却倔；加上是老资格，本来就看不上这呼延；于是将呼延总理的手从他肩膀上推开：

“对是对呀，但照你的弄法，河南不出三年，就民不聊生了。”

接着又说：

“比河南更大的问题是，当官不靠业绩，靠的是一个裙带。”

明显是指呼延个人了。呼延没做过封疆大吏，能当到总理，靠的就是在衙门里玩裙带。呼延总理脸气得铁青，指着老费说：

“你的意思，这个总理不该我当，该你当了？”

老费针锋相对：

“咋该我当？我不叫‘呼延’，我也不会‘胡言’！”

两人本无私怨；如是私下吵架，说些气话也无妨；但当着三十多位省长，话说绝了，两人结下的怨，就比私怨还大了。京城会散三天，呼延就派人到河南明察暗访。明察没察出什么，暗访却暗访出，老费当省长十年，仅贪污受贿一项，就达千万之巨。劣迹在报上一公布，监察院就把老费下了大狱。全国人民看一个贪官倒了，倒拍手称快。呼延总理这么做，倒也不是私仇公报，而是刚刚上台，从老费的言行，已看出自

己地位不稳；也是想借扳倒老费，杀鸡给猴看，让其他三十多个省长都长个记性。但大家知道，当十年省长，家产仅存千万，算是省长中最廉洁的了；其他同僚感叹，就算是只鸡，也算只老鸡了，咋犯了小鸡的幼稚呢？老费进了大狱，延津县长老史是老费推荐的，老费出事第二天，新乡专员老耿就免了老史的县长。老史种菜是为了韬光养晦，看来这菜也白种了。老史卷铺盖回福建时，锡剧班子的男旦苏小宝来送他，拉着老史的手，又哽咽哽咽哭了。老史倒没哭，说：

“都笑话我韬光养晦，其实我从这件事上，收获最大。”

苏小宝：

“到了这种时候，你还说笑话。”

老史正色：

“我说的是实话。这群鸡巴人，弄了几千年，还弄这些，没啥指望了。”

接着感叹：

“可惜的是，不能再手谈了。”

苏小宝执着他的手：

“我跟你走。”

老史：

“是县长，才能手谈；不是县长，跟我走也无用了。”

又说：

“手谈，也不是光用手的事。”

老史走后，延津的县长换成了老窦。老窦是专员老耿遴选的，是他姑娘家一个表弟。上回延津县长小韩被撤，省长老费推荐老史，就内举不避亲，这回老耿也不避亲了。老窦是行伍出身，在队伍上当过团副；战场上打瘸一条腿，从队伍上退了下来。一个瘸子，性子却躁，说一句话，带三个“鸡巴”。老窦爱说的一句话是：

“少鸡巴跟我啰嗦，我他妈是个丘八。”

丘八不韬光养晦，所以不喜种菜，本性不改，喜欢打枪；上任之后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把县政府后院的菜园子，改成了靶场。自此，延津县城一天到晚枪声不断，生人以为起了战争，其实是延津的县长在打枪玩。这枪声，倒是镇住了外来的贼；延津的社会治安，一下反倒变好了。延津的治安变好了，但菜园子被改成了靶场，吴摩西马上失业了。春天种下的菜，也被老窦一高一低两只马靴踏得稀烂。吴摩西得罪过前任县长老史，老史没把他赶走；新上来的老窦，吴摩西与他只见过一面，老窦只对他说了一句话：

“种什么鸡巴菜，滚蛋！”

吴摩西只好滚蛋，回到“吴记馍坊”，专心揉馒头。吴摩西伤心之余，也有些庆幸，多亏半年前入赘到“吴记馍坊”，现在有个退路，不然仍得流浪街头去给人挑水。当时入赘不入赘，他还拿不定主意，曾找牧师老詹商量，老詹看透他的情形，倒赞成他入赘。老詹一辈子传教不见起色，但关键时候，倒给吴摩西指点了迷津；吴摩西又有些感激老詹。老詹唯一没说准的是，当时不让吴摩西把命运系到老史身上，说老史这

个人靠不住；谁知到头来不是老史靠不住，是顶替老史的人靠不住。不能种菜回家揉馒头，对吴摩西倒无大碍，吴香香却觉得上了吴摩西的当。当初她找吴摩西除了为找个男人，还想找个靠山；现在一夜之间，身后的靠山说坍就坍了，吴摩西又成了吴摩西；靠山一失去，吴摩西就不值钱了，房无一间，地无一垄，要钱没钱，要人没人，后悔当初打错了算盘。全不知她不是上了吴摩西的当，是上了县长老史的当；也不是上了县长老史的当，是上了省长老费的当；也不是上了省长的当，是上了总理衙门的当。不管上了谁的当，吴摩西成了吴摩西，“吴记馍坊”的馒头就成了个馒头。吴摩西成亲时，老史曾题过“敢作敢为”四个字，一气之下，吴香香将制成的牌匾从门头上摘下来，用刀给劈了。题字人一倒，不劈也成了笑柄。原以为靠山失去只是个馒头，没想到吴摩西回“吴记馍坊”揉馒头卖馒头的第二天，就被倪三打了一顿。被人从县政府赶出来，不是件多么光彩的事，吴摩西回到馒头铺，想在家躲几天，再出门见人；但吴香香觉得，既然县政府的差事丢了，吴摩西就该将功补过，多给馒头铺出力，除了在家里揉馒头和蒸馒头，还得替她到十字街头卖馒头，她好在家里张罗别的。吴摩西害怕到了十字街头，碰到钉鞋的老赵，卖熏兔的豁嘴老冯，棺材铺的老余……吴摩西为啥从县政府被撵出来，他们肯定要问个底儿掉，一时也与他们解释不清。但吴摩西又不好说怕出门见人，便说自己过去没卖过馒头，只卖过豆腐，隔行如隔山，能不能停两天再上街。他搔着头：

“不知道咋吆喝呀。”

吴香香马上急了：

“过去你在县政府当差，天天图个清静；现在就剩下光身一人，难道还让一个女人家抛头露面，你一个大老爷们儿，倒在家里坐着？”

吴香香说得也不是没有道理。于是第二天五更起床，揉过馒头，蒸过馒头，天也亮了，吴摩西便推着馒头车出门，硬着头皮向十字街头走去。过去这个时候，是去县政府上差的时候，又对老史和种菜有些留恋。推着馒头车正走着，打更的倪三趑趄着脚步，从一条胡同里钻出来，大老远，就喊吴摩西：

“那谁，你站住。”

吴摩西站住，倪三斜睨着眼睛：

“当初你娶亲时，为啥不请我喝喜酒？看不起我老倪？”

吴摩西哭笑不得。娶亲已是半年前的事，为何今天又重新提起？就算是昨天娶亲，二人非亲非故，自个儿成亲，为啥非得请他喝酒？自己结一门亲事，当初连爹娘兄弟都没告知，别说一个外人打更的。这跟看不起人是两回事。吴摩西以为倪三喝醉了，不与他计较，转身要推车走。没想到倪三大步奔来，不由分说，一脚将吴摩西的馒头车踢翻，馒头登时滚了一地；又一脚踢翻吴摩西，掏出两个醋钵大似的拳头，照吴摩西脸上乱打：

“谁给你撑腰，你敢看不起倪大爷？这气我憋了半年了，今天也让你知道知道，马王爷长着三只眼。”

一时三刻，吴摩西脸上似开了个油酱铺，红的，黑的，绛的，从鼻口里涌出来。天亮正是赶早市的时候，许多人便上前围观；见是倪三打人，也无人敢劝。倪三打累了，才仰起身，指着吴摩西：

“给我滚回杨家庄，这里没你待的地方。不然我见你一回，打你一遍！”

趑趄着脚步走去。吴摩西这才听出些话头，倪三打他，并不为成亲没请他喝酒，背后另有原因。吴摩西挨打是在上午；下午，给吴摩西说媒的驴贩子老崔，也挨了倪三一顿打。倪三打老崔，比打吴摩西下手更狠，将老崔一只胳膊都打折了。不管是吴摩西或是老崔，两人过去皆蒙在鼓里，现在每人挨了一顿打，终于明白，这亲也不是好结的。媒情之外，还有许多其他缘故。追根溯源，明白倪三背后，有姜家指使；倪三收了姜龙姜狗的东西，现在来替姜家出气。过去吴摩西在县政府，无人敢招惹他；如今吴摩西被新县长老窦赶了出来，他们就把仇报到了今天。驴贩子老崔，也跟着吴摩西吃了挂落。驴贩子老崔挨打之后，并不怪倪三，开始怨恨职业说媒者老孙。明知前边是个火坑，半年前自己不跳，唆使别人跳。挨打不算受欺负，被人蒙了，就算受欺负了。挨打之后，老崔没找倪三说理，托着折胳膊，来到县城东街老孙家。老孙也听说今天吴摩西和老崔分别挨打的事，隔着门帘，见老崔来了，慌忙又躺在床上装病。待老崔进屋，来到他床前，他闭着眼睛呻吟：

“老了，天天七歪八病的。”

又伸出一把手，有气无力地说：

“这一回不同往常，五天了，水米没打牙。”

老崔一把将被子给他掀开：

“还他妈装，老东西，我跟你没完！”

老孙见老崔急了，只好翻身坐起，不装了，开始一迭连声地向老崔赔不是：

“兄弟，啥也别说了，怪我。”

又说：

“半年了，以为事情过去了，谁知道又翻旧账。”

又说：

“当初想着开个玩笑，没想到差点儿出了人命。”

又说：

“先看胳膊，不管花多少钱，我出。”

看老崔仍一腔怒气，忙伸过自己的脸：

“你要还不解恨，再打我一顿。”

倒弄得老崔哭笑不得，下决心今后专心贩驴，不再说人的事。这倒正中老孙的下怀。

吴摩西挨打之后，头是晕的；一是倪三拳头大，二是没有防备，一拳一拳，皆打在脸上。待倪三走后，从地上爬起来，手一抹脸，沾了一手血；从地上捡起土馒头，放回车上馍簋里，馒头成了红的，馍簋也沾满血迹。当众挨打，比从县政府被赶出来还丢人，吴摩西不好再去十字街头卖馒头；馒头成了血馒头和土馒头，也没法再卖。顶着一脸花，也不敢回家，只好推起馒头车，先去了过去挑水时住的货栈。打一盆水，先洗头脸，掸了掸身上的土；又打一盆水，把车上的馒头，一个个擦干净；擦完馒头，又擦馍簋；待上下收拾干净，才推起馒头车，回到西街馒头铺。出门挨了一顿打，不是件有脸的事，吴摩西想将这件事瞒下，等回过神儿来，再慢慢料理；但清早出门，转头又回来了，得给吴香香编一个理由；想出的理由，准备说肠子疼。一手推车，一手捂着肚子进

了家门，没想到吴香香已经知道他挨打的事，正泪一把鼻涕一把，坐在老鲁送的竹椅上哭。吴摩西知道事情瞒不住了，将手从肚子上移开，轻描淡写地说：

“没事，一句话说钱了，两人就打了起来。”

吴香香又哭：

“挨打就是挨打，别说也打了别人。”

吴摩西看又瞒不住，说：

“还好，没伤着筋骨。”

吴香香倒没说筋骨的事，而是说：

“我当初找你，不光图你在县政府。”

吴摩西：

“啥？”

吴香香：

“听说你过去杀过猪，想着能支撑门面；没想到你卖馒头头一天，就挨了打。”

吴香香不提这个话头，吴摩西还把自己过去的职业给忘了；经她一提，热血开始往上沸腾。吴香香：

“没你的时候，我没受过这么大委屈；有了男人，男人倒被人欺

负。这要开了头，你天天挨打，馒头铺的生意也别做了。”

又说：

“你以为打你只为打你，人家的意思，是要赶咱们走。你要有地方让俺娘俩落脚，我现在就去收拾东西；你要没地方落脚，还想在这个地方跟俺娘俩混下去，你想忍过去，怕是人家也不答应！”

又说：

“孩子他爹在的时候，别说是人，就是苍蝇蚊子，也不敢落下叮一口；自他一死，我们就成了没用的人了。”

接着拍着地又哭：

“我那苦命的人哪，你咋走得这么早哇。”

似在哭姜虎，又似在说吴摩西；似在说吴摩西，又似在将吴摩西。吴摩西听后，觉得吴香香说的也有道理。倪三今天打他，如果仅仅为了个打，似还能忍过去；如是要赶他们走，吴摩西却没地方去。吴摩西一个人有地方去，随便混个差事，一个人吃饱，全家不饿；现在带着老婆孩子，就没地方去了。唯一可以落脚的地方，就是杨家庄。不说杨家庄吴香香愿不愿去，就是吴香香愿去，吴摩西也不愿去。半年前成亲，他没有告知老杨，两人也算彻底掰了。这些年从杀猪起，到去染坊挑水，到跟老詹当徒弟，去老鲁的竹业社破竹子，再到沦落街头挑水，到去县政府种菜，到入赘“吴记馍坊”，一步步走来，没有一步不坎坷；步步坎坷，好不容易有个安生日子，有人又要赶自己走。步步坎坷没把吴摩西逼到绝路，一个互不相干的倪三，倒把他逼到了绝路。吴香香哭声越来越高，吴摩西心头的火苗也越蹿越高，突然转身去了厨房；待出来，手

持一把姜虎留下的牛耳尖刀。吴香香看他拿刀，止住哭问：

“干啥去？”

吴摩西：

“我去杀了倪三。”

吴香香朝地上啐了一口痰：

“知道你就是这个，打你的是倪三，背后指使打你的人是谁呢？”

吴摩西脑子一下子又醒了过来，拎着牛耳尖刀出门，像驴贩子老崔一样，没去北街找倪三，反大步流星，向南街“姜记”弹花铺走去，要找姜龙姜狗算账。出门时一腔怒火，待走到十字街头，心里又开始发虚。姜龙姜狗他也见过，虽不及倪三粗壮，但也五尺五高；倪三一个人还好对付，姜龙姜狗兄弟两个人，自己怕不是对手。虽然过去杀过猪，但没杀过人。几年之前，也曾动过杀马家庄赶大车的老马的念头；但走到马家庄，并没有动手，只是在心里把几个该杀的人想了一遍。真到杀人，自己未必下得去手；不敢杀人，出门为啥带刀呢？这时又觉得自己的老婆吴香香不是一般的女人：别人家遭了横事，妻子皆劝丈夫不要节外生枝；这里丈夫刚挨打，她又唆使丈夫去杀人。但人已拎刀上了路，就无法再退回去；再退回去，不但怕吴香香笑话，也无法向所有人交代。因快到中午，县城街头赶集的人正多，看吴摩西拎着一把刀在街上走，知道这桩婚姻内情的人，便知道火药桶炸了，皆放下手中活计，跟在后面看热闹；不知晓的，稍一打听，也知晓了，也跟着看热闹。如果无人知晓，吴摩西半路还可以躲避；现在众人簇拥，反倒不好再退回去。吴摩西硬着头皮来到“姜记”弹花铺，弹花铺一丈开外，有一个碌碡，碌碡半截戳在土里；吴摩西撤一下身子，脚踏碌碡，壮着胆子大喊一声：

“姓姜的，你给我出来！”

指使倪三打吴摩西和老崔者，正是姜龙姜狗二兄弟。姜龙姜狗生气不单是气吴香香招婿入赘，从此馒头铺永远姓吴；而是半年之前，吴香香从提亲到结亲，只用了三天，没给姜家留反应的余地，就把生米做成了熟饭。当时吴摩西在县政府种菜，是县长老史看上的人，姜龙姜狗对他也无可奈何；现在老史出了事，吴摩西被新县长赶了出来，成了一个卖馒头的，便将倪三找来，给了他五块钱，让他先将吴摩西和老崔教训一顿。老崔虽然可恶，但与馒头铺无关；教训吴摩西，就不光图个教训，像戏台子上唱戏一样，今天只算弦子拉了个过门，大戏还在后头呢；打了头一顿，就有第二顿，直到把吴摩西打跑。这时打跑的不止是吴摩西，还有吴香香母子二人；吴香香不招赘还不好赶她，如今招了个外人，倒给赶他们提供了方便。这时赶他们，就不光图个馒头铺，还有半年来憋着的闷气。姜龙姜狗过去见过吴摩西在街上挑水，人说什么，他听什么，一看就是个懦人；后来虽然进了县政府种菜，也常被人支使，整日跑得像个陀螺，又是个没主张的人，会一打就跑；头一回不跑，打几回就跑了。没想到吴摩西刚挨头一回打，就有了主张，没等再打，拎着刀就杀上门来。姜龙姜狗本要出去跟吴摩西对打，但被爹爹老姜拦住了。老姜还是上了些岁数，看吴摩西拎着刀，怕因此出了人命；如果出了人命，不管死的是谁，就不光是馒头铺的事了。吴摩西大喊一声过后，姜家无人出来；但一条牛犊般大的狼狗，呼啸着冲出门，扑向吴摩西。不出人放狗，也是老姜的主意。老姜的意思，放出一条狼狗，将吴摩西吓跑，事情暂时有个了结，回头再慢慢计较；没想到适得其反。如果是姜龙、姜狗二人出来，吴摩西倒不知如何对付；现在冲出一条狗，吴摩西倒精神起来。因吴摩西过去跟师傅老曾学杀猪时，杀猪之前，先拿狗练过手。杀人吴摩西犯怵，杀狗吴摩西属重操旧业。待狗扑过来，吴摩西侧身一躲；待狗转身，他已抓住狗的一条前腿，手起刀

落，那狗应声倒地，从脖子到胸腔，裂开一条大口子，血“忽”地喷出来，溅了吴摩西一脸一身，狼狗花花绿绿的肠子，流了一地。围观的人群，“噢”地叫了一声好。吴摩西染了一身血，自个儿倒被自个儿的英勇感动了，更加大声喊：

“狗已经死了，该换人了！”

按说姜龙姜狗这时出来，两个人杀一个人，吴摩西还不是对手。如果在狗之前，两人敢出来；现在见吴摩西动了真格的，一条大狼狗，被他手起刀落杀了，反倒有些发憊。或者说，正因为是兄弟二人，无人敢先出来；因见动了刀子，各人的老婆拉住各自的丈夫，盼着另一个人先出来，外面一个血人，明显是要拼命，为何让自己丈夫先死呢？最后姜龙姜狗都没有出来，出来的是“姜记”弹花铺的老掌柜老姜。老姜身穿长袍马褂，头戴瓜皮帽，远远站在自家门口，看着吴摩西：

“大侄子，你搞错了吧？打你的人须不姓姜。”

吴摩西见出来一个老头，话头又往别处扯，知道姜家心里发怯了；姜家发怯，吴摩西倒来劲了：

“大爷，咱们都不是小孩了，就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了。”

老姜：

“你别误听小人言，咱们结下冤仇。”

老姜越这么说，吴摩西心里越有底，今天丢不了命，但也不敢将弓弦绷得太紧，也说：

“大爷，给您留着面子呢。按我的脾气，不用等谁出来，早拿刀冲

进去了；虽不能说让姜家满门抄斩，但像刚才杀狗一样，见一个杀一个，我做得出来。今天既然来了，就没想活着回去；我是杀一个够本，杀两个赚一个。”

老姜浑身打着哆嗦：

“大侄子，不管这事的来龙去脉，事情不能够到那种地步。虽说之间有些误会，但你现跟着我儿媳过日子，说起来也算我的续儿子；看在我年岁分上，听老汉一句话，事情到此为止，知道你了，回去吧。”

吴摩西又往前逼了一步，跨到街道正中，挥起刀子，往自个儿脸上杠狗血：

“大爷，今天没个说法，我不会回去。”

老姜果然上了吴摩西的当：

“不会让你白回去，给你个说法。”

吴摩西：

“啥说法？”

老姜：

“过去的事一概不提，从此两家和好。”

吴摩西朝地上啐了一口唾沫，意思是还不答应。老姜拍了一下大腿：

“再给你加两葫芦棉籽油，回去炸油馍吃。”

棉籽油就是轧棉花脱出的棉籽，又轧出的油；弹花铺不缺这个。吴摩西见火候已到，怕再扯别的节外生枝，这时说了话：

“大爷，我不要两家和好。”

老姜：

“那你啥意思？”

吴摩西：

“两家永不来往。”

老姜想了想，拍了一下大腿：

“你说得也对，事情到了这种地步，永不来往，就是两家永远和好。”

吴摩西浑身是血，拎着两葫芦棉籽油，从南街往西街走。这时围观者人山人海，不亚于元宵节闹社火。“吴摩西大闹延津城”，从此成了一个话题；几十年后，还在延津流传。吴摩西往回走的时候，心里倒开始后怕，后脊梁一阵阵出冷汗，腿一走一软。今天能活着回来，算是命大。待进得馒头铺，吴香香见他得胜而归，一把抱住他，亲他的脸：

“亲人。”

吴摩西一身狗血，站在那里。除了觉得浑身马上要散架，突然觉得这个亲着喊他“亲人”的人，他与她不亲。

姜虎在时，姜家馒头铺一天蒸七锅馒头。头天晚上发三缸面；第二天五更鸡叫，夫妻俩起床，开始揉面，蒸三锅馒头；每锅罩七个笼屉，

每个笼屉放十八个馒头；待蒸好，卸下三百七十八个馒头，放到两个馍簋里，这时天刚放亮，将馍簋装车，推到十字街头去卖。一个早上，一个上午，能将馒头卖完。下午再蒸四锅；待蒸好，卸下五百零四个馒头，再推到十字街头去卖。这一卖要到夜里。天黑了，点上麻油灯，一直卖到倪三打更。收摊子回到家，接着发面。姜虎死后，剩吴香香一个人，吴香香每天改蒸四锅馒头。早上两锅，下午两锅；夜里不卖。现在“娶”了吴摩西，吴家馒头铺又恢复到每天蒸七锅馒头。头天晚上发面，第二天五更蒸三锅馒头，下午蒸四锅馒头，推到十字街头去卖；一直卖到夜里，倪三出来打更。“吴摩西大闹延津城”之后，倪三也吃了一惊。过去不见吴摩西说话，见他就躲，原来竟敢杀人。一时摸不清吴摩西的来路，倒对吴摩西客气许多。倪三的客气不在嘴上，见了吴摩西，仍愣着眼，有时还往地上吐一口唾沫，意思是：

“你敢杀别人，可敢杀我？”

但倪三家一断顿，就去集市的摊铺上乱拿东西：拿张家的葱，王家的米，李家一条子肉。过去姜虎卖馒头时，倪三还拿过姜虎的馒头；如今换成吴摩西卖馒头，倪三倒从无拿过吴家的馒头，证明心里给吴摩西留着面子。吴摩西当时大闹延津城也是虚张声势，阴差阳错杀了一只狗，现在见了倪三，也不借题发挥，双方不远不近，保持一段距离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半年馒头卖下来，吴摩西发现自己不喜欢卖馒头。发面、揉面、蒸馒头是个力气活，他倒不怵；卖馒头不用出力，他倒不喜欢。不喜欢卖馒头不是不喜欢馒头或卖，而是卖馒头老得跟人说话。前年跟师傅老曾学杀猪时，到了年关，师傅老曾的老寒腿犯了，走不得路，吴摩西那时还叫杨百顺，一人上阵，出门杀猪，老得跟人打交道，跟人说话，心里就有些犯怵。但卖馒头的犯怵和杀猪时的犯怵又有不同。杀猪时跟人说话，应对的只是一头，一天只在一个主顾家杀猪，

顶多两家，还好应付；而且杀猪主要是杀，说话还在其次；就是说话，在张家杀猪，与在李家杀猪同一个套路，话准备一套，可应付多家。如今卖馒头是在十字街头，买馒头者人多嘴杂，一人一个长相，一人一个脾气，一人一个说话的路数；做生意跟人说话，又与平日说话不同，平日说话照着自己的心思，做生意得照着别人的心思，见什么人说什么话。一天馒头卖下来，卖馒头不累，说话累；到了倪三打更，浑身像散了架。这时想起来，还不如过去给人挑水，挑水不用多说话，只讲出把子力气；一个挑水的，主顾还讨厌你多嘴多舌。在十字街头卖馒头，有时也碰到熟人，如牧师老詹、竹业社掌柜老鲁，还有卖葱兼给老詹骑脚踏车的小赵，与生人说了半天话，见到他们，倒觉得亲切。接着又觉得，日子过得累不单是不喜欢卖馒头，比卖馒头更累的是，他与吴香香不对脾气。不对脾气不是说她曾唆使吴摩西杀人，吴摩西与她不亲；比让去杀人更让人头疼的是，过起琐碎日子，两人说不到一起。杀人是一时的事，过日子可是细水长流。吴摩西跟人说话吃力，吴香香跟人说话不吃力。两个人在说上一个秉性，办起事来就更加不一样了。吴香香看吴摩西卖一天馒头下来，因为个说，就累得浑身像散了架，先在嘴上，就有些看不上他；看他舞社火，能把阎罗舞成潘安，到得眼前，却是一个闷嘴葫芦，连话都说不到点上，何况做？在外边不会说话还在其次，两人回到家里，不管是发面，或是揉面，或是蒸馒头，吴摩西也皆无话。甚至夜里到了床上，干起那事，吴摩西也无话垫着，上来就干，也让吴香香哭笑不得；干比不干还让吴香香憋得慌。吴香香娘家是吴家庄一个皮匠，她爹就是个闷嘴葫芦，她娘是个快嘴。她爹一天说不了十句话，她娘一天得说一千句话；话多不一定能占上风，还看谁能说到理上；问题是她爹话虽少，但句句也说不到点上；她娘话多，不管在不在点上，都将那十句给淹了。吴家庄都知道，老吴家是老婆做主，男人只是个摆设。吴香香在说话上像她娘。但吴香香说话和她娘又有不同。她娘不识字，话虽然多，一多半是胡搅蛮缠；吴香香上过三年私塾，话能

往理上说，不但能往理上说，偶尔还能抓住事情的骨节，正是因为这样，更能挑出人的毛病。吴香香当初嫁给姜虎，姜虎虽也不爱说话，但脾气犟，动不动就打人，吴香香降不住他；“娶”了吴摩西，吴摩西虽然大闹过延津城，但日子过久了，发现他为人做事处处懦弱，便知道他的大闹延津城也是一时逞能，也就处处不怵他，反倒事事压他一头。渐渐，在吴家馒头铺，也像吴家庄老吴家一样，十件事有九件事，全由吴香香做主。吴香香像个男的，吴摩西倒像女的。吴摩西“嫁”给吴香香，倒也名副其实。到十字街头卖馒头，有时是吴摩西一个人，有时是夫妻两个人，全看家里忙闲。如果是夫妻两个一块儿卖馒头，来买馒头者，皆与吴香香说话，不与吴摩西说话，好像吴摩西是个摆设。一些浪荡子弟，买馒头时，也与吴香香说些风话，占些嘴上的便宜；吴香香也是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。浪荡子弟拿起篓里的馒头，在手里掂了掂：

“馒头不大呀。”

吴香香知道他说的是另一个意思，便说：

“给你蒸个山？你吃得下吗？”

浪荡子弟盯着吴香香的胸脯：

“也不白，没那个馒头白。”

吴香香皮肤白，在县城是出了名的。吴香香：

“那个馒头白，你吃了得给我叫娘。”

吴家馒头铺平日蒸馒头，逢年过节，也蒸包子。浪荡子弟：

“哎哟，包子里没馅呀。”

或者：

“馅里没肉。”

吴香香知他说的也是另外的意思，朝地上啐了一口：

“给你包里一头牛，出来顶死你！”

浪荡子弟并没占着一句便宜，还被吴香香拐着弯骂了一顿。众人都笑了。因是说笑话，不能当真，吴摩西也笑了。这些应对的话，吴摩西就想不起来，倒也佩服吴香香的脑子比自己灵。或者说，吴香香跟姜虎过的时候，吴香香的口才被姜虎压住了；现在换了吴摩西，吴香香就成了吴香香。卖馒头有吴香香在，馒头就卖得快，好像大家不是来买馒头，而是来听吴香香拐着弯骂人；吴香香不在，剩下吴摩西一个人，馒头就卖得慢，一直卖到倪三打更，还要剩些筐底。夜里回去，吴香香见馒头卖得不如意，便说吴摩西。如果吴香香心情好，就是小说；如果心情不对，就是大说，直把吴摩西说得头昏脑涨。好像吴摩西活了二十年，连说话办事都没学会，一切得从头再来。就是从头再来，一切从何入手呢？吴摩西又想，一个人总被另一个人说，一个人总被另一个人压着，怕是永无出头之日。但又想，县长老史已经走了，自己已被新县长老窦赶了出来，与沿街挑水比，总算有个家，每天能吃得饱，身上穿的，也比过去体面许多；不被吴香香压着，自己还能到哪里去？还是有求着别人的一面。面上求着别人，话上就得吃些亏，也不全是口才的问题。便也不再多想，遇到吴香香说他，他想起话来，就回一嘴；想不起来，就闷着头不说话。十次有八次，想起的时候少，想不起的时候多。

吴香香有个女儿叫巧玲。这年五岁了。巧玲从小调皮，一岁多的时候，她玩的时候，总得有人看着她；稍不注意，她不是打碎了桌上的灯

盞，就是在灶怀里玩火，燃着了柴草，得赶紧用水泼灭，不然房子就燃着了。巧玲三岁那年，得过一场大病。起初是小病，中秋节吃月饼，吃坏了肚子，拉些痢疾。姜虎和吴香香没当回事，也是图省事，让她误吃了江湖郎中几颗药丸，痢疾倒是止住了，开始发高烧。姜虎只好回头再找正经的药堂。县城北街老李家有一个“济世堂”，“济世堂”有一个坐堂的中医叫老繆；让老繆看过，巧玲又吃了老繆几服中药，高烧仍是不退，脖子向后肘着。姜虎只好雇马车到新乡“三味堂”，巧玲吃了“三味堂”几服中药，高烧退了，头也回到了脖子上，肚子又开始拉东西。这次不拉痢疾，开始拉虫子。拉出的虫子倒也不大，芝麻粒大小；但每次能拉出十来粒，在粪便里涌动；一粒看着不大，十来粒滚到一起，搁在人肚子里就受不了。巧玲天天捂着肚子喊“哎哟”，一个月下来，瘦得像个小鬼。姜虎只好又雇马车到开封“悬壶堂”，吃了“悬壶堂”几服中药，虫子终于不见了，脸上又开始出斑疹。又雇马车到汲县“回春堂”去看斑疹，前后去了三次，吃了“回春堂”二十多服中药，脸上的斑疹才一点点消退，人渐渐胖了起来，有了个人模样。一场病看下来，前后花了半年时间，百里之内的药堂，算是跑遍了。本是一泡痢疾，蚂蚁般的事，最后拐了几道弯，变成了一头大象；本为图省事，反倒多花出去几十倍的工夫，几十倍的钱。更让姜虎和吴香香懊恼的是，巧玲病是好了，但从此落下个胆小。过去无法无天，现在变得胆小。但她这胆小不是一般的胆小；一般胆小是见啥怕啥，巧玲胆小是只怕外边，不怕家里。外面天一黑她怕；街上一有热闹，别的孩子是往街上跑，巧玲是往家里跑；与别人家孩子闹了别扭，别的孩子打她，她不敢还手，只会哭。但在家里，似换了一个人，仍敢玩灯玩火，敢跟吴香香顶嘴；吴香香说东，她非说西；吴香香让她撵狗，她非撵鸡。但在家里仍怕天黑；吴摩西没“嫁”吴香香之前，她夜里得跟娘睡；吴摩西来了之后，她只好一个人睡；但夜里睡觉，屋里得通宵点灯。吴香香嫌她是夹尾巴狗，只会在家里汪汪，不太喜她。吴摩西进门之后，一开始和巧玲不熟，两人互不来

往；后来熟了，倒有些脾气相投：共同不喜欢外边。吴摩西与吴香香说
不着，与巧玲说得着；巧玲与吴香香顶嘴，与吴摩西不顶嘴。能说到一
起，哪里还用顶嘴？馒头铺蒸馒头要买白面；十天一次，吴摩西要到四
十里外白家庄老白的磨坊拉面。县城也有磨坊，但白家庄老白磨坊的
面，每斤要比县城磨坊便宜二厘，面的黑白，也差不到哪里去；一斤差
二厘，一次拉两千斤面，也差出四块来钱；四块来钱，是卖一天馒头的
赚头；所以十天一次，要去白家庄拉面。从县城到白家庄，去时四十
里，回来四十里，共八十里；套一个毛驴车，要走一天时间。吴摩西去
白家庄拉面，就不用到十字街头卖馒头；去拉面的时候，巧玲爱跟吴摩
西去白家庄。吴摩西在别人面前不会说话，但跟巧玲在一起，嘴倒变利
索了。赶着毛驴车，两人边走边聊。吴摩西问：

“巧玲，昨晚做梦了吗？”

巧玲：

“做了。”

吴摩西：

“啥？”

巧玲：

“水淹了床。”

吴摩西：

“你干啥了？”

巧玲：

“我骑了一头牛。”

巧玲管吴摩西叫“叔”，不叫“爹”。这样称呼吴摩西，起先是吴香香的主意；后来叫顺了嘴，就没再改口。吴摩西对自己叫啥都不在乎，才有了今天的“吴摩西”；对一个外来的称呼，叫“叔”或是叫“爹”，倒也不大计较。往往毛驴车一出县城，巧玲就说：

“叔，今天要早点儿回来。”

吴摩西知道巧玲怕天黑，从白家庄回来得晚，就会走夜路。但吴摩西看看天，故意逗她：

“刚出门，日头就老高了；到了白家庄，还得装面；接着还要打尖；往回走，怎么也得赶上天黑。”

巧玲：

“要是天黑了，你还让我钻到被窝里，把口扎严实。”

每次去白家庄拉面，吴摩西都带上一床被窝。如果天黑，巧玲就钻到被窝里，让吴摩西用麻绳将被窝扎上；扎上口，巧玲就觉得把天黑挡在了外面。吴摩西：

“给你扎上口，你不能睡着，得跟我说话。”

巧玲：

“我不睡着，跟你说话。”

但如赶上天黑，十次有八次，巧玲在毛驴车的被窝里睡着了。一开始没有睡着，但话说不上十句，就睡着了。吴摩西“嫁”吴香香时，还嫌寡妇带一个孩子；现在看，幸亏有这个巧玲。一家三口，就这么磕磕碰碰，过了下来。唯一让人感到奇怪的是，吴摩西和吴香香在一起好些日子，吴香香不见有喜。有喜无喜，吴香香倒不着急；就是有喜，再生个吴摩西？吴香香不着急，吴摩西也不敢着急。再说，这也不是着急的事。转眼秋去冬来，就到了年底。一到年底，大家都开始张罗过年的东西，也是馒头铺生意最好的时候。平日一天蒸七锅馒头，现在一天蒸十锅馒头，还不够卖。腊月二十七这天，吴香香在家盘账，吴摩西一个人到十字街头卖馒头；买馒头的人多，吴摩西嘴不停，手也不停，忙得满头大汗。这时县城东街卖熏兔的老冯来到馒头摊前，老冯是个豁嘴，先说：

“馒头不白呀。”

吴摩西仰起脸，见是老冯，知是开玩笑，笑了。老冯：

“心里痒痒了没有？”

吴摩西不知老冯指的哪一方面，脑子有些蒙。老冯：

“眼看又到年底了，该玩社火了，你还得来呀。”

吴摩西恍然大悟，又笑了。想起豁嘴老冯还是社火会的会首。一年下来，先在县政府种菜，如今只顾蒸馒头卖馒头，把个社火给忘了。去年不玩社火，他还进不了县政府，接着还成不了亲。正是因为成亲，今年不比去年，如是去年仍在挑水，吴摩西能马上答应会首老冯；但今年“嫁”了吴香香，玩社火要玩七天，会耽误做生意，吴摩西就不敢自专。虽然玩社火是在元宵节，馒头生意没有年前好，但元宵节串亲赶庙

会的人多，馒头也比平日好卖。老冯见他不回答，也知他做不了吴香香的主，便说：

“年前给我回信。只要你答应，阎罗还是你的，让杂货铺的老邓，去扮媒婆。”

又说：

“你不要忘了，去年舞社火，就给你带来了好事，说不定今年的社火，又会给你带来好运气。”

吴摩西摇头一笑。哪能舞一回社火，带来一回好运气？有头一回，不一定有第二回。但不提社火吴摩西就把它忘了，一提社火，吴摩西心里真痒痒起来。心里痒痒不光图个玩，而是比起琐碎的日子，舞社火有些“虚”。所谓“虚”，是一句延津话，就像“喷空”一样，舞起社火，扮起别人，能让人脱离眼前的生活。当年吴摩西喜欢罗长礼喊丧，就是因为喊丧也有些“虚”。如今天天揉馒头蒸馒头卖馒头，日子是太实了。正是因为太实了，所以想“虚”一下。当天卖馒头到倪三打更。因是年前，吴摩西一个人，也把十锅馒头卖完了。推着空车回家，吴香香见他馒头卖完了，也有些高兴。也是趁着吴香香高兴，吴摩西洗了手脸，躺在床上，便与吴香香说起元宵节玩社火的事。吴摩西想着，虽然两人平日不对脾气，但共同从春天忙到年根，直直忙了大半年，该让人喘口气了。但出乎吴摩西意料，吴香香想也没想，一口就回绝了。回绝不是吴香香不喜欢社火，而是吴摩西平日连馒头都卖不好，不想着借过节将功补过，脑子里还想着玩；耽误生意倒在其次，而是吴摩西这人没心；平日说他那么多，看来都白说了。不是气耽误生意，是气这个白说。但她不说白说，仍说生意：

“你要去玩，生意谁做？”

吴摩西：

“我都想好了，先头天里发好面，平日五更起床，到时候我三更起床，揉面蒸好馒头，白天不耽误你卖。”

吴香香：

“我去做生意，你去玩，照我看，夜里你也别蒸，白天我也不卖，咱都歇着。”

吴摩西知道她说的是气话，退一步说：

“要不咱俩一人一天，轮着做生意，我隔一天一玩。”

吴香香本不生气，见他讨价还价，就生气了。生气不是他退一步还要玩，而是平日以为他没主意，谁知他主意大着呢，早想好了隔一天一玩。吴香香平日说的话，他听不进去，原以为是他没心，通过一个玩社火，知道他有心，就是藏在心里不说；如果平日有心，两人就成了两条心，不听她的话，就成了故意的。这就不是一个白说不白说的事，是她上当受骗的事。吴香香柳眉倒立：

“你明着是要玩社火，心里到底是咋想的？大半年下来你啥也不说，磨磨蹭蹭，到底安的什么心？你从来没把这里当家吧？你就想傍着我们娘俩图个吃喝吧？现在吃够了喝够了，又开始玩了。你不这么死乞白赖要玩，说不定我让你玩；你死乞白赖要玩，我今年偏不让你玩。你今年不但不能玩社火，还得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儿，夜里你该蒸馒头蒸馒头，白天你一个人去街上卖，我在家歇着。你不是有劲玩吗？那就把劲用到正地方。”

吴摩西见她越说越多，已经把一件事说成了第三件事；已经说的不是社火，成了治气。本不想回嘴，突然想起一句话；能想起一句有力的话，在吴摩西也不容易，吴摩西便脱口而出：

“我是你男人，不是你雇的伙计；伙计到了年关还放假呢。我想玩就玩，你管不着！”

吴香香见吴摩西这么说，愣在那里。这是吴摩西自“嫁”过来，说的第一句硬话。话硬吴香香也不怕；吴摩西说一句，她能说十句。但她什么也没说，抱起被子，去另一屋跟巧玲睡去，把吴摩西一个人撂在床上。接下来三天，吴香香皆与吴摩西分睡；吴香香跟巧玲睡在一起，巧玲屋里，夜里倒不用点灯了。两人别别扭扭，年也没有过好。到了元宵节头前，吴摩西就没随老冯他们舞社火，仍在十字街头卖馒头。没有舞社火这回事，去街上卖馒头会是两个人；出了这档子事，吴香香说到做到，自己在家歇着，去十字街头卖馒头，就成了吴摩西一个人。吴香香：

“自作自受，让你跟我两条心！”

吴摩西叹息一声，天天仍在十字街头卖馒头。但社火队并没有因为吴摩西没来，就停了下来；仍像去年一样，又在县城闹了七天。从阴历十三，直闹到阴历二十。阎罗这个人，今年就换成了油漆匠小杜；杂货铺的老邓，去年阎罗没扮好，今年改扮媒婆。每天他们敲着打着，舞着闹着，从十字街头穿过；人山人海，吴摩西边卖馒头，边捎带看上两眼。或者，干脆连这两眼也不看了，埋头卖馒头，就当社火不存在。眼里不存在，心里倒更存在了。白天不看，夜里不由自主，像竹业社的掌柜老鲁一样，社火开始在脑子里走。当时老鲁脑子里走的是晋剧，现在

吴摩西脑子里走的是社火。表面和吴香香睡在一起，脑子里却锣鼓喧天。共工蚩尤、妲己祝融、猪八戒孙悟空、阎罗嫦娥，人物一个不少；挟肩提胯，仰脸顿足，一颦一笑，还有“拉脸”，过程一步不落。从县城东街舞到西街，又从南街舞到北街。舞着舞着睡着了，梦里又接着舞。有时又梦到社火队人手不齐，老冯又在着急，四处寻找吴摩西来救场；或是自己坐在镜前，正在画脸，老也画不好，但一笔一笔，描的似不是阎罗，而是嫦娥；身扮嫦娥舞着，又脱离了社火队，一生长裙，飘着舞着，奔向了月亮，真成了女的。突然醒来，窗外鸡叫了，觉得一切恍若隔世。五更鸡叫，又得起来蒸馒头。蒸完馒头装馒头，然后推到十字街头去卖。这样脑子不停，连轴转了三天，吴摩西没舞社火，比舞了三天社火还累。正月十七这天上午，吴摩西在十字街头卖馒头，喊着卖着的间隙，竟睡着了。街上一些孩子在玩炮仗，见卖馒头的睡着了，便将吴摩西两篓馒头给抢了。抢的也不是两篓馒头，每一篓都已卖出一多半。吴摩西猛地醒来，开始撵这些顽童。但抓住这个，跑了那个；有的孩子被抓，又故意往抢到手的馒头上吐唾沫，就是将馒头再抢回来，也无法卖了。中午，吴摩西推着空车回家，吴香香已听说馒头被抢的事。大人欺负吴摩西吴香香不急，连孩子都敢欺负他，吴香香急了。天天受人欺负，竟还想着玩社火。吴香香这次急跟以前的急不同，以前急是说吴摩西，或骂吴摩西；说了，也骂了，吴摩西还不长进；不长进没什么，遇事还跟她玩心眼；跟老婆有心眼，出门却被一帮孩子给欺负了。见吴摩西进来，吴香香二话不说，扬手打了吴摩西一巴掌。打完，才找补一句：

“你丢的是你自己的人吗？你连俺吴家祖宗三代的人都丢尽了！”

这是自吴摩西和吴香香成亲以来，吴摩西挨的头一回打。吴摩西本想还手，真打起来，吴香香也不是对手。但吴摩西没打吴香香，只说了

一句话：

“去屎！”

转身走了。意思是要跟吴香香一刀两断。吴摩西离开馒头铺，去了过去扛大包的货栈。这时想起来，离开货栈已有一年多光景；重回货栈，仿佛就是昨天，跟吴香香过的这大半年日子，好像只是影子中的事。大正月里，货栈扛大包的伙计，都回家过年了。过年时也无货可扛。无人也好，图个清静。街上又锣鼓喧天，社火队舞到了货栈门前。本来身子又自由了，吴摩西可以去看社火，但吴摩西既没心思出来看，也没脸出来看。心里乱想着，下午转眼过去，到了晚上，吴摩西只顾赌气从馒头铺出来，没带铺盖，夜里只好睡在稻草堆里。货栈墙角，扔着几片装大包的破麻袋，吴摩西便把麻袋片抻开，盖到身上御寒。第二天白天，又在货栈待了一天。饿了，悄悄到货栈对面老刘的烧饼铺赊了几个烧饼。吴摩西以为一天一夜过去，吴香香回过神儿会后悔，或会消气，过来找他，或接着再吵。但吴香香没有露面。这时吴摩西心里又有些发虚，担心吴香香真生了气，也要跟他一刀两断；自己在馒头铺的生活，真要到此为止，从此又得重操旧业，沿街给人挑水，过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。又后悔当初挨了一巴掌，不该赌气离开馒头铺，就是跟吴香香打起来，跟吴香香的线头也不会断；现在自己把线头给揪断了，自己怎么续上去呢？说话又到了晚上，吴香香还没有来。吴摩西叹息一声，又扯开麻袋片，准备睡觉。刚要睡着，听到有动静，仰身坐起来，发现巧玲站在自己面前，正在喘气。吴摩西以为巧玲和吴香香一起来的，吴香香在门外等着，让巧玲进来喊他。人不来找他，吴摩西心里有些发虚；有人来找，吴摩西反倒又赌起气来。吴摩西：

“让你妈进来，我跟她有话说。”

巧玲：

“我妈没来。”

吴摩西吃了一惊：

“那你跟谁来的？”

巧玲：

“我自个儿来的。”

吴摩西心里又开始发虚：

“你妈让你来的？”

巧玲摇摇头：

“我妈让我一辈子不理你，是我自个儿偷偷跑来的。”

吴摩西突然想起什么：

“你不是怕黑吗？怎么跑这么远来找我？”

巧玲哭了：

“我想你了。明天该去白家庄拉面了。”

吴摩西潜然泪下。起身，拉起巧玲的手，重回了馒头铺。

十三

“吴记馍坊”旁边，是一家银饰铺。银饰铺的名字叫“起文堂”。“起文堂”的掌柜叫老高。说是一个“堂”，其实就老高一个人，掌柜是他，伙计也是他。老高本不是延津人，他爷爷辈上，从山东逃荒过来；他爷是个拾粪的；他爹是个货郎，推个独轮车，走村串户，卖些针头线脑；到了老高，跟师傅学了银匠的手艺；师傅死后，在县城租了个铺面，耍开了手艺。老高三十来岁，每天守在火炉前，锻造些银的手镯、戒指、耳坠、簪子、孩子狗头帽上的铃铛、虎头鞋上的镶脸等。延津有两个银饰铺，另一个银匠是县城南街的老曹。老高没老曹干活快，但老曹没老高手艺精；县城一多半人，身上戴的银器，皆出自老高的手艺。主顾可以到老高的铺子买银饰；也可以以旧换新；也可以把旧的银饰交给老高，让老高用银饰布去擦，银饰本来已经发闷发乌了，经老高一擦，又白晃晃的；或干脆在银水里“炸”一遍，头脸翻新；或不满意这银饰的式样，让老高回一下炉，铸出另一种银饰。如吴摩西与吴香香成亲时，牧师老詹送给吴摩西一柄意大利银十字架，吴香香就交给老高，老高将十字架回了一下炉，给她打了一副水滴耳坠。

老高个头不高，却长得眉清目秀；一眼看上去，不像山东人的后裔，倒像个江南人。老高做银饰时，爱边干活边跟主顾说话；不干活时，嘴倒是闭上的。边干活边说话，说的并不是银饰，而是街上发生的乱七八糟的事情。也是借说别人的事情，来冲淡做活的寂寞。老高说话慢，一句一顿，声音也不高，但句句能说到理儿上。街上的事乱七八糟，经老高一说，丝丝缕缕，都能码放整齐。老高手里有一把檀木小锤，敲打银饰用的；码放完一件事，老高“梆”地敲一下锤，作为了结。

老高常说的话有三句。这三句话，常常插在事情的关键处，或是评判一件事情的对错，或是否定一件事后，这件事本来该怎么办，需要一句话铺垫，起个转承的作用。第一句是：

“话是这么说，但不能这么干。”

第二句是：

“事儿能这么干，但不能这么说。”

第三句是：

“要让我说，这事儿从根上起就错了。”

经老高说过的事，十件有九件半，从根上起就有毛病。既然从根上起就有毛病，事后说它还有啥用呢？也就是闲磨牙。

吴摩西蒸馒头卖馒头，也有歇着的时候。卖馒头须是晴天；阴天下雨，街上就无人买馒头，生意就得停下来。但天上下雨，并不耽误老高在“起文堂”敲打银饰。遇上雨天，吴摩西不愿在家待着，便到隔壁老高的银饰铺串门。串门不为别的，就为听老高说话。吴摩西嘴笨，本不喜欢多嘴多舌的人，但老高是个例外。别人认为老高是闲磨牙，吴摩西却不这么认为。吴摩西活了二十一年，以为世上的事，一多半是说不清楚的，只好清楚不了糊涂了；但到了老高这里，事事皆有原因，件件能分辨个明白。巧玲胆小，平日不爱出门，爱在家待着；但巧玲和吴摩西一样，也喜欢老高。当然两人喜欢的方面不一样；吴摩西喜欢老高说话，巧玲喜欢老高敲敲打打，手里就出来许多玩意儿。吴摩西到老高家串门，巧玲像一条尾巴，常常跟着。老高见了巧玲，也拿油饅子给她吃。久而久之，吴摩西与隔壁的银匠老高，成了好朋友。两人一开始说些街

面上的事。吴摩西天天在十字街头卖馒头，张三李四王二麻子的事，知道的也多；在街上想不明白，便攒下等着天下雨，一件一件说给老高，让老高去码。后来熟了，也把自个儿的窝心事，说与老高；老高仔细听过，也与他排解。但老高排解事情仅限于街上，吴摩西在街上卖馒头，赵钱孙李，买馒头与吴摩西发生了磨擦；谁是谁非，老高能断个明白。但事情进了家门口，老高就闭口不谈了。吴摩西自进了吴家馒头铺，最窝心的事，并不发生在街上，而是在家里与吴香香脾气不投。如吴摩西刚离开县政府，挨了倪三一顿打，吴香香就唆使他杀人；如今年元宵节，吴香香不让吴摩西玩社火，两人别扭了半个月；如街上的孩子抢了馒头，吴香香扇了吴摩西一巴掌，吴摩西躲在货栈，两天一夜，吴香香也没去找。这些事情说与老高，老高除了陪吴摩西嘬牙花子，并不多说一句。吴摩西以为他怕招惹是非，但老高不涉及别人的家务事，也能说出一番道理。老高：

“清官难断家务事。”

或者：

“街上的事，只是一个事；家里的事，就不光是事。”

或者：

“街上的事，一件事就是一件事；家里的事，一件事扯着八件事。你只给我说了一件事，我如何去断八件事呢？”

吴摩西想想，觉得老高说得也有道理；虽然老高什么也没说，但好像什么都说了，起码吴摩西将这些窝心事说了，有人听着，心里也畅快不少。

老高有一个病老婆，一年有半年，要在炕上躺着。老高的老婆姓白，娘家是吴摩西常常去拉面的白家庄的。有时老高的老婆走娘家，还乘吴摩西去白家庄拉面的毛驴车。老白患的病有些奇怪，这病说来也平常，就是一个羊角风。但她的羊角风与别人的羊角风不同，别人的羊角风就是一个病，该犯才犯；老白的羊角风，却和她的心气连着。她心气顺的时候，一般不犯病；有人惹她生气，一句话不对付，她会立马口吐白沫，倒在地上抽搐。犯一次病，身体往下弱一次。因有病在身，在家里还压老高一头；老高怕她犯病，十件事有八件事，得听老白的。老白不会生孩子，二人无儿无女；女人不会生孩子也算个短处，但老高怕她犯病，就不敢怪她。吴摩西更明白了老高只说街上的事，不说家务事的道理。吴摩西看到老高也被老白压着，想起自己在馒头铺的处境，心里倒安慰不少。自上次挨了吴香香的打，一个人在货栈待了两天，吴摩西也比过去明白许多。明白不是明白吴香香，而是明白自己；既然遇事跟她计较不得，计较也计较不过她，不如像老高对待老白一样，干脆不计较；或者，反正与她说说不明白道理，这时再计较道理，反倒是不懂道理了。吴摩西从老高身上，倒学到不少道理。自此之后，吴香香说啥，他就顺着吴香香的心思来，日子过得倒比过去安稳许多。一个人总顺着别人的心思来，自己心里就有些别扭；但一个人自己别扭，也比再让别人别扭自己强。这也是他喜欢老高的原因。

但吴香香的想法常变，又让吴摩西猝不及防。吴摩西刚“嫁”吴香香时，吴摩西不喜欢卖馒头，吴香香喜欢；一年多以后，吴摩西发现，吴香香也开始不喜欢做馒头生意。虽然两人先后都不喜欢，但不喜欢的原因不同。吴摩西不怵揉面和蒸馒头，喜欢去白家庄拉面；卖馒头老得跟人说话，不喜欢的是个卖。一个馒头生意，有喜欢处，也有不喜欢处。吴香香不喜欢馒头生意，是开始嫌馒头生意小，她更想做的生意，是开一个饭铺。开饭铺扎的本钱要比蒸个馒头大上百倍，只是现在卖馒头没

赚够开饭铺的本钱，所以还在卖馒头。夫妻两个，一个心胸比过去大，一个连应付现在都勉强，两人更说不到一块儿去了。两人五更鸡叫起来揉面，接着蒸馒头。吴摩西揉面就是揉面，蒸馒头就是蒸馒头，嘴上顾不上说话，累得一头汗；吴香香揉着蒸着，手便停下来，开始说将来要开的饭铺。将来要开的饭铺，还不是卖烧饼杂碎汤的鸡毛小店，而是能开大席撑得起场子的铺面。饭铺要有十间屋大，同时能开八桌饭；煎炒煮炸，鸡鸭鱼肉，样样齐全。如此算起来，铺面虽比县城东街“鸿膳成”小，但也是个饭庄，不是饭铺。接着又听出，吴香香喜欢饭铺不单是喜欢卖饭的生意，卖饭比卖馒头来钱快，还喜欢卖饭的场面；天天人来人往，掌柜伙计，吆三喝四；还能天天听到肉和菜下锅的声音，厨房里，“嗤啦”一声，锅里腾出火苗，接着扑出一阵油雾。原来不单喜欢这生意，还喜欢生意中的气势。这就不单是要做一桩生意，还有诸多喜欢藏在里面，看来这饭铺是非开不可了。吴香香说着说着高兴了，便问吴摩西：

“你喜不喜欢开饭铺？”

吴摩西本不喜欢开饭铺，比不喜欢卖馒头还不喜欢。因为开起饭铺，明显吴香香是掌柜，自己就是个跑堂的，又得整天跟人周旋；饭铺里客人众多，在饭铺里跟人周旋，比卖馒头还让人头疼。但他放下自己的不喜欢，顺着吴香香：

“喜欢。”

吴香香瞥了他一眼，马上识破了他：

“说的是瞎话吧？”

接着板起脸来：

“把事做错没啥，能说你是个笨，天天嘴里尽是瞎话，到底你要干吗？”

吴摩西看吴香香想急，忙又改口：

“那就是不喜欢。”

吴香香：

“那你到底喜欢啥？”

吴摩西只好说实话：

“我从小喜欢罗家庄的罗长礼，他喊丧很出名。”

吴香香看他一辈子就喜欢个喊丧，倒被他气笑了。

说过喊丧没几天，出了一桩丧事，牧师老詹死了。老詹身体平日挺硬朗，七十多岁的人了，还满延津县跑着传教。得病缘于他住破庙。本来，县长老史走了，新县长老窦到任，老詹应该去要回教堂。但前边县长换过两茬，老詹跟两任县长要过教堂，皆是当头一棒；不要还好，一要，说不定连在延津待下去都难了。新换的县长老窦当兵出身，又喜打枪；他到任以后，将一班戏子从教堂赶出来，把教堂改成了一个兵营，他要在里边训练民团。老詹估计去找老窦，更是秀才见了兵，有理说不清；也是对县长们彻底失了望，就没去县政府跟老窦理论教堂的事，继续在破庙里住下来。七月十八那天，天气闷热，破庙四处透风，本该不热；但这天一丝风也没有。到了晚上，老詹像别的延津人一样，睡觉上了房顶。房顶被晒了一天，其实也热，但心里觉得比屋里凉快。一直到了下半夜，辗转反侧，躺下一身汗，起来还是一身汗，也没睡着。五更时起风了，一下觉得透心地凉快，很快就睡着了。但也被风吹着了。早上

起来，鼻子龉龉的，开始咳嗽。原定当天要到七十里外的贾家庄传教，吃过早饭，骑脚踏车的小赵也来了。小赵看老詹伤了风，不住地咳嗽；又抬头看看天，天似乎要变，一层层的云，开始从西北堆上来。小赵只是老詹一个脚力，不是老詹的徒弟，他不叫老詹为“师傅”，简单叫个“老头”，便说：

“老头，天要变了，你又咳嗽，今儿就别出去了。”

老詹想了想，本也要打退堂鼓；如果是去别的村庄传教，老詹就在家养病了，但因为是去贾家庄，贾家庄有个弹三弦的瞎老贾，老詹想着传完教之后，还去听瞎老贾的三弦，看看天说：

“不打紧，天阴了，正好日头晒不着，趁个凉快。”

两人便上了路。县城离贾家庄七十里，刚走了十里，飘泼大雨就下来了，把两人浇了个落汤鸡。不但人成了落汤鸡，地上也一片泥泞。眼看去不成贾家庄，两人只好又折回来。脚踏车在泥泞里骑，小赵一用劲，链条又断了，雨中修不得，两人只好步行。骑脚踏车，十里路就半个钟头，顶着风雨在泥泞里走，花了两个时辰。回来之后，两人都病了。小赵病只是个风寒；老詹风寒之上，加上之前的伤风，发起高烧。吃了县城北街“济世堂”几服中药，病不见轻，反倒更重了。从得病到去世，仅用了五天。终年七十三岁。临死前的五天，全在发高烧；临死时，也没留下一句话。一个意大利人，在延津活了五十来年，就这么说死就死了。听说老詹死了，吴摩西大吃一惊。两人除了曾有过师徒名分，吴摩西能走到今天，在馒头铺揉馒头，还多亏老詹的指点。这今天自个儿未必满意，但老詹指点时，却一片诚恳，头一回不以“主”的名义，以“大爷”的名义。当时老詹磕着烟袋，像个上了岁数的爹。吴摩西在十字街头卖馒头时，老詹还常到吴摩西摊上买馒头。虽然已脱开了师

徒关系，但吴摩西仍叫他“师傅”。老詹买过馒头递钱时，吴摩西说：

“师傅，算了吧。”

老詹倒明白事理，说：

“如是去你家吃饭，你不能收我的钱；如今你在做生意，就是两回事了。买馒头不给钱，下回我就不好意思来了。”

馒头铺每天出笼的馒头是有数的；如吴摩西在家里能做主，吴摩西不会收老詹的钱；馒头铺由吴香香做主，吴摩西怕回家之后，馒头数和钱数不符，吴香香骂他，便也收下老詹的钱。老詹一死，吴摩西再想，师傅吃几个馒头，自己还收他的钱，不由悲伤起来。吴摩西到十字街头卖馒头，有时还带着巧玲。巧玲跟他去街上仅限于白天，夜里怕黑，就不敢去。就是白天，在十字街头困了，要么哭着闹回家，或是已卖了一篓馒头，让吴摩西把她藏到空篓里，扣上盖子，她在里边睡觉。街上的人知道巧玲胆小，买馒头时故意逗她：

“快跑吧，西关来了个妖怪，专吃小孩的心。”

巧玲“哇”地一声哭了，有时会吓得拉裤兜子。或有人上去抱巧玲：

“巧玲，跟我走，找个地方把你卖了。”

巧玲又“哇”地一声哭了，往馒头篓子里钻。吴摩西便跟逗巧玲的人急，去护巧玲。巧玲见了别人都怕，唯独见了牧师老詹不怕。老詹买馒头时，也低头与巧玲说话：

“孩子，几岁了？”

巧玲：

“五岁。”

老詹马上想起传教：

“可该受洗礼了。”

或买了馒头，马上掰下半个，递给巧玲；巧玲也接下吃。老詹有时也上去抱巧玲，巧玲不让别人抱，让老詹抱。老詹：

“长大要信主呀。”

巧玲：

“主是啥？”

老詹还是老一套：

“信了主，就知道自己是谁，从哪儿来，到哪儿去。”

别人听了老詹的话，都嘲笑老詹；巧玲一个五岁的孩子，听了老詹的话，倒在那里愣神。为了这愣神，老詹对吴摩西感叹：

“你也许与主无缘，这个孩子，倒像是主的信徒呀。”

又说：

“人在罪恶中，却不自知，让主如之奈何呢？”

又说：

“向罪，是死的；向神，才是活的呀。”

突然有些眼泪汪汪。巧玲倒用小手给他擦泪。吴摩西信主时，老詹这话已听过千百遍，耳朵听出了茧子，也没在意；现在老詹死了，由巧玲想起老詹，不由心里一动，又喟然长叹一声。老詹死时吴摩西不知道，听说老詹死了，已是第二天中午，吴摩西正在十字街头卖馒头；吴摩西赶紧把馒头摊交给旁边钉鞋的老赵照料，赶到城西破庙里吊丧。进得破庙，老詹已经闭着眼睛，躺在草铺上，身边一个亲人也没有。延津天主教会归开封天主教会管，开封天主教会见老詹传教四十多年，只发展八个信徒，加上开封教会的会长老雷跟老詹有教义之争，老詹生前，他们拨的经费一年比一年少。现在老詹死了，他们也没来人，只是发了个唁电；唁吊的是老詹，收件人也是老詹，让人哭笑不得。可能他们一是怕花丧葬费，二是要就此跟延津了断，让延津的天主教自生自灭。教义有分歧，分歧的教义教出的信徒，就成了异教徒，大概老雷不愿意承认。老詹在延津有八个信徒，这八个人倒陆续到了。给老詹骑脚踏车的小赵，风寒还没有好，也包着头来了。竹业社的掌柜老鲁，也算老詹的生前友好，虽不信主，也来了。众人盘点了一下老詹的遗物，所剩的钱，刚好够买一口棺材。老鲁把钱交给吴摩西，让他到县城北街老余的棺材铺拉了一口棺材。伏天天热，放不得人，大家第三天就把老詹拉到城外埋了。棺木下葬的时候，八个信主的人，共同念了几声“阿门”。大家知道这次念过“阿门”之后，延津的天主教就要树倒猢猻散，几个人倒哽哽咽咽地哭了。把老詹埋完，吴摩西突然想起一件事，老詹生前除了传教，就爱听贾家庄瞎老贾弹的三弦。最后一次传教，还跟三弦有关；或者说，不是为了三弦，就没有这次传教，老詹也就被雨淋不着了。怎么在安葬老詹时，大家只顾念“阿门”和哭，没想到把贾家庄的瞎老贾叫来，给老詹弹上一曲儿呢？来吊丧的有十一个人，看来大家都没有把老詹的心事放到心上。但老詹已经埋了，再说这些有啥用呢？

大家埋过老詹之后，又回到破庙里。因老詹身后没有亲人，竹业社掌柜老鲁替老詹做东，从西关“老杨羊汤馆”叫了十一碗羊汤，一百一十个烧饼，大家蹲在破庙里，共同吃了一顿丧饭，算是画了个句号。老詹还留下一辆脚踏车，一是这脚踏车快散架了，值不了几个钱，二是卖葱的小赵，用这辆脚踏车载了老詹七八年，也是老鲁做主，脚踏车归了小赵。吃过饭散伙的时候，吴摩西环顾四周，又想起以前跟老詹在这里学经的时候，老詹边讲经，鼻子边“吭吭”着。众人走后，他又一个人待了片刻。这时突然从老詹草铺的乱草里，发现一卷纸头。吴摩西拾起来看，原来是老詹新画的一幅教堂图纸。老詹年轻时，在意大利跟他舅学过建筑，现在一笔一画，画得工整，也标着尺寸。这是一座八层高的哥特式教堂，中央穹隆，直径四十点六米；穹顶离地，六十点八米；钟塔高一百六十米，塔顶上有座大钟，直径六米；教堂标明用大理石墙面，七十二扇窗户，窗上的玻璃是彩绘的，门头上竖一根十字架，直插云霄。不但教堂雄伟，教堂中的摆设，也画在一旁，件件精美。柜子和桌子，都标明用皂荚木做，里外包着精金，四周镶着金牙边；幔子标明用山羊毛织；罩棚的顶盖用公羊皮和海狗皮做；灯台用精金做，杈出六个枝子，每枝上有三个杯，形状如杏花；圣坛也标明用皂荚木做；圣牌用精金做，上刻着：“归耶和华为圣。”这时吴摩西才知道，老詹虽然住在破庙里，心里还想着教堂；而且不是被几任县长占着的教堂，是一座更大的教堂。初看是一幅图纸，再看，图纸上的一切似都活了：教堂的七十二扇窗户，一扇扇被推开；塔顶上那座大钟，“哐当”“哐当”，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。随着教堂窗户被打开，吴摩西的心里，似也开了一扇窗。过去跟老詹学徒时，老詹夜里给吴摩西布道，吴摩西一句也没听进去；现在看到这幅教堂的图纸，吴摩西觉得老詹是世上最好的牧师。虽然他一辈子在延津只发展了八个信徒，但信徒不在多，而在信；虽然这八个也未必信，但起码有一个是信的，那就是老詹。老詹传教虽没传给别人，但传给了他自己。老詹在时，吴摩西并不信主；现在老詹死了，

吴摩西也不想信主，但老詹这个人，让他信了。吴摩西心里那道亮，并不来自主，而来自老詹。

看过这教堂，又将图纸翻过来，发现图纸背面，还有五个字，从字迹看，也是老詹写的，蝇头小楷，工工整整。这五个黑字是：恶魔的私语。吴摩西心里突然像被锥扎了一下，但疼痛之后，又不知这五个字指的是什么；仔细琢磨，好像跟教堂无关，跟万千不信主和老詹的人有关；又知老詹这一辈子，不止是无奈，也是痛恨这些人的；正是因为痛恨，他才要建这么宏伟的教堂。老詹的这种感觉，倒和吴摩西心中从没想到的某种感觉，突然有些相通。吴摩西心中也常常痛恨。

吴摩西感慨之下，怀揣着老詹的图纸，回到吴家馒头铺。半夜睡醒一觉，又拿出来看。先看图纸背后的五个字，又看图纸正面的教堂。五个字似琢磨透了，接着又好像糊涂了；便放下这字，主要琢磨正面的教堂；对这教堂，倒越来越看出些门道。吴摩西早年在杨家庄时，曾用竹篾扎过玩意儿，如小虫小虾，小猫小狗；现在突然产生一个想法，想按老詹的图纸，用竹篾扎起一座教堂。当然扎不起老詹在图纸上标的尺寸，只能扎出个大体模样。世上无人拿老詹的心思当回事，吴摩西这次准备拿老詹的教堂当回事；当回事不是为了纪念老詹，而是为了自个儿心里开的那扇窗。

十天之后，吴摩西开始动工。竹篾倒是不缺，老鲁的竹业社有的是残竹，到十字街头卖过馒头，回来路过老鲁的竹业社，顺便将残竹捡回来，就能破成竹篾，不用另花钱。平日吴摩西须五更起床，揉面蒸馒头；现在他二更起来，躲到柴草房，点上灯，在灯下看这图纸，琢磨教堂。但扎一座八层高的教堂，比扎小猫小狗费工费时多了。小猫小狗一顿饭工夫能扎两三个，现在连着扎了五天，连教堂的地基还没有搭出来。费工费时不在扎本身，关键是谋篇布局，要花许多心思。有时看着

图纸半天，下不了几根篾子。扎的时候不费工，想起来费工夫。刚下去几根篾子，五更鸡叫了，又该揉面蒸馒头了；吴摩西便放下教堂，跑到馒头房，去揉面蒸馒头。巧玲见他扎教堂，觉得好玩，有时半夜起来撒尿，竟跑到柴草房来看。夜里在家里扎竹篾，不同于元宵节舞社火；舞社火是在白天，耽误卖馒头的生意；现在夜里早起，耽误的是他自己的瞌睡；看他每天早起扎竹篾，吴香香一开始倒没有管他；有时觉得好奇，也从被窝里爬出来，披上衣裳，过柴草房蹲下看；原以为他图个新鲜，扎几天就不扎了；但一个月过去，还见他扎，夜夜二更起床；而且工程刚完一层，还有七层等着他；就有些不耐烦：

“整天点灯熬油扎这个，有啥用？”

吴摩西：

“没耽误正事。”

吴香香见他这么说，急了：

“怎么没耽误正事？耽误正事多了；既然你除了蒸馒头，还有闲工夫弄这个，为啥不去贩葱？”

已经把一件事说成了另一件事。但过去姜虎在时，卖馒头之余，就去贩葱；与老布老赖一起，跑到太原，贩回鸡腿葱，在延津集市上卖。家里这三间馒头铺，就是一边靠夫妻俩卖馒头，一边靠姜虎贩葱翻盖的。吴香香当时也就是赌气一说，过后一想，真不如自己在家卖馒头，让吴摩西到山西贩葱。一是让他出门长长见识，榆木疙瘩一样的脑袋，也开开窍，免得在家里不务正业；二是出门贩葱，家里也多一份进项。出门贩葱要风餐露宿，比守在家卖馒头辛苦；但贩葱是长趟生意，比在家卖馒头利大。早一天把本钱攒齐，就能早一天开饭铺。便去找老布老

赖商量，让他们再出门贩葱时，带上吴摩西。老布老赖看在死去的姜虎面上，倒也答应了；吴香香回来告诉吴摩西，吴摩西却不喜欢贩葱。不喜欢贩葱不是怕出门辛苦，而是出门在外，又得与人支应；同时正在扎的教堂，刚由一层扎到二层，正是较劲的时候，出门怕耽误工夫；耽误工夫不是怕耽误时间，而是胸中有好多搭建教堂的想法，怕出门贩葱，回头再找不回来。吴香香见他犹豫，知他惦着教堂，马上火了：

“你只想着教堂，咋不想想我的饭铺？”

又说：

“你不去贩葱也行，我马上去把教堂给烧了。”

站起身，就去柴草房。吴摩西忙站起拦住她：

“啥也别说了，我去贩葱。”

这年阴历九月初十，老布老赖要去太原贩葱，吴摩西便放下手里正扎着的教堂，赶上毛驴车，跟着老布老赖去了太原。出门贩葱说起来也算正事，只是这贩葱是老詹的教堂引起的，后面又连着吴香香要开的饭铺；前因这么不搭后果，让吴摩西哭笑不得。

吴摩西过去与老布老赖不熟。上了路才知道，老布老赖像蒋家庄染坊的内蒙古人老塔一样，也像县政府的属员一样，有些欺生。一路上，两人只顾自个儿说话，不答理吴摩西。这一点吴摩西倒能想通，虽然姜虎和吴摩西都是吴香香的丈夫，但他们与姜虎是朋友，与吴摩西不是朋友；不与吴摩西说话，吴摩西倒图个清闲。在饭铺打尖，他们总是支使吴摩西端茶倒水，他们坐着不动。夜里住店，虽是秋天，屋外风也寒，两人总睡在炕里头，让吴摩西睡在门口。半夜给驴添草，也总让吴摩西

起身，他们俩躺着不动。他们俩自个儿说起话来也拌嘴，待到支使吴摩西，两个人马上变得异口同声。吴摩西过去磨过豆腐，杀过猪，染过布，挑过水，种过菜，揉过面蒸过馒头，但说到贩葱，毕竟是初来乍到，严格说起来，人家就是自己的师傅，一路上摆些师傅的款儿，吴摩西倒也能够容忍。三人赶着三辆毛驴车，走了两天两夜，出了河南界；第三天傍晚，来到山西沁源县城。山西沁源县城，就是三年前姜虎在饭铺跟人争斗，被山东人捅死的地方。三人找店住下，喂上牲口，又沿街去找饭铺。这时老布说：

“可不敢再找姜虎被捅死那个饭铺了，每次从那儿路过，我都后怕。”

老赖：

“说话三年了。有时候想起来，姜虎真仗义。”

又瞥吴摩西一眼，感叹一声：

“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呀。”

吴摩西知他们在夸姜虎好，言下之意，就是新来的吴摩西差了。但这种咸一句淡一句的话吴摩西听多了，不好与他们争执，也就假装没听见；加上对沁源县不熟，只顾张着眼睛看街两旁的买卖铺子。正走间，突然有人从背后喊住他们：

“那谁，说你们仨呢！”

三人扭头，见身后路旁，停着一辆马车，马车前站着两个人；听他们说话，山东口音；马车上像山一样，堆着一车大葱。但车辕里并不见马。两个山东人一个胖，一个瘦。那个瘦子：

“看你们的模样，也是去太原贩葱的吧？”

吴摩西没敢说话；突然被人喝住，老布有些不高兴：

“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贩葱不贩葱，碍着你们啥？”

那个山东胖子笑了：

“掌柜的误会了。俺们是山东曹县人，也是去太原贩葱；回来路过此地，一个伙计病了，大口大口吐血；让这儿的医生看了，医生看咱是外地人，药价使劲儿往上抬；可咱人生地不熟，不能把伙计的性命丢在这，只能伸脖子让他宰；在这儿待了三天，伙计还不见好，盘缠也花光了，还拉了一屁股药账；也是没有办法，想把这车葱趸出去，给伙计看病。这葱在太原，每斤三分六，趸给你们，每斤给俺四分。你们也少跑路，俺们也救了急。”

三人听了，觉得这倒是桩合算的买卖。老布老赖常走太原，知道这葱价不假；从沁源到太原，还要走两天两夜，来回就是四天四夜；在沁源能买到太原葱，等于省下四天四夜的路程；每斤葱虽比太原贵四厘，但省去四天四夜的路程不说，等于还省去三个人三头驴四天四夜的嚼谷，折合起来还是合算。但老赖有些怀疑：

“葱别是假的呀，不是太原葱，说成太原葱。”

那个山东胖子：

“可以尝葱。”

老布又怀疑：

“那你们的马呢？”

那个山东瘦子：

“在店里喂着呢，不敢卖马；无马拉车，就回不去了。”

老赖便上去翻葱。先看葱的粗细，又从葱堆底下抽出一根，放到嘴里嚼。嚼完倒对老布点头：

“葱吧，倒是太原葱。”

又问山东人：

“一共有多少斤呢？”

那个山东胖子：

“不多不少，一共六千斤。”

老布这时给老赖使了一个眼色，对山东人说：

“不买。”

老赖会意，又拉吴摩西；三人转身就走。那个山东胖子倒不强卖：

“不买就不买，你再走两天两夜，拉的还是这葱。”

又说：

“今天碰到的，全是不识相的人。”

见他这么说，老布又站住：

“不是识相不识相的事，得有个说法。”

那个山东瘦子：

“啥说法？”

老布：

“俗话说，货到地头死；这葱你要想卖，价钱上，就不能照你说的办。”

那个山东瘦子：

“从太原拉到沁源，一斤只加四厘，过分吗二哥？”

老布：

“你要是原价，俺就要。”

那个山东瘦子：

“你们河南人，咋跟山西的医生一样，拿起刀就宰人？”

老布：

“那就算了。”

又拉老赖吴摩西走。这时山东胖子上来拉老布：

“二哥，人命关天，你就当帮俺个忙，俺也不要四厘了，三厘。”

老布：

“一厘。”

一阵讨价还价，又各让一厘，每斤葱三分八，双方成了交。接着山东人回店牵马，将一车葱拉到老布老赖吴摩西住的客店。卸下，点上马灯过秤，风吹日晒，六千斤葱，变成了五千九百二十斤。那个山东瘦子摇头：

“说话又折了八十斤。以后不敢出门了。”

山东人走后，老布老赖吴摩西甚是喜欢。少跑四天四夜的路，又贩到了太原葱，而且是干葱；回去卖葱时，撒上水，分量又回来了；算起来，里外里占了便宜。在谈生意的过程中，老布出力最大，老赖也帮了腔，老布便要了两千二百斤，老赖要了两千斤，剩下一千七百二十斤，是吴摩西的。吴摩西虽比他们俩少要，但也少费了口舌。第二天一早，三人高高兴兴，赶着毛驴车回了延津。

回到延津已是第六天下半夜。到了县城，与老布老赖分手，吴摩西赶着毛驴车，回到西街馒头铺。也是怕惊醒吴香香和巧玲睡觉，吴摩西悄悄拨开头门，牵着毛驴，蹑手蹑脚进了院子；同时想给吴香香一个惊喜，没到太原，却贩得一车太原葱；头一回出马，就旗开得胜。月光下，院里像撒了一层霜。待要卸葱，发现巧玲屋里亮着灯。自己不在家，她怎么不跟她娘睡呢？以为两人闹了别扭。或两人睡在巧玲屋里，睡着之前，忘了吹灯。吴摩西没卸车上的葱，先去巧玲窗户前看。窗户上糊着窗户纸，恰巧有一处破洞。吴摩西顺着破洞往里看，原来巧玲一个人睡在床上，仰面八叉，被子也踢翻了，露着肚子；梦里喊了一句什么，翻过身，又睡着了。吴摩西知是娘俩闹了别扭，摇头笑了，又去卸驴车上的葱。这时听到他和吴香香睡觉的屋里似有人说话。吴摩西一开始以为是吴香香说梦话，再往下听，是一男一女两个人的声音。接着往

下想，头上的头发，“支棱”一下竖了起来。又放下驴车上的葱，来到自己屋脚下，屋里果然有人。吴香香：

“趁巧玲没醒，你赶紧走吧。”

又说：

“鸡快叫了，我也该起来揉面了。”

人穿衣裳的窸窣声。吴香香：

“这可是最后一回了。”

男人说话了：

“那人回来还得几天呢。”

吴香香：

“你媳妇知道了，也不是闹着玩的。”

男的：

“我让她走娘家去了，大后天才回来。”

吴香香：

“明天你不能来。”

男的：

“三四年了，不也没出事？”

吴摩西脑袋“嗡”地一声炸了。脑袋炸不是说吴香香跟人偷情，自己跟她过了一年多，竟不知道；而是屋里这个男的，从声音听，不是别人，就是隔壁的银匠老高。是老高还不是最让人吃惊的，听他们的话音，他们已经在一起好了三四年，不但自己没有察觉，吴香香过去的丈夫姜虎也没有察觉；不但后夫蒙在鼓里，前夫也蒙在鼓里。吴香香“娶”了吴摩西，吴摩西原以为只是在一起过日子，谁知还替人当着幌子。就说这次去山西贩葱，原以为就是个贩葱，大不了为了将来开饭铺；谁知除了这两层原因之外，还给人腾了地方。平日吴香香对自己发脾气，接着发展到抬手就打，自己还对她犯怵；后来干脆不与她计较，处处顺着她的心思，把别扭留给自己一个人；现在想来，自己除了心眼实，还上了别人的当；窝囊成了里外里。还有奸夫老高，平日与自己还是好朋友；自己看不透的事，还找他码放；他一字一顿，慢条斯理，说得头头是道；现在看，竟是嘴上一套，心里一套，耍着吴摩西玩。这时屋里又在说话。吴香香：

“将来咱们的饭铺开了，就不能这么不明不白下去，你得有个说法。”

老高：

“放心，我家那个病秧子，活不了多长时间。”

吴香香：

“那个没用的人呢？”

吴摩西听出来了，那个没用的人，指的就是自己。老高慢条斯理：

“没用的人，正好用上他的死心眼。上次我给你出的主意，让他去

杀姜龙姜狗，不就把姜家给镇住了？”

吴香香：

“我看出来了，你还想让我跟他稀里糊涂下去。上次姜虎死时，你说怕你老婆一生气死了，将来她死了咋办？”

老高：

“死了再说死了。一个老实疙瘩，想打发他，还不容易？”

吴摩西的脑袋，“嗡”地一声又炸了。过去老高不给吴摩西排解家务事，吴摩西以为他怕招惹是非；现在看，是心里有鬼；心里有鬼还没什么，他不给吴摩西出主意，却在背地里给吴香香出主意。包括吴摩西去南街“姜记”弹花铺杀人，原以为是吴香香唆使，现在才知道背后还有老高。杀人的主意都敢出，别的主意什么出不来呢？原以为自己跟吴香香脾气不投，两人在闹别扭；现在看，面上是在跟吴香香斗，背后是在跟老高斗。说不定吴香香要开饭铺的主意，也是老高给出的。平日吴摩西卖一晌馒头，中午回来时，常见老高在吴家院里站着，与吴香香说话，以为是街坊聊天，也没在意；谁知他们两人一直明白三人的关系，唯有吴摩西一个人，被蒙在鼓里。两人快乐完，还在褒贬吴摩西，说他是“没用的人”。老高过去给人码事情时，说过三句话，其中一句是：“事儿能这么干，但不能这么说。”现在三人的局面，就是这种情况。事情就是说得过去，情理说不过去。但这些情理吴摩西过去想都没有想过，现在事到临头，吴摩西首先不是气愤，而是六神无主，不知该怎么应对；倒是突然一阵反胃，浑身抽搐，蹲在地上。直到老高穿好衣裳，拉开屋门，吴摩西才突然站起来，倒把老高吓了一跳。情急之下，老高说话也不慢条斯理了，声音也不低了，高声叫道：

“你不是停几天才回来吗？”

好像提前几天回来，是吴摩西的错。这一声叫，既惊着了屋里的吴香香，也惊醒了脑袋还在蒙着的吴摩西。吴香香从屋里跑了出来，看到吴摩西，也愣在了那里。吴摩西醒过来之后，二话没说，转身去了厨房。从厨房出来，手里拎着姜虎留下的牛耳尖刀。去年“吴摩西大闹延津城”，用的就是这把尖刀。上次拿刀是虚张声势，这次拿刀是真要杀人。老高和吴香香也醒过闷来，惊呼一声，各人顾各人，奔到街上逃命。他们在前边跑，吴摩西在后边追。到底吴摩西刚从山西贩葱回来，走了几百里路，又受了惊吓；老高和吴香香在家没出门，又要逃命；吴摩西追到十字街头，还没赶上他们；两人钻到一条胡同里没影了，吴摩西喘着气，蹲在了地上。这时十字街头一个人也没有，从远处传来倪三打更的梆子声。吴摩西在地上喘了一阵，又站起身，突然不追他们了。吴摩西产生了另外一个想法。他转身回到馒头铺，将葱卸到院子里，牵毛驴车出来，赶着毛驴车，去了白家庄。到了白家庄，天刚泛亮，吴摩西去敲老高的老婆老白娘家的门。见到老白，吴摩西哭丧着脸，说老高得了急病，让老白赶紧回去。老白不明就里，哆哆嗦嗦，连包袱都没拿，就上了吴摩西的毛驴车。吴摩西的意思，老白是个生不得气的人，一生气就犯羊角风；等把老白接到县城，一五一十，来龙去脉，把老高和吴香香的偷情之事，原原本本告诉老白；让老白去和老高和吴香香撕拽，自己先来个坐山观虎斗。这比杀了奸夫奸妇还要让吴摩西解恨。杀人就是一刀，这个撕拽的过程，怕是需些时日。老高虽说老白早晚会死，但她现在还没有死。没死就有没死的用处。最好老白就死在这件事上，看老高和吴香香如何处置。如果死了人，就不单是桩偷情的事了。这时死人就不是吴摩西杀人，而是老高和吴香香逼死了一个人，看老高和吴香香怎么办。既然是坏事，就让它坏到底，不单为自己解了气，也为没见过面的姜虎报了仇。吴摩西一下觉得自己长大了。也一下发现自

己的内心，还有闪亮的一面；原来闪亮的一面，就是狠毒的一面。也许以前没有，是吴香香和老高，一个是自己的老婆，一个是自己信得过的朋友，手把手教会了自己。过去是个死心眼，现在终于活泛了。

但吴摩西还是打错了算盘。待他用毛驴车拉着老白回到县城，已是第二天中午。吴香香和老高，已双双卷包逃出了延津。老白闻知此事，倒是一下犯病了；浑身抽搐，口吐白沫，直挺挺倒在地上，死了过去。吴摩西手忙脚乱，赶忙又把她拉到县城北街老李家的“济世堂”。

十四

老高和吴香香走时，各人从家里带走些东西，作为私奔的盘缠。老高从银饰铺拿走些银饰。这些银饰，一半是银饰铺的，老高刚锻造出来，放到柜子里卖；一半是主顾留在银饰铺的旧货，如耳坠、手镯、戒指、簪子等，让老高或擦或“炸”，或改样式。老高卷包逃了，留下老白，这些主顾没顾上老高和吴香香私奔的事，先惦着自己的银饰，来找老白闹。可老白正犯羊角风，众人又不敢太逼老白。大家都骂老高，看上去是个老实人，谁知既偷别人的老婆，又偷别人的东西。吴香香带走一个首饰匣子，匣子里装着馒头铺赚的馒头钱。这钱原准备将来开饭铺；现在看，这饭铺也开不成了。两人走时，都从家里拿钱财，一方面证明他们心齐，同时也能看出，一点儿后路都不留，两人是不准备回来了。老高走时，连句话也没给老白留；虽然在一起过了十来年，看来这次不管她的死活了。吴香香走时，倒从账本上撕下一张纸，给吴摩西写了几句话：

啥也别说了。说啥也没用了。等你回来，我也走了。家里的钱是我拿的。馒头铺给你留下。巧玲也给你留下。一是出门在外，带着她也是受罪；二是她跟你说得着，跟我说不着。

过去老白犯病之后，老高半个月不得安生；老高一句话不对她的心思，她就带着羊角风闹上吊；老高不怕她闹羊角风，就怕她闹上吊；所以事事让她三分；这次老白犯病，没有老高在身边，吴摩西担心她会寻无常；但恰恰老高不在身边，老白就没有上吊；过去一场羊角风要犯半个月，现在三天就好了。众人见她病好了，又来找她赔银饰；但众人没急，老白急了：

“没有你们的银饰，老高还没盘缠跟那个骚逼跑；你们让我赔银饰，你们咋不赔我的老高呢？”

倒弄得众人哭笑不得。吴香香跟老高私奔之后，吴摩西生闷气生了三天。生闷气不是说自己去接老白的阴谋落空；如果那天不去接老白，就在家守着，他们的逃跑就不会这么从容；就是逃跑，也无法带盘缠；而是生气一出事他们逃了，剩下一个局面，让吴摩西一个人收拾。他们跑了，给吴摩西戴的绿帽子没有跑。他们不跑，吴摩西能闹出个结果；他们跑了，倒把吴摩西闪了，让他不知接着该咋办。按照常理，吴摩西应该像那天晚上一样，拎着牛耳尖刀，满世界去寻老高和吴香香；但吴摩西没有去寻。如果没出这事，或换在过去，他会去寻；有了这事，换成现在，他倒不寻了。当然没这事他就无从寻起，恰恰有了这事，吴摩西就不是过去的吴摩西了。像那天晚上不杀他们，去白家庄接老白，他要坐山观虎斗和借刀杀人一样，现在他们跑了，他又要一个人另作盘算。首先，过去跟吴香香在一起，两人脾气不投，事事说不到一起，事事吴香香压他一头，他感到与她不亲；现在这个不亲的人跑了，心里像卸下一块石头；她在的时候，是一个麻烦，现在这个麻烦跑了，要把这个麻烦再找回来吗？找回来的麻烦，就不单是一个麻烦了。他们不跑，大家会闹个天翻地覆；现在他们跑了，事情倒简单了。接着又想，吴香香虽然跑了，但馒头铺没有跑；只要有馒头铺在，走了一个吴香香，怕再找不来一个李香香？跟吴香香脾气不投，说不定跟李香香脾气就相投了；跟吴香香不亲，说不定跟李香香就亲了。吴香香给他戴了绿帽子，李香香一来，绿帽子自然就摘掉了。等于白落一个馒头铺，接着能再娶一个老婆。那时候就成了“娶”别人，而不像前一回是“嫁”吴香香；连嫁娶的名分，一下也能纠正过来。当然，老婆跟人跑了，不是一件多么光彩的事，他又不能在人前露出高兴，还得装作愁眉苦脸和一脑门子官司的样子。不是因为吴香香跑，而是因为这个装，让吴摩西愁眉苦脸。吴

香香走后，馒头铺马上清静许多。无人说吴摩西了，也无人骂吴摩西了，吴摩西浑身自在许多。正是这个自在让人不习惯，浑身又不自在起来。与他有同感的是巧玲。娘跟人跑了，她竟无动于衷；既不哭，也不闹，该吃吃，该玩玩。巧玲的态度，也助长了吴摩西的不找。吴香香走后，到了夜里，巧玲就跟吴摩西睡到一起。两人睡在一张床上，巧玲就不怕黑，睡觉可以吹灯。吹灯之后，两人还聊一会儿天。但聊的都是两人的话题，一次也没有聊到吴香香；聊的都是现在的话题，一次也没有聊到过去。吴摩西：

“巧玲，睡着了吗？”

巧玲：

“咋？”

吴摩西：

“我让你堵鸡窝，你堵了吗？”

巧玲：

“哎哟，我给忘了。”

吴摩西：

“堵去。”

巧玲有些发愁：

“外面天黑，我不敢去。”

吴摩西“呸”了一口：

“值着你，鸡早让黄鼠狼叼跑了，我早堵上了。”

巧玲笑了：

“明儿吧，明儿我帮你拴驴。”

或是，巧玲：

“叔，睡着了吗？”

吴摩西：

“咋？”

巧玲：

“点灯。”

吴摩西：

“刚吹了灯，又点灯，折腾我？”

巧玲：

“我想撒尿。”

吴摩西笑了，又起身点灯。倒是白天有人来了，吴摩西赶紧装出愁眉苦脸；同时用手止住巧玲的玩，或止住她正在笑；巧玲也心领神会，一个五岁的孩子，与吴摩西同谋，装出唉声叹气的样子。不是这个同装，而是装的心情，让吴摩西觉得自己变了。自己过去不会装神弄鬼。

但一天天这么装下去，也不是办法。吴摩西打定主意，他和巧玲只装十天；十天之后，准备重打鼓另开张，一个人做馒头生意。街上怎么说，那是街上的事；自己怎么做，才是自己的事。吴摩西已经想好了，从第十一天开始，头天晚上发面，第二天五更鸡叫起床揉面；一天仍蒸七锅馒头，推到十字街头去卖。卖馒头时带着巧玲。走了吴香香，吴摩西对将来到十字街头卖馒头，突然也不发憊了。不就是与人说话吗？过去有吴香香在，得按吴香香的话路说；没了吴香香，自己想怎么说就怎么说；或者，想说就说，不想说就不说。卖馒头回来，他还想跟巧玲一起，将老詹的教堂再搭起来。哪天再给说媒的老孙提一只羊腿，等有合适的茬口，让他帮着找一个李香香。上回说媒的是老崔，老崔不靠谱，这回不找老崔找老孙。盘算是这么盘算的，但没到十天，到了第五天，吴摩西又得出门去寻吴香香。这天上午，吴摩西正在家和面，巧玲在旁边剥葱，案子上还放着一条子肉，两人准备剁饺子馅包饺子吃。县城南街“姜记”弹花铺的掌柜老姜来了。吴摩西和巧玲已配合默契，听有人在门外喊，慌忙将肉、葱、面和一根大萝卜藏到锅里，盖上锅盖；又共同做出愁眉苦脸的样子，应对进来的老姜。因为一个馒头铺，过去老姜家与吴香香结了仇怨，后来才有了“吴摩西大闹延津城”；现在吴香香跟人跑了，吴摩西以为老姜来谈馒头铺的事；馒头铺本姓姜，并不姓吴；现在姓吴的跟人跑了，让吴摩西卷铺盖走人。老姜如是这么想，吴摩西却不准备这么办。吴摩西与吴香香夫妻一场，吴香香跑了，馒头铺就应该是吴摩西的。如是吴香香跑之前，吴香香赶吴摩西走，吴摩西只好再去沿街挑水；现在老姜家赶人，吴摩西倒认为馒头铺姓吴。还指着馒头铺找李香香呢。大不了再大闹一场延津城。这件事如闹起来，吴摩西准备豁出去。上次为了吴香香，与姜家闹还有些发憊，只杀了一只狗；这次为了馒头铺，吴摩西倒敢豁出去杀人。但出乎吴摩西意料，“姜记”弹花铺掌柜老姜没有提馒头铺的事，而是说：

“大侄子，人跑了，你到底咋想的呀？”

原来说的不是馒头铺的事，而是人跑的事，吴摩西松了口气。对于人跑，吴摩西早就想好了。如是过去，吴摩西咋想就咋说，现在就不一样了。吴摩西唉声叹气：

“叔，心是乱的，想不出一条路。您老是咋想的呀？”

老姜：

“媳妇被人拐跑了，不能没个说法。”

吴摩西：

“您老要啥说法？”

老姜：

“人是老高拐跑的，得砸了老高的银饰铺。你砸不砸？你要不砸，他们兄弟俩可要动手了。”

原来说的是这回事。这个弯吴摩西倒没想到。他们兄弟俩，指的就是姜龙姜狗了。老姜：

“不是图老高的东西，这么吃了哑巴亏，惹人笑话；咱们都是脸朝外的人，白白被人欺负，在街面上就没法混了。”

原来事里事外，还藏着这么一层道理，也是吴摩西没想到的。老姜：

“四天了，不见你言语。他们哥俩儿说了，等你到明天中午；明天

中午，你要不动手，可别怪俺老姜家抄了你的后路。”

吴摩西低下头在想。老姜：

“除了这件事，我还有一句话。”

吴摩西抬起头：

“啥话？”

老姜用手里的拐棍，四处指了指馒头铺：

“我也知道你的想法，想白落一个馒头铺；但不能为了一个馒头铺，就不找人；那样也惹人笑话。”

在这一点上，惹人笑话吴摩西早料到了。但吴摩西自有吴摩西的主意，便跟老姜装聋作哑。老姜：

“我还有句话。”

吴摩西：

“啥？”

老姜：

“你上回说得对，咱们都不是小孩了，就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了；老姜家不提馒头铺的事，不是怕你，是为了巧玲；你别往歪里想。”

这层道理，又是吴摩西没想到的。老姜上午刚走，下午，吴香香她爹，吴家庄老吴又来了。说起来老吴也是吴摩西的老丈人；但吴香香已

经跟人跑了，他就不是老丈人了。老吴在家里像吴摩西一样，一直被老婆压着；现在见了吴摩西，倒摆出老丈人的款儿来，虽然说话有几分气馁：

“巧玲她叔，人跑了，你到底咋想的呀？”

说的还是人跑的事。吴摩西以不变应万变，仍作出唉声叹气的样子；老吴尊称他为“巧玲她叔”，他在对老吴的称呼上，也不好马上改口：

“爹，心是乱的。您老是咋想的呀？”

老吴：

“得找哇。不明不白，把事儿撂在这儿，叫啥事呢？”

吴摩西：

“我不是不找，一找就得出人命。那天晚上他们跑得快，没出人命；这次要找着，就得出了。”

吴摩西以为这么说会吓着老吴，谁知老吴叹息一声：

“那也算个结果呀。人丢了不找，大家都没脸；赖着脸皮，你想活下去，有人也不答应呀。”

吴摩西：

“谁？”

老吴：

“我老婆。她说了，明天你再不出去找人，她就拿刀子跟你拼命。”

又说：

“她也看出来，人丢了不找，你是想守着馒头铺，另再找人。”

吴摩西倒有些慌乱：

“爹，我从没这么想过。”

老吴看他一眼，摇摇手：

“这四天我日子也不好过；我也是偷偷跑出来，告你一声。”

又说：

“我老婆那人，你也知道；她说得出，就做得下。她要拿刀子过来，不也得出人命吗？”

吴摩西又愣在那里。女儿跟人跑了，丈母娘不怪女儿，却要找女婿拼命；这层道理，也是吴摩西没有想到的。吴香香在的时候，吴香香都敢打吴摩西；吴香香她娘，又比吴香香泼上十倍；她跟吴摩西闹起来，吴摩西倒也不怕；只是一场风波，就变成了另一场风波。在头一场风波中，吴摩西还受着委屈；如演变成另一场风波，这风波就是吴摩西造成的。事情到了这种地步，人不找也得找了。就是假装找，也得出去找一番了。但吴摩西又有些犯愁：

“我去找人行，那巧玲咋办呢？”

老吴：

“这你不用发愁，我早想好了，待会儿就把她带到吴家庄。”

巧玲一直在旁边听着，这时瞪了老吴一眼，梗着脖子说：

“我不去吴家庄。”

老吴想了想，又说：

“要不把你送到你爷爷那儿？”

巧玲的爷爷那儿，就是县城南街“姜记”弹花铺。巧玲又梗着脖子：

“我不去弹花铺。”

吴摩西对老吴摊着手：

“这就不好办了。我一走，孩子没去处。”

巧玲对吴摩西说：

“你走哪儿，我跟哪儿。”

吴摩西又哭笑不得。第二天，就是姜家准备砸老高“起文堂”银饰铺这天，吴摩西带上行李和盘缠，将门户锁好，拉着巧玲，出门寻找吴香香。因心里盘算着假找，吴摩西出门并没走远；带着巧玲，来到百里外的新乡，在城东关一个鸡毛店住下；准备在这里一住十天，重回延津。回去就说去了新乡、汲县、开封、郑州、安阳、洛阳等地，满世界寻了个遍，没有找到老高和吴香香，给大家一个说法，接着再做自己的馒头生意。出门时，把老詹的图纸也带上了；想等闲的时候，琢磨一下老詹的教堂；待重回延津后，把这座教堂彻底搭起来。

新乡东关这个鸡毛店，在汽车站旁边，有五间客房；每个客房里有一个大通铺，一个大通铺能睡十几个人。吴摩西与巧玲起初住在靠大门口的屋子，后来最里边的房子有了空位，又搬到最里边。里边的屋子靠灶火，夜里炕不凉。白天两人也不出门；偶尔出门，就在店门口转转；大不了转到汽车站，让巧玲看看汽车。汽车有一个大鼻子，“呜”地叫一声，拉着几十个人就跑了；巧玲“咯咯”地笑。这个鸡毛店虽铺面不大，但院子、房间还干净。院子里有一棵大槐树，秋天了，第二天早起，能落一地的黄叶。店里给客人开伙，虽说又赚了客人的伙食钱，但也给客人提供了方便；吃着上一顿，报出下一顿想吃什么，伙计下一顿给你做。清早客人都吃稀粥窝头，分别是在中午和晚上两顿饭。吴摩西和巧玲中午和晚上常吃的，是一人一碗羊肉烩面。要面不要饭菜，一是图个省钱；二是一大碗面外加羊肉，吃下也扛饿；三是烩面有汤有水，吃到肚子里也熨帖。吃起羊肉烩面，吴摩西想起自己小时候，为看罗长礼喊丧，丢了家里一只羊；夜里躲到打谷场睡觉，碰到剃头匠老裴；老裴带他到镇上，敲开饭铺老孙的门，吃的就是羊肉烩面。那时吴摩西还叫杨百顺。在鸡毛店吃起烩面，吴摩西突然有些想念剃头匠老裴。多年不见，也不知老裴怎么样了。

鸡毛店人来人往，来往的客人，一般住一宿，顶多住两宿，就重新上路，各人忙各人的去了。店主姓庞，是个斗鸡眼，看吴摩西爷俩在店里天长地久地住了下来，整天又不干什么，不知他们的来路；鸡毛店的店钱是一天一结，且是早起早结，吴摩西每天不少他的店钱，他又说不出什么来。另一位在店里常住的客人，是一个卖老鼠药的叫老尤。老尤来自开封，长个猢猻嘴，哑嗓子，三十来岁，每天就在汽车站旁边做买卖；白天出去摆摊，晚上回老庞的店里住；已住了一个来月。一个月能在一个地方卖老鼠药，看来新乡的老鼠多。因都是长客，皆住在靠里一间屋，三天下来就熟了。白天，吴摩西扯着巧玲去汽车站看汽车，有时

也到老尤的地摊前，看他卖老鼠药。一袋袋老鼠药，用草纸包着，码了一地。巧玲对老鼠药不感兴趣，爱看老鼠药前边，摆着的二十来个干硬的大老鼠。大老鼠也就是些老鼠皮，里边填些稻草破布撑起来的，证明皆是吃了老尤的老鼠药毒死的。巧玲还拾起一根草棍，拨弄这些大老鼠；拨它们也不见动，巧玲“咯咯”笑了。过去巧玲胆小，带她到新乡，她胆子倒练大了。有人踢着地上的老鼠问老尤：

“这么大个儿，真的假的呀？”

老尤：

“这还叫大？大的没敢带来，怕吓着谁。”

卖老鼠药是小本生意，小本生意就是卖个嘴；老尤虽是哑嗓子，一天到晚喊个不停。吆喝的曲儿也成批成套。如：

天增岁月人增福

家里不能藏老鼠

从北京，到南京

都知道老尤的鼠药灵

.....

又如：

紫禁城，乱哄哄

八个老鼠来集中

大鼠喊，小鼠叫

都要把老尤给灭掉

灭老尤，为个啥

姑嫂妯娌都没了

.....

等等。

吴摩西听了笑。巧玲听了也笑。这些话，让吴摩西吆喝，吴摩西就吆喝不出来；先是想不起这些词；就是想起这些词，也拉不下这个脸。一方面佩服老尤的口才，同时感叹，卖一个老鼠药，哑着嗓子，还一喊一天，也不容易。到了晚上，三人常在店里一起吃晚饭。吴摩西父女俩爱吃羊肉烩面，老尤爱吃烧饼夹驴肉，外加一碗白菜虾皮汤。不点饭菜点烧饼，也是图个省钱。但吃过烧饼，再喝一碗热汤，老尤也能吃出一头汗。有时老尤会掰下一牙夹肉烧饼，递给巧玲；巧玲与他熟了，也接过就吃。一开始吴摩西说巧玲：

“人家的东西，拿来就吃，没个规矩。”

老尤倒笑了：

“吃吧一嘴烧饼，孩子家，哪那么多讲究。”

老尤除了卖老鼠药会吆喝，平日与人说话，也显得活道。老尤大吴摩西十来岁，叫吴摩西为“兄弟”，吴摩西只好管他称“哥”。老尤吸烟，吴摩西不吸烟；夜里入睡之前，躺在炕上，老尤吸着烟，两人也扯些闲

话。巧玲一开始跟着听，但听不到两袋烟的工夫，就兀自睡着了。老尤来自开封，爱说些开封的典故，如开封的相国寺，龙庭，潘杨二湖，清明上河街，马市街等；还有开封的吃食，如开封的灌汤包、沙家牛肉、白家羊蹄、胡家罐焖鸡、汤家焖狗肉等，说起来也是一套一套的；把开封说成了天上人间。吴摩西听后心里笑，既然开封这么好，为啥还离开开封，来新乡做小买卖呢？说到别的话题，两人也有说钱的时候。如家里人好还是外边人好，如急脾气好还是慢性子好，对人善好还是对人恶好……按说这些事都不能一概而论，得具体事具体掰扯，但两人争论起来，往往各执一词；两人钱起来，老尤一开始坚持自己的说法，看吴摩西急了，就不坚持了，马上转过话头，顺着吴摩西说：

“兄弟，你说得也对。”

再说别的，老尤干脆没了说法；吴摩西说什么，他都随声附和：

“没错。没错。”

这也是一个功夫，也是出门做买卖练就的本领。卖一个老鼠药，可不得处处顺着别人说吗？倒弄得吴摩西有些不好意思。只有一次，说起老尤卖老鼠药，吴摩西夸他嘴上功夫好，接着指指自己的嘴：

“我的嘴就不行。”

没想到老尤叹息一声：

“兄弟这话就说错了，要不就是笑话你哥。”

吴摩西：

“咋？”

老尤：

“一辈子卖个老鼠药，逗个嘴皮子，啥时候是个头呀。”

吴摩西：

“那你还想干啥？”

老尤看吴摩西一眼，在炕沿上敲着烟袋：

“啥时也能发一笔横财。”

横财谁不想发，但正因为是横财，哪里是好发的？吴摩西说：

“想发横财，先得黑了心；看你的面相，不像黑心的人。”

老尤一愣，回过神儿来，又叹口气：

“没错。”

吴摩西能看出来，老尤像店主老庞一样，也对吴摩西和巧玲整天住店不干事有些好奇。因是萍水相逢，两人聊天时，老尤倒也不问。这天晚饭，吴摩西和巧玲要的又是羊肉烩面。吃时觉得挺香，吃过回到客房，吴摩西觉得今天的烩面咸了，又回厨房喝水。老尤这天收摊晚，还在厨房吃驴肉烧饼。吴摩西走到厨房门口，听到店主老庞正和老尤说话，而且在说吴摩西，吴摩西便停住脚步偷听。老庞：

“这个人，带一个小孩，天天住在店里，啥也不干，到底是啥人呢？”

老尤的哑嗓子：

“这些天，我也纳闷儿呢。”

老庞：

“我见人多了，那个孩子，不管他叫‘爹’，叫‘叔’，怕不是一个人贩子，要卖这孩子，在这等买主吧？”

老庞：

“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，真不敢说。”

接着两人说起了别的。吴摩西想冲进去跟他们急，但他跟巧玲整日住店不干事这事，来龙去脉，如何向外人解释呢？解释又有啥用呢？反正就住十天，大家各自分散，一句无用的话，没必要认真；只是被人看成了人贩子，让吴摩西哭笑不得；也就叹口气，又回到客房。白天店里无人，有时吴摩西在槐树下发呆，巧玲一个人也往外跑。吴摩西喊住她：

“跑啥？丢了你。”

巧玲：

“我去汽车站看老尤卖老鼠药。”

汽车站就在旁边；看巧玲胆子越来越大，过去怕外边，现在一个人敢出门找人，吴摩西也有些欣慰；便说：

“你去，你去。”

但巧玲还是胆小，没吴摩西跟着，不敢去远处；跑出鸡毛店，在门口站站，也就回来了。

转眼之间，吴摩西和巧玲在店里住了九天，明天就要回延津去。在新乡住了九天没多想，因出门寻找吴香香是假找，想着明天回到延津，如何编谎话向吴家庄老吴解释，向老吴的老婆解释，向县城南街“姜记”弹花铺的老姜解释，向凡是向他打听老高和吴香香的人解释，如钉鞋的老赵、卖熏兔的豁嘴老冯、棺材铺的老余……这个谎如何编圆，心里又有些犯愁。出门寻找吴香香只来到新乡，回去却说去了汲县、开封、郑州、安阳、洛阳等地，万一有人问起这些地方的大街小巷，自己的嘴本来就笨，别到时候露出马脚，那就聪明反被聪明误了。又想，如果自己的嘴，能像老尤那样就好了。就是这些谎能编圆，这件事过去，今后馒头铺如何重新开张，也费思量。吴香香拿走馒头铺赚的钱，吴摩西和巧玲在新乡白住十天，又花了些盘缠；重新开张已无钱垫底；去白家庄老白家拉面，只能先赊着；老白卖面从不赊账，恐怕还得先去别处借钱；这个别处在哪里，一时又想不出来。如果馒头铺玩不转，将来再找李香香就是句空话。又想着九天前出来那天，南街老姜家要砸老高家的银饰铺，也不知砸了没有；如果砸了，不知砸出个啥结果；这个结果会不会涉及自己。原想着一个假找能一了百了，回头一想，事情又没那么简单。又想，虽然出门寻找老高和吴香香是假找，自打出事那天起，已过去半个月了，也不知这对狗男女跑到哪里去了。想来想去，到了半夜，还没睡着。起身收拾自己的行李，倒从包袱里翻出老詹的图纸。原来说出门琢磨一下老詹的教堂，没想到九天过去，竟把这事给忘了。收拾完行李，又躺下，仍睡不着。听着身边巧玲和老尤的鼾声，又披衣起身，出了屋门；在院中槐树下站了片刻，又出了鸡毛店，来到街上。鸡毛店地处新乡东关，街上一片漆黑，往城里望去，倒有光亮。吴摩西便顺着路往城里走，想找一个热闹去处，来解一下自己的烦闷。同时出来寻人一趟，只到了新乡；就是到了新乡，也天天在东关鸡毛店待着，连新乡什么模样都不知道；也想在临回去之前，看看新乡，起码别人问起新乡，自己能答上来，不至于连到过的地方也答得驴头不对马嘴；那样

连新乡也白来了。也不知走了多长时间，到了新乡城里。城里倒有电灯，但路上一个人也没有，街两旁就是些房子，一时看不出新乡的模样。又接着往前走，不知不觉到了西关，来到新乡火车站。一到火车站，吴摩西眼前豁然开朗。虽然已是下半夜，但火车站仍人山人海。站前广场上，摆满了做生意的小摊，高声叫卖着茶水、馄饨和胡辣汤。吴摩西在广场上站了片刻，又越过这些人群，上了火车站的天桥。这时从北平开往汉口的一列火车正好进站。这是吴摩西平生头一回见到火车。吴摩西二十一岁的时候，火车用的还是蒸汽机。火车像一条长龙一样“嗷嗷”叫着，接着又“扑扑”地放汽，蒸汽弥漫起来，像馒头房的蒸汽涌出来，把眼前的火车站给湮没了。等火车停稳，蒸汽之中，看到从火车上下来许多人，又从站台上上去许多人。成山成海的人，不知他们从哪里来，又往何处去。成山成海的人，自己竟一个也不认识。想起自己认识的亲人，一多半不亲；现在看到成山成海的陌生人，嘴里说着天南海北的话，或是着急上车的神色，突然都觉得那么亲切。成山成海的人，出门干的都是正事；唯有一个吴摩西，出门干的事对人说不出口：假装在找跟人跑了的老婆。吴摩西突然想坐火车跟人走，倒也一了百了；别人到哪里，他就跟到哪里。但火车已经开动了，转眼之间，熙熙攘攘的人群不见了，仅剩下一个冷清的站台。吴摩西看着站台墙上的大钟，突然想哭；又定睛一看钟上的时间，已是早上六点；抬头看看天，东方已经泛白；知道该回东关鸡毛店了。等吃过早饭，还要跟巧玲回延津呢。便从火车站出来，信步走向鸡毛店。

待回到鸡毛店，天已大亮。吴摩西进了屋子，发现巧玲不在，老尤也不在。吴摩西以为巧玲一大早醒来，发现自己不在，急得哭了；老尤去汽车站卖老鼠药，带上了巧玲；便去汽车站找巧玲。到了汽车站，往常老尤摆摊的地方，是一个空地；打听旁边卖烧鸡的一个老头，老头说老尤今天没来，还向吴摩西打听，老尤是不是病了；吴摩西心头不禁一

紧。匆忙回到店里，回到屋里，发现老尤过去放在墙角的行李和包袱不见了，知道事情坏了。慌忙去找店主老庞，老庞刚从街上买菜回来，也不明就里。吴摩西急得大叫，伙夫倒从厨房钻出来，说五更鸡叫起来做饭，听见巧玲哭，嚷着找吴摩西；接着看老尤拉着巧玲的手，一块儿出门了。吴摩西的脑袋，“嗡”地一声炸了。如老尤带着巧玲去找吴摩西，不会带他的行李；现在连行李都带走了，肯定是借吴摩西出门，把巧玲拐跑了。这才知道十天来，他上了老尤的当。那天夜里与老尤说起话来，老尤曾说要发一笔横财，当时听着也就是个笑话；吴摩西还说，老尤黑不下心；没想到老尤面善心黑，他要发的横财，竟想到巧玲头上。两人扯起别的话来，老尤总爱顺着吴摩西说；现在看，顺着你说的人，心里就是憋着坏。还有一种可能，老尤看吴摩西带着巧玲，十天来住在店里，啥也不干，真把吴摩西当成了人贩子，现在抄了吴摩西的后路，才对巧玲下了手。不管老尤怎么想，结果都一样，巧玲丢了。吴摩西顾不上和老庞和伙夫啰嗦，慌忙跑出鸡毛店，去寻老尤和巧玲。店主老庞突然想起什么，在后边撵着喊：

“你和老尤，今儿还没结账呢！”

吴摩西顾不上回头理他，急着往前跑。绕过汽车站，先将周边的大街小巷寻了个遍。但哪里还有老尤和巧玲的身影？又跑向城里找，像没头苍蝇一样，四处乱撞到中午，也没个结果。这时突然明白，自己在新乡也是瞎找。老尤拐了巧玲，怎么会在新乡停留，等着吴摩西找呢？想着老尤是开封人，必是带着巧玲去了开封。还不知老尤怎么骗巧玲的呢，五更鸡叫时，巧玲发现吴摩西不见了，“哇”地一声哭了；老尤便说带她去找吴摩西，骗她出门；接着又说吴摩西一人先去了开封，带她去开封；巧玲一个五岁的孩子，胆子又小，出门在外，认识的人只有老尤，老尤过去还让她吃过驴肉烧饼，只好跟着老尤走。不想不急，一想

更心急如焚，急忙又跑向鸡毛店。跑向鸡毛店不是要回鸡毛店，而是跑到旁边汽车站，想搭汽车当天赶到开封。待到了汽车站，去开封的汽车只在上午发车，下午有去安阳的，有去洛阳的，有去郑州的，就是没去开封的。吴摩西转身又离开汽车站，一个人向开封跑去。新乡离开封二百一十里，吴摩西跑了一下午，竟跑了一百二十里，到了黄河边。这时天已经黑透了，渡河的船早已经回家了；吴摩西只好在河边停下来，等着明天。在路上跑着不觉得心急，待坐在河边喘气，心又急起来。昨天巧玲还好好的，在自己身边，今天巧玲就不见了。巧玲丢了，怨不得别人，昨天晚上，大半夜的，自己出来瞎溜达什么？有什么烦闷，要借别人的热闹来解的？这下好了，旧的烦闷没解，又添了新的烦闷。相对巧玲丢了，那些烦闷就不叫烦闷。突然又想起，自己只顾寻老尤和巧玲，把行李落在了新乡东关老庞的鸡毛店里；但也顾不得回去再拿；好在盘缠都缝在夹袄的衣襟里。想着想着，也是一天跑累了，竟在黄河滩上睡着了。梦里又梦见巧玲，原来没丢，老尤跟自己闹着玩呢；三人还住在鸡毛店里，巧玲又在吃老尤的驴肉烧饼。这次吴摩西一把将烧饼夺了过来，打了巧玲一巴掌：

“这烧饼是好吃的？吃了烧饼，你就没了。”

巧玲哭了，喊：

“叔。”

猛地醒来，眼前仍是一片河滩；不闻巧玲唤“叔”声，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。仰起头来，满天星斗，都眨着眼睛看吴摩西。吴摩西想起自己这些年的遭遇，从做豆腐起，到杀猪，到染布，到信主破竹子，到沿街挑水，到去县政府种菜，到“嫁”给吴香香，到吴香香和老高出事，没有一步不坎坷；但所有的坎坷加起来，都比不上巧玲丢了。吴摩西跟牧师

老詹当徒弟时，老詹讲起主来，吴摩西大半听不懂，只觉得主高深莫测，似在跟人下棋；现在不由对天长叹：

“老天，你这跟我下的是哪一出啊？”

接着落下泪来。

第二天一早，吴摩西搭第一班船到了黄河对岸。又坐汽车，中午赶到开封。过去自己走投无路时，曾想过来开封谋生；后来在津河渡口遇见同学小宋，多亏小宋帮忙，去了蒋家庄老蒋的染坊；没想到三年之后，果真来了开封；来开封不为别的，竟是为了找孩子。吴摩西在开封不熟，但过去跟老尤扯闲篇时，听老尤说过开封的地方，如相国寺、龙庭、潘杨二湖、清明上河街、马市街等，打听着一个下午，竟都跑遍了，仍不见老尤和巧玲的身影。说话天又黑了，又往夜市上找。相国寺前一条大街，买卖铺子都灯火通明；还有许多小吃摊，也趁着夜里，在街道两旁摆满了。卖灌汤包的，卖煎包的，卖胡辣汤的，卖糖梨的，卖馄饨的，卖杂碎汤的；一家点一盏电石灯，亮了一街。沿街细细寻找，一直找到铺子一家家上了门板，卖小吃的都收摊了，剩下一街杂纸；风一吹纸飘起来，与刚才的热闹比，显得更加冷清；也没找出个头绪。从中午到夜里，也寻着几个孩子，背影像巧玲；待扑上去，扳转身子，又不是巧玲；还被孩子身边的大人骂了一顿。街上的人越来越少，眼看今天是没指望了。吴摩西一屁股坐到相国寺的台阶上，突然觉得肚子饿了。这才想起，两天一夜，只顾寻巧玲了，自己水米没打牙。抹了一把眼睛，左右张望，沿街一家家饭铺皆关门了。唯有拐角处一家饭铺，门口还亮着灯，映出一个招牌叫“老汤烩面馆”。吴摩西拖着身子来到这家烩面馆，饭铺的掌柜是个老头，长得像个老婆婆，正举着一个话匣子在听；也是听话匣子入了神，忘了关门；伙计们都走了，就剩下他一个人。他看吴摩西进门，说：

“火封了，没饭了。”

吴摩西：

“大爷，麻烦您，两天滴水未进，不弄口吃的，挨不过今天夜里。”

老头一愣，看吴摩西；突然想起什么：

“倒是有一碗剩面，客人没动，给你热热，行不？”

吴摩西点点头：

“面条姓张，越热越香。”

老头放下话匣子，捅开火；待火上来，搁上炒菜的大马勺，舀一瓢水进去；待水开了，从橱柜里端出一碗剩面，倒了进去；也是饭铺该关门了，都是一天剩的东西，待水裹着面又开了，老头把筐里剩下的碎肉，拍着筐底，都倒进这马勺里；接着放酱醋盐；起锅，看一碗盛不下，索性换成一个汤盆，将面和肉扣进盆里，又往盆里浇了一勺肉汤，放上些菜码。一碗面，足有两碗多的分量。吴摩西心领地向老头点了点头，端起烩面，三口两口，就吃下了肚。也是饿了，觉得这是自生下来，吃得最香的一顿饭。但又想起这是在丢了巧玲之后；前几天跟巧玲在新乡东关鸡毛店里，两人就爱吃羊肉烩面；丢了巧玲，自己还觉得饭香，一口气吃了一盆，不禁自己抽了自己一耳光。接着泪“扑嗒”、“扑嗒”，掉到了空盆里。这一耳光惊动了饭铺掌柜的。像老婆婆一样的老头，放下话匣子，走过来，坐到他对面：

“客人有啥忧愁哇，这么伤心。”

也是十几天没遇到可说的人了，吴摩西擦着泪，瞒下出门找老婆的

由头，只把丢巧玲一节，一五一十，来龙去脉，给老人家讲了。老人家听后，陪着吴摩西叹息一声：

“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哪。”

说的是卖老鼠药的老尤了。又替吴摩西发愁：

“可开封这么大，大海里捞针，你哪里找得过来呢？”

又劝吴摩西：

“如此说来，就不是一个找的事了。”

吴摩西：

“那是啥呢？”

老人家：

“就是一个命了。”

事到如今，也只能讲命了。老人家又劝吴摩西：

“盼就盼着你所说的那个老尤，不是个人贩子，家里正缺闺女。”

话是这么说，可又不能不找哇。从第二天起，吴摩西又在开封找了五天。开封的大街小巷，旮旮旯旯，都跑遍了。过去在开封不熟，五天下来，竟全熟了。吴摩西突然又觉得，在开封找巧玲也不对，老尤知道与吴摩西说过，老尤来自开封，老尤拐带了巧玲，怎么会回到开封，让吴摩西找呢？恰恰是拐带了巧玲，他不会回开封，去了外地。吴摩西醒过闷儿来，当天离开开封，到了郑州；在郑州找了五天，又离开郑州，

去了新乡；在新乡又找了五天，巧玲没找着，倒又去了趟东关鸡毛店，将自个儿的行李找了回来；离开新乡，去了汲县；离开汲县，去了安阳；又从安阳到了洛阳；周边能找的地方，都找了个遍。这一找花了三个月工夫。离开开封的时候，盘缠就花光了；吴摩西走到一地，边寻巧玲，边重操旧业给人挑水，或给人扛大包；挣下盘缠，接着再找。几个月前出门寻老高和吴香香时，吴摩西只想着在新乡假找，汲县、开封、郑州、洛阳、安阳等地，原准备瞎编，没想到为寻巧玲，倒是都跑了个遍。但三个月下来，也没找到巧玲。巧玲丢了，吴摩西也无法再回延津。自己虽跟巧玲亲，但是巧玲的后爹；县城南街“姜记”弹花铺的老姜，吴家庄的老吴，可是她的亲爷爷和亲姥爷；老吴的老婆，是她的亲姥姥；姜龙姜狗，是她的亲叔叔；虽然过去他们都跟巧玲不亲，但如果知道巧玲让吴摩西弄丢了，就是两回事了；他们不吃了吴摩西，也得打折吴摩西的腿。吴摩西再一次走投无路；漫无目的，从洛阳又回到了郑州。回到郑州，便去火车站扛大包。一是在火车站扛大包，活能接上手；二是郑州火车站大，人来人往，扛完大包能接着找巧玲。虽然知道三个月过去，老尤不知把巧玲拐到哪里去了，再想找到巧玲已是无望；但天天扛完大包，仍到火车站广场上、候车室里溜达。这时就不是为了一个找，而是为了自己心安。说话又到了冬天，吴摩西给自己添置了一身棉衣；穿棉衣时才知道，自己比去年瘦了一圈。一天在候车室溜达，路过厕所前一面镜子，对着镜子照了照，自己两个眼睛，已瘦得眊眊进去；吴摩西眼睛本来就大，眼睛眊眊进去，眉骨凸现出来，自己把自己吓了一跳。

说话在郑州火车站又待了两个多月。年也是在火车站过的。这天扛完大包，已是夜里十点。平日货栈八点就下工了，这天机务段急着往汉口运一批棉纱，临时往开向广州的客车上，加挂了两节货车，上货上到十点。收了工，几个扛大包的伙计，约吴摩西去喝酒；吴摩西笑笑，没

去喝酒，又到火车站前溜达。这时的溜达，就成了一个形式：不溜达心里不安，溜达一圈，回到货栈，才能睡安稳。左右看着人往前走，突然听到一个女声在喊：

“洗脸吧——热水！”

声音似乎有些熟悉。起初也没在意，车站广场上，有许多卖小吃的挑子，也有专门卖洗脸水的：出站口几层台阶下，放着一溜脸盆；每个盆沿上，搭着一条毛巾；每个脸盆旁，放着一把棉垫包着的铁壶；铁壶里是滚烫的热水；一溜脸盆后边，站着一溜妇女；妇女都扯着嗓子在喊：

“洗脸吧——热水！”

旅客从站台里出来，讲究的，或为了解乏，便蹲下洗个脸，整整衣容。洗一个脸五分钱。吴摩西以为在一群妇女的喊声中，自己听岔了音，没有在意，接着往前走；突然又回身看，大吃一惊：原来一排卖洗脸水的妇女中，有一个竟是吴香香。当然现在的吴香香，已不是半年前的吴香香了。人也瘦了，皮肤也没那么白了，被风吹得黑红；面目憔悴不说，挪转俯仰之间，手脚也有些笨；又走近张看，原来她竟怀孕了。吴摩西已在郑州火车站溜达了两个多月，过去没发现吴香香卖洗脸水，想着她也是漂泊流浪，刚到了郑州。吴摩西接着又在广场找，发现广场转角处，蹲着一个男人，正埋头给人擦皮鞋，竟是“起文堂”银饰铺的掌柜老高。老高一脸胡茬儿，也瘦了一圈。半年来，吴摩西急着找巧玲，已经忘记了这对狗男女；也是为找巧玲，才在郑州火车站落下脚；没想到巧玲没有找到，无意之中，竟找到了他们。事情的阴差阳错，虽让吴摩西有些哭笑不得，但心中的怒火，“呼”地一下又燃着了。不是这对狗男女，自己还不会沦落到如今的地步；当初正是因为他们偷情，为了出

门寻找他们，才丢了巧玲；接着自己才无家可归。当初丢巧玲的时候，只觉得卖老鼠药的老尤可恨；现在想来，比老尤可恨的是他们。吴摩西二话没说，转身回了货栈。待从货栈出来，身上已掖上那把姜虎留下的牛耳尖刀。带巧玲出门寻找他们的时候，只是一个假找，没想着杀他们，带牛耳尖刀只是做个样子；现在巧玲丢了，自己也走投无路，意外碰到他们，吴摩西却下得了手。一个事情出来这么多岔子，始作俑者，就是这对狗男女；杀了他们，吴摩西能跑就跑，被人抓住，大不了偿命，来个同归于尽，也算一个了结。待回到火车站，发现刚从站台里涌出一帮旅客，人声鼎沸，不好下手；两人一个在出站口卖洗脸水，一个在广场拐角处擦皮鞋，人分在两处，又怕杀了这个，跑了那个；要杀就把他们全杀了，落个心里干净；便在远处钟楼下蹲着等。等着又想，半年不见，也不知这对狗男女都漂泊到了何处，又来到郑州；既然来到郑州，总该有个住处；想等火车站人群散了，尾随他们到住处，或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再下手。今天两人还活着，明年的今天，就是两个人的周年；如果加上自己，就是三个人的周年。

蹲着等了两个时辰，已是半夜；来往的客车已经过尽了，剩下的就是些货车。车站的人越来越少，除了货车在站内的鸣笛声，夜渐渐地静了。这时吴摩西发现，无人到老高那里擦皮鞋，老高便背起擦皮鞋的箱子，走向站台口的吴香香。吴摩西也从钟楼下站了起来，摸了摸身上的刀。出站口前，别的卖洗脸水的也已经收摊了，就剩下吴香香一个人，还在那里守着。老高走近吴香香，似在劝说吴香香收摊，吴香香指着站台内说些什么，老高也放下擦皮鞋的箱子，与吴香香共同蹲在洗脸盆旁边；看来还想等下一拨旅客。一看就知道他们刚来郑州火车站，对来往的客车不熟；客车已经没了，还要再等。突然老高又指指远处，对吴香香说些什么；吴香香站起身，扛着肚子，向远处走去。原来远处有个卖烤白薯的，还没收摊。吴香香与卖白薯的老汉说着什么，似是讨价还

价；终于交了钱，买了一个白薯；看来白薯刚出炉很烫，吴香香两手倒腾着，边吃边回到出站口。到了老高跟前，又让老高吃。两人你一口，我一口，为吃一个白薯，相互依偎在一起；白薯仍是吴香香拿着，在喂老高。老高说了一句什么，吴香香笑着打了一下老高的脸，接着又笑弯了腰，把吃到嘴里的白薯又喷了出去。看到这副吃薯图，吴摩西的脑袋又“嗡”地一声炸了。脑袋炸了不是说奸夫奸妇如此亲密，让吴摩西生气；而是吴摩西与吴香香过了一年多日子，吴香香对吴摩西，从无这么亲密过。过去认为她对自己不亲是两人脾气不投，或吴摩西不会说话，或干脆嫌吴摩西没出息；现在看，这些并不主要，主要还是对人。吴摩西跟吴香香在一起时，虽然整天做的是小本生意，就卖一个馒头，但也吃喝不愁，但吴香香整天在说吴摩西，在骂吴摩西；现在她与老高颠沛流离，到了卖洗脸水擦鞋的地步，吴香香既不说老高，也不骂老高；老高让她买白薯，她就买白薯，回来还喂老高；吴香香似换了一个人。或者说，不是吴香香换了，是吴香香身边的人换了。吴香香跟吴摩西过了一年多，一直不见有喜；跟老高跑了半年，就扛上了肚子。吴摩西降不住吴香香，老高降得住吴香香。这就不是一个把谁杀了能了结的事。就是把人杀了，也挡不住吴香香跟吴摩西不亲，跟老高亲。他们骗了吴摩西，但没骗他们自己。这么说，倒是吴摩西错了。吴摩西又转过身子，回了货栈。唯一让吴摩西恼火的是，一个女人与通奸，通奸之前，总有一句话打动了她。这句话到底是什么，吴摩西一辈子没有想出来。

第二天一早，吴摩西收拾行李，离开了郑州。离开郑州不是要躲老高和吴香香；当然，也是为了躲他们；当初出门是要寻他们，现在寻到了他们，反要躲他们；就是躲他们，也没必要离开郑州；郑州大得很，老高和吴香香占住火车站，吴摩西可以离开火车站，另找一个街角谋生；而是吴摩西突然对郑州伤了心；这就不单是躲人的事了。不但对郑州伤了心，凡是过去待过的地方，去过的地方，如生他的杨家庄，待过

的延津县城，去过的新乡、开封、汲县、洛阳、安阳，一并都伤了心；同时对寻找巧玲也死了心；吴摩西要离开伤心之地。这时吴摩西想起师傅老詹生前讲经时说过的一段话，亚伯拉罕离开了本地和亲族，往神指引的地方去。但吴摩西与亚伯拉罕不同，吴摩西离开本地和亲族，离开伤心之地，却无处可去，也无人指引。吴摩西再一次感到自己有家难回，有国难投。这时他突然想起早年的私塾老师老汪，便想去宝鸡找老汪。一是老汪当年也是因为伤心，离开了延津；虽然两人伤心的事由不同，老汪当年是因为小女儿灯盏死了，突然要离开延津；吴摩西过去不理解，现在把巧玲丢了，就理解了；虽然一个是孩子死了，一个是把孩子丢了，但都是孩子没了，两人的伤心也有共同之处；老汪当时一直往西走，到了宝鸡，不再伤心。二是在自己认识的人中，别的人都与自己烦闷的事有联系，唯有一个老汪，与这些无关；见到老汪，不用再解释过去。于是在郑州火车站打张车票，欲去宝鸡找老汪；一是投奔熟人，马上有个落脚处；二是像老汪一样，彻底离开伤心之地，对过去有个了断。

待上了火车，虽然年关已过，但车上仍人山人海，拥挤不动。这趟车由北平开往兰州，在郑州算过路车，车厢里别说座位，连个站脚的地方都没有。从郑州到宝鸡，火车要开两天两夜；吴摩西背着行李，在过道的人群里挤着，挨个儿问座位上的人，看他们都在哪个站头下车，想找一个在近处下车的，靠着候座位。连问了三个车厢，不是去潼关的，就是去西安的，或是去宝鸡的，或是去天水的，要不就是彻底去兰州的；不知他们真要走这么远，还是不愿一个生人挨在身边候座，故意说谎话骗他。终于，在第四节车厢，问到中年男人，这个中年男人头小，像个鸭梨，正在埋头啃一只肥大的烧鸡；也是只顾啃鸡，随口说自己在灵宝下车。灵宝虽然过了洛阳，但还没出河南界；候上一天，也就有了座位。吴摩西便对中年男人说：

“大哥，你这座位我占了，有人再问，你就别再应了。”

中年男人这才回过神儿来，抬起头看吴摩西；因已说过到灵宝下车，不好再改口，只好不情愿地点点鸭梨头。吴摩西便紧挨着这中年男人站着。中年男人也是爱说话，也是要找补一下答应吴摩西候座，边啃烧鸡边问：

“你从哪儿来呀？”

因候着他的座位，他问什么，吴摩西赶紧回答什么；于是如实答：

“延津。”

回头一想，又不如实。自己这半年来并不在延津。

中年男人：

“延津不挨铁道。你去哪儿呀？”

吴摩西：

“宝鸡。”

这是实话。中年男人：

“干啥去？”

吴摩西：

“投亲戚。”

回答着中年男人的问话，吴摩西突然又想起师傅老詹。当年老詹让

人信主，说的就是这套话；说人信了主，就明白自己从哪儿来，到哪儿去。吴摩西当初为了生计信过主，后来又不信了；不管信不信，一个最大的问题一直没解决，就是到哪儿去。没想到这些话，又在火车上被一个陌生人问到了。这些话问过，中年男人又问：

“你叫个啥？”

吴摩西这时愣在那里，没有像回答“从哪儿来”“到哪儿去”那么利落。一是半年来，全在外面漂泊寻人，接触的全是生人，没有一人关心他的名姓，也没有一人喊起过他的名姓；半年下来，自己叫啥，自己一下也有些茫然；二是自己活了二十一岁，姓名已改过三遍，一开始叫杨百顺，后来叫杨摩西，后来又叫吴摩西，仓皇之下，一时不知从何说起。中年男人见他发愣，从烧鸡上抬起头，不耐烦地说：

“自己叫个啥，有啥难说的？不是杀了人，逃出来的吧？”

吴摩西“唉”地一声长叹。要说他杀过人，他没杀过；但在心里，也杀过几个；从他爹他兄弟，一直到赶大车的老马，一直到自己的老婆吴香香，还有“起文堂”的掌柜老高。吴摩西张口要解释什么，这时火车要钻山洞，突然一声长鸣，又让吴摩西想起罗家庄喊丧的罗长礼。罗长礼当年喊丧，就像火车鸣笛一样气派。当年的罗长礼，是吴摩西在世界上最崇拜的人。听罗长礼喊丧，也就七八年前的事；现在想起来，却好像过了半辈子。前几年还偶尔想起罗长礼，后来人多事杂，渐渐就把他忘了。但细想起来，吴摩西从杨家庄走到现在，和罗长礼关系最大。不是喜“虚”不喜实，迄今他还在杨家庄跟老杨做豆腐。虽然他和罗长礼，迄今还没说过一句话。感慨之下，他又不解释了，答：

“大哥，我没杀过人，你就叫我罗长礼吧。”

下部
回延津记

牛爱国三十五岁时知道，自己遇到为难的事，世上有三个人指得上。一个是冯文修，一个是杜青海，一个是陈奎一。指得上不是说缺钱的时候可以找他们借钱，有事的时候可以找他们办事；而是遇到想不开或想不明白的事，或一个事拿不定主意，可以找他们商量。或没有具体的事要说，心里忧愁，可以找他们坐一会儿。坐的时候，把忧愁说出来，心里的包袱就卸下许多。赶上忧愁并不具体，漫无边际，想说也无处下嘴，干脆什么都不说，只是坐一会儿，或说些别的，心里也松快许多。

冯文修和牛爱国是同学。从小学到中学，都是同学。牛爱国和冯文修本不该成为好朋友，因为牛爱国他爸跟冯文修他爸有过节，相互不说话。牛爱国他爸叫牛书道，冯文修他爸叫冯世伦，两人本也是好朋友；正因为是好朋友，每年一入冬，两人常做伴到长治去拉煤。拉煤不为做生意，为家里过冬取暖。从沁源到长治，来回三百四十五里，要走四天。牛书道个头小，拉煤能拉两千斤；冯世伦个头大，能拉两千五百斤。山西西高东低，去时是空车，又是下坡路，两人说说笑笑；回来是重载，一大半是上坡路，两人只顾埋头拉车，顾不上说话。但中午在路边饭铺打尖的时候，晚上住店的时候，两人各要一碗热羊汤，掏出自己的干粮，掰碎泡上，也吃得满头大汗。牛家爱蒸馍，冯家爱烙饼，有时两人还换着吃。两人做着伴，又说得着，四天下来不觉得累。牛书道大冯世伦两岁。每年一入冬，两人在街上碰面，牛书道说：

“弟，今年咱还一块儿拉煤。”

冯世伦说：

“哥，别说今年，后年咱也一块儿拉。”

这年一入冬，两人又一块儿去长治拉煤。去时和往年一样，两人说说笑笑。回来时也一样，两人闷头拉车不说话，中午打尖，晚上住店。第三天起身的时候，天上刮起了大风。风吹起黄土，迷得人睁不开眼睛。幸亏是顺风，两人扯起被单子，绑在车上当帆，煤车倒一下轻爽许多。没风时一顿饭走五里，现在能走十里。坏事倒变成了好事。半下午的时候，离家还有八十里，牛书道先起了雄心：

“弟，今晚就别住店了，打个黑儿，咱一口气赶到家。”

冯世伦身上也来了劲儿：

“听哥的，赶回家再吃饭。”

两人吃了一阵干粮，又接着上路。赶到天黑，离家还有五十里。这时牛书道的煤车“咔嚓”一声，车轴断了。车轴断了，车就走不了了。前不着村，后不着店，两人只好用木棍将牛书道的煤车支起来，坐等天亮；待天亮，一人看车，另一人到前边镇上买车轴。牛书道：

“亏是两人做伴，要是一个人，碰到劫道的，只能把煤车给他了。”

冯世伦：

“哥，饿了，我干粮吃完了，你还有干粮没有？”

牛书道翻翻自己的馍袋：

“弟，我这也空了。”

虽是初冬时节，夜里也寒，这时风更大了。好在两人车上带着被窝，两人各抽了一支烟，躲在煤车后背风处，裹着被窝睡觉。鸡叫时候，冯世伦被冻醒了，起来撒尿，却发现牛书道躲在自己煤车后，偷偷在啃一个馒头，知道他还剩下这点儿干粮，不愿分给冯世伦吃。冯世伦撒完尿再躺下，越想越气，是你车轴断了，我才陪着挨冻，剩的还有干粮，为何不分给朋友吃？不是说挨不了这饿，而是朋友不能这么做。待牛书道睡下，冯世伦拉起自己的煤车，独自走了。牛书道一觉醒来，发现冯世伦撇下自己走了，知是因为干粮的事，但也火了。冯世伦问干粮时，牛书道的馍袋确已空了；扯被窝睡觉时，又滚出一个馒头，不知是何时落下的；这时反倒不好说自己还有干粮，只好半夜偷偷吃了。因为一个馒头，何至于把朋友一个人扔在半山腰上？因为一个馒头，两人从此成了仇人，见面相互不说话。

牛爱国的爸和冯文修的爸相互不说话，两人也该不说话。两人虽是同班同学，十岁之前不说话。十一岁那年，因为一个共同喜好，两人都爱养兔，而两人的爸虽然是仇人，但在好恶上有个共同点，皆不喜欢家里养兔，因为一个养兔，牛爱国和冯文修走到了一起。两人在家皆养不得兔，共同在村后一座废砖窑里，养了两只小兔。一只公兔，一只母兔；公兔是紫兔，母兔是白兔。半年之后，下了一窝九只杂毛兔。每天放学后，两人拔草，喂兔。因两家是仇人，共同做一件事，还得背着大家；两人在学校还假装不说话，放学后，拔草也各拔各的，在砖窑里聚齐喂兔的时候，反倒显得亲密。牛家爱蒸馍，有时也蒸包子，冯家爱烙饼，有时牛爱国给冯文修带包子吃，冯文修给牛爱国带葱花饼吃。这年八月初七傍晚，两人各自拔了一筐草，来到废砖窑，发现大小十一只兔子，全被黄鼠狼给咬死了。兔子或被黄鼠狼吃了，或被黄鼠狼一趟趟拖走了，剩下一地兔毛和兔血。黄鼠狼能钻进来，皆因冯文修昨晚堵窑洞口时，少堵了两块砖。牛爱国当时说，堵严吧；冯文修说，没事，给兔

子透透气。牛爱国也没埋怨冯文修，两个人抱着头哭了。

班上有个同学叫李克智，大舌头，爱传闲话。李克智十一岁时，已长到一米七八。个儿大力气就大，班上无人敢跟他打架。李克智他爸在长治煤矿挖煤。李克智上学的时候，常戴一顶大矿灯，大白天照人眼睛。班里有一个传闲话的，全班五十六个人，就被他搅得鸡飞狗跳。这年十月，李克智传闲话传到牛爱国头上。但闲话传的不是牛爱国，而是牛爱国他姐。牛爱国他姐叫牛爱香，在镇上供销社卖酱油。牛爱香与县城一个邮递员叫小张的谈过两年恋爱。小张国字脸，白净，不爱说话，大家坐在一起，都是别人在说，他在听；小张爱笑，别人说笑话他笑，别人说一件平常事他也笑。小张到牛家来过，骑着邮电局的绿色自行车，后边载着牛爱香。牛爱香搂着小张的腰。小张送过牛爱国一个打火机。牛爱国与冯文修养兔时，还把打火机掏出来，打着火让冯文修看。但上个月，牛爱香与小张吹了。两人吹了不是两人谈不下去，而是小张跟牛爱香谈恋爱时，还跟县城广播站一个叫小红的播音员也谈着。脚踏两只船让人生气，更让牛爱香生气的是，与小张谈了两年，自己竟没有发现；现在终于发现了，她首先怪的不是小张，而是自己。原以为小张不爱说话、爱笑靠得住，谁知不爱说话、爱笑的人皆一肚子坏心眼。于是吹了。吹了也就吹了，但到了李克智嘴里，牛爱国他姐已经跟小张睡过觉。睡过觉不说，还怀了孕，到县医院去打胎。小张把她甩了，她又喝了供销社的农药，又被拉到县医院，抢救过来。李克智传牛爱国牛爱国不急，李克智传牛爱国家其他人牛爱国也不急，但传牛爱国他姐，牛爱国就急了。牛爱国上有一哥一姐，哥叫牛爱江，下有一弟，叫牛爱河。打牛爱国记事起，他爸牛书道亲牛爱江，他妈曹青娥亲牛爱河，剩下牛爱国无人亲；有人亲不是说吃上穿上占多大便宜，而是受人欺负后，能有人做主；有苦处，能扎到他怀里说；牛爱国无人亲，遇事无人做主，有苦处无处说，姐姐牛爱香比他大八岁，姐便护着牛爱国。牛爱

国从小是拉着姐的衣襟长大的。这天李克智又在学校操场传牛爱国他姐，传到打胎处，牛爱国扑上去，一头将李克智顶倒了。李克智爬起来，两人厮打在一起。牛爱国十一岁时一米五六，李克智十一岁时一米七八，牛爱国哪里是李克智的对手？李克智将牛爱国按在身下，“啪啪”扇了几个耳光不说，又脱下裤子，用屁股蹭牛爱国的脸。蹭着蹭着蹭舒服了，连着蹭了三十多下，还没下来。又打开头上的矿灯，照着前方。牛爱国挣脱不得，在李克智身下哭。这时只听“咣当”一声，李克智头上挨了一棒，应声倒地，头上的矿灯碎了，接着“汨汨”地往外冒血，裤子还褪在腿窝处。冯文修拎着一根牛鞭，站在一旁喘气。牛爱国、冯文修二人见李克智头上冒了血，瞪着眼躺在地上，以为他死了，慌忙拉着手跑出学校。接着也不敢回家，顺着路逃到了县城。在县城躲了三天。白天到饭店拾些剩饭吃，或到地沟里捡甘蔗头啃，晚上到县城棉站，扒窗户跳进仓库，睡到棉花堆里。三天之后，两人正沿着县城街道看商店，被冯文修他爸冯世伦捉住了。原来李克智没死，头上白冒了些血。牛家冯家，各赔了李克智家二百块钱。牛爱国和冯文修回到家，分别被牛书道和冯世伦打了一顿。打他们不是说他们与李克智打架，或两家赔了李家钱，而是牛家和冯家本是仇人，牛爱国和冯文修不该搅到一起。冯世伦打冯文修更重一些，怪他不该帮牛爱国打架。

冯文修比牛爱国大一岁。牛爱国十八岁时，冯文修十九岁时，两人高中毕业，都没有考上大学。牛爱国他爸牛书道是个磨香油的，牛爱国没有回家跟牛书道磨香油，出门当兵去了。起了出门的意，牛爱国没有跟爸牛书道商量，也没有跟妈曹青娥商量，跑到镇上跟姐牛爱香商量。牛爱香在镇上不卖酱油了，在供销社卖杂货。牛爱香已经二十七岁了，还没结婚。没结婚不是因为早年和一个邮递员谈过恋爱，后来吹了伤了心，而是后来又谈过十多个，没有一个说得来。早年跟邮递员吹了她没有喝农药，后来跟第九个对象吹的时候，喝过一次农药；虽然被拉到医

院灌肠救了回来，但从此落下歪脖的毛病，动不动还打嗝。牛爱香二十来岁时爱说爱笑，绑着一双大辫子，人一走在腰里晃；现在烫了发，头发像个鸡窝；人也变得性躁，动不动就跟人急。但她见了牛爱国不急。牛爱国坐在锅碗瓢盆的杂货间，把自己准备出门当兵的想法，一五一十跟牛爱香说了；牛爱香打个嗝问：

“今年当兵去哪儿呀？”

牛爱国：

“甘肃，酒泉。”

牛爱香：

“离家三四千里呢。”

又说：

“知你为啥要当兵，不为当兵，是烦这个家；也不是烦这个家，是烦咱爸妈。从小我也烦爸妈，他们只亲老大和老四。可等你长大就知道了，爸妈毕竟是爸妈。”

牛爱国没有说话。牛爱香打个嗝又说：

“长大你就知道了，不就是个爸妈吗？”

又说：

“从小不亲没啥，孩子遇到难处，也不知护着孩子；不护倒在其次，也不知给孩子指条出路，弄得孩子左右为难。”

眼中竟落下了泪。牛爱国：

“姐，我当兵不为烦爸妈。”

牛爱香：

“啥？”

牛爱国：

“这一批是汽车兵，我想学开汽车。”

牛爱香：

“开汽车有啥好？”

牛爱国：

“学会开汽车，我开着汽车，带姐去北京。”

牛爱香歪着脖笑了。接着又落了泪。从手腕上摘下自己的手表，戴到牛爱国手上。

牛爱国要去当兵，冯文修还没有出路。牛爱国撺掇冯文修：

“一块儿当兵去吧，等学会开汽车，咱俩开一个车。”

但冯文修是色盲，当不了兵。就是不色盲，冯文修在家里是独子，他爸冯世伦也不会让他出远门。冯文修叹息：

“爸妈不亲你，有不亲的好处；爸妈护着你，有护着的坏处。”

那年沁源县有五百多人当兵。出发那天，五百多人排着队伍，在县城街道走。恰逢这天是元宵节，街上有社火队在闹社火，锣鼓喧天中，新兵队伍，社火队伍，夹杂着往前走。街两旁拥满了人，或看社火，或看新兵。五百多人穿上同样的服装，迈着同样的步伐，“一、二、一”走起来，就显出了气势。刚换上军装，随着五百多人往前走，牛爱国一下迈不好当兵的步伐，走着走着顺轴了。正兀自着急，被人一把揪住；扭头一看，人群之中，原来是冯文修。看看自己身上的军装，再看看仍穿着家常衣裳的冯文修，才知二人要分手了。牛爱国：

“一到部队，我就给你来信。”

冯文修喘着气，一头的汗：

“不是信的事。”

牛爱国：

“啥？”

冯文修：

“我在这等你半天了，咱去照相馆照个相。”

牛爱国抬头一看，队伍正好路过西街老蒋的“人和照相馆”，方知冯文修是个有心人。牛爱国与带兵的排长请假，排长抬腕看看表：

“要快，只有五分钟。队伍一到北街，就该上汽车了。”

牛爱国忙拉着冯文修的手，跑进老蒋的照相馆。两人照相时，冯文修攥着牛爱国的手，攥得手心出汗：

“不管你到天南海北，咱俩好一辈子。”

牛爱国点点头，也攥冯文修的手。离开照相馆，到了北街，新兵上了卡车；二十多辆卡车在前边跑，冯文修挥着手，还跟着汽车跑了好远。汽车把牛爱国拉到霍州，又在霍州换火车；火车走了三天三夜，到了甘肃酒泉。牛爱国一到部队，就给冯文修来了一封信。半个月后，冯文修回了一封信，信中夹着二人在沁源“人和照相馆”照的合影。照片上，二人都没有笑，一个穿着新军装，一个穿着家乡衣裳，眼睛直直地，看着前方。牛爱国在甘肃酒泉当了五年兵。五年之中，头两年两人还通信，后来渐渐淡了，后来渐渐断了。五年之后，牛爱国复员，冯文修已经娶了老婆，生下两个孩子，在县城东街肉铺卖肉。牛爱国回到家第二天，就骑自行车到县城找冯文修。五年后再见面，两人倒不生疏，抱着对方，说些分别后的种种事情。冯文修的老婆姓马，是县城东街肉铺经理老马的闺女。冯文修管他老婆也叫老马，牛爱国也跟着叫老马。老马大高个儿，明眉大眼，就是腰口粗些。老马说，腰口粗，是生孩子生的；当闺女的时候，一把能掐住腰；接着白了冯文修一眼：

“全是让他给糟蹋的。”

又对牛爱国说：

“我后悔找了他个龟孙。”

冯文修脸上已出现了几道深沟，一笑，也不说话。

从此两人又恢复了来往。牛爱国遇到烦心事，便骑自行车，后来骑摩托车到县城找冯文修。两人坐下，牛爱国将烦心事一五一十说过，冯文修也一五一十与他排解。冯文修遇到烦心事，也开着一辆拉猪肉的三轮蹦蹦车，来牛家庄找牛爱国。两人说过一番话，心里皆松快许多。但

五年后的冯文修，已不是五年前的冯文修；五年前冯文修的眼睛是清澈的，现在浑浊了；眼睛浑浊倒没啥，问题是冯文修染上了喝酒的毛病，一喝就醉；喝醉之后，和醒着是两个人；醒着通情达理，醉后六亲不认。一喝醉，还爱给人打电话。牛爱国与他说话，就不像五年前；说也说，但不敢深入，怕他酒醉之后说出去。冯文修一来电话，他就害怕，怕他喝醉了，说个没完。

杜青海是牛爱国当兵时的战友，河北平山人。杜青海大名叫杜青海，小名叫布袋。杜青海常说，他的家乡在滹沱河畔。牛爱国当兵说是在酒泉，部队驻扎的防地，从酒泉往北，还有一千多公里，四周是茫茫一片戈壁。牛爱国和杜青海并不在一个连队，当兵两年还不认识。第三年部队拉练的时候，一个师七八千人在戈壁滩上行军，晚上宿营在甘肃金塔县一个叫芨芨的集镇。一个集镇容不下七八千人，各团各营搭起帐篷，宿营在集镇周围。牛爱国在三团二营五连，半夜起来放哨，杜青海在八团七营十连，半夜也起来放哨，一个从东往西巡逻，一个从南往北巡逻，在芨芨镇的镇口相遇，碰过口令，为吸烟借一个火，两人认识了。两人背着枪，吸着烟，随便扯些闲话，一个是山西人，一个是河北人，并不是老乡，但说起话来，竟能说到一起，越说越有话说。牛爱国已在部队待了两年，连队有一百多号人，天天在一起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没交上一个知心朋友；与杜青海只见一面，就能说得来，可见能否成为朋友，不在相处的长短。头一场话说下来，两人竟说出后半夜，说到黎明，直说到宿营地吹起起床号，千军万马复活回来，东方涌出血样的红霞。后来两人常说，两人成为朋友，也就是一袋烟的交情。牛爱国虽然当的是汽车兵，但到了部队，并没有开上汽车，在炊事班做饭；杜青海虽然当的是步兵，但连队有一辆卡车，他倒在连队开汽车。牛爱国的连队距杜青海的连队有五十多里，中间隔一条河，又隔一座山；这河叫弱水河，这山叫大红山，是祁连山的余脉。以后逢礼拜天，牛爱国就

蹚过弱水河，爬过大红山，到八团七营十连看杜青海。牛爱国的连队肉龙做得好，牛爱国在炊事班做饭，便带肉龙给杜青海。牛爱国到后，杜青海假借去镇上拉货，将汽车开出来，两人到戈壁滩上，边吃肉龙边兜风。戈壁滩四处无人烟，吃罢肉龙，杜青海便教牛爱国开车。牛爱国虽没当上汽车兵，但几年兵当下来，却学会了开汽车。有时不是礼拜天，杜青海开汽车出勤，也拐到三团二营五连来看牛爱国。牛爱国说：

“不是礼拜天，别让连队知道了。”

杜青海：

“我路上开得快，把时间省出来了。”

杜青海个头不高，皮肤黝黑，但黑而不焦，油光光的；说话声音不高，慢吞吞的；说着说着，还不好意思一笑，露出一嘴白牙。牛爱国从小说话有些乱，说一件事，不知从何处下嘴；嘴下得不对，容易把一件事说成另一件事，或把一件事说成两件事，或把两件事说成一件事。杜青海虽然说话慢，但有条理，把一件事说完，再说另一件事；说一件事时，骨头是骨头，肉是肉，码放得整整齐齐。牛爱国在部队遇到烦心事，这件事想不清楚，可行，不可行，拿不定主意，便把这件事攒下来；一个礼拜，总能攒几件烦心事；到了礼拜天，去找杜青海，两人在戈壁滩上，或开汽车，或坐在弱水河边，牛爱国一件一件说出来，杜青海一件件剥肉剔骨，帮牛爱国码放清楚。杜青海遇到烦心事，也说与牛爱国。牛爱国不会码放，只会说：

“你说呢？”

杜青海只好自己码放。码放一节，又问牛爱国。牛爱国又说：

“你说呢？”

杜青海再自己码放。几个“你说呢”下来，杜青海也将自己的事码清楚了，二人心里都轻快许多。

在部队相处三年，牛爱国和杜青海都复员了。牛爱国回了山西沁源，杜青海回了河北平山。沁源离平山有一千多里。一千多里，和在部队时相距五十里就不一样。牛爱国再遇到烦心事，就不能蹚河越山去找杜青海码放；杜青海遇到烦心事，也不能再找牛爱国，让牛爱国反问“你说呢”。两人也通信，有时也打电话，但不管是通信，或是打电话，都跟见面是两回事。有时事情很急，当下要作决断，更是远水解不了近渴。

又五年过去，牛爱国已娶妻生子。从信中知道，杜青海也娶妻生子。牛爱国娶的老婆叫庞丽娜，也是高中毕业，没考上大学。牛爱国本不认识庞丽娜，庞丽娜她姐叫庞丽琴，曾和牛爱国的姐姐牛爱香一块儿在镇上卖过杂货。牛爱国复员时，牛爱香已经三十二岁，还没结婚，但她给弟弟牛爱国介绍了庞丽娜。庞丽琴的丈夫叫老尚，老尚是县城北街纺纱厂的经理，庞丽娜在姐夫的纺纱厂当挡车工。庞丽娜个头不高，胖，但身胖脸不胖，倒显得眉清目秀。庞丽娜不爱说话。她过去谈过一回恋爱，对象是她的高中同学。后来那人考上了大学，把她给甩了。听说她过去谈过恋爱，牛爱国有些犹豫。牛爱国他姐牛爱香骂他：

“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你是个啥？也就是个退伍兵。”

又说：

“你要能考上大学，也甩人家呀。”

牛爱国一笑，便不计较庞丽娜谈过恋爱。牛爱国不爱说话，庞丽娜也不爱说话，大家觉得他俩对脾气；他们在一起相处两个月，也觉得对脾气；半年之后，两人结了婚。结婚头两年，两人过得还和顺，生下一个女孩，取名百慧；两年之后，两人产生了隔阂。说是隔阂，但隔阂并不具体，只是两人见面没有话说。一开始觉得没有话说是两人不爱说话，后来发现不爱说话和没话说是两回事。不爱说话是心里还有话，没话说是干脆什么都没有了。但它们的区别外人看不出来，看他们日子过得风平浪静，大家仍觉得他俩对脾气；只有他俩自己心里知道，两人的心，离得越来越远了。牛家庄距县城十五里，庞丽娜在县城纺纱厂上班，头两年庞丽娜一个礼拜回来两次，后来一个礼拜回来一次，后来两个礼拜回来一次，后来一个月也不回来一次。百慧见她都往人身后躲。牛爱国在部队学会开车，回家之后，伙同哥哥牛爱江、弟弟牛爱河，共同买了一辆二手“解放”卡车，常到外边拉货；或去长治修高速公路，给地基拉土；忙起来，也是几个礼拜不沾家。两人两个月还不团聚一次。就是团聚，夜里也无滋无味，从头到尾没有声响。比这更可怕的是，两个月不见，牛爱国也不想庞丽娜。终于有一天，牛爱国听到风言风语，庞丽娜和县城西街照相馆的经理小蒋好。小蒋他爸叫老蒋，过去就在西街照相馆照相，十年前牛爱国当兵时，和冯文修的合影，就是老蒋照的。当年老蒋的“人和照相馆”，现在被小蒋改为“东亚婚纱摄影城”。一次牛爱国拉货回来，去县城北街纺纱厂找庞丽娜，庞丽娜下班了，但厂房、宿舍都没有她。牛爱国径直去了西街“东亚婚纱摄影城”。隔着玻璃，发现庞丽娜坐在里面，正与小蒋说话。庞丽娜平日不爱说话，现在与小蒋有说有笑。不知小蒋说了一句什么，庞丽娜笑得前仰后合。仅在一起说笑，不能断定两人好；但可以断定，庞丽娜与牛爱国在一起没话，跟小蒋在一起就有话；庞丽娜跟牛爱国说不上，但跟小蒋说得着；爱不爱说话，原来也看跟谁在一起。牛爱国没有进去搅局，离开“东亚婚纱摄影城”，到城外废城墙上，坐到太阳落山。晚上又去北街纺纱厂

找庞丽娜，庞丽娜仍不在；又去西街“东亚婚纱摄影城”，庞丽娜不在，小蒋正在给人照相；牛爱国便去庞丽娜的姐姐庞丽琴家。待进庞丽琴的家门，听到庞丽琴、庞丽娜姐俩儿正在说话。庞丽琴：

“你不要再跟小蒋胡闹了，人家也有家有口；再说，满县城都知道了，小心传到牛爱国耳朵里。”

牛爱国以为庞丽娜会否定与小蒋的事，没想到庞丽娜说：

“传到就传到呗。”

庞丽琴：

“小心他知道了打你。”

庞丽娜：

“吓死他。”

庞丽琴：

“吓死他，用啥吓？”

庞丽娜弯下腰“咯咯”笑了：

“不用别的，只是夜里不理他，就治住他了。”

牛爱国便断定庞丽娜与小蒋的事是真的。是真的还不气人，气的是庞丽娜说的这番话。牛爱国离开庞丽琴家，回到牛家庄，一夜没睡。第二天起来，连杀庞丽娜和小蒋的心都有了。就是不杀人，也该离婚了。到底怎么往前走，牛爱国有些犹豫。他想到县城东街找卖肉的好朋友冯

文修商量，但又想，这事比不得别的事，怕冯文修喝醉了不知深浅，把这事再说出去。这时突然想起河北平山的战友杜青海。本来第二天要开车去长治修高速公路，他放下这事，先坐长途汽车到霍州，由霍州坐火车到石家庄，由石家庄坐长途汽车到平山县，由平山又坐乡村长途汽车到杜青海的村子杜家店；前后走了两天两夜，第三天早上，终于见到了杜青海。五年不见，两人相互打量，都显得有些老了。由于事先没打招呼，杜青海有些激动；见杜青海激动，牛爱国也有些激动；两人激动起来，竟忘了握手。杜青海搓着自己的手：

“你怎么来了，你怎么来了？”

杜青海复员回家之后，并没有开车，在家里办了一个养猪场。杜青海的老婆叫老黄，五短身材，大眼睛，正端着猪食盆喂猪；见丈夫的战友来了，倒上来与牛爱国打招呼。杜青海在部队时爱干净，一双开车的手套，都洗得发白；现在衣着邋遢，院里院外也一片狼藉。一个两岁的小男孩脏头脏脸，在院里撵鸡。接着发现，杜青海在部队时爱说话，现在不爱说话了；杜青海的老婆老黄倒爱说话。大家吃中午饭时，都是老黄在说，杜青海埋头吃饭，嘴里“嗯”、“嗯”着；老黄说的全是他们的家务事，牛爱国也听不懂；吃晚饭时，也是老黄在说，杜青海“嗯”、“嗯”应着；不管老黄说得对不对，他都不反驳。到了晚上，杜青海换了一身干净衣服，领着牛爱国，来到滹沱河畔。这天是阴历十五，天上的月亮好大。滹沱河的河水，在月光下静静流着。两人这时才回到五年之前，在部队戈壁滩上，坐在弱水河边，相互说知心话的时候。杜青海掏出烟，两人点上。但五年后的知心话，已不同于五年之前。牛爱国将自己和庞丽娜的事，一五一十说了出来，是杀人，是离婚，让杜青海帮他拿主意。五年后的事虽然不同，但说事的人和码事的人相同。杜青海听罢，也似五年前一样，替他码放。杜青海：

“你看似说的是这件事，其实不是这件事呀。”

牛爱国：

“啥？”

杜青海：

“你既杀不了人，也离不了婚。”

牛爱国：

“为啥？”

杜青海：

“如要杀人，你早杀过了，也不会来找我了；杀人咱先放到一边，单说离婚；离婚倒也不难，一了百了；问题是，离了婚，你可能再找一个？”

牛爱国想了想，如实说：

“爹在当兵时死了，家里三兄弟还没分家；大哥有三个孩子，大嫂有病，每个月看病拿药，得花二百多；三弟有了对象，还没成家，等着给他盖房；盖房，还等着我开车挣钱。”

又说：

“如没结过婚，也许好找；结过婚，又有一个孩子，加上家里这种情况，就难说了。”

杜青海：

“还是呀，不是想不想离婚，是自己离不离得起，这才是你犹豫的原因。”

牛爱国半天没有说话。半天后叹息：

“那咋办呢？”

杜青海安慰牛爱国：

“这种事，俗话说得好，捉贼要赃，捉奸要双；没有捉住，这种事，宁信其无，不信其有。”

牛爱国吸着烟，看着滹沱河水不说话。半天又说：

“还有一件事比这重要，两人在一起，没话。”

杜青海：

“有话，也就出不了这种事了。”

又看看四周，悄声说：

“给你说实话，我也是没话，你没看家里乱的样子？”

又感叹：

“不是当兵站岗的时候了。”

牛爱国：

“就算凑合，往前咋走呢？”

杜青海：

“既然往前走，就得让它往好里走呀，两人没话，你主动找些话呀。”

又说：

“找话，就不能找坏话了，回去多给她说说些好话，让她回心转意。”

牛爱国：

“西街照相馆的事呢？”

杜青海：

“只能先忍着了。等她回心转意，这事也就不存在了。”

又攥住牛爱国的手：

“俗话说得好，量小非君子呀。”

牛爱国眼中涌出了泪。接着头靠在杜青海的肩上，看着滹沱河的对岸睡着了。

从河北回到山西，牛爱国按杜青海说的，既没杀人，也没跟庞丽娜离婚；跟庞丽娜在一起的时候，开始找话，开始跟庞丽娜说好话。又三年过去，牛爱国方知，在部队的时候，杜青海给自己码放事情，出的都是好主意；唯有在滹沱河畔，他和庞丽娜的事，杜青海出的主意，打根上起就错了。

牛爱国第三个朋友叫陈奎一，是牛爱国在长治修高速公路时认识的。陈奎一是工地一个伙夫，瘦高，左脸有颗大瘡子，瘡子上长了三根黑毛。别的伙夫都是胖子，陈奎一是个瘦子。陈奎一是河南滑县人，工地一个工长，是他的小舅子，他就成了工地的伙夫。牛爱国不爱说话，陈奎一也不爱说话，因都不爱说话，两人倒能说到一起。工地的伙房，有三百来号人吃饭，一天到晚，陈奎一忙得满头大汗。倒是牛爱国开卡车拉完自己的土方，有了空闲，来伙房与陈奎一闲坐。陈奎一蒸馒头煮菜，一刻不停，牛爱国就在条凳上坐着，两人东一句西一句地闲扯。陈奎一终于忙停歇了，如伙房有煮熟的猪耳朵猪心，便切上一盘；也顾不上细切，横上三五刀，滴些香油，两人吃上一番。吃完，相互看一眼，抹着嘴笑了。但猪耳朵猪心不是每天都有，没有的时候，陈奎一忙完，两人就对坐着吸烟。有时有了猪耳朵猪心，牛爱国正在工地上忙，没来伙房，陈奎一忙停歇了，便去工地找牛爱国。人群之中，陈奎一向牛爱国使个眼色：

“有情况。”

然后用围裙擦着手，撅屁股走了。牛爱国便加紧干活。干完，从卡车上跳下来，跑到伙房，陈奎一已将猪耳朵猪心切好，放到盘子里，码上了葱丝，滴上了香油。渐渐这个秘密被别人发现了。有一个东北人叫小谢，在工地上举小旗，见陈奎一和牛爱国一前一后有些奥妙，几次问：

“爱国，你们干啥去？”

牛爱国：

“不干啥。”

一次小谢见陈奎一又跑到工地向牛爱国使眼色，说“有情况”，又见牛爱国加紧干活，干完，从卡车上跳下来，跑向伙房，也赶紧跟了过来。进了伙房，见两人正坐在一起，对着头在吃一盘猪耳朵猪心，小谢假装偶然遇见：

“光吃菜呀，也不弄壶酒。”

接着作朋友状，便想坐下。但牛爱国和陈奎一都没理他，把他干在那里。吃完猪耳朵猪心，牛爱国站起又去了工地，陈奎一白了小谢一眼，将一大笼馒头盖到锅上：

“开饭还得会儿。”

不是心疼那点儿猪耳朵和猪心，是让小谢明白，一个人想和另一个人成为朋友，也不是件容易的事。但牛爱国和陈奎一也就限于投脾气，东一葫芦西一瓢地闲扯行，牛爱国遇到烦心事，就指不上陈奎一。陈奎一的脑子比牛爱国还乱。牛爱国能把一件事说成两件事，陈奎一能把一件事说成四件事。陈奎一遇到烦心事，还找牛爱国排解。牛爱国给他剥肉剔骨码放，他已佩服得点头如捣蒜；牛爱国遇到烦心事找陈奎一，陈奎一用围裙擦着手，束手无策，像牛爱国在部队反问杜青海一样，陈奎一反问牛爱国：

“你说呢？”

牛爱国只好自己码放。码放一节，又问陈奎一，陈奎一又问：

“你说呢？”

牛爱国只好再自己码放。几个“你说呢”下来，牛爱国倒学会了自己码放事情。

这年端午节，工地为了改善生活，让伙房买了半扇牛。集市上牛肉的价格不一，最低九块三一斤，最高十块五一斤；陈奎一买回牛肉，报账的价格是每斤十块五。工长也就是陈奎一的小舅子，看了这牛肉，怀疑是九块三一斤买的；一斤多出一块二，半扇牛二百来斤，就多出二百多块钱。为这价格的真假，两人吵了起来。陈奎一：

“别说有九块三的，还有六块八的呢，里面都是水。”

又说：

“二百多块钱算什么，当年你走背字的时候，还借过我两千多呢。”

已经把一件事说成了另一件事。小舅子冒了一句：

“这不是牛肉的事，说瞎话。知道的，是扇牛肉，不知道的，还不知有多少呢。”

为这一句话，陈奎一“啪”地扇了自己一耳光，吼了一句：

“妈了个逼，算你认识我！”

当时就解下围裙，收拾行李，坐长途汽车回了河南。平日不爱说话的人，气性都大。

陈奎一走的时候，牛爱国还在工地开车拉土。待中午吃饭的时候，伙房开不了伙，工长给每人发了两包方便面，方知陈奎一走了。牛爱国跑到伙房，看到冷锅冷灶，半扇牛肉在地上撂着，上面飞着几只苍蝇，不由叹息一声。叹息不是叹息陈奎一说走就走了，而是陈奎一走，工地上再没有可以说知心话的人，工地一下显得空了。陈奎一回河南之

后，牛爱国也与他通信，有时也打电话。与别人在一起说话的时候，有人说起河南，牛爱国马上想起了陈奎一；但牛爱国遇到事情，不会像到河北平山县找杜青海一样，去河南滑县找陈奎一。

二

牛爱国他妈叫曹青娥。牛爱国他妈本不该姓曹，应该姓姜；本也不该姓姜，应该姓吴；本也不该姓吴，应该姓杨。曹青娥五岁那年，被人从河南卖到山西。六十年过去，曹青娥还记得她爹叫吴摩西，她娘叫吴香香；她娘吴香香跟人跑了，她爹带着她去找她娘，住在新乡一个鸡毛店里，她被人拐子给拐走了。她还记得自己的小名叫巧玲。

巧玲还记得，她由河南被卖到山西，中间经过三个人。头一个人叫老尤，是个卖老鼠药的，开封人，哑嗓子，说话张嘴就来；卖老鼠药唱曲儿，平常一件事，也能编成曲儿。正是因为喜欢听他说话，巧玲跟他混熟了。大家住在一个店里，老尤还掰驴肉烧饼给她吃。这天天刚麻麻亮，老尤将巧玲拍醒，说她爹遇到急事，去了开封，让老尤带上巧玲，去开封找他。一个五岁的孩子，见爹走了，撇下她一个人，登时就吓哭了；接着又想，爹可能得着了娘的信儿，匆匆找娘去了；忙也穿上衣服，跟老尤上了路。开封本在新乡东面，老尤却没有往东，带着她一路往西；五天之后，到了济源。巧玲弄不清东西南北，也弄不清济源和开封的关系，只盼着早一天见到爹。人一离开爹，显得懂事许多；为了找到爹，巧玲对老尤百依百顺。路上走累了，老尤蹲下吸烟，巧玲伸出小手，还给老尤擦汗；打尖吃饭时，巧玲知道给老尤夹菜；饭还没吃完，又给老尤端来一碗水；似一下长大十岁。济源是河南和山西的交界处。到了济源，老尤碰到另一个人贩子叫老萨。老尤不愿再往前走了，十块大洋，把巧玲卖给了老萨。等老尤把巧玲交到老萨手里，巧玲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“哇”地一声哭了。巧玲一哭，老尤心倒软了，又将十块大洋掏出来，还给老萨：

“这孩子我不卖了。领她回开封，当个闺女，自己养了。”

又说：

“一路上，你不知道她多懂事。”

又说：

“我不是干这行的，也是一念之差。”

老萨也不接钱，笑着看老尤：

“晚了。”

老尤：

“十块大洋还在，咋能说晚了？”

老萨：

“我不是说买卖晚了，是你自个儿晚了。”

老尤：

“此话怎讲？”

老萨：

“没卖之前，你可以把她当闺女；现在你卖过她，她也知道了，你就养不得她了。本来是头羊，等她长大了，也会变成老虎；啥叫养虎遗患，这就叫养虎遗患。”

又说：

“这是一道坎。一过了这道坎，你再亲她，也成不了亲人了。”

老尤想想，觉得老萨说得有理，只好又揣起大洋，转身要走。巧玲见老尤走，“哇”地一声又哭了。老尤见巧玲哭，自个儿也蹲到地上哭了。老萨朝地上啐了一口：

“这哪叫卖人呀。”

又上去踢了老尤一脚：

“既然冒充猫，就别哭老鼠了。”

巧玲到了老萨手里，发现老萨和老尤是两个人。老萨是洛阳人，卖人卖惯了，不心疼孩子。巧玲一哭就打。身上还带了个锥子，巧玲再闹，就用锥子扎巧玲的屁股。倒是把巧玲给吓住了。夜里睡觉，还将巧玲绑在床上，怕巧玲跑了。白天出门前，晃着手里的锥子：

“人问你，就说我是你爹。”

巧玲害怕他的锥子，见了人，只好给他喊爹。老萨带着巧玲继续往西走，出了河南，到了山西垣曲县，二十块大洋，把巧玲卖给了另一个人贩子叫老卞。老卞是个山西人，长着一对斗鸡眼，过去是个卖布的，看到卖人比卖布赚钱，便开始卖人。也是初入人牙行，人倒比老萨和善；不打巧玲，夜里睡觉也不绑她。但买了巧玲之后，问了问别的人牙子，别的人牙子端详一下巧玲，都说二十块大洋买贵了；买贵了该怪老卞的眼力，但老卞把罪过怪到巧玲身上，对巧玲也没好气；一句话不对付，便用斗鸡眼剜巧玲。巧玲见老卞不打，也没锥子，只是用斗鸡眼剜她，倒也不怕老卞。夜里睡觉不绑，巧玲该趁老卞睡熟，自己偷跑掉；

一是巧玲自小怕黑，天一黑不敢出门；二是已到了山西，千里之外，出门一个人都不认识；山西人说话，有一半听不懂；怕出门之后，再落到别的人贩子手里；如果再是一个老萨，还不如眼前的老卞；所以没跑。老卞带巧玲开始往北走，到了长治县，逢到集市，开始卖巧玲。但几个集市下来，发觉果然上了老萨的当。巧玲本来个头就小，又长了一头黄毛，显得小样，卖不出价钱。有出十五块的，有出十三块的，还有出十块的，连买巧玲的本钱还不够。卖一天巧玲，没有卖出去，天黑了，老卞又牵着巧玲走。这时往往说一句：

“我当初高看你了。”

这样前后盘桓半个月，巧玲还没有卖出去。住店加上嚼谷，又搭进去许多盘缠。老卞着急起来。越是着急，人越是卖不出去。说话到了深秋，南源山上，漫山遍野一片黄叶。秋风一吹，黄叶从树上纷纷落下，落了一路，也落了一山。山上的果子熟透了，树上的梨、油桃、板栗、核桃，纷纷从枝子上往地上掉。住店打尖，老卞心疼自己的钱，两张嘴，买一个人的饭食，自个儿吃不饱，也不让巧玲吃饱。现在看到满地的果子，巧玲便捡果子吃。吃着吃着吃饱了，便撵树间的松鼠玩。前后被卖了一个月，巧玲也习惯了，不以为意。松鼠蹿到树上，向巧玲作揖，巧玲“咯咯”笑了。巧玲捡果子吃老卞不管，看到巧玲笑，老卞急了：

“这是卖你，不是领你玩！”

又扬起手：

“再笑，再笑打你！”

巧玲也不怕他，跳到一边，仍“咯咯”笑着。

又停了几天，巧玲头上生出几窝秃疮。老卞带她住的全是鸡毛店，夜里睡在草窝里，一床破棉絮，不知多少过路人盖过；头上的秃疮，也不知在哪里染上的。秃疮一发就疼。巧玲倒不笑了，在那里捂着头，哭着喊疼。老卞凑上去一看，几片秃疮，已经泛红了；前后十几个红点，似要往外涌脓。巧玲本来就不好卖，头上再长秃疮，人就更不值钱了。看罢秃疮，老卞气得在那里蹦：

“祖宗，你这不是故意跟我捣蛋吗？”

气得蹲在地上：

“干脆，你把我卖了得了。”

巧玲看老卞在那里急，倒不觉头上的秃疮坏，也忘了头上的秃疮疼，仰着头，又“咯咯”笑了。

襄垣县有个温家庄。温家庄有个东家叫老温。老温家有十几顷地，雇了十几个伙计。给老温家赶大车的叫老曹。老曹四十出头，留着一撮山羊胡。这天老曹从温家庄出发，到长治县给东家~~果~~芝麻。三匹骡子，拉着一车芝麻，有四五千斤。出门时日头高照，无风无火，待进了屯留县界，天上起了乌云。老曹看看天，云从西北角涌上来，越涌越多，似要下雨；老曹怕雨淋着芝麻，赶紧用鞭子抽牲口，牲口跑了起来。紧赶慢赶，又跑出七八里路，西源河边上，终于碰到一家车马店。这时天上下起瓢泼大雨。老曹忙将大车赶进车马店。车上的芝麻有草帘苫着，倒没淋着，老曹的衣裳被淋湿了。老曹卸了牲口，让店主喂上草料，自己看看天，走进车马店灶间。在灶间点上一盆火，将外衣脱下来，用手搭在火上烘烤。火盆上腾出一股湿气。等身上暖和了，回过神来，才发现灶间炕上，蹲着一个男人。男人身边，躺着一个孩子。老温将烘干的衣

裳穿上，来到炕前，发现炕上的孩子是个女孩，小脸烧得通红，正在昏睡，鼻子一歛一歛的；用手摸了摸孩子的额头，老曹的手被烫了一下；孩子的额头，烧得跟火炭一样。又看那男人，拿着一根烟袋，蹲在炕沿唉声叹气。老曹：

“也是住店的？”

那男人翻了老曹一眼，点点头。老曹：

“怕就怕这个。路上，不是生病的时候。”

又说：

“大哥，这孩子得看呀，不能硬挺着。”

那男人又翻了老曹一眼：

“看？你掏钱？”

老曹被噎了一句，有些不高兴：

“我不是她爹，你是她爹。我好心说了一句话，倒落下不是？”

让老曹没想到的是，那男人抱着自己的头，“嚶嚶”哭了。老曹有些慌张，以为他心焦，或是身上没了盘缠；住店住灶间，就是为了省钱；又用话劝他。谁知越劝越哭。老曹倒束手无策。终于，等那男人哭够了，仰起脸，老曹才发现他长了一对斗鸡眼。平心静气之后，这男人告诉老曹，这女孩不是他的孩子，他是一个人贩子。初入此道，不知水的深浅，二十块大洋买了这个孩子，走村串镇，大半个月也没出手。卖不出本钱不说，加上住店和嚼谷，又赔出一大块。屋漏偏逢连阴雨，女孩

头上又长了一头秃疮；长了秃疮，更卖不出价钱。秃疮发了，又发起高烧。前思后想，没有退路，所以忧愁。老曹听后，也替他发愁，忘记了他是一个贩子；左思右想，也没有办法，只好陪他叹气。这时那男人突然抓住老曹的手：

“大哥，要不这孩子你要了吧。”

老曹吃了一惊，忙往后撤身子：

“我还得去长治县采芝麻，没想到买孩子。”

那男人：

“你随便给俩，我不还价。”

又说：

“随便给俩，也比死了强。”

又说：

“死了，就更没法卖了。”

老曹见他这么说话，苦笑之下，知道他是个老实人。老曹四十多了，老婆一直没有生下孩子，家里倒是缺孩子，但老曹说：

“买个孩子，不是买条小狗；这么大的事，哪能说买就买？”

那男人：

“你就当可怜她。”

老曹：

“这不是可怜不可怜的事，我还得去长治县祟芝麻。”

又说：

“再说，这么大的事，我也做不了主，总得跟家里的商量商量。”

没想到老曹这句话，被那男人抓住了。那男人问：

“大哥是哪里人？”

老曹：

“襄垣县温家庄。”

说完这番话，雨住了，天晴了。老曹交了店里的草料钱，又赶着大车上路了。老曹以为这事也就是说说，说完也就完了；令老曹没想到的是，两天之后，等老曹祟完芝麻回到温家庄，那男人和那个病孩子，已经在老曹家。孩子躺在炕上，那男人正蹲在门槛上吸烟。老曹哭笑不得：

“你倒粘上我了？”

那男人往门框上“梆梆”地磕着烟袋：

“大哥，烫壶酒吧。大嫂愿意要这孩子。”

“大嫂”就是老曹的老婆了。这又是老曹没有想到的。也不知这个男人，怎么对老曹老婆说的，把她的心说转了。老曹老婆掀门帘子从里屋出来，对老曹说：

“这孩子我要了，模样还周正，十三块大洋，也不贵。”

老曹发现老婆换了一身新衣裳，知道她不是说着玩的。老曹：

“可她正在发烧，还不知是死是活。”

老曹老婆：

“烧已经退了。”

老曹走到炕沿，用手摸那女孩的头，烧果然退了。那女孩见老曹摸她，睁开眼睛，打量老曹；老曹也打量她，杏核眼，翘鼻，小嘴，不算难看。两天前在车马店烧得像火炭，咋一到老曹家，烧就退了呢？老曹不禁摇头。但老曹又说：

“可你看她的头，一头秃疮。”

老曹老婆还没说话，那男人说：

“疮跟疮不一样，这是新疮，不是老疮，能看好。”

又说：

“小骨头，嫩肉长得快。”

又说：

“不带点儿毛病，也不会这么便宜。”

又说：

“大哥，交钱吧，从今往后，我不卖人了，我还卖布。”

老曹哭笑不得。但老曹家里，老婆说了算。老婆说要，老曹只好从身上掏出钥匙，开柜门拿钱。家里只有八块大洋，老曹又跑到东家老温家去借。老温家除了种地，还开了个陈醋坊，叫“温记醋坊”，一天能酿出百十坛子醋，每一瓮醋坛子上，都贴着红纸四方签，上写着“温记”二字。方圆百十里，都吃老温家的醋。老曹除了给东家赶车，有时醋坊忙了，夜里还去醋坊帮东家翻醋糟。老曹来到东家后院，大槐树下，东家老温，正跟周家庄的东家老周下象棋。周家庄距温家庄五十里。周家庄老周家除了种地，还开了个酒坊，酒坊叫“桃花村”，就着杏花村的意思，酿辣酒，也酿甜酒。方圆几个县，红白喜事，都喝老周家的酒。方圆百里的东家中，卖醋的老温，数跟卖酒的老周好。逢年过节，或是老温去看老周，或是老周来看老温。就是平常日子，两人也时常走动。两人见面，除了在一起谈话，就是在一起下象棋。现在棋盘两端，老周正端着杯子喝茶，老温手里拿着两颗棋子，相互敲着看棋盘。见有客人在，老曹不好说借钱，想退出去。老温抬眼看到老曹，倒喊住他：

“啥事？”

老曹迟疑着：

“东家，没事。”

老温：

“老周又不是外人，说吧。”

老曹这才说：

“想借钱。”

老温：

“不年不节，借钱做啥？”

老曹只好将买孩子的事，一五一十，来龙去脉说了。老曹又说：

“东家，这孩子我真不想要，家里的娘们儿，没有正性。”

又说：

“年底算账的时候，东家从我工钱里扣就是了。”

又说：

“这女娃，一头秃疮，看上去真可怜。”

老温还没说话，周家庄的东家老周开了口。老周时常来温家庄老温家串门，有时当天返回去，有时天晚就住下了，打发跟他的马车回去；第二天回周家庄，老曹赶着温家的马车送老周。周家的轿车有酒味，温家的轿车有醋味。老周往车里钻的时候说：

“一闻就知道换了车。”

路上五十里，两人也聊天。因老周是东家，话头多由老周提起。老周问老温家的事，也问老曹家的事；老周问一句，老曹答一句。所以老周对老曹家的情况也熟悉。这时说：

“先不说孩子可怜不可怜，为老曹两口老了，膝下没个人，也应该买。”

老温也点头：

“就是为了孩子，也不为过；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。”

但等孩子买下之后，老曹才知道，老婆要这个孩子，既不是为了孩子，也不是为了老曹两口，也不是为了造七级浮屠，而是为了跟二叔治气。二叔就是老曹的弟弟。老曹大名叫曹满仓，老曹的二弟大名叫曹满囤。曹满仓自小性子坦，曹满囤自小性子躁。曹满仓自小长得高，成人后一米七八；曹满囤是个矮子，成人后一米五六。矮子又性格躁，曹满囤小时在外常受欺负。在外受了欺负，回到家就霸道。跟爹娘霸道，跟曹满仓也霸道。霸道不是抢你碗里的吃食，或是手里的玩物，而是在说话上，一件事怎么办，得顺着他的心思来。话本来该这么说，他非那么说；事本来该这么办，他非那么办；一时不顺他的意，他就在家里打滚撒泼。见弟弟打滚撒泼，爹娘上来甩曹满仓一巴掌：

“多大了，还不懂事，遇事不知让着弟弟。”

事情虽然别扭着，却得按着别扭来。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两人长大，各自娶了老婆。兄弟两人共事，一切由曹满囤说了算。曹满仓个儿高，娶个老婆也个儿高；曹满囤个儿低，娶个老婆个儿也低。曹满仓的老婆虽然人高马大，却不会生孩子；曹满囤的老婆虽然矮得像个毛蛋，却一口气生了五个孩子，三男二女。按当地风俗，老大家不会生孩子，老二家的大孩子应过继给老大；既给老大养老送终，也继承老大的家业。但曹满仓的老婆，却不愿意过继曹满囤的老大。曹满囤两口子个矮，生的孩子也矮。老大十六岁了，个儿头只有桌子高；个矮，腿却粗，头又大，像个侏儒。孩子像侏儒还不是主要的，曹满仓老婆讨厌的，是曹满囤说话，处处压曹满仓家一头。曹满囤见曹满仓老婆四十多了，还没开怀，常对曹满仓两口子说：

“就别等了，赶紧把大小接过去吧。”

曹满仓不敢说不接，曹满仓的老婆却不怕曹满囤；女人不会生孩子是个短处，但曹满仓老婆自己不当短处，别人也无可奈何；为曹满仓怕曹满囤，还跟曹满仓吵架。曹满仓老婆见曹满囤一而再再而三地催过继，知他图自家的家产；一开始不答理他，后来有一回干脆说：

“二叔，这事不要再说了，大小该干吗干吗吧，俺不会接了。”

曹满囤：

“为啥不接？”

曹满仓老婆：

“人到小五十，还有生的呢。”

曹满囤立马急了：

“到时候你不生，咋说？”

曹满仓老婆：

“我要不生，就给你哥娶个小。”

一句话将曹满囤噎住了，也将曹满囤的后路给堵死了。话是这么说，几年又过去了，她还没开怀，但也没再提给曹满仓娶小的事，倒是如今碰到这个人贩子卖人，给家里买了个小闺女。小闺女过去叫巧玲，她给改名叫“改心”；意思是让她把心改了。改心长了一头秃疮，曹满仓老婆也没带她看医生，将她带到襄河边，用河水给她洗疮。头上的秃疮已经涌脓了，曹满仓老婆先挤脓，后洗疮；曹满仓老婆个儿大力沉，挤弄起来，改心护着头，哭得像猫叫。挤过洗过，曹满仓老婆问改心：

“改心，我好还是你亲娘好？”

改心：

“你好。”

曹满仓老婆扬手甩了改心一巴掌：

“才五岁，张嘴就是瞎话。”

改心“哇”地一声又哭了：

“我说的是实话。俺亲娘跟人跑了，你没跟人跑。”

曹满仓老婆一屁股墩在河滩上，“咯咯”笑了。曹满仓老婆又问：

“知道老家在哪儿吗？”

改心点点头：

“知道，延津。”

曹满仓老婆：

“你娘跟人跑了，想你爹吗？”

改心摇摇头：

“俺爹死了。”

曹满仓老婆：

“那你想谁？”

改心：

“想俺后爹。”

曹满仓老婆：

“你后爹叫个啥？”

改心：

“俺爹叫吴摩西。”

曹满仓老婆“啪”地甩了改心一巴掌：

“以后不许想延津，也不许想你后爹；啥时候想这两样，啥时候挤你的秃疮。”

又张开手，去挤改心的秃疮。改心赶紧用手护着头，“哇”地一声哭了：

“娘，我不想他们。”

挤脓挤了一个月，改心头上的秃疮，竟让曹满仓老婆给挤好了，又长出头发。曹满仓一开始不同意买孩子；不同意买孩子并不是惦记娶小，一个赶大车的，也养不起两个老婆；就是养得起，他知道自家老婆的秉性，也容不下一个小；现成买一个孩子，倒图个方便。但他觉得买来的孩子会不亲；谁知一个月后，与改心熟了，两人倒说得着；这时觉得多个孩子，除了热闹许多，家里也变了许多；赶大车出门，心里也多了一份惦记。但曹满仓家买孩子，惹恼了曹满囤。曹满囤不是说曹满仓家不能买孩子，也不是因为曹满仓家买了孩子，不会再过继他的大儿

子，无法承受曹满仓的家业，而是这么大的事，也不跟曹满囤商量。商量不商量也不重要，能看出曹满仓两口子买这孩子，是故意跟他治气。曹满仓两口子治气，曹满囤也赌上了气。两家住前后院，出门低头不见抬头见，过去兄弟俩见面还说话，现在连话也不说了。

说话到了年底。曹满囤有一个小女儿叫金枝，六岁了；这年正月，脖子上患了老鼠疮。年头里腊月还好好的，正月里患了老鼠疮。老鼠疮并不难治，到集上中药铺，买一帖老鼠疮膏药，贴上去，几天就好了。但曹满囤任金枝脖子上的老鼠疮越发越大，不去买药。一开始像楝豆大小，几天后像红枣那么大。金枝在院子里哭：

“爹，我脖子上的老鼠疮疼啊，给我到集上买药吧。”

曹满囤在院子里跺着脚：

“不买！我不知道，要一个女娃有啥用，早晚不还得出嫁？”

曹满仓一家听到前院曹满囤的骂声，知道这话是冲着自己。曹满仓的老婆从屋里蹿出来，拿根棒槌就要过去理论，曹满仓拦住她：

“人家是说自己的孩子，又没有说改心，你过去能说个啥？”

曹满仓老婆想想，朝地上啐口唾沫。

又三天过后，金枝脖子上的老鼠疮，已发得像碗口那么大，金枝疼得昏死过去好几次。等醒过来，看着自己的爹：

“爹，我脖子上的老鼠疮疼啊，去集上买药吧，草屋山墙上的窟窿里，还塞着我的压岁钱呢。”

曹满囤仍顿着脚：

“不买，疼死你才好。”

到了晚上，“嘎嘣”一声，金枝真让疼死了；倒最后一口气的时候，脖子反弓着，落在了脊背上。一个晚上，曹满囤家没声。到了五更鸡叫，传来曹满囤号啕的哭声。他没哭自己的孩子，哭道：

“姓曹的，我跟你共戴天。”

这一哭没收住，一直哭到第二天早起。等曹青娥长大才知道，当年金枝长老鼠疮时，二叔曹满囤并没想让她疼死，演的也是一场戏。原准备从初五演到初十，多折磨大家几天；给金枝看老鼠疮的医生都打听好了；谁知戏演到初八，假的竟变成了真的。曹满囤也是措手不及。他哭的不是孩子，是这个由假变真。曹家兄弟，从此一辈子不说话。

这是牛爱国他妈曹青娥，六十年中常说的一段话。

三

沁源县有个牛家庄。牛家庄有个卖盐的叫老丁，有个种地的叫老韩。老丁除了卖盐，还卖碱，还捎带卖些茶叶、烟丝和针头线脑。老丁虽卖盐卖碱，但家里并没有盐土场，所卖的盐碱，都是从县城盐铺碱铺趸来的，再走村串乡零卖。走村串镇做买卖的人，本该爱说话，但老丁一天说不了十句话。到一个村子，人问起盐的价钱，碱的价钱，茶叶、烟丝和针头线脑的价钱，老丁都伸指头比画。人问：

“不能还价呀老丁？”

老丁摇摇头，也不说话。人又说：

“做生意，哪有不能还价的？”

老丁黑着脸，不再理人。十里八村，都知道牛家庄有个卖盐的老丁脾气轴。

老韩是个种地的。种地整天和牲口、庄稼打交道，本该不爱说话，但老韩一天得说几千句话。也是在田里种地憋的，不种地时，在街上碰见人，有事没事，都要与人说上几句。几句话下来，别人还没入题，他已经说到了趣处，拦住人不让走。村里的人，见老韩过来都躲。这时老韩就急了：

“妈拉个逼，说句话，费你个啥？还躲？”

老丁和老韩是好朋友。一个不爱说话，一个爱说话，本不该成为好朋友，但两人有一个共同的爱好，一到深秋，地里的庄稼收了，第二年

的麦子也种上了，两人爱上山打兔。老韩看到一个兔子跑出来，爱将火枪从肩上卸下来，平端着瞄准。老丁打兔枪不离肩，“砰”地就是一枪。老韩瞄准的工夫，兔子早钻到了树棵子里；老丁肩不卸枪，往往一枪中的。出门三天，打兔归来，老韩枪上挑不了几只兔子；老丁得带一个背篓，篓子里沉甸甸的，都是兔。除了兔子，有时老丁还能打到野鸡、獐子和狐狸。打兔的习惯不一样，两人本不该一起打兔，但两人除了打兔，还有一个共同爱好，爱唱上党梆子；为了一个唱戏，两人走到了一起。老丁平日不爱说话，但一到唱戏，像换了一个人，口舌翻飞，字正腔圆，精神焕发。两人本是朋友，但唱起戏来，或是朋友，或是夫妻，或是父子。两人唱《吴家坡》，唱《闯幽州》，唱《白门楼》，唱《杀庙》，也唱《杀妻》。有时唱一个折子，有时连走一本戏，全看二人的兴致。唱起大本戏，往往忘了打兔。唱到趣处，老韩背着枪在转圈：

“妻呀，我去京半年，回来后，闻听些许闲话；你不在家中安心料理，出门做甚？”

老丁马上作撩裙子状，给老韩作揖施礼：

“夫君，冤杀奴家，容我细细给你道来。”

老韩用嘴敲起锣鼓点，拉起弦子，老丁抖着水袖状开唱。

或，老丁一声长喊：

“儿呀，此语差矣，转来！”

老韩马上背着枪转来：

“爹爹，此事你有所不知。”

老丁忙用嘴敲家伙拉弦，老韩开唱。

两人是朋友，两家的老小也走得近。老丁有三男二女，老韩有四个闺女。老丁的小女儿七岁，叫胭脂，老韩的小女儿八岁，叫嫣红；嫣红和胭脂，常在一起割草。这年秋天，八月十五头一天，两人又到河边割草。割了一下午草，天快黑了，两人背着草回家。越过庄稼地，前边是条大路，两人看见前头路边，躺着一个物件。似是件棉袄，又似个褡裢。两人都想捡这物件，从庄稼地往路边跑。嫣红比胭脂大一岁，跑得比胭脂快，早一步跑到物件前，捡到手。原来是一只布袋。嫣红拎了拎，布袋有些沉，便将这只布袋，搁到自己草筐里，背回了家。回家给娘一说，嫣红的娘，也就是老韩的老婆，“啪”地扇了嫣红一巴掌：

“拾啥不成，拾布袋，拾布袋是气。”

嫣红“哇”地一声哭了。老韩老婆打开布袋，却吃了一惊，原来里面躺着一堆大洋。倒出来数了数，整整六十七块。晚饭时候，老韩从地里收工回来，老韩老婆将老韩叫到里间屋，将布袋和大洋让老韩看。老韩看着白花花一堆大洋，也傻了眼。张张嘴，说不出话；再张张嘴，还是说不出话。老韩平日挺能说，面对意外之财，不知从何说起。两口子一夜没睡，盘算大洋的用途，或置两亩地，或盖三间房，或添几头牲口；一桩事情，似花不了这许多。说着说着，老韩激动起来，话匣子打开了，说了一夜；说的全是置地盖房添牲口之后的光景。第二天一早，老韩老婆将嫣红叫过来：

“昨天拾布袋的事，你就忘了吧。”

又说：

“漏出半点儿风声，我用绳子勒死你。”

嫣红吓得“哇”地一声又哭了。

吃早饭的时候，老丁来了。老韩以为老丁来商量秋后打兔的事，老丁却开门见山：

“听说嫣红昨天捡了个布袋？”

老韩知道昨天嫣红和胭脂在一起，便说：

“回来让她妈打了一顿，布袋里是半袋干粪。”

又叹息：

“老话说，拾布袋是气，不知应到哪一宗。”

老丁比老韩小两岁，笑了：

“哥，俺胭脂当时摸了摸那布袋，里边好像是钱。”

老韩知道瞒不住了，说：

“还不知是哪个买卖铺子的生意人，不小心丢在了路边；没敢动，等着人家来认呢。”

老丁：

“要是没人认呢？”

老韩有些不高兴：

“没人认，再说没人认的事。”

老丁：

“要是没人认，咱就得有个说法。”

老韩：

“啥说法？”

老丁：

“这布袋是胭脂和嫣红一块儿捡的。”

老韩急了：

“布袋现在我家，咋是你闺女捡的？”

老丁：

“我听胭脂说，她俩一块儿跑到布袋跟前；嫣红比胭脂大一岁，欺负了胭脂。”

老韩拍了一下大腿：

“老丁，你想咋样吧？”

老丁：

“一人一半。别说是两人一块儿捡的，就当是嫣红捡的，胭脂在旁边看见了，俗话说得好，见了面，分一半。”

老韩：

“老丁，你这不是耍浑吗？”

老丁：

“我不是在乎这个钱，是说这个理。”

老韩：

“你要这么说，咱俩没商量。”

老丁：

“要是没商量，又得有个说法。”

老韩：

“啥说法？”

老丁：

“就得经官。”

事情一经官，捡到的东西，明显就得没收。老韩听出来老丁的意思，我好不了，也不让你得着便宜。两人一块儿打兔唱戏，好了二十来年，老韩没发现老丁遇到大事，为人这么毒。平时不爱说话，怎么一到骨节上，话一句比一句跟得上呢？嘴比唱戏还利索呢？可见他说的这些话，来之前早想好了；可见两人平日的好，都在小处；一遇大事，他就露出了本相。不是说老韩贪财，舍不得分给他钱，而是这理讲不通。既然已经撕破了脸，就是再分钱给他，两人也算掰了。老韩也赌上了气：

“这布袋是捡的，不是偷的，你想往哪儿告，你就往哪儿告吧。”

老丁也不示弱，转身走了：

“正好，我今天要去县里进盐。”

但事情没等经官，老丁还没从县里告官回来，到了下午，布袋的主人找上门来。布袋的主人，是襄垣县温家庄给东家老温家赶大车的老曹。八月十五头前，老曹拉了一车黄豆，到霍州去集。霍州黄豆的价格，每斤比襄垣县多二厘。襄垣离霍州三百多里，一去一回，要走五天。去时是重车，要走三天；回时是空车，只要两天。老曹在霍州集完黄豆，不但结了这回黄豆的账，连霍州粮栈夏季欠老温家小麦的钱，也一并结了；共六十七块大洋。空着车往回走，身上乏了，在车上半睡半醒，由着牲口往前走。路过沁源县牛家庄村头，走到河边，一过沟坎，车一颠，装钱的布袋滑落到地上。等车进了襄垣界，才发现布袋丢了，老曹惊出一身汗。急忙顺着原路回头找，但路上哪里还有布袋的踪影？老曹只好一个村庄一个村庄打问，谁家捡了布袋。从昨天晚上找到今天下午，问了百十个村落，口干舌燥，水米没打牙，没有问出布袋。本想没了指望，到了牛家庄，照例一问，纯粹为了心安，没想到牛家庄大人小孩，都知道老韩家拾了布袋。本来大家不知道，让卖盐的老丁一闹，大家全知道了。老曹便寻到老韩家。老韩见瞒哄不住，一边恨老丁无端寻衅，败坏人家好事，一边只好将布袋拿了出来。老曹一见布袋，一屁股瘫坐到地上；将布袋里的银元倒出来数了数，分文不少。老曹站起身，向老韩作了个揖：

“大哥，没想到能找着布袋。”

又说：

“大哥，除了是你，换成我，捡了布袋，也不会拿出来。”

又说：

“路上我找了一条绳，找不着布袋，我也就上吊了；六十多块大洋，我赔不起东家。”

又说：

“赔起赔不起是一回事，回到家里，跟老婆就不好交代；我不上吊，老婆也得上吊。”

又端详老韩：

“大哥，看你是个种地的，却不贪财；一星半点儿不贪常见，六十多块大洋，没往心里去，大哥，你不是一般人。”

说得老韩倒有些惶恐。老韩平时嘴挺能说，现在一句话说不出来。老曹又说：

“今天不是小事。如不嫌弃，我跟大哥结个拜把子兄弟。”

老韩又有些猝不及防。两个素不相识的人，这么快就连到了一起？老曹看到院里呆站着一个小闺女，用嘴咬着指头，问：

“是咱家的孩子吗？比我家闺女大个一两岁。”

老韩指着她：

“布袋就是她捡的。”

老曹一把拉住老韩：

“走。”

老韩一愣：

“哪里去？”

老曹：

“去集上，咱先买只鸡，杀了盟誓，再给咱孩子扯一身新衣裳。”

因为一只布袋，襄垣县温家庄的老曹，和沁源县牛家庄的老韩，成了一辈子的好朋友。事后老韩说：

“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。因为一只布袋，我丢了一个朋友，得到一个朋友。”

一个指的是老丁，一个指的是老曹了。襄垣县离沁源县有一百多里，从此逢年过节，老曹翻山越岭，到老韩家串亲戚。一年三次，端午节一次，八月十五一次，过年一次。老韩以为老曹串个一两年就完了，没想到老曹年年来。老韩见老曹认了真，也到襄垣县看老曹。这一走动起来，连着走动了十几年。老曹认识老韩的时候四十多岁，十几年过去，也快六十的人了。

这年夏天，牛家庄新起了一座关帝庙。关帝开光那天，牛家庄请了戏班子唱戏。戏班子请的是武乡县的汤家班，唱上党梆子；准备从六月初七，唱到六月初九，连唱三天。牛家庄有个张罗事的人叫牛老道，七十多岁了，在村里张罗了一辈子事；村里大小事务，全由他出头。村里建关帝庙，就是他起的意。与周遭别的村子比，牛家庄是个新村，起村不到一百年，是牛老道爷爷辈，逃荒到这里，在这河滩上落了脚，渐渐又来了些杂姓；周围别的村子都是老村，说起事来，能说到几百年前；

牛家庄在这一点上，就矮人一头。别的村子都有庙，牛家庄没有。牛老道七十多了，临死之前，想办一件大事，就是张罗一座关帝庙。他又拉上一个晋发荣，也七十多了，历来张罗事，是牛老道的辅助；两个老汉手拉手，挨家挨户游说，让大家出钱建庙。建座庙不是建座鸡窝，别人张罗未必能张罗成，但牛老道张罗了一辈子事，各家各户，都有事请他张罗过，见他出头，大家都呼应，该出钱出钱，该出力出力。关帝庙建成之后，就等着迎关帝入位。看到关帝庙建得有模有样，牛老道满心喜欢，又起了雄心：

“干脆，关帝开光那天，再唱三天戏。不为关帝，也让牛家庄出出名。”

又与晋发荣一起，扛着两个笆斗，挨家挨户敛唱戏钱。但大家出了一轮关帝庙钱，再出唱戏钱，兴致就没有上回那么高。牛老道也变通了一下，唱戏上头，出钱可以，出木板桌椅可以，出粮食也可以。木板桌椅可以搭戏台用，粮食可以磨成面，供戏班子开伙。待东西敛上来，钱敛上来，单说敛起的碎钱，换成整钱，有二百六十五块。牛老道与晋发荣一起，背起褡裢，又去武乡县请戏班子。戏班子的班主叫老汤。老汤本是榆乡县人，不是上党人；但他出了榆乡县，便把自己说成上党人，只是在武乡县起了个戏班子，显得他的上党梆子传承正宗。人问：

“老汤，你哪里人？”

老汤：

“上党。”

牛老道常说事，有时说的是村里的事，有时说的是外边的事，过去与戏班子班主老汤也认识。见到老汤，牛老道将沁源县牛家庄建关帝庙

的事，一五一十、来龙去脉与老汤说了，订下唱戏的日子是六月初七到六月初九；然后将二百六十五块戏份钱，递向老汤。老汤的戏班子，唱一天戏一百块；连唱三天，应是三百块。牛老道：

“老汤，对不住，少三十五。”

老汤看着钱，有些不高兴：

“少个块儿八角行，一下少三四十，怕说不过去。”

牛老道：

“村小，没经过大阵仗，显得穷气。”

又说：

“看在俺俩老汉七十多的份儿上，又跑了百十里路，你给舍个脸。”

见老汤仍皱眉，牛老道站起身：

“要不我把我的褂子脱给你得了。”

老汤摇头：

“老人家，话不是这么说。”

但也收起钱来。牛老道见他应承下来，又追了一句：

“老汤，咱丑话说到头里，别因为钱少，就出假力。戏该垫场还垫场。”

老汤：

“唱戏上头，老人家倒放心，不为你牛家庄，为俺自个儿，汤家班也不会砸自己的牌子。”

又说：

“钱少了，吃上，就别再亏着大家。一口一口唱戏的人，也不容易。”

牛老道：

“放心，让你顿顿见肉。”

到了六月初三，牛家庄就开始热闹。关帝庙前，搭起了戏台子，糊起了彩棚，挂起了马灯。许多卖果物、杂货和零食的小贩，前三天就在牛家庄摆上了摊子。老韩见村里唱戏，便给襄垣县温家庄的朋友老曹捎了个口信，让他六月初五动身，六月初六那天，务必赶到沁源县牛家庄，第二天一起听上党梆子。老曹收到口信后，却有些犹豫。老曹喜静，不爱热闹，也不爱听戏，加上岁数大了，本不愿去；就是去，也想带着老婆女儿一块儿去，路上做个伴。但她们皆嫌路远，不去。女儿改心还说，上回老韩五十大寿，她随爹去过一次沁源县；回来之后，腿疼了三天。但老曹知道沁源县牛家庄的朋友老韩爱听戏，也爱唱戏，拗不过这情谊，六月初五一早，只好只身一人，动身去沁源县。待得出门，在街上碰到“温记醋坊”的经理小温。小温三十多岁。小温他爹，就是过去的东家老温。老温八年前死了。老温在时，大家管他叫东家；换了小温，小温不喜“东家”的称呼，让大家从“温记醋坊”论，管他叫“经理”。小温当经理之后，说话办事，跟东家老温不一样；东家老温做事老派，小温做事图个新鲜。沁源县头一辆胶皮轱辘大车，就是小温买的。胶皮轱辘大车在路上跑起来，风驰电掣，大家都看；这车又是气闸，一踩刹

车，“噤”地一声站住，纹丝不动。老曹刚赶这车，自个儿先有些发憊；因老曹是长辈，小温倒管他喊“叔”；小温坐在车上老催：

“叔，快点儿！”

一年下来，老曹才习惯这快。小温又撺掇周家庄“桃花村”酒坊的经理小周，也买了一辆胶皮轱辘大车。小周他爹，就是过去周家庄的东家老周，六年前也死了。现在小温看老曹出门打扮，背着干粮，便问：

“叔，哪里去？”

老曹：

“经理，去沁源县听戏。”

接着将听戏的事，一五一十对小温说了。又说：

“不为听戏，为朋友一句话；一百多里，让人捎过来不容易。”

小温问：

“啥戏？”

老曹：

“上党梆子。”

小温却说：

“叔，等一等，我和你一起去。这几天正闷得慌。”

又说：

“不为听戏，为路上散散心。”

小温要去，这去就不一样了。老曹一个人去沁源县是徒步；小温要去，老曹就赶上了三匹骡子拉的胶皮轱辘大车。徒步到沁源县，起早打晚，得走一天半；胶皮轱辘大车，一路跑起来，牲口脖子上的铃铛“叮当”“叮当”，当天半下午，就进了沁源县界。路过集市时，小温让老曹停车，买了半腔羊，一筐山桃，又买了两坛子酒；没买“桃花村”的，买的是“杏花村”的；“杏花村”的酒，还是比周家庄小周家的“桃花村”酒味醇。日头还没落，就到了牛家庄。“温记醋坊”的经理跟老曹一起来听戏，既给老曹长了面子，也给沁源县牛家庄的老韩长了面子。三匹漆黑的骡子拉的胶皮轱辘大车，“嚓”地一声放气，停在了老韩家门前，接着往下卸酒卸肉卸果子，老韩大喜。因老曹小温提前一天到，老韩有些措手不及，但赶紧洒扫庭院，专门腾出一间屋子，搭上铺，铺上新铺盖，让小温住。晚上，村里张罗事的牛老道听说襄垣县“温记醋坊”的经理来了，也过来看望。因平日也吃“温记”醋，见面施礼后，先夸温家的醋。小温忙站起说：

“没想到惊动了老人家。一个卖醋的，当不起老人家抬举。”

牛老道：

“经理谦虚了，卖醋也分个大小。”

牛老道又说起三天唱戏的安排。说完，站起说：

“这里是小村，没经过事，有经理看穿的，不要笑话。”

小温赶紧又站起作揖：

“老人家，有空的时候，也到襄垣县去看一看。襄垣的绕绕腔，也

能听。”

老曹和小温，便在老韩家住下，安心等着听戏。老韩又杀了几只鸡，一条狗，款待小温和老曹。老韩一辈子话多，但见小温不苟言笑，脸有些板，也收敛许多。说话看着小温的脸色，该说说，不该说不说。但还是比一般人话稠。小温一笑，倒也不大计较。六月初七这天，牛家庄如期开戏。十里八村的人，都赶过来看，关帝庙前人山人海。自从有了牛家庄，村里没这么热闹过。张罗事的牛老道，一下累病了，发烧咳嗽；但头上勒条蓝布，由晋发荣扶着，强撑着出来张罗。老汤的戏班子一天唱两场戏，上午一场，晚上一场，下午歇息。头一天唱的是《三关排宴》和《秦香莲》，第二天准备唱《法门寺》和《皮秀英打虎》，第三天准备唱《天波楼》和《鸳鸯恨》。老曹本不喜欢听戏，但老韩爱听，小温也听，听戏的时候，他坐在两人身后，听老韩给小温讲戏；听到苦处，老韩没怎么样，小温倒掏出手绢拭眼睛；两场戏听下来，老曹也忽然开了窍，听出些戏的味道。戏里说的事，也是世上的事，怎么戏里说的，就比世上的事有意思呢？上午、晚上听戏，下午没事，小温先在屋里打个盹，起来洗把脸，信步走出老韩家，到院后散心。老韩家院后便是襄河，夏天河水涨了，肥肥一河水，浩浩荡荡向东流着。河边长着两三百株大柳树，株株有腰口粗。小温散心时，老曹老韩也一块儿跟着。老韩悄悄对老曹说：

“你们这个小温，倒没有架子。”

老曹：

“他遇事爱想，不爱说。”

老韩：

“不是想不想的事，证明人家有城府；不像咱，嘴跟刮风似的。”

老曹点头。

第三天中午，吃的是焖狗肉。狗肉热性大，再一喝酒，屋子里显得燥热。小温扇着扇子，身上还出汗。小温突然想起什么：

“叔，要不咱搬到院后河边吃去？”

老韩：

“就怕在外头招待客人，失了礼数。”

小温：

“都是自家人，不用客气。”

大家便将酒桌，直接搬到院后河边柳树下阴凉处。河水在脚边流着，凉荫下，风一吹，身上马上凉快许多。一下又起了喝酒的兴致。大家边吃边聊，聊了些戏，聊了些襄垣县温家庄的事，聊了些沁源县牛家庄的事，这一聊，竟聊到日头偏西。血红的晚霞，映到河水里。小温趁着酒兴，打量着牛家庄：

“真是个好地方。”

老韩：

“经理说是好地方，我就想起一件事。”

老曹：

“啥事？”

老韩：

“我想给改心说个媒，让她嫁过来。”

老曹：

“嫁给谁？”

老韩：

“我也是四个闺女，要是有一个儿子，咱不结儿女亲家，让给谁去？只好说给别人。”

又对老曹说：

“不为说媒，为改心嫁过来，以后你来得就勤了。”

老曹笑了：

“好是好，就是远了些。”

没想到小温不赞成老曹的说法：

“如是好人家，值一百多里。”

又说：

“世上的人遍地都是，说得着的人千里难寻。”

老韩忙给小温倒了一杯酒：

“经理要这么说，您就给做个保山。”

小温笑了：

“你先说说是个啥人家。”

老韩：

“村里一个朋友，跟我最好，叫老牛，家里磨香油；改心嫁过来，不会受屈。”

又说：

“不是图他家东西，老牛家那孩子，难得稳当。”

又说：

“待会儿我把老牛和那孩子叫过来，经理相看相看。”

小温笑了：

“那倒不急。”

老曹和小温以为这事也就是说说，没想到老韩当了真。当晚散戏之后，老韩又摆上酒，将磨香油的老牛和他儿子牛书道叫过来，让老曹和小温相看。牛书道十七八岁，个头不高，大眼，有些怵生；小温问了他几句话，读过几年书，都去过哪里；小温问一句，他答一句；问完答完，牛书道说声“大爷叔叔们吃好”，就走了。孩子走了，老牛留下，大家又一起喝酒。老牛虽是一磨香油的，但能喝酒。小温本也能喝，但中午喝到日落西山，晚上听完戏又接着喝，几杯下去，就醉了。小温平日不苟言笑，喝醉了爱掉眼泪，爱摇着头说“不容易，真不容易”，和醒着

是两个人。老曹知道小温有这个毛病，不以为意；老韩和老牛不知就里，见小温突然伤心落泪，一个劲儿说“不容易，真不容易”，也不知什么不容易，倒有些吃惊。

听完三天戏，老曹赶着胶皮轱辘大车，与小温回了襄垣县。路上老曹问：

“经理，那事咋样啊？”

小温一愣：

“啥事？”

老曹：

“就是给改心说的那个媒。朋友当了真，咱也不能儿戏，成与不成，怕是要说个一字。”

小温这才想起前晚相看人的事，这时摸着头笑了：

“前天我喝醉了呀。”

又叹息：

“这几天的戏，我没听好。”

老曹吃了一惊：

“为啥？老韩招待不周？”

又说：

“要不就是老韩话多，惹你烦了？”

小温摇摇头，说：

“惹不惹人烦，不在话多少。”

老曹：

“要不就是戏唱得不好？”

小温：

“老汤的戏班子，倒是个个卖力。”

老曹：

“那为啥呢？”

小温：

“来听戏之前，我和周家庄卖酒的小周掰了。”

老曹这才恍然大悟。几天之中，听戏之余，他也发现小温有些闷闷不乐。五天前自己来沁源县牛家庄时，小温说来一块儿听戏散心，原以为他只是说说，谁知其中竟有缘由；来的时候，小温买“杏花村”的酒，不买小周“桃花村”的酒，原以为是给老曹长面子，谁知是与小周掰了。

老曹：

“温家和周家，从祖辈起，好了几十年，咋能说掰就掰呢？是为钱的事吗？”

小温叹息一声：

“要为钱就好了。啥也不为，就为一句话。”

老曹：

“啥话？”

小温也不说，只是说：

“我原来以为他是个明白人，谁知是个糊涂人。小事明白，大事糊涂呀。”

老曹：

“经理要是觉得可惜，咱找人说和说和。”

小温：

“也不是话的事，也不是事的事，是他这个人，没想到这么毒。俺俩不是一路人，俺俩不该成为朋友；你和老韩，才叫朋友。”

又感叹：

“三十多年，我白活了。”

老曹知道小温真伤了心，倒不好再打听他们掰的缘故，只好又劝小温：

“掰就掰了呗，世上这么多人，不差一个做酒的。”

小温这时拍了一下大腿：

“叔，我看牛家庄磨香油的老牛家不错。世上最难是厚道，一见面大家就能喝醉，证明说得着。”

一个月后，襄垣县温家庄的老曹家，与沁源县牛家庄老牛家定了亲。一年过后，改心也就是曹青娥，嫁给了牛家庄磨香油的牛书道。

这是牛爱国他妈曹青娥，六十年中，常说的另一段话。

六十年过去，牛书道死在曹青娥前头。埋牛书道那天，无风无火。在牛家坟地里，牛书道入了穴，上面埋上土，大家都不哭了，曹青娥还坐在地上哭。众人上前劝她：

“想开点儿，人死了，哭不回来。”

谁知曹青娥哭：

“我不是哭他个龟孙，我是哭我自己。我这一辈子，算是毁到了他手里。”

四

曹青娥嫁给牛书道第二年，回了一趟河南延津。当时她正怀着牛爱国他哥牛爱江。曹青娥小的时候，在河南延津长过五年；后来在山西襄垣县温家庄长了十三年；十八岁那年，嫁到了沁源县牛家庄。无论是襄垣县或是沁源县，曹青娥认识的人中，没有人去过延津。在襄垣县温家庄的时候，为了一个延津，曹青娥也就是改心，常和娘拌嘴。十三岁之前，改心不敢跟娘拌嘴，一拌嘴就挨打。改心她娘也就是老曹的老婆，个儿大力沉，她骂改心的时候，改心不敢还嘴；不但骂延津不敢还嘴，改心把粥熬稀了或是稠了，或把鞋样子剪豁了，她骂粥，骂鞋样子，改心也不敢还嘴；一还嘴就挨打。等到改心长到十三岁，个头和娘长得差不多了；改心也长成个大个儿；她娘骂改心的时候，改心就开始还嘴了。这时还嘴不是她娘不敢打她，或是她娘打不过她，而是她娘一打她，她就去跳井。一个跳井和不活，将她娘吓住了。她娘不敢再打，两人就剩下拌嘴。一开始改心吵不过她娘；但改心上过学，她娘不识字，吵得多了，改心还占上风。娘俩拌嘴的时候，爹爹老曹蹲在地上吸烟，也不说话。改心她娘吵不过改心，会将怒气发到老曹身上：

“你是个死人呀，身边有个白眼狼在咬人，你也不管。”

老曹吸着烟，还不说话。改心她娘：

“当初买她的时候，我就说五岁了，啥都记得，是喂不熟的狗，你非要买，可不种下个祸根？”

这话就冤枉老曹了。当初买改心的时候，老曹并不同意，是老婆拿

的主意；不但买人是老婆拿主意，家里大小事务，买个灯盏，全由老婆做主；老曹吸着烟，仍不还嘴。改心她娘：

“我上辈子欠你们啥了，你们合伙欺负我？你不用跳井，我去跳井。”

家里闹成一锅粥。老曹背后倒说改心：

“整天吵个啥？好歹她是你娘，不能让着她？”

又说：

“懂道理的人，才跟他理论；这吵来吵去，也吵不出个子丑寅卯，就为磨嘴？”

改心与娘吵嘴，与爹不吵嘴。改心小的时候，爹不抱她，也不背她，让改心骑到他脖子里，他驮着改心，到东家老温家的牲口棚里喂牲口。有时改心睡着了，撒爹一脖子尿。爹给东家赶大车，时常出门，路过集上，常买些馃子或肉合子带回来，搁到篮子里，挂到房梁上，留着改心慢慢吃。改心长大以后，爱睡懒觉，每天都是爹喊她起床：

“妮，该起了。”

爹说改心，改心不还嘴，只是说：

“不是吵的事，我不能学你，一辈子让她骑到头上。”

老曹倒一愣，琢磨女儿的话。琢磨半天，叹口气：

“你说得也对。”

又感叹：

“你在前边与她吵了，倒让她把我给忘了。”

又抚着改心的头：

“当初要闺女的时候，没想到这一点。”

娘俩互不相让，吵油了，便什么都吵；不但家里的事拌嘴，说起街上的家长里短，两人的看法也不一样，一说也拌嘴。但拌得最多的，还是“延津”。改心也就是巧玲，离开延津时五岁，对延津的模样并不记得，记得也是一片模糊；倒是对那时的爹吴摩西记得清楚。改心刚被卖到曹家的时候，老曹的老婆不准她想延津和吴摩西，一想就打；但世上的事情，越是有人不让想，心里越想；延津一片模糊，想也白想，只剩下一个吴摩西。改心也就是曹青娥到了十几岁，夜里做梦，还跟吴摩西在一起。五岁时是吴摩西把巧玲丢了，曹青娥做起梦来，往往是她把爹丢了；五岁时有人把她卖了，到了梦里，是她把爹卖了。爹被卖到人贩子手里，还蹲在地上哭：

“巧玲，别卖我，我回去都听你的还不行吗？”

巧玲从小怕黑，夜里不敢出门；到了梦里，成了爹怕黑，在哭：

“巧玲，别卖我，我夜里怕黑。”

或哭：

“巧玲，你要卖我，就给我装到布袋里，记着扎上口。”

一梦醒来，窗外的月牙，映在枣树的树杈间。但梦得多了，过去清

楚的爹，面庞也渐渐模糊起来。白天细细想，也只能想出一个大概，爹的眉目、鼻子和嘴，被想成了一团麻花。原来一个人的面容，这么不经想。改心对延津一片模糊，对爹吴摩西一片模糊，没有去过延津的娘，也就是老曹的老婆，对延津和吴摩西却骂得清楚。老曹的老婆认为，改心所以跟她两条心，从根上论，皆因她不是亲生的，皆因她来自延津。两人吵起嘴来，无论一开始吵的是什么，吵着吵着，最后总能归到延津，或回到延津。延津成了两人吵架的缘起，也成了两人吵架的落脚处。走遍万水千山，都没有延津熟悉。延津骂得多了，像客住熟店，各种家什使用起来，倒也方便。正因为骂得多了，成了熟门熟路，每次骂起来，老曹老婆倒也骂不出新鲜。地方糟改，村挨村，镇挨镇，一百个人走出来，挑不出一个好人；男人都傻，女人都泼；吴摩西不傻，也不会把孩子丢了；女人不泼，改心也不会长成这个样子。骂着骂着，突然一激灵：

“你是丢的吗？是自个儿在老家存不住了吧？”

又问：

“你那个傻爹，是真傻吗？他丢你是不小心，还是故意的呢？”

又说：

“一个五岁的孩子，就让人故意丢了，还不知道她多不招人待见呢。”

改心本来对延津不熟悉，让娘把延津骂得，倒是熟悉起来。但改心这时的熟悉，就不是娘的熟悉了。倒不是娘骂那地方糟改，她就把延津想成山清水秀；娘骂吴摩西傻，她就想他聪明；娘又骂吴摩西不傻，她又觉得吴摩西傻；而是随着娘骂，延津在她心里扎下了根。有时娘骂到

恼处，下不来马，爹在旁边叹息：

“一个孩子，倒替延津担了不少罪过。”

又劝娘：

“我看改心变不了心。俗话说得好，不记生长记恩养。”

又说：

“说下大天来，哪里是她的家，襄垣是她的家，不是延津。”

但改心与爹的看法不同。改心在延津仅待了五年，在襄垣待了十三年，但襄垣的十三年，不抵延津的五年；襄垣不是自己的家，延津才是自己的家。也许本来不是这样，但娘俩吵着吵着，吵出一个延津；这时的延津，就不是改心过去待过的延津，这个新延津，成了改心心里的家。一开始老曹老婆不准改心想延津，想吴摩西；后来把延津和吴摩西吵俗了，延津和吴摩西就成了改心的伤疤和短处。两人吵架，吵到不可开交处，娘反倒说：

“你走哇，你回延津，去找你那个傻爹。”

改心：

“走就走，早想离开这里。”

十四岁那年，改心真赌气走过一次。但她脑子里是吵架的延津，实在的延津在哪里，千里茫茫，并不知道；改心又怕天黑；上午出的走，天黑之前，又回到了温家庄。倒是爹爹老曹，在村口等着她：

“知道俺妮会回来。”

又说：

“身无分文，能走到哪里去呢？”

又说：

“你不想你娘，还会想我。”

又说：

“你要真走了，也把我想死了。”

改心蹲到地上，“哇”地一声哭了。老曹：

“你要真想回延津，等冬天闲下来，我带你去趟延津，让你见一见你的亲爹。”

指的也是后爹吴摩西了。老曹：

“九年前，你娘跟人跑了，也不知回来了没有？要是回来了，你也能见着。”

改心擦擦泪，摇摇头：

“爹，我不回延津。”

老曹倒吃了一惊：

“为啥？怕你娘打你？”

指的是温家庄老曹的老婆了。改心：

“爹，其实我挺恨延津的。”

老曹想了想，脑子里转过这个弯儿来；叹口气，暮色中，扯起改心的手，两人回了家。

改心也就是曹青娥，十八岁那年，嫁到了沁源县牛家庄。为这桩婚事，娘和曹青娥又吵了一架。娘也就是老曹的老婆，与曹青娥吵架之前，先和老曹吵了一架。老曹和“温记醋坊”的经理小温，那天从沁源县牛家庄听戏回来，老曹将老韩提亲的事，与老婆说了，老曹老婆一听就急了。老曹老婆没有去过沁源县，也没有去过牛家庄，但她像骂延津一样，把沁源县和牛家庄骂了个狗血喷头。骂沁源县和牛家庄并不是她跟沁源县和牛家庄有什么过节，而是在提亲之前，老曹没事先跟她商量。这时说的就不是婚事，而是在家里谁做主的事。买个灯盏都跟她商量，嫁个女儿反倒不商量了？见老婆急了，老曹磕着烟袋：

“这不是跟你商量呢吗？”

老曹老婆放下商量，扭头又抓住一个路远。从襄垣县温家庄，到沁源县牛家庄，有一百多里。老曹老婆：

“襄垣县的男人都死光了，非要疯到沁源县去？”

又说：

“我好不容易把她养大，该中用了，又让她飞了，当初我还买她干啥？”

关于路远，老曹本也有些含糊，这时说：

“这也是我的心病，妮嫁过去，回一趟娘家，得两天，路上还得住

店。”

老曹又说：

“不是我起的意，是老韩从中间撮合的。”

老曹老婆马上将矛头对准老韩：

“这叫啥腌臢朋友？明知是个坑，还故意让人跳。”

又埋怨老曹：

“快六十的人了，连个朋友都不会交：从今往后，再也不准去沁源县。”

老曹：

“小温也说这婚事好呀。”

老曹老婆：

“你跟小温过，还是跟我过？”

又骂：

“我看你是成心，与人联起手气我。把我气死了，你好再娶个小。”

已经把一件事说成了另一件事。老曹见老婆越说越多，不再说话。看来这婚事是成不了了。老曹想换个时间，给沁源的朋友老韩，还有“温记醋坊”的小温解释一下，就当这事没发生过。老曹按下此事不敢再提，没想到三天之后，沁源县牛家庄的朋友老韩，带着牛书道上门来

了。老曹这里出了岔子，老韩却以为大局已定。看到老韩带人来了，老曹吓了一跳，担心老婆顾头不顾屁股，再把朋友骂一顿，大家伤了和气；没想到老韩话多，进门就说，几句话下来，倒说得老曹老婆偃旗息鼓。老韩：

“嫂子，哥去听戏的时候，我说过一句闲话；知道他在家里做不了主，现在跟你商量来了。”

老曹老婆刚要说什么，老韩止住她：

“你没说话之前，就是一句闲话；成与不成，全听你一句话。”

老曹老婆刚要说什么，老韩又说：

“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，我把孩子也带来了。”

老曹老婆要说什么，老韩又说：

“这孩子俺哥和小温看过，但他们看管啥用呢？是不是个材料，还得过嫂子的眼，才能看出个大概。婚事成与不成，先放到一边，你说他两句，也让他长进长进。”

老韩说这话只是因为一个话多；话一多，句句不过脑子，句句都是虚的；但老曹老婆听后，却似喝下一服良药，登时就解了心病。老曹不但翻山越岭把孩子带来了，牛书道正撅着屁股，从毛驴车上往下卸香油、布匹、几袋芝麻，和几只“咯咯”叫的活母鸡。老曹老婆脸上马上转阴为晴：

“来就来吧，这么远，还带东西。”

老韩和牛书道在温家庄住了三天。三天之后，老曹老婆同意了这门亲事。同意这婚事不是因为老韩会说话，也不是贪图牛书道带的东西，而是看中了牛书道这个人。与老韩相反，牛书道不爱说话。正是因为不爱说话，说起话来，句句过脑子。老曹老婆说什么，他都想半天；想完，站起身说：

“伯母说的正是。”

用的还是文词。老曹老婆又说什么，他又想；想完，仍站起身说：

“伯母说的正是。”

几个“正是”下来，老曹老婆欢天喜地。欢天喜地不是说过去老曹家里总吵架，牛书道处处顺着她的心思；而是牛书道说话的样子，站起坐下的做派，老曹老婆没有见过。老韩和牛书道来到曹家，老韩住在西屋，牛书道住在东屋；每天清早，东屋便传来朗朗的读书声。因为牛书道的到来，曹家换了一种气氛和味道，一下成了耕读之家。老曹老婆不但改变了对婚事的看法，也改变了对老韩的看法，改变了对沁源县和牛家庄的看法。见老婆改变了看法，老曹也改变了看法，重新开始喜欢牛书道和老韩，还有沁源县和牛家庄。听说老韩来了，“温记醋坊”的经理小温也过来看望。老韩和牛书道在温家庄住了三天，赶上毛驴车，回了沁源县。老曹老婆拿定主意，要将曹青娥嫁给牛书道。婚事老曹老婆同意，老曹同意，但改心也就是曹青娥却不同意。曹青娥以前跟爹去沁源县牛家庄时，见过这个牛书道，但两人没有正经说过话。这次牛书道在她家住了三天，两人也没有正经说话，牛书道只顾读书了。按说读书是件好事，曹青娥却从心眼里不喜欢他。头一回见面就不喜欢，第二回见面仍不喜欢。老曹老婆却认为曹青娥不是不喜欢牛书道，而是故意跟娘治气。看着娘喜欢，她才故意不喜欢。按说一桩婚事，本也不必在一棵

树上吊死，但曹青娥越不喜欢，老曹老婆越要成就这门婚事。为此两人又大吵一架。曹青娥：

“你喜欢，你嫁给他，反正我是不嫁。”

又说：

“除了他，我嫁谁都行。”

本来不是赌气，也变成了赌气。老曹老婆验证了自己的想法，这时不骂曹青娥，开始拍着手骂老曹：

“这婚事可是你提的头，你张罗的这摊屎，你自己吃去。”

又说：

“反正这事我答应了；要是办不成，我就上吊。”

倒把老曹夹到了中间。这天半夜，老曹起身，欲去小温的醋坊翻醋糟；来到院中，见女儿房里仍亮着灯，便放下手中的木锨，拍了拍女儿的门。曹青娥打开门，老曹进去，蹲到地上吸烟；又招招手，让女儿坐在自己身边。老曹吸着烟说：

“挺好的孩子，咋就不嫁呢？”

曹青娥不说话。老曹：

“别故意跟你娘治气，别因为跟她治气，耽误了自个儿。”

曹青娥：

“过去是跟她治气，这次不是治气，我看着那人别扭。”

老曹：

“哪里别扭了？”

曹青娥：

“我觉得他有点儿傻。那天我到东屋墙根下偷听过他读书，他天天念的书，都是同一段；一大半还念错了，自己往里填词。”

老曹点点头，又叹了一口气：

“我也看出来了，他不是个聪明人，是个老实孩子。正是这个老实，爹才劝你嫁过去。人都说聪明人好，可嫁人，还是嫁个老实的妥当。这不是出门做买卖，是居家过日子。爹活了五十多岁，吃亏都在精人手里。你娘不就假装精？我这一辈子，就毁在她手里。”

曹青娥：

“除了不喜欢他，我也不喜欢沁源县牛家庄。”

老曹：

“你就去过一回；醋坊的小温，见过大世面，他就喜欢。”

曹青娥：

“再说，那里太远。”

老曹又一愣。路远，本是老曹老婆起初不同意这门婚事抓的把柄。

曹青娥：

“我一下又感到自己被卖到了生地方。爹，到一个新地方，我夜里怕黑。”

老曹叹息一声：

“你如今长大了，和五岁时不一样。就说这个远，也听爹一句话，远有远的好处。我儿嫁得远一些，再不会受你娘的气。”

老曹又说：

“再说，老韩看准的人家，不会出大错。他是爹的好朋友，不会骗我。”

又说：

“他要骗我，图个啥呢？”

曹青娥这时哭了，将头伏在爹的肩头。

等曹青娥嫁给沁源县牛家庄牛书道，却发现他们全家，都被老韩骗了。老曹和小温到沁源县牛家庄听戏时见到的牛书道，后来老韩和牛书道到襄垣县温家庄来，老曹、老曹老婆和曹青娥见到的牛书道，都是假的。假不是说人假，人还是这个人，只是见人怎么说话，到人家里怎么应对，本来他不是这样，现在说的做的，全是老韩教的。包括老曹老婆说话，他站起身说“伯母说的正是”，这个“正是”，就是因为老韩爱唱戏，由戏文里扒的。天天清早起来读书，也是老韩指使的。等曹青娥嫁给牛书道，牛书道露出真相，就成了另一个牛书道。另一个牛书道倒不是曹青娥当初认为的傻，他也不傻，但也不文静，也不喜欢读书，从来

不说“正是”，剩下的就是调皮和胡搅蛮缠。在外胡搅蛮缠，在家里也胡搅蛮缠。当初曹青娥随老曹到牛家庄赴老韩五十岁的寿宴，牛书道见了曹青娥，看曹青娥出落得漂亮，便一下看上了，缠着爹去找老韩，想把曹青娥娶到手里。磨香油的老牛经不起他缠，便找老韩。老韩一开始有些犹豫，觉得两人并不般配，从襄垣县到沁源县，路也有些远。但老韩与老牛是好朋友。两人本不是好朋友，老韩过去的好朋友是老丁，两人常在一起打兔唱戏；后来因为布袋的事闹翻了，就和磨香油的老牛成了好朋友。老牛不喜欢打兔，也不喜欢唱戏，但另外有一个爱好，和老韩相同：搁方。所谓“搁方”，就是在地上横七竖八画成方格，七八五十六个“眼”；一方用瓦碴，一方用草节，蹲在地上，看谁能把对方围住。类似围棋，又不是围棋。看似搁方，左推右堵，似在搁放整个世界。搁方倒在其次，重要的是，两人经年累月将方搁下来，输赢大体各半，这就较上了劲。搁方较上劲，生活中反倒离不开了。何况两人天天一个村住着，老韩和沁源县的老曹，一年才见三两面，老牛对老韩，似比老曹对老韩更重要些。老韩爱说话，又爱揽事，经不起老牛磨，便开始主张这桩婚事；并在这桩婚事上，偏向了朋友老牛。人一有偏向，中间自然有假。曹青娥和牛书道在一起生活了四十五年。曹青娥花了十年工夫，才将牛书道的调皮和胡搅蛮缠扳了过来。等扳过来，这时曹青娥成了温家庄的娘，牛书道成了温家庄的老曹。

曹青娥与牛书道头一回大闹，是在怀了牛爱国他哥牛爱江之后。闹不足，曹青娥半夜跑了。牛书道第二天早起发现后，以为她去了襄垣县温家庄娘家，也没在意。说：

“跑就跑，不能惯她这个毛病。”

曹青娥十天还没回来，牛书道仍没在意。还是老牛和老韩看不过眼，逼牛书道到襄垣县温家庄去接曹青娥。牛书道到了襄垣县温家庄，

曹青娥却没来这里。牛书道登时傻了，老曹傻了，老曹的老婆也傻了。
老曹：

“她跑的时候，你咋不拦她？”

牛书道：

“她半夜跑的，我睡着了。”

老曹这时急的不是跑，而是半夜，老曹跺着脚：

“你咋能让她半夜跑呢？她夜里怕黑。”

曹青娥没嫁人的时候，老曹老婆天天跟她吵；现在曹青娥跑了，老曹老婆却不干了，扑上去撕打牛书道：

“我养了她十三年，让你给弄丢了，姓牛的，你赔我人！”

还是老曹明白曹青娥的心思，这时敲着烟袋说：

“我知道她去哪儿了。”

牛书道和老曹老婆愣在那里：

“哪儿？”

老曹：

“她必是去了延津。”

牛书道也没去过延津，只是愣愣地问：

“那她还会回来吗？”

老曹这时才知道牛书道果然有些傻。说他傻不是他心眼不够数，而是遇事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便叹口气说：

“她要没怀孩子，回来不回来就不一定；现在怀着孩子，还能跑到哪里去呢？”

又叹息：

“过去能跑的时候没跑，现在不能跑的时候跑了，要说可怜，也就这点可怜。”

这是牛爱国他妈曹青娥，常说的另一段话。

五

牛爱国三十五岁的时候，他妈曹青娥告诉他，曹青娥嫁到牛家庄第二年，阴历四月，半夜跑了，并没有去延津，而是去襄垣县找一个同学叫赵红梅，在外住了半个月。去找赵红梅并不是因为和牛书道生气，没地方去，才去赵红梅家；或担心延津路远，没有去延津；而是曹青娥压根儿没想去延津，也没想起去延津；去赵红梅家，也不是为了找赵红梅，而是为了向赵红梅打听她的表哥。赵红梅的表哥叫侯宝山。

牛爱国小的时候，他妈曹青娥并不亲他，偏向他的弟弟牛爱河。他爸牛书道偏向他哥牛爱江。正是爸妈都不亲他，他从小就想离开家，后来当了兵。当兵没跟爸妈商量，跑到镇上跟姐商量。但到了牛爱国三十五岁以后，爸牛书道已经死了，妈开始跟牛爱国说得着。妈有心事的时候，不找哥哥牛爱江说，不找姐姐牛爱香说，不找弟弟牛爱河说，单找牛爱国说。但牛爱国有心事，却不给妈说。妈一说起来，皆是六十年前、五十年前的事情。六十年前、五十年前的事情，如今说起来，桩桩件件，都成了闲话。这些闲话，妈春天说得少，夏天说得少，秋天说得少，冬天说得多。通常是在夜里，围着一盆火，妈东向坐，牛爱国西向坐，妈说完一段，一笑；说完一段，又一笑。牛爱国听后却没有笑。

曹青娥当年去找赵红梅，并没有半夜上路。没有半夜上路不是怕天黑。曹青娥和牛书道结婚后，两人说不到一块儿去；白天说不到一块儿还好办，可以各干各的；夜里睡在一张床上，就不得不说，一说就吵架；吵架吵到半夜，曹青娥推门出去，到街上去转；正在气头上，便顾不得天黑，或忘了天黑；久而久之，就真的不怕天黑。曹青娥嫁过来一年，掐指一算，共吵了八十多场架。曹青娥和牛家庄一个叫李兰香的本

家二嫂说得着，一次对李兰香说：

“嫁给牛书道，也不是没有好处，从此不怕天黑。”

但过去吵归吵，第二天天一亮，两人又无话说，各干各的；这天半夜从牛家跑了，还是出嫁以来头一回。吵完架，牛书道赌气倒头睡了，曹青娥决定去襄垣县找赵红梅。收拾好包袱，推门出去，并没有马上出发；没出发不是怕天黑，而是肚子饿了。曹青娥自怀上牛爱国他哥牛爱江，饭量比以前大了两倍。过去吵架吵到半夜不饿，现在一动劲儿就饿。她放下包袱，先去厨房捅开火，然后和面；等锅里的水开了，往锅里揪面疙瘩；待面疙瘩半熟，卧里一鸡蛋；面疙瘩和鸡蛋煮熟，加了酱、醋、盐；起锅，又加了葱花和香油。捧着这碗疙瘩汤卧鸡蛋，不慌不忙吃完，正是五更鸡叫；打了一个饱嗝，这才挎着包袱上了路。

曹青娥在襄垣县樊家镇上学时，和赵家庄的赵红梅是同学。那时镇上刚有学校，班上的学生年龄都大；两人上到五年级，曹青娥已十六岁，赵红梅十七岁。赵红梅在班里功课好，曹青娥在班里功课差，两人在学校没有太多的交往；但礼拜一从各自村里到镇上上学，礼拜六从镇上回村里，两人常搭伴赶路。温家庄距镇上二十里，赵家庄距镇上二十五里。赵红梅从镇上回家，要先路过温家庄。从赵家庄温家庄到镇上，中间要翻一座山。赵红梅在学校功课好，待到了路上，像换了一个人，爱跟曹青娥说男女之事。曹青娥这方面开窍，还是赵红梅教的。赵红梅只比自己大一岁，没想到她懂那么多。曹青娥个头高，胆子却小，夜里怕黑；赵红梅个子矮，十七岁了，个头不到一米六，胆子却大，夜里不怕黑。两人从学校搭伴往家走，有时天黑了，赵红梅把曹青娥送到温家庄村头，然后再回赵家庄；或干脆在温家庄曹青娥家住下；夜里，两人睡在一个被窝里；第二天早起，赵红梅再回赵家庄。礼拜一早上，天不亮的时候，赵红梅又从赵家庄赶到温家庄，接上曹青娥，两人再搭伴去

镇上上学。

曹青娥十七岁时，镇上有了一部“东方红”拖拉机。开拖拉机的小伙子叫侯宝山。春天的时候，秋天的时候，侯宝山开着“东方红”拖拉机，到各村去耕地。拖拉机耕地与牛不同，牛白天耕地，夜里就睡了；拖拉机白天耕，夜里也耕。曹青娥夜里睡觉，一觉醒来，就听到地里传来拖拉机的轰鸣声。拖拉机手到各村耕地，在村里各家轮着吃饭。早饭、晚饭在家里吃，午饭由各家给拖拉机手送到地头。轮到曹青娥家，曹青娥就到地里给侯宝山送饭。侯宝山瘦高个儿，细眼，留个分头，从拖拉机上跳下来，摘下白手套，蹲在地头吃饭；曹青娥等着拿饭罐、水罐和碗筷，看着他吃。攀起话来，知他是同学赵红梅的表哥，两人马上近了许多。吃完饭，曹青娥没有拿饭罐、水罐和碗筷，跳上侯宝山的拖拉机，看他耕地。拖拉机身后，泥土像浪花一样，一垄垄翻起。两人从地这头耕到地那头，又从地那头耕到地这头。攀起话来，曹青娥没有遇见过像侯宝山这么会说话的人。会说话不是说他话多，嘴不停，而是说起话来，不与你抢话；有话让你先说，他再接着说。曹青娥与她娘，吵起嘴来，都是抢着说。正因为这样，曹青娥认为侯宝山不爱说话。两人说了拖拉机，说了镇上拖拉机站，拖拉机站有几个人，每人每天都干什么，又说起赵红梅，都是曹青娥挑起的话头。曹青娥问什么，他答什么；说完一笑，又闭上了嘴。曹青娥问：

“你白天也耕，晚上也耕，不累呀？”

侯宝山：

“一个村没多少地，耕完再歇。”

又说：

“再说，我爱夜里耕地。”

曹青娥：

“为啥？”

侯宝山：

“白天耕地不好看，夜里大灯照着，才有意思。”

这时加了一句：

“要不你夜里来试试？”

曹青娥：

“夜里我可不敢来，我夜里怕黑。”

侯宝山：

“你要想来，我夜里去接你。”

曹青娥以为是句玩笑，一笑，也没理他。这天半夜，曹青娥已经睡着，听到有人轻声拍后山墙；曹青娥起身，出门，转到墙后，竟是侯宝山。大半夜，他仍戴着一副白手套。曹青娥看看爹娘的后山墙，啐了侯宝山一口：

“你看着不爱说话，胆子倒大。”

侯宝山拉住曹青娥的手，带她走出胡同，绕到村后，一路跑着到了地里。拖拉机正在地头等着，两盏大灯，照出二里远。两人从地这头耕

到地那头，又从地那头耕到地这头。四周一片漆黑，拖拉机白天是犁地，现在成了犁黑。前边的黑，像白天身后的泥土一样，在两盏大灯的照射下，翻向两边。虽然黑越犁越多，但犁掉一些，就少一些。曹青娥怕黑，但有大灯在犁黑，旁边又有侯宝山坐着，她看着前方，一言不发。

三天之后，温家庄的地耕完了，侯宝山开着拖拉机走了。侯宝山走了以后，曹青娥夜里开始睡不着觉，觉得周边更黑了。这时睡觉像小时候一样，又开始点灯。秋天，侯宝山又开着拖拉机来了，又在温家庄耕了四天。白天，曹青娥不理侯宝山，侯宝山也不理曹青娥；到了夜里，侯宝山到曹家院后接曹青娥，两人绕到地里，一块儿用拖拉机犁黑。曹青娥：

“你这拖拉机不好。”

侯宝山：

“咋？”

曹青娥：

“只会在地里跑。”

侯宝山：

“在路上也能跑。”

曹青娥：

“跑不快。”

侯宝山：

“你想干啥？”

曹青娥：

“要跑得快，带我去个地方。”

侯宝山：

“啥地方？”

曹青娥：

“挺远。”

挺远是哪里，曹青娥就不再说了。两人从地这头耕到地那头，又从地那头耕到地这头。

第二年夏天，沁源县牛家庄的老韩，给曹青娥提亲。老韩和牛书道从襄垣县温家庄走的第二天，天上下着雨，曹青娥冒雨跑到镇上拖拉机站，去找侯宝山。因为下雨，侯宝山没有去村里耕地，拖拉机在拖拉机站歇着，侯宝山和拖拉机站的几个人在屋里打扑克。侯宝山输牌了，脸上贴满纸条。看曹青娥一身湿跑进拖拉机站，侯宝山吃了一惊，忙胡噜掉脸上的纸条，从屋里跑出来：

“你咋来了？”

又说：

“快去灶间烤烤衣裳。”

曹青娥：

“我不去灶间，我有一句话问你。”

侯宝山：

“灶间也能问。”

曹青娥：

“不，找个清静的地方。”

转身出了拖拉机站。侯宝山忙跟出来，到了镇外河堤上，侯宝山也淋了一身湿。曹青娥：

“侯宝山，你能带我跑吗？”

侯宝山吃了一惊：

“跑？去哪儿？”

曹青娥：

“去哪儿都成，只要离开襄垣县。”

又看侯宝山一眼：

“你带我跑，我就嫁给你。”

侯宝山愣在那里，想了半天，搔着头：

“想不出哪里能存身啊。”

又说：

“嫁给我，不一定非跑呀。”

又说：

“再说，一跑，我就开不成拖拉机了，全县才五台。”

曹青娥照地上啐了一口：

“我明白了，在你心里，我还不如一个拖拉机。”

转身跑了。侯宝山在后边追：

“你别急呀，这事咱可以再商量。”

曹青娥扭回头，恨恨地说：

“这事没商量，我最讨厌胆小的人。”

转身回了温家庄。半年之后，曹青娥嫁给了沁源县牛家庄的牛书道。又半年过去，听说侯宝山也结了婚。曹青娥结婚之后，因与牛书道说不到一块儿，这时常常后悔，当初不该为一个“跑”跟侯宝山赌气。如果当初跟了侯宝山，就是不跑，两人也能过到一块儿去；攀起话来，侯宝山不与人抢话，两人就吵不起来；除了不吵架，侯宝山有拖拉机，曹青娥也不怕黑。虽然跟牛书道在一起，也开始不怕黑，但这个不怕黑，不是那个不怕黑。这天与牛书道吵到半夜，突然想起侯宝山，便收拾包袱，到襄垣县赵家庄去找赵红梅，想打听一下侯宝山过得怎么样。从沁源县到襄垣县，路上走了一天半。找赵红梅也不是去赵家庄，赵红梅也出嫁了，嫁到了季家庄，丈夫老季是个木匠。曹青娥到季家庄找到赵红

梅，赵红梅吃了一惊：

“你咋来了？”

曹青娥：

“跟你打听一句闲话。”

夜里，赵红梅将木匠老季赶到牛屋去睡，曹青娥与赵红梅睡在一起。两人在被窝里抱在一起，似又回到了几年前两人正在上学，赵红梅住在温家庄曹青娥家的时候。只是如今曹青娥怀孕了，两人贴得不像以前那么紧。赵红梅：

“你要打听个啥？”

这时曹青娥就不是打听，而是说：

“我想找侯宝山，让他离婚。”

赵红梅：

“你也不问问人家过得啥样，人家老婆啥样，就叫人家离婚。”

曹青娥：

“他要离婚，我就离婚，等他一句话。”

赵红梅：

“凭个啥？”

曹青娥：

“我和他在拖拉机上，他摸过我。”

赵红梅“扑哧”笑了：

“那算个啥？”

曹青娥：

“摸和摸不一样。”

接着两人不说话。半晌，曹青娥又说：

“也不是离婚的事。”

赵红梅：

“那是啥？”

曹青娥：

“侯宝山要离婚，我就不要肚里的孩子了。”

两人又半天没说话。半晌，曹青娥又说：

“也不是孩子的事。”

赵红梅：

“那是啥？”

曹青娥：

“我光想杀人，刀子都准备好了。赵红梅，你让我杀人吗？”

赵红梅搂紧曹青娥，曹青娥又说：

“除了杀人，我还想放火，我从小爱放火。赵红梅，你让我放火吗？”

赵红梅更加搂紧曹青娥，曹青娥在赵红梅的怀里哭了。

第二天上午，曹青娥扛着肚子，到镇上拖拉机站找侯宝山。拖拉机站还是原来的拖拉机站，院子房屋的样式，一点儿没变。但侯宝山不在，“东方红”拖拉机也不在。拖拉机站场院的槐树下，站着拖拉机站的老李和老赵；老李和老赵比前两年老了许多。老李告诉曹青娥，侯宝山开着拖拉机到魏家庄耕地去了。曹青娥又从镇上到魏家庄。魏家庄的人告诉她，魏家庄的地耕完了，侯宝山开着拖拉机去了吴家庄。曹青娥从魏家庄又到吴家庄。吴家庄的人说，侯宝山开着拖拉机来过吴家庄，但没在吴家庄停留，直接去了戚家庄。曹青娥从吴家庄又到戚家庄，终于听到“东方红”拖拉机的轰鸣声。循着轰鸣声找去，在戚家庄村西后岗上，看到了“东方红”拖拉机。接着看到侯宝山在拖拉机里坐着，从地这头耕到地那头，又从地那头耕到地这头。但拖拉机上不是一个人，还有一个女的，怀里抱着一个半岁大的孩子；侯宝山在开拖拉机，那个女的在啃一根甘蔗，吃一口，吐一口。拖拉机到了地头，侯宝山从拖拉机上跳下来喝水，曹青娥看到他胖了，也黑了。那女的在拖拉机上喊：

“娃他爹，把娃接下来，给他把泡尿。”

曹青娥这时发现，那辆“东方红”拖拉机，比前几年破了许多。侯宝山开拖拉机，也不戴白手套了。曹青娥突然明白，她找的侯宝山，不是这个侯宝山；她要找的侯宝山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已经死了。曹青娥也没上去跟侯宝山说话，转身离开戚家庄。从戚家庄也没回季家庄赵红梅

家，直接去了襄垣县城。在襄垣县城的旅店住了十天，又挎着包袱回了沁源县牛家庄。牛书道和牛家的人，都以为曹青娥去了一趟河南延津。牛书道：

“去延津了，也不说一声。”

曹青娥没理他。五月端午回襄垣县温家庄走娘家，爹爹老曹也以为她去了一趟延津；吃过饭，剩下老曹和曹青娥，老曹问起延津，曹青娥：

“我没有去延津。”

老曹：

“那你去哪儿了？”

曹青娥不再答话，老曹也不再问。但老曹还是以为她去了一趟延津。

曹青娥真正去延津，是在十八年之后。这年秋天，襄垣县温家庄的爹老曹死了。这年牛爱国他哥牛爱江十七岁，牛爱国他姐牛爱香十五岁，牛爱国七岁，牛爱国他弟牛爱河两岁。曹青娥在牛家庄生活了二十年，早已将丈夫牛书道掰扯过来。两人不再吵架。但这时的牛书道，成了已经去世的襄垣县温家庄的老曹，曹青娥成了老曹老婆。曹青娥这时才明白，人是掰扯不得的，掰扯了别人，就是掰扯了自己。牛爱国记得他小时候，爸牛书道不爱说话，妈曹青娥动不动就急。家里大小事务，全由妈做主，爸蹲在旁边吸烟，也不说话。妈一急就打孩子；也不是打，是拧；拧你的脸，拧你的胳膊，拧你的大腿，拧住哪里算哪里；边用劲边说：

“憋住，不许哭。”

曹青娥去延津那年三十八岁。去延津的因由和延津没有关系，和襄垣县温家庄爹爹老曹的死有关系。老曹活了七十五岁。老曹七十岁之后，和七十岁之前是两个人。老曹赶了一辈子大车。七十岁之前，老曹是个不爱说话的人，遇事也不爱做主；不爱做主是因为他做不得主，家里大小事务全由老婆做主；剩下的就是一个和气。曹青娥小的时候，常骑到爹爹老曹的脖子上；直到出嫁之后，心里有什么话，都是跟爹说，不跟娘说。但老曹临死前的五年，似变了一个人。老曹的变，和老曹老婆的变连着。老曹老婆在家里做了一辈子主，动不动就急，跟老曹吵了一辈子架，跟曹青娥也吵了一辈子架；但七十岁之后，突然不跟人吵了，遇事也不做主了，对一切都撒手不管；人说什么，她都应承，一切似无可无不可。一个跟人吵了一辈子架的人，到了晚年，话突然少了，对人笑咪咪的。老太太个头又高，拄着一根长柄拐杖，弯着腰与你说话，越发显得慈眉善目。牛爱江、牛爱香、牛爱国、牛爱河跟爹娘到襄垣县温家庄姥娘家串亲，都说姥娘对人亲。老曹七十岁之后，倒变成了年轻时的老曹老婆，唠叨，小心眼，爱生气；遇事爱做主，又做不到正地方。曹青娥一家去襄垣县温家庄串亲，牛爱江、牛爱香、牛爱国、牛爱河稍微一闹，他就用眼睛瞪孩子，气哼哼的。老曹年轻时对人大方，七十岁之后，开始小气。曹青娥小时，他赶大车出门，回来给曹青娥也就是改心买饅子和肉合子吃；现在一家人吃饭，牛爱江、牛爱香、牛爱国、牛爱河盛饭超过两碗，他的脸就拉了下来。牛爱江、牛爱香、牛爱国、牛爱河都说，到姥爷家串亲吃不饱。牛书道吃饭时爱吸烟，一次正月里串亲，全家人吃饭，老曹不吃，拉着脸，气哼哼的；曹青娥以为爹嫌孩子们吃得多；饭后，他将曹青娥叫到里屋，说：

“吃了一顿饭，他吸了我七颗烟。”

原来说的是牛书道。串亲回去的路上，曹青娥将牛书道骂了一顿。骂完，曹青娥哭了。哭不是哭牛书道吸烟，而是爹爹的性子变了。老曹死时，曹青娥并没有特别伤心；死后，也没有特别想他。该想的，老曹活着的后五年都用光了。但老曹死后三个月，曹青娥突然开始想念爹爹老曹。夜里常梦见他。这时的老曹，又变回七十岁之前的老曹，或六十岁的老曹，或五十岁的老曹，或四十多岁的老曹，或刚买曹青娥也就是改心时的老曹。老曹用脖子驮着她，笑着在街上走，给她买吃物；或老曹趴在地上，让曹青娥当马骑；或曹青娥要出嫁了，老曹拦住轿子不让走，哭着拉住曹青娥的手：

“妮，你嫁走了，谁管我呀？”

或：

“妮，牛书道那人没正性，不能嫁。”

在梦里，反倒是曹青娥要嫁牛书道，爹不同意；或嫁的又不是牛书道，而是侯宝山；与爹吵了起来。爹见她不听，用手打自己的脸：

“都怪我，当初错听了老韩一句话。”

曹青娥见爹打自己，上前搂住爹的手哭：

“爹呀，这事咱还可再商量。”

就哭醒了。一次梦见爹又与前不同，一个人站在墙根，两手贴着墙，一动不动。曹青娥：

“爹，你咋了？你病了吗？”

爹呆着脸，也不说话。曹青娥：

“爹，看你把扣子都扣错了，衣裳扭着。”

上前与爹解扣子，重新扣好。扣完扣子，突然发现爹的头没了。没头的爹，仍站在墙根。曹青娥惊呼：

“爹，你的头呢？”

一身冷汗醒来，再睡不着。之后半个月，经常梦见爹没头了。也不是每一回都没有，有时有，有时没有。接着又梦见不是老曹这个爹，而是曹青娥小时候还是巧玲时的爹吴摩西。曹青娥十八岁之前，常常梦见吴摩西；梦得多了，把吴摩西的面目梦没了；面目没了，梦也就少了。现在因为爹爹老曹，又重新梦见另一个爹爹吴摩西。但吴摩西的面目仍旧模糊，或像老曹一样，头干脆没了。两个爹的头都没了，一个死了，一个不知是死是活，曹青娥突然下决心要去一趟河南延津，看看另一个爹是否也已经死了。不管是死是活，都想找到他。如果没有死，想看看他的头，他的面目，将这头和面目，重新安到梦中的爹爹头上。第一天起的意，第二天就上了路。为何突然去延津，去延津干啥，曹青娥在家里做主做惯了，也没有跟丈夫牛书道商量。听说她去延津，牛书道也不敢问去的事由，只是问：

“几时回来？”

曹青娥：

“或十天，或半个月，或干脆就不回来了。”

牛书道不敢再问。曹青娥带上两个提包，用手巾系到一起，扛在肩上，让大儿子牛爱江用自行车将她载到沁源县城，从沁源县城坐长途汽

车到太原；从太原坐火车到石家庄；从石家庄转火车到了新乡；从新乡又坐长途汽车，终于到了延津。前后用了四天。一个月后，曹青娥从河南又返回山西沁源县牛家庄。牛书道见她这么长时间没有回来，心一直提着；见她回来，终于松了一口气；但也不敢问别的，问：

“十八年前去过一趟延津，十八年后又去了一趟，延津到底咋样啊？”

曹青娥：

“延津好得很，不然我也不会去两趟，不然我也不会住这么长时间。我又找到个娘家。”

要哭的样子。牛爱国三十五岁之后，他妈曹青娥开始跟牛爱国说知心话。一次对牛爱国说，她一辈子去过一趟延津，但在延津仅待了三天。到了延津，发现延津跟别的没有去过的生地方没有区别。她小时候记得的延津，和三十三年后的延津，是两个地方。东街变了，西街变了，南街变了，北街变了，十字街头也变了，西街西头，当年爹爹吴摩西和娘吴香香蒸馒头的院子早没了。比这些重要的是，她没有找到巧玲时的爹爹吴摩西。三十三年前，她与吴摩西失散之后，吴摩西像她一样，再没回过延津。曹青娥没回延津是因为被人卖到了山西，当时才五岁；吴摩西是个大人，并没有被人卖，怎么也没有回来呢？三十三年没有音讯，也不知他去了哪里，如今是死是活。曹青娥记得爷爷家在南街，三十三年前叫“姜记”弹花铺；如今弹花铺还在，弹花不用脚蹬了，装了一部柴油机，弹花锤“哐当”、“哐当”在自己翻跟头。但她记得的人都死了。爷爷老姜死了，大伯姜龙死了，三叔姜狗也死了，剩下的皆是姜龙姜狗的后代，见面都不认识。一个孩子被卖，本是一件大事；三十三年后孩子又回来了，也是一件大事；但卖孩子是三十三年前，三十三

年前的大事，三十三年后，就成了“听说”。当年当回事的人，或走了，或死了，剩下的是一帮“听说”的人，也就无人把上辈子人的事当回事。不把三十三年前卖人的事当回事，三十三年后回来，也就没人当回事。虽也百感交集，到说起来，还是一段闲话。曹青娥在延津待了三天，就离开延津，去了新乡，去找当年与爹爹吴摩西分手的东关汽车站，汽车站旁边的鸡毛店。但到了东关，汽车站二十年前已搬到了西关；当年的汽车站，现在成了一座化肥厂。化肥厂占地几百亩，十几根大烟囱，“突突”往天上冒着白烟，哪里还有当年鸡毛店的踪影？也就在新乡待了一天。牛爱国问：

“在延津待了三天，在新乡待了一天，咋一个月后才回来？”

曹青娥：

“我又去了开封。”

牛爱国：

“去开封干啥？”

曹青娥：

“虽然在新乡看到一个化肥厂，我还是回到了小时候，这时突然想见另一个人。”

牛爱国：

“谁呀？”

曹青娥：

“当年把我拐走的卖老鼠药的老尤。老尤是开封人。”

牛爱国：

“见他干吗？”

曹青娥：

“他把我拐到济源，当时真不想卖我。”

又说：

“三十三年了，我特别想问他一句话。”

牛爱国：

“啥话？”

曹青娥：

“他把卖我那十块大洋，使到啥地方去了。是买了头牲口，还是置了块地，还是拿它做了小买卖。”

牛爱国：

“事到如今，问这些有啥用啊？”

曹青娥：

“就是这些话没用，我也想见见老尤，看他如今成了啥模样，他是所有这些事的病根。”

曹青娥说，她从新乡又坐长途汽车到长垣；从长垣坐轮渡过黄河；过了黄河，又乘长途汽车到了开封。到了开封，开始找老尤。虽然知道三十三年过去，怎么也找不到老尤；既不知老尤如今是死是活，也不知老尤家住在开封何处，现在又搬到何处；同时对老尤的模样，脑子里也开始模糊。就是不模糊，三十三年后的老尤，也不是三十三年前的老尤了。但曹青娥去了马市街，去了相国寺，去了潘杨二湖，去了夜市，开封的大街小巷，杳杳晃晃，都跑遍了。每天都能碰到成百上千个老头，但哪一个看上去，都不是老尤。明知道找不到老尤，但曹青娥在开封找了二十多天。这时候就不是找老尤了。身上的盘缠越花越少，十天之后，曹青娥住不起旅店；这时白天找老尤，夜里睡在开封火车站。这天半夜，曹青娥正在火车站候车室的椅子上睡觉，头枕一个提包，脚踏一个提包，突然看到了爹。这个爹不是吴摩西，而是山西襄垣县温家庄的老曹。接着不是火车站，而是相国寺前的夜市。爹在前边走，曹青娥在后边追。爹步子走得很急，曹青娥怎么也追不上。待追上，已满身大汗。曹青娥：

“爹，你来开封干啥？”

爹满脸涨得通红，着急地：

“帮你找老尤呀。”

又说：

“刚才看到老尤，快追上了，又被你拦下了。都怪你。”

曹青娥看着爹，突然一阵惊喜：

“爹，你不是没头了吗？怎么又有头了？”

爹捂着自己的胸口：

“头是有了，这里难受得很。”

开始抓挠自己的心。曹青娥：

“爹，你又没心了吗？”

爹：

“心倒是有，就是苦得很。”

曹青娥猛地惊醒，原来是一个梦。睁开眼，四周全是候火车的陌生人，熙熙攘攘，一个也不认识。曹青娥伏到自己的提包上，哭了。哭不是哭梦到了爹，而是梦中的爹，头又有了，心却苦得很。

这是牛爱国他妈曹青娥，对牛爱国说的另一段话。

牛爱国他妈曹青娥又对牛爱国说，去了一趟延津，知道了另一件事，她的亲爹姜虎，当年就是死在山西沁源县。没想到曹青娥长大，又嫁到了沁源县。但当年跟姜虎一起贩葱的老布老赖也已经死了，也没打听到姜虎当年死在沁源县城的哪条街，哪家饭馆。但从此曹青娥梦里，又多了一个爹。这个爹有头，但无面目。

六

牛爱国与李克智的见面，改变了他对庞丽娜的态度。几年之前，牛爱国去过一趟河北平山县，在滹沱河边，牛爱国和战友杜青海商量过他和庞丽娜的事；几年来，牛爱国对庞丽娜的态度，一直按杜青海给他出的主意。既然离婚离不起，牛爱国就不离婚；庞丽娜可能跟人好了，他先忍着；两人有隔阂，他开始主动填这隔阂；两人没话，他开始主动找话；找话就不能找坏话了，他开始给庞丽娜说好话；或者说，同样一句话，两种说法，他拣的是好听的那一面；坏话也让他说成了好话。说话就要常见面，为了说话，为了说好话，牛爱国在沁源县城南关租了一间房子，临时在县城安了个家，不用庞丽娜休礼拜天再回牛家庄。牛爱国开卡车出外拉完货，不回牛家庄，直接回县城。但几年下来，牛爱国发现话也不是好找的，好话也不是好说的；或者说，没话找话不是件容易的事，专门找好话就更难了。两人本来无话，专门找来的话，就显得勉强；两人说不来，就无所谓坏话或是好话。如果坏话说不来，好话也不一定说得来。两人的心离得远，对同样一句话，就有不同的理解；你认为是句好话，她听起来不一定觉得是好话。再说，天底下哪有那么多好话？每天专门想好话，也想得脑仁疼。好话好不容易想出来，说出去，也不一定能说到人心上。好话说多了，自己听着都假。好话一开始听着入耳，天天说，对方就听烦了；这时好话就转成了坏话。两人无话的时候，还能风平浪静，现在牛爱国天天说好话，倒把庞丽娜说得不耐烦起来。牛爱国一张嘴，本来不是说好话，是说一件事，庞丽娜也捂耳朵：

“求求你，别说了，我一听你说话就恶心。”

或：

“牛爱国，你心太毒了，让我在世上听不得好话。”

牛爱国这时发现，杜青海给自己出的主意，原来是一句空话。毕竟不是十年前在部队，两人坐在弱水河边的时候；从河北平山县，到山西沁源县，中间隔着一千多里，出的主意也打折扣。杜青海的主意不起作用，牛爱国自己改变了主意，不再没话找话了，开始做实事。给庞丽娜洗衣服，给庞丽娜擦皮鞋，庞丽娜爱吃鱼，他给她做鱼。牛爱国过去不会做饭，刚开始做鱼的时候，不是烧糊了，就是没炸透；不是咸了，就是淡了；或有腥味。但一个月下来，会做鱼了，红烧鱼，清炖鱼，干炸鱼块，剁椒鱼头，都做得有滋有味。鱼块要炸两遍，才能炸焦；炸过，要多放孜然和芝麻盐。剁椒鱼头除了多放青椒，还要多放花椒。做完鱼，牛爱国洗过手，换上一套西装，骑自行车，去县城北街纺纱厂门口接庞丽娜。庞丽娜下班，见他来接，问：

“你来干啥？”

牛爱国：

“今儿做鱼了。”

庞丽娜回家吃鱼时，有了笑脸。果然吃比说顶用，庞丽娜吃过鱼，晚上温柔许多。一天夜里，庞丽娜竟抱着牛爱国哭了，说：

“你也不容易。”

牛爱国也觉得自己不容易。但他的不容易不是庞丽娜说的不容易，而是说话办事，一方总想着另一方，就没了自己的心思。没自己的心思倒没什么，所做的每一件事，都不是出自自己内心，而是为了给别人看，牛爱国突然觉得没了自己。自己没了，自己的心思也没了，那牛爱

国成了谁呢？牛爱国也不管自己成了谁，看庞丽娜抱着他哭，几年来的含辛茹苦，总算没有白费，这时追了一句：

“只要你回心转意。”

指的是庞丽娜跟西街“东亚婚纱摄影城”小蒋的事了。没想到庞丽娜一听这话，登时又翻了脸，推开牛爱国：

“本来就没有心和意，哪儿来的回和转？”

牛爱国以后就不再说回心转意的事了，专心做鱼。或者，牛爱国想听的，就是从庞丽娜嘴里说出，她和小蒋之间，本来就没事；本来就没事，哪来的回和转？但牛爱国常常出车到外地拉货，不是每天都能在沁源县城南关家中做鱼；啥时出车回来，啥时才能做鱼。做完鱼，换上西装，就去北街纺纱厂接庞丽娜。渐渐纺纱厂的人都知道，牛爱国一出现，就是家里做鱼了。

这天，牛爱国出车去临汾送酱菜。沁源离临汾三百多里，其中有一半是山路，弯多，拐得急，加上堵车，天不明从沁源出发，到了临汾，已是晚上，城里已亮起路灯。到货栈卸下酱菜，牛爱国要连夜赶回去，货栈的老李说，货栈有一批麻袋，想让牛爱国捎回沁源；但装卸工下班了，只能等到明天。虽在临汾耽误一夜，但回程不空车，对牛爱国还是划算，牛爱国便在货栈住下。第二天一早，货栈的装卸工往卡车上装麻袋，牛爱国信步走出货栈，在一个早点摊上吃了一碗杂碎汤，五个烧饼；回到货栈，麻袋还没有装完，牛爱国又走出货栈，看到货栈拐弯处有一个鱼市，便信步走向鱼市。从货栈看鱼市觉得这市场不大，谁知拐过弯来，竟豁然开阔，熙熙攘攘，人头攒动，原来是个大市场。这市场有二里多长，从东到西，两边的摊子，都是卖鱼的。有卖鲢鱼的，有卖

鲤鱼的，有卖胖头的，有卖草鱼的，有卖带鱼的，有卖鲫鱼的，有卖偏口的，有卖鳢鱼的，有卖泥鳅的，有卖王八的……牛爱国从东头转到西头；临汾的市场，果然比沁源大；市场大，鱼就比沁源便宜。譬如胖头鱼，沁源五块四一斤，这里只卖四块八，个头比沁源还大。牛爱国从西头又转到东头，在一个鱼摊前停下，挑了两条胖头鱼，准备回沁源之后，晚上给庞丽娜做剁椒鱼头。这个鱼摊的鱼贩子是个瘦子，不停眨巴眼；看牛爱国越过许多鱼摊，来买他的鱼，竖起大拇指：

“大哥好眼力。要不要刮鳞开膛？”

牛爱国：

“这鱼晚上才吃，要活的。”

瘦子：

“听口音，大哥不像临汾人。”

牛爱国：

“沁源。”

瘦子：

“沁源我去过，是个好地方。”

瘦子把鱼放到秤盘子里，把秤称得高高的；称好，将两条胖头装到一个塑料袋里，又往塑料袋里灌上水，充上氧气，将鱼交到牛爱国手里，又让了牛爱国一支烟。牛爱国：

“有空到沁源来玩。”

然后吸着烟，拎着鱼回到货栈，麻袋已装车整齐。牛爱国跟货栈的老李打了个招呼，跳上车，发动，开车回了沁源。出城走了二十公里，牛爱国突然感到腹痛，要拉肚子。这时知道早起吃饭吃坏了，也不知是杂碎汤不干净，还是烧饼有毛病；忍着肚子疼往前走，好不容易看到路边有一个厕所，忙停下车，去厕所拉肚子。拉完，肚子舒服些，又上车，发动车往前走。无意中看了一眼挂在驾驶室的鱼袋子，却发现鱼是蔫的。停车，打开塑料袋，鱼已经死了。鱼死了不打紧，刚死的鱼眼珠子是白的，这鱼的眼珠却是黑的；又摸了摸鱼，新鲜的鱼肉应该是紧的，这鱼的肉却是软的；知道是临汾的鱼贩子做了手脚，称鱼时鱼是活的，往塑料袋里装时，用昨天的死鱼掉了包。大概知他不是临汾人，才这么偷梁换柱。想起鱼贩子是个瘦子，又眨巴眼；爱眨巴眼的人，都藏着坏心思。不是为鱼，是为这事，牛爱国咽不下这口气；虽已出临汾城三十公里，牛爱国掉车回头，又开回临汾。车在鱼市停下，牛爱国拎着塑料袋，去找卖他鱼的那个瘦子。瘦子仍在，在高声叫卖；他鱼池子里的鱼，皆活蹦乱跳。瘦子见牛爱国回来，吃了一惊。牛爱国将塑料袋扔到瘦子的鱼案上，说：

“咋说吧？”

那瘦子眨巴着眼看看塑料袋里的鱼，看看牛爱国：

“大哥搞错了，不是我的鱼。”

如果瘦子认下是自己的鱼，再认个错，给牛爱国换两条新鱼，牛爱国也就忍了；来回六十公里的冤枉路，也就不说了；但一个多小时过后，瘦子就不认账了，反说牛爱国搞错了，牛爱国就火了。牛爱国：

“现在事小，停会儿事就大了，咱好说还是歹说？”

瘦子：

“好说歹说，都跟我说不着。”

因为两条鱼，两人越说越多；见这里吵架，买鱼的人都围了上来。瘦子见耽误了自己的生意，仗着自己是临汾人，朝牛爱国脸上啐了一口唾沫：

“穷疯了，来诈大爷？”

牛爱国转身出了鱼市，去找自己的卡车；待回来，手里攥着一根五尺长的铁柄摇把；摇把有鸡蛋粗，中间打了个弯。瘦子看他手拿摇把，知是要打架，顺手抄起一把刮鱼鳞的刮刀，向后撤着身子：

“你敢，你敢。”

牛爱国一脚上去，将瘦子的鱼池踢翻了；瘦子的鱼池，是用白铁皮砸成的；水流了一地，几十条胖头、鲤鱼和草鱼，在地上乱蹦。牛爱国抡起摇把，没有砸向瘦子，砸向地上的鱼。活蹦乱跳的鱼，一条条被砸得稀巴烂。瘦子比画着手中的刀：

“要出人命了，要出人命了。”

其他鱼贩子，也都围拢上来，欲帮瘦子；有拿棒的，有拿叉的，有拿长柄鱼捞的。牛爱国抡起摇把，转腰抡了一圈，鱼贩子的人圈，也“忽”地向后缩了一尺。正闹间，有人喊：

“好了，大哥来了。”

只见一个身高一米八多，一身黑膘，满怀胸毛，头顶一头赤发的大

汉，大踏步穿过鱼市奔来。瘦子像遇到了救星，对那大汉喊：

“大哥，就是他。”

那大汉越过人圈，一把揪住牛爱国。牛爱国马上感到浑身被箍住了，知其劲儿大；欲抡摇把砸他，那大汉抢先一掌，劈到牛爱国胳膊上，牛爱国的摇把，被震出一丈多远。众鱼贩子都齐声喝彩。那大汉提起钵大的拳头，劈头就打牛爱国。但拳头举到半空，没有落下。那大汉愣愣地问：

“你叫个啥？”

牛爱国仰脸一看，觉得这大汉也有些面熟。但一时也想不起是谁。那大汉：

“你是牛爱国？”

牛爱国定睛一看，也惊呼：

“你是李克智？”

李克智是牛爱国的小学同学。当年上小学时，李克智个头就大；个头大不说，还爱传闲话，整个班里被他搅得鸡犬不宁。一次传闲话传到牛爱国他姐头上，牛爱国与他打在一起。冯文修是牛爱国的好朋友，后来也上了手，一牛鞭下去，将李克智头上砸出个血窟窿。李克智他爸在长治煤矿当矿工，等到大家上初中时，李克智随他爸到了长治，大家再没见过面；没想到二十多年过去，两人在临汾一个鱼市上碰上了。两人也忘了打架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“嘿嘿”笑了。李克智：

“是你就对了，你小时就爱打架。”

抓住牛爱国的手，让他摸自己的头：

“摸摸，现在还留着铜钱大一疤拉。”

牛爱国：

“这个不是我砸的，是冯文修。”

又端详李克智：

“老了。”

说完“老了”，又说：

“头发咋成红的了？”

李克智：

“白了，想染黑的，被发廊的小姐染错了。发廊老板，也被我打了一顿。”

两人又笑了。众鱼贩见他们是老相识，皆一哄而散。那个瘦子鱼贩眨巴着眼，只好自认倒霉，嘟囔着去收拾地上的鱼酱。李克智拉住牛爱国，去了鱼市旁边一个饭馆。掀门帘进去，对饭馆老板说：

“不用弄别的，去挑几条鱼，炖个鲜汤。”

看来饭馆老板与李克智也熟，忙说：

“大哥，不用吩咐。”

欲出门去鱼市。牛爱国一把拉住饭馆老板：

“千万别弄鱼，弄点儿别的。”

李克智：

“咋？”

牛爱国：

“看到鱼就反胃，吃够了。”

李克智：

“吃够你还买鱼？”

牛爱国一笑，也不答话，接着问李克智：

“二十多年过去，没想到你成了鱼霸。”

李克智叹息一声：

“一言难尽。”

两人喝着酒，李克智将他自初中与牛爱国诸同学分别，如何到长治煤矿；从长治煤矿，如何又来到临汾；来龙去脉，一五一十，与牛爱国讲了。原来李克智在长治上初中时，也不老实；上初三那年，与一同学打架，一板凳砸在那同学头上，那同学头上涌出血，应声倒地。李克智以为他死了，连夜从长治逃到临汾。与当初冯文修用牛鞭砸李克智一模一样。李克智在临汾有一个姑姑，姑姑不会生孩子，便收留了他。后来长治打架的事平息了，原来那同学没有死，李克智他爸来接李克智，李克智从小与他爸说不上，便不愿回去，跟了姑家。姑家姑对他不错，姑父是个机械厂的钣金工，脾气古怪，老多嫌他。李克智常与姑父吵架。

后来考大学没考上，便在街上卖羊肉串。后来娶妻生子，与姑家分家另过。羊肉串养不住一家人，便开始卖鱼。卖了两年鱼，凭个力气大，渐渐拢住了这一片鱼市，自个儿倒不卖鱼了。说完这些，李克智感叹：

“拢这一片鱼摊，说起来是凭个力气，其实是凭个赖呗。”

牛爱国听完，也叹息一声。李克智：

“现在我不传闲话了。”

牛爱国一笑。两人又说起小学时班上许多同学。冯文修、马明起、李顺、杨永祥、宫益民、崔玉芝、董海花等，二十多年过去，都各奔东西；其中一个叫王家成的已经死了，一个叫胡双利的疯了。李克智：

“人生在世，草木一秋哇。”

牛爱国：

“当年教咱语文的魏老师，教咱地理的焦老师，前年也前后脚去了。”

李克智：

“焦老师个头矮，长个马脸，我一见他，就学马叫。一次他把我挤到墙角，差点儿把我的耳朵拧下来。”

两人又感慨一番。说完这些同学老师，李克智点着牛爱国：

“能看出来，你有心事。”

牛爱国：

“此话怎讲？”

李克智：

“看你眉心那条沟，一想事有多深。”

牛爱国见李克智刚才对自己说了心腹话，也是酒到半酣，也将自己的忧愁，主要是与庞丽娜的关系，与李克智说了。两人刚结婚时还说得上，后来越来越说不上；接着出了庞丽娜和西街“东亚婚纱摄影城”小蒋的传言；本想离婚，又有些犹豫，便跑到河北平山县与战友杜青海商量；两人共同商量出，牛爱国说不起离婚的话；回来只好跟庞丽娜没话找话，只好给庞丽娜说好话；好话也不是好说的，只好给她洗衣服，给她擦皮鞋，她喜欢吃鱼，给她做鱼；所以今天在临汾买鱼。李克智听了，却拍着桌子说：

“你的战友杜青海，给你出的是馊主意。”

牛爱国：

“我也觉得有劲使不上。”

李克智：

“你给她洗衣服，给她擦皮鞋，给她做鱼，也是错的。”

牛爱国：

“此话怎讲？”

李克智：

“既然你连话都说不起，你还怕她甚？”

牛爱国：

“正因为说不起，所以才怕。”

李克智：

“错了。正因为说不起，光脚的不怕穿鞋的。从今儿起，不是她不理你，该你不理她。”

牛爱国：

“她要离婚咋办？”

李克智：

“拖着她，就是不离，看她能怎地？能治死她。”

一个卖鱼的李克智，一下将牛爱国说醒了。与庞丽娜过了这些年，原来关系是颠倒的。原来世上还有怕是不怕，不怕是怕的道理。李克智拍着他的肩：

“你那些朋友都不中用，以后再有想不明白的事，过来找我。”

牛爱国点头。吃过饭，已是半下午；牛爱国又想到鱼市买鱼，被李克智拦下了。李克智：

“刚才给你说的，你又忘了？就不给她做鱼。”

又说：

“如果想要鱼，在临汾还用买？”

牛爱国笑着摇了摇头，只好不买鱼，开着车回了沁源县。出城走了百十里，刚上山路，天就黑了。牛爱国这时再想李克智的话，觉得又行不通。李克智教他对付庞丽娜的办法，像李克智对付鱼和鱼市一样，看起来很强硬，其实还是一个“赖”字。世上赖鱼行，赖人如何会长久？说起来也不是怕庞丽娜，还是怕离开她；也不是非跟她在一起，而是离开她，连她也没有了；或者，连怕都没有了；与她说不上话，离开她，连话和说也没有了。怕的原来是这个。一切不在庞丽娜，全在自己。牛爱国突然又想明白，用李克智的办法是赖，不用他的办法，眼下给庞丽娜洗衣服，给她擦皮鞋，给她做鱼，说起来是供着她，其实也是个“赖”字。甚至比李克智还赖。李克智是小赖，自己是大赖。卡车在吕梁山上盘旋，车的大灯照着两边的山峦，忽高忽低，牛爱国不禁流下了泪。车行到沁源县城，已是第二天黎明。牛爱国又到沁源鱼市上买了两条胖头鱼，回家对庞丽娜说，这鱼是从临汾买的。

这年十月，庞丽娜出了事。庞丽娜和西街“东亚婚纱摄影城”的小蒋，在长治旅馆过夜时，被人抓住了。庞丽娜出事时，牛爱国浑然不觉。“十一”节，纺纱厂放了五天长假，庞丽娜对牛爱国说，她想跟厂里几个姐妹到太原旅游；整日待在沁源，闷死了；还问牛爱国是否一块儿去。牛爱国过去和庞丽娜一块儿出去旅游过，两人路上无话，憋死了；别人一块儿出去是看个风景，他和庞丽娜看着风景，也说不出别的；何况“十一”期间，牛爱国还要给沁源化肥厂拉化肥，便让庞丽娜跟人去了。谁知庞丽娜并没有跟纺纱厂的姐妹去太原，而是跟小蒋去了长治。在长治“春晖旅社”捉住他们的不是别人，就是小蒋的老婆。小蒋的老婆叫赵欣婷，在沁源县城十字街头百货楼里卖皮鞋；单眼皮，瘦弱，卖皮鞋时不会高声说话；牛爱国见过，一看就是个老实人；没想到这个老实

人有心眼，庞丽娜和小蒋一块儿出去，牛爱国没从庞丽娜这里看出破绽，赵欣婷却从小蒋那里察觉出异常。一个礼拜之前，小蒋就对赵欣婷说，想趁着“十一”，去北京进几件婚纱，再进一部数码相机，赵欣婷没说什么。小蒋去北京的前一天夜里，小蒋睡了，赵欣婷替小蒋整理行装，拉开手提箱一侧的拉链，发现两张车票，但不是去北京的，而是去长治的，知道小蒋在说谎。如是当天说谎算个小谎，一个礼拜之前就开始说谎，一件事预谋这么长时间，里面肯定有大名堂。但赵欣婷当晚没急，一夜无话。小蒋和赵欣婷有个儿子叫贝贝，八岁了，正上小学。第二天小蒋走后，赵欣婷将儿子托到一个朋友叫李芹家，说自己去太原进皮鞋，也坐车去了长治。虽知道小蒋跟人在长治，但长治大得很，大街小巷，找到小蒋并不容易。但赵欣婷顺着大街小巷，硬是在长治找了三天三夜；这天半夜，终于在城边一条胡同里，从一个叫“春晖旅社”的登记簿上，看到了小蒋的名字。赵欣婷这时才想起，自己三天水米没打牙。赵欣婷也在“春晖旅社”开了一间房子，但她没进房间，而是到小蒋的房间门前等着。一直等到天亮，也没敲门。第二天一早，小蒋和庞丽娜穿戴整齐，推门出来，看到赵欣婷蓬头垢面站在门前，两人的魂儿都吓没了。赵欣婷看了两人各一眼，也没说话，转身走了。小蒋还在后边追，说：

“你回来，听我给你说。”

赵欣婷也不理小蒋，径直去了长途汽车站，买票回了沁源。回到沁源没有回家，先去农贸商店买了一瓶“乐果”农药。赵欣婷揣着农药回到家，八岁的儿子贝贝正在家做作业。贝贝见她问：

“你不是去太原进皮鞋了吗？怎么空手回来了？”

赵欣婷：

“你不是在李芹家吗？怎么一人回来了？”

贝贝：

“我和冯喆打架了。”

冯喆是李芹的儿子，比贝贝大一岁；贝贝和冯喆是同学，两人同学不同班。赵欣婷：

“贝贝，你先到东屋写作业，让妈歇一会儿，妈乏了。”

贝贝出去，赵欣婷捧着一瓶“乐果”，“咕咚”“咕咚”喝了下去。等赵欣婷醒来，已是第三天下午，在县城医院急救病房躺着。小蒋在床前站着。赵欣婷喝下农药，本已经死了，又被医院灌肠救了回来。小蒋搓着手，面红耳赤：

“啥都别说了，都怪我。”

又说：

“幸亏又活了回来，不然我也该喝农药了。”

又说：

“你放心，以后再不敢了，跟你好好过日子。”

赵欣婷仍不说话。等小蒋出病房到食堂打饭，赵欣婷从病床上爬起来，扶着墙，出了医院，来到大街上。在大街上灰灰歪歪地走，走了一个多小时，走到县城南关牛爱国家。自庞丽娜和小蒋出了事，庞丽娜躲到娘家去了，家里就牛爱国一个人。赵欣婷：

“我死了，也就算了；我活了回来，就要给你说一说。”

牛爱国：

“你要说啥？”

赵欣婷：

“说一说长治的事，不然就把我憋死了。”

然后将她在长治捉奸的过程，从头至尾，一五一十，对牛爱国讲了。赵欣婷：

“我在春晖旅社房间外，等了半夜，什么都听见了。”

又说：

“一个后半夜，他们干了三回事。”

又说：

“干完三回事，还不睡，还说呢。”

又说：

“睡了睡了，一个人说‘咱再说些别的’，另一个说‘说些别的就说些别的’。”

又说：

“他们一夜说的话，比跟我一年说的话都多。”

接着开胸放喉，大放悲声。自从庞丽娜和小蒋出了事，牛爱国的脑袋是蒙的。过去也怀疑庞丽娜和小蒋有事，但都查无实据；牛爱国按战友杜青海出的主意，宁信其无，不信其有；现在一下被挑明了，牛爱国倒有些不知所措。蒙不是蒙这件事本身，而是这件事证明，自己这些年所做的一切，给庞丽娜说好话，给她做鱼，都是错的。错的如何改成正的，牛爱国一时没了主意。也不知该跟谁商量。现在听赵欣婷在那里哭，愣愣地问：

“你给我说这么多，是要我干啥呢？”

赵欣婷：

“我劲儿太小，你是个男的，你杀了他们吧。”

三天之后，庞丽娜从娘家回来了。人瘦了一圈。庞丽娜坐在牛爱国对面：

“咱谈谈吧。”

牛爱国：

“谈啥？”

庞丽娜：

“事情你都知道了，咱离婚吧。”

牛爱国这时想起临汾鱼市的同学李克智的话。庞丽娜和小蒋的事情没出时，牛爱国不想用李克智的办法；现在事情出了，牛爱国又觉得李克智的话有道理。这时说：

“不离。”

这话出乎庞丽娜的意料，庞丽娜：

“为啥？”

牛爱国：

“夫妻一场，我得对你负责。”

庞丽娜又一愣：

“咋负责？”

牛爱国：

“小蒋既然办出这事，就得对你有个说法；你去给他说，让他先离，答应娶你，我就离。”

庞丽娜：

“你不用管他。”

牛爱国：

“得管。没离之前，我还是你丈夫。”

这时庞丽娜大放悲声：

“我刚才去找了他，也说让他离婚，可他不敢。”

又哭：

“原来以为他是个男人，我才跟他好，谁知他是个窝囊废。一瓶农药，就把他吓住了。”

又哭：

“算我看走了眼。”

庞丽娜连哭带说，两人自结婚以来，没这么知心过。牛爱国：

“那更不能这么便宜了他，你得天天逼他。”

这时庞丽娜看穿了牛爱国的心思：

“牛爱国，原来你想让我们鱼死网破呀。”

接着又哭：

“全怪马小柱那个龟孙，他害了我一辈子！”

马小柱是庞丽娜在牛爱国之前，谈头一回恋爱那个人；两人是高中同学，后来马小柱去北京上了大学，把庞丽娜给甩了。由这件事归到那件事，牛爱国倒吃了一惊。但不管事情拐到哪里，结果对牛爱国都一样。庞丽娜：

“牛爱国，我求求你，离婚吧。我啥都不要，东西都留给你。”

牛爱国：

“不离。”

庞丽娜这时不哭了：

“知你想拖着我。”

接着开始说狠话：

“你想拖着我，你就拖着我；你不怕，我也不怕，咱也鱼死网破。”

牛爱国：

“既然都不怕，那就往前走呗。”

庞丽娜站起身：

“牛爱国，算你毒。跟你过了这么多年，我不认识你。”

转身走了。牛爱国笑了。多少年来，没笑得这么畅快。从此庞丽娜又不回家。牛爱国也将此事按下不提，该怎么出车拉货，还怎么出车拉货。又三天之后，牛爱国去长治送一车鸡。去时想着只是送货，到了长治，突然想起庞丽娜和小蒋是在长治出的事，心里顿时窝囊起来。这时见到长治的每一个旅馆招牌，都觉得庞丽娜和小蒋在里面住过；见到长治的每一家商店，都觉得庞丽娜和小蒋手拉手逛过；接着想起赵欣婷给他说的捉奸的细节，心里如茅草一样长满了。这时觉得长治的每条街巷，都是脏的。到农贸市场卸完鸡，本来还要去长治啤酒厂，往沁源捎回一车啤酒，牛爱国顾不得捎啤酒，从农贸市场，开着空车，匆匆离开长治，回了沁源。回到沁源已是傍晚。牛爱国停下车，也没吃饭，一个人走出县城，去散自己的烦闷。走着走着到了废城墙，这时发现，远处有三个人沿着城墙根在散步。牛爱国一开始没在意，等上到废城墙上往下看，原来是西街“东亚婚纱摄影城”的小蒋，小蒋的老婆赵欣婷，还有他们八岁的儿子贝贝。小蒋和赵欣婷，一人牵着贝贝一只手，三人说说笑笑往前走。小蒋边走，边踢着脚下一个石子；走两步，踢一回；再走

两步，再踢一回；那石子随着他们往前蹦跳。牛爱国愣在那里。一是没想到小蒋的老婆赵欣婷身体恢复得这么快；二是没想到小蒋和赵欣婷，十天过去，关系就恢复得这么好。如是一个外人看上去，绝对想不到十天之前，他们家出过天大的事，一个人差点儿死了；赵欣婷还过来找牛爱国，让牛爱国把小蒋和庞丽娜杀了。如此说来，小蒋与庞丽娜出事，对他们家也是件好事；不是出了这事，赵欣婷也不会喝农药；赵欣婷不喝农药，他们家还不会这么改头换面和其乐融融。如今他们家没事了，坏事全落到牛爱国一个人头上。按说庞丽娜看到这情形才该窝火，现在牛爱国看到，怒气却一下填满了胸。牛爱国走下废城墙，来到南关一个饭馆，喝上了闷酒。本来就空着肚子，喝的又是闷酒，几盅酒下肚，就醉了。人一醉，烦闷越发上来。越烦闷越喝。喝到半夜，烦闷就不是他和庞丽娜的事；三十五年所有的烦闷，千头万绪，如千军万马，在胸中奔腾。这时就想找一个人诉说。最想找的是临汾鱼市的李克智，但沁源离临汾二百多里，走到得明天；又想找河北平山县的战友杜青海，但山西沁源县离河北平山县一千多里，走到得三天。实在无处找人，便离开饭馆，趑趄着脚步，去县城东街肉铺找同学冯文修。过去牛爱国有心里话不找冯文修，冯文修爱喝酒，醉后和酒前是两个人；现在牛爱国喝醉了，也就顾不得那么多。县城南关距东街冯文修的肉铺有两里多远，牛爱国倒腾着步子，走了一个多小时。到了冯文修的肉铺，已是后半夜，三星都出来了。牛爱国擂着门：

“冯文修，开门。”

冯文修一家已经睡熟，无人应声。牛爱国又拍门，肉铺终于亮了灯。冯文修：

“谁呀？”

牛爱国：

“是我，有事。”

冯文修听出了牛爱国的声音，但他说：

“有事明儿说不成吗？”

牛爱国：

“不成，明儿说就憋死了。”

一屁股坐在肉铺门口，“呜呜”哭了。冯文修闻声，慌忙起身，与牛爱国开门；将牛爱国扶到屋里，倒茶与他喝。过去牛爱国担心冯文修喝醉，这次冯文修没醉，牛爱国醉了。牛爱国将满腔的烦闷，一五一十，与冯文修说了。因醉了，说起话舌头有些短，事情也说得有些乱，前言不搭后语。但冯文修还是听懂了，边听边点头：

“这事我前几天也听说了，知你心里正恼，没去找你。”

又感叹：

“如此这般，咋样是个了结呢？”

牛爱国瞪大眼睛，拍着自己的胸：

“我想杀人。”

又说：

“本来不想杀人，今天看到小蒋一家三口在笑，我就要杀人。”

指着冯文修：

“你说这事该不该杀？”

冯文修摸着下巴：

“该杀是该杀。这个小蒋，欺人太甚。”

牛爱国摇头：

“我不杀小蒋。”

冯文修：

“那你杀谁？”

牛爱国：

“杀了他便宜了他，我要留着，杀他们家的儿子，让他一辈子不得安生。”

冯文修吃了一惊，没想到牛爱国想到这一层；这一层虽然有些毒，但也是让他们逼的。牛爱国又说：

“我杀他们家儿子，也不是让小蒋不得安生。”

冯文修：

“那为了谁？”

牛爱国：

“为了赵欣婷。几天前，她还让我杀人，几天后，她又和小蒋好了，变得太快了。”

冯文修又理解了，点点头。牛爱国又喊：

“我还要杀庞丽娜。跟她过了这些年，我心里憋得，比对小蒋和赵欣婷还堵得慌。还不单出了这场事。”

冯文修又点头。这时问了一句：

“杀了他们之后呢？”

牛爱国：

“我跟他们同归于尽。”

冯文修到底没喝酒，是牛爱国喝了，冯文修：

“你与他们同归于尽，你们家女儿呢？没爹没娘，百慧往后可咋个办？”

牛爱国抱头哭了：

“我发愁就发愁在这一点。”

这些毕竟是醉话。第二天，牛爱国酒醒之后，并无去杀人，开始在县城南关租的房屋旁，搭一间小厨房。搭厨房不光为了做饭宽敞，过去做饭都在过道里；而是为了在厨房搭张床，牛爱国住在里边，将正房腾出来；然后将他妈曹青娥和女儿百慧接过来，妈、女儿、他，三人重新过起日子。不跟庞丽娜离婚，就当庞丽娜死了，看庞丽娜最后怎么办。西街“东亚婚纱摄影城”的小蒋、赵欣婷、贝贝一家人，等有机会，再跟

他们慢慢计较。

但在盖厨房时，出了一件事。牛爱国请了几个木工和瓦工，因要给他们做饭，牛爱国到县城东街冯文修的肉铺割了十斤肉。心里正乱，割完肉，忘了给钱，就从东街拎回南关。给牛爱国割肉的是冯文修，到了晚上，冯文修的老婆老马来收账。这时牛爱国才想起上午买肉忘了付钱，忙数钱给老马。老马走后，牛爱国心里有些难受；不给钱不是有意的，同学一场，常在一起说知心话，怎么晚上就来收账？全不知老马来收账，不是冯文修指使的，是老马背着冯文修自己来的。牛爱国天天出车，过去也常给冯文修白拉货，拉过猪，也拉过猪肉；怎么到牛爱国买肉，账就算得这么清呢？如在平时，牛爱国也不会计较；如今牛爱国正在难处，老婆闹得鸡飞狗跳，牛爱国就吃了心。同学正焦头烂额，十斤肉钱，难道不能放一放再说吗？几天前还找冯文修说知心话，几天后冯文修就变了脸。要钱本不是冯文修的主张，牛爱国却算到了冯文修的头上。晚上与几个木工和瓦工吃饭，牛爱国又喝了两口酒，便将这不痛快与人说了。以前牛爱国不爱说话，自庞丽娜出了事，牛爱国肚子里憋不住一句话。几个木匠瓦工听了，也皆说冯文修办得不合适。说完也就完了，但内中有一个瓦匠叫老肖，平日与县城东街肉铺的冯文修最好；当晚收工，老肖便到东街肉铺，将这话原原本本转给了冯文修。冯文修本不知道老马收账的事，如冯文修自己知道了，定会骂老马；现在经牛爱国嘴里说出来，又经老肖传过来，冯文修也赌上了气。虽然是朋友，难道就可以白吃肉？这是做生意，不是开舍粥坊。十斤肉没有什么，这话气人。当着冯文修的面说没有什么，背着冯文修说给别人，就气人了。冯文修与老肖又喝起了酒。喝着喝着，冯文修喝醉了。冯文修一喝醉，比牛爱国喝醉变化还大，和醒着是两个人；这时心里不能有气，有气就得发作出来。因为十斤猪肉，摔了一个酒瓶，在那里喊：

“没想到二十多年的好朋友，不值十斤猪肉。”

这话本该牛爱国说，现在冯文修抢先说了出来。接着冯文修不说猪肉了，说别的：

“活该，老婆让人睡了。”

又说：

“老婆被人睡了，这窝囊废也没辙。”

又说：

“出事是现如今吗？满县城谁不知道，他戴了七八年绿帽子。”

又转了一个话头说：

“看他老实吧，他的心也毒着呢。”

接着推心置腹对老肖说：

“三天前他告诉我，想杀小蒋。”

又说：

“想杀小蒋没啥，他亲口告诉我，又不杀小蒋，想杀人家的儿子，让人家一辈子难受。”

又说：

“自己的老婆，自己管不住，他不怪自己，还要杀人家。”

朝地上啐了一口唾沫：

“他是谁？他是个杀人犯。”

当晚说过，冯文修也就睡了。第二天醒来卖猪肉，也不知昨晚都说了些啥，大体知道是对牛爱国不满。但瓦匠老肖是个嘴长的人，第二天又将冯文修的话传了出去，传得全县城人都知道，牛爱国要杀人。要杀小蒋的儿子。要杀庞丽娜。冯文修本是酒醉的话，但话经过几张嘴，皆成了清醒时的话；牛爱国当时给冯文修说的，也是酒醉的话，但话经过几张嘴，也成了清醒时的话。等话又经过几道嘴，传到牛爱国的耳朵里，牛爱国当时抄起把刀，就要杀人。这时不是去杀小蒋的儿子和庞丽娜，而是要杀冯文修。将心腹话说给朋友，没想到朋友一掰，这些自己说过的话，都成了刀子，反过头扎向自己。这些话自己说过吗？说过；是这个意思吗？是这个意思。但又不是这个意思。但这个意思已无法解释。因为时候变了，场合变了，人也变了。话走了几道形，牛爱国没有杀人，但比杀了人心还毒。这话毒就毒在这个地方。牛爱国提刀出门，走了几步，又一屁股蹲到地上。真能为十斤猪肉去杀人吗？只是心里又添了一份堵、一份烦闷罢了。盖厨房本为接妈曹青娥和女儿百慧，等厨房盖好后，牛爱国又没了这个心思。厨房在那里空着。夜里睡不好觉，白天开车时，也胡思乱想。胡子长了，也没心思刮。这天到襄垣县送一车芝麻。从沁源到襄垣，有一百多里。将芝麻送到襄垣县粮库，已是中午，又去襄垣酱菜厂，装了一车酱菜，赶回沁源。盘着山路往回走，胡思乱想，中午饭也忘了吃了。待到天黑，走到能看到沁源县城，一下睡着了；车头一歪，撞到了路旁一棵槐树上。等牛爱国醒来，自己头上，撞出一个窟窿，“汨汨”往外流血。跳下车，看到车头已经撞瘪了，往下流水；一车酱菜坛子全碎了，车厢通体往下流酱汤。牛爱国没有包扎自己的头，满脸胡茬儿，看着山脚下万家灯火的沁源县城，突然感到自己

要离开这里，不然他真要杀人。

七

牛爱国认识崔立凡，是在河北泊头县。牛爱国见过性子躁的，没见过像崔立凡这么性子躁的。崔立凡是个胖子。胖子一般做事慢，性子也慢；瘦子走路急，性子也容易急；但崔立凡胖而急。胖子急起来，身子慢，跟不上心急，就显得更急；还没急着别人，先气着自己。牛爱国见崔立凡头一面，崔立凡就在打人。崔立凡是河北沧州人，在沧州新华街开了一家豆制品厂，名字叫“雪赢鱼豆制品公司”。牛爱国与他熟了之后还感到奇怪，崔立凡是个做豆腐的，咋不明白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这个理儿呢？牛爱国从山西到山东乐陵去，路过河北；长途汽车进了河北泊头界，已是第二天中午。到了饭点，汽车停在公路旁一家饭馆，让乘客们吃饭，或上厕所方便。牛爱国一路心烦，没有胃口，便离开饭馆，信步到公路旁散心。公路旁有一块油菜地，几十亩大，满地的油菜花，正开得蒸腾，一个方向皆成了黄的。山西的油菜已开过一个月，这里的油菜才开，山西和河北差一个季节。看过油菜，牛爱国欲往回走，看到公路旁停着一辆卡车，卡车上装了一车豆腐，豆腐流汤，在“滴滴答答”往车下淌水；卡车旁，一个胖子，在打一个瘦子。胖子扬着巴掌，劈头盖脸，一会儿就把瘦子打得鼻青脸肿。瘦子经不住打，一步一步往外跳。公路上车来车往，瘦子还得躲车。胖子身笨，车缝里，撵不上瘦子，便喘着气在那里喊：

“白文彬，我操你妈！”

骂着骂着又急了，转身拉开卡车的门，从驾驶室抽出一根铁柄摇把，撵着要砸瘦子。瘦子又在车缝里跳。牛爱国看不过去，上前拦住胖子：

“大哥，有话好说，别恁地打；再打就出人命了。”

又说：

“不是怕你砸死他，是怕车轧着他。”

问起来，胖子打人也不是因为什么大事。瘦子是胖子的司机，两人从沧州往德州送豆腐；走到泊头，车坏了，再发动不着；虽是初夏，天气也热，胖子担心一车豆腐坏了；也不是担心豆腐坏了，是怕豆腐运不到德州，德州的主顾，被别的卖豆腐的顶了窝。不说还好，一说又打了瘦子一巴掌：

“不是说耽误买卖，昨天晚上就交代他，让他把车弄好，他还吧吧地犟嘴，说车是好的，跟人喝酒去了；今天刚出门，就坏到路上。”

又说：

“不是一回两回了。”

牛爱国：

“车坏了，你打人，车也好不了呀。”

胖子喘着气：

“不是说车，是说他这个人。”

牛爱国心里说，人也是你用的，要怪该先怪你。牛爱国围着豆腐车转了转，又掀开车头的鼻子盖，伸手查看一番，车没坏在大毛病，只是发动机一根拉线断了；看来瘦子只会开车，不会修车。牛爱国让瘦子将修车的工具箱拿来，从里边翻出一根铁丝，找到钳子，将铁丝连到拉线

上；又让瘦子进驾驶室发动，车“轰”地一声着了。见车着了，胖子倒消了气，让了牛爱国一根烟：

“大哥是老师傅吧？”

牛爱国用棉纱擦过手，点着烟：

“好说，开过两年。”

胖子又问：

“听口音，大哥不是本地人吧？”

牛爱国：

“山西沁源人，到山东乐陵去。”

这里只顾修车和说话，待牛爱国扭头一看，事情坏了，牛爱国乘坐的长途汽车，不知什么时候从路边的饭馆开走了。大概长途汽车的司机，以为乘客都在饭馆吃饭；大家吃完饭，上了车，他也没清点人数，兀自就开走了。再往公路尽头看，公路上车来车往，哪里还有长途汽车的影子？牛爱国的一个鱼皮口袋，也落在了汽车上。好在鱼皮口袋里就几身换洗衣服，两双鞋，一把雨伞，钱倒藏在牛爱国身上。胖子见误了牛爱国的车，东西又落在车上，倒过意不去。过意不去他不怪别人，又开始怪瘦子，照瘦子脑瓜上打了一巴掌：

“都是因为你个龟孙，误了人家的大事。”

牛爱国又拉胖子：

“也没啥大事，就是到乐陵找一个人。”

胖子见牛爱国仁义，拉住牛爱国的手：

“跟我去德州，等我卸了豆腐，送你去乐陵。”

事到如今，也只能这么办了。三人上了车，拉着一车豆腐去了德州。路上胖子与牛爱国聊天，瘦子开着车，阴沉着脸，也不说话。说起话来，牛爱国知道胖子叫崔立凡，瘦子叫白文彬，是他外甥。牛爱国想起崔立凡在泊头骂人，竟骂白文彬“操你妈”，他妈即是他姐，骂得有些乱，不禁笑了。车进了东光县，天就黑了；崔立凡让白文彬把车停到县城外一家饭馆，三人一起吃晚饭。崔立凡要了一盘拍黄瓜，一盘驴板肠，两瓶啤酒，三锅砂锅面。牛爱国和崔立凡只顾说话，待吃完饭，突然发现，桌边不见了白文彬。两人以为他去了厕所，崔立凡到厕所找，也不在厕所；出饭馆喊他名字，茫茫一片黑夜，无人答应。大概一路上被崔立凡打骂，给气跑了。见外甥跑了，崔立凡又急了：

“操他妈，欺我不会开车，又来这一手。”

又说：

“过去来这一手能治住我，今天有你大哥在，我还真不怕。”

事到如今，牛爱国只好自己开上车，崔立凡在旁边坐着，两人继续往德州赶。这时崔立凡问：

“大哥到乐陵去，是去投亲，还是去要账？”

牛爱国开着车，车的大灯杂在其他车灯中：

“不是投亲，也不是要账，是去找一个多年不见的朋友。”

又说：

“找到朋友，看能否顺便谋一个营生。”

崔立凡听牛爱国这么说，猛地一掌，拍到牛爱国肩上：

“如为谋一个营生，大哥不必去乐陵了。”

牛爱国：

“为啥？”

崔立凡：

“不如跟我去沧州，给我开车，咱两下都合适。”

又说：

“工资好商量。”

牛爱国去山东乐陵，是去找一个十年前的战友叫曾志远。本来去山东也不是为了谋营生，而是因为牛爱国对山西沁源伤了心，想去一个远地方；去了远地方，也不能白待着，还得谋一个营生。曾志远在山东乐陵贩大枣，牛爱国投奔他，本想跟他贩大枣；现在听崔立凡这么说，盘算起来，牛爱国满腹心事，贩枣是做生意，老得跟人打交道；开车是一个人的事，不用多费口舌，倒是贩枣不如开车。加上贩枣行生，开车熟门熟路，趋生不如就熟。乐陵也好，沧州也好，无非是个存身的地方，对牛爱国倒没啥区别。牛爱国有些心动。但牛爱国说：

“都对朋友说好了。”

又说：

“再说，给你开车的是你外甥，我要去了，不是钱了他的饭碗？”

崔立凡朝车窗外啐了一口唾沫：

“不是你钱了他的饭碗，是他自己砸了自己的饭碗。”

又说：

“世上烦的就是这些亲人。论起共事，用谁，都比用他们好。”

又说：

“你要愿意去，我从此再不理他；你要不去，我回去还得打他。”

崔立凡把一件事说成了另一件事。牛爱国听了，不禁笑了。崔立凡见牛爱国有些心动，又拍了牛爱国一掌：

“千万别糊涂，沧州比乐陵大。”

也是阴差阳错，当夜送完豆腐，牛爱国不再去山东乐陵，跟崔立凡去了河北沧州。

牛爱国自对沁源伤了心，欲离开沁源，一开始并没有打算去山东乐陵。离开沁源之前，并不知道到哪里去，他先回了一趟牛家庄。这些年牛爱国和庞丽娜各忙各的，顾不上女儿百慧，百慧从小是奶奶曹青娥养大的；牛爱国临走之前，想给妈曹青娥打个招呼。堂屋里，曹青娥西向坐，牛爱国东向坐，两人一起吃饭；百慧边吃，边在地上玩。牛爱国三十五岁之后，妈曹青娥常对牛爱国说知心话，说些六十年前、五十年前的事情，每次都是这种坐法。但牛爱国从来不对曹青娥说心里话。过去

没说过，这回也没说。离开沁源是因为庞丽娜出了事，他对沁源伤了心；但他没说庞丽娜，也没说自己对沁源伤心；离开沁源，还没想好到哪里去，他便编了一个谎，说他要到北京，帮人去建筑工地开车。曹青娥知道庞丽娜出了事，也知道牛爱国伤心；牛爱国没对她挑明这一层，她也没对牛爱国挑明这一层。因为这个相互没挑明，牛爱国知道六十岁之后的曹青娥是个妈。牛爱国小时，曹青娥并不亲他，亲弟弟牛爱河；小时认为妈不亲他是错的，后来跟妈记了仇；妈六十岁后，又觉得妈是个妈。妈听他说要去北京，没说北京，开始说她自己；妈六十五岁之后右边半扇牙糟了，常常牙疼，吃饭用左边；牙用左边，头便向左偏着；像喝过农药的姐姐牛爱香，脖子歪了一样；妈歪着头，用左边的牙嚼着饭说：

“我活了七十岁，明白一个道理，世上别的东西都能挑，就是日子没法挑。”

牛爱国看着妈，没有说话。曹青娥：

“我还看穿一件事，过日子是过以后，不是过从前。”

牛爱国知道妈在安慰他，仍没说话。待到了路上，又想起妈的话，不是因为想起妈的话，而是妈说这话时歪着脖子，牛爱国不禁流下泪来。离开牛家庄，牛爱国码算了一下自己在世上可以投奔的人。算来算去，无非是两个，一个是河北的战友杜青海，一个是临汾的同学李克智。两人比较起来，同学李克智多年未见，仅上个月在临汾鱼市偶然碰上；战友杜青海却是老战友；如论投奔，还是杜青海牢靠些。世上的人千千万，到了走投无路之时，能指上的才有两个人，牛爱国不禁感叹一声。牛爱国从沁源坐上长途汽车到霍州，从霍州坐火车到石家庄，从石家庄坐长途汽车到河北平山县，又从平山县城坐乡村汽车到杜青海的村

子，前后用了三天。待到了杜青海的村头，到了上次与杜青海说知心话的滹沱河畔，牛爱国又不愿见杜青海。不愿见杜青海不是杜青海有啥问题，或上次来见杜青海，杜青海给他出了个馊主意；而是牛爱国快见到杜青海了，心里仍跟乱麻似的，静不下来；甚至比在沁源还乱。离开沁源是因为对沁源伤了心，才来投奔杜青海；马上要见到杜青海了，心里比在沁源还乱，知道自己心乱时找错了地方。这次来找杜青海，和上次不一样了。牛爱国一个人在滹沱河边坐了一夜。半夜渴了，牛爱国捧着滹沱河里的水，喝了一肚。第二天一早，又折头回来，欲去投奔李克智。牛爱国坐乡村汽车到了平山县城，又坐长途汽车到了石家庄，从石家庄坐火车到了临汾，前后用了两天半。谁知到了临汾，仍是心乱，甚至比在杜青海的村子还乱，知道临汾也不是自己的存身之处。这时突然想起自己在部队时，另有一个战友叫曾志远，山东乐陵人；两人一块儿进祁连山打过猪草，当时还说得来；临复员时，相互留了电话。也是实在找不到别人，牛爱国便在临汾火车站，给曾志远打了个电话。原以为十年过后，电话号码变了，打电话只是试试；谁知号码变是变了，但电话里有提示，只需在原号码前边加两个“8”；加两个“8”拨过去，接电话的正是曾志远。曾志远接到牛爱国的电话，比牛爱国还激动。牛爱国问他复员之后在干啥，他说在贩大枣。牛爱国还没说去乐陵，曾志远：

“你到乐陵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”

牛爱国：

“啥话？”

曾志远：

“一句两句说不清，得见面。”

牛爱国不禁笑了。本来他有事找别人，谁知曾志远有事找他。牛爱国：

“我啥时去合适？”

曾志远：

“就现在，越快越好。”

牛爱国又笑了。曾志远在部队是个慢性子，谁知十年不见，人也变了。牛爱国当时又买了一张火车票，从临汾又折回石家庄，又从石家庄坐长途汽车到盐山去，准备在盐山换车去乐陵。车到泊头，遇到了沧州做豆腐的崔立凡，阴差阳错，又留在了沧州。牛爱国没有接着去乐陵，留在了沧州，不单是牛爱国适合开车，不适合跟曾志远贩枣，而是他进了泊头地界，突然感到自己心不乱了。泊头离沁源一千多里，牛爱国却觉得沁源离这里很远。杜青海的平山县，同样离沁源一千多里，牛爱国就觉得心乱。心不乱了，牛爱国再仔细想，自己心乱之时，原来并不适合找熟人，还是跟不熟的人在一起自在些。这才跟了崔立凡，没去找曾志远。跟崔立凡到了沧州，他又给乐陵的曾志远打了个电话，说自己眼下手头正忙，先不去乐陵了。曾志远：

“你在哪儿呢？”

牛爱国没说自己在沧州，说：

“还在沁源呢。”

曾志远有些失望：

“四五天了，你还没动身。”

又埋怨：

“老战友了，关键时刻指不上。”

牛爱国也不知他说的“关键时刻”是什么，支吾道：

“等忙过这一段，我必去看你。”

牛爱国这时说的是真心话。等他在沧州立住脚，腾出工夫，必去乐陵看曾志远。看曾志远不为曾志远，想知道他说的“关键时刻”是什么。

转眼夏去秋来，秋去冬至，牛爱国已在沧州待了半年。半年前坐长途汽车到泊头时，鱼皮口袋落在了车上，衣服都在鱼皮口袋里；如今的秋装和冬衣，都是在沧州现买的。在沧州半年，牛爱国发现河北人吃饭口味有些重。但重有重的好处，吃饭倒省钱了。在沧州半年，牛爱国结交下两个朋友。一个是沧州“雪赢鱼豆制品公司”的经理崔立凡。崔立凡的豆制品厂规模并不大，几间作坊，十几个工人，做些豆腐、豆干、豆皮、豆丝和素鸡等。崔立凡一直想做酱豆腐和臭豆腐，同样是豆腐，酱豆腐臭豆腐利大；一是做这些需要坛坛罐罐，场地要扩大，二是做酱豆腐和臭豆腐需要发酵和培菌，一个过程下来得两个月，时间太长；不像豆腐、豆干、豆皮、豆丝和素鸡，头天做第二天卖；崔立凡性子急，等不得酱豆腐和臭豆腐，嘴上说做，一直没有做成。崔家做豆腐是祖传，崔立凡他爹、他爷几辈人，都在沧州做豆腐，当年的作坊就叫“雪赢鱼”；当年的“雪赢鱼”，除了做豆腐，倒是还做酱豆腐和臭豆腐；臭豆腐不叫臭豆腐，叫“青方”。据崔立凡说，崔家的“青方”，除了闻着臭，吃着香，还能吃出甜头；腌制时，除了放盐和花椒有讲究，还放一种崔家祖传的调料。崔家出锅的豆腐，除了白，豆腐味足，还砖头一样硬，跌到地上不碎，放到嘴里有嚼头；据崔立凡说，黄豆的来路都相同，全

在点卤水上下工夫。崔家的豆腐，便在沧州有些名声。沾着老牌号的光，崔立凡做出的豆制品，除了销到沧州，也销到周边几个县，如泊头、南皮、东光、景县、河间等，也销到山东德州。据说老崔的爹爹和爷爷，都是慢性子；到了崔立凡这里，开始性子急。牛爱国与崔立凡熟了，发现崔立凡性子虽然急，心眼却不坏。他在世界上主要急两件事。一是人说话不算话，如他的外甥白文彬，事先问他车弄好了没有，白文彬说弄好了，但一上路坏了，他就急了；二是遇事认死理儿，一件事，理儿事先在那里摆着，人变了，理儿变了，崔立凡都急；如事先与他商量，一件事，商量出一个理儿，他又认了，你抛下旧理儿，按新理儿办，就算出错，他也不急。崔立凡常说，我性子急，但急在理儿上。牛爱国听了一笑。牛爱国也是个遇事得想明白的人，但活了三十五年，吃亏也吃在这上头。两人说起话来，倒投脾气。牛爱国跟崔立凡来沧州时，看崔立凡脾气躁，也不知自己能否在沧州待住；当时想，能待就待，不能待再去乐陵；待与崔立凡熟了，崔立凡见他也爱讲理，不但不与他急，遇事拿不定主意，还找他商量；两人论了岁数，崔立凡大牛爱国五岁，开始管牛爱国叫“兄弟”；牛爱国就在崔立凡的“雪赢鱼豆制品公司”待了下来，整日开着车，去沧州市里，去周边几个县，或去山东德州送货。他最爱去的地方是河间，那里有“蛤蟆吞蜜”驴肉火烧，牛爱国爱吃。

第二个朋友是泊头县杨庄镇一个路边饭店的老板叫李昆。从沧州到德州送货，必路过这个饭店。这个饭店不是别的饭店，就是半年前牛爱国给崔立凡和白文彬劝架，将鱼皮口袋落在长途汽车上的那个饭店。这个饭店叫“老李美食城”。说是美食城，也就三间屋，七八张桌子，做些宫保鸡丁和鱼香肉丝等家常菜。牛爱国从沧州到德州送货，或从德州返回沧州，在“老李美食城”打过几次尖。但每次都急着赶路，吃过就走，头三个月，没跟李昆说过话。只是无意中打量过他，看他中等个儿，上

嘴唇留着一撮小胡子，有五十来岁。李昆除了开美食城，还跟人出外做皮毛生意，有时在饭店，有时不在。这天牛爱国又到德州送豆腐。去德州时天是晴的，但路上车多，加上吴桥界有一段修路，走了一天；在德州住了一夜，夜里变了天；第二天返回沧州时，下起了大雪。天一开始是温的，等地上落下半指雪，天越来越冷。路上车倒稀少，但路滑，轮子打偏，只好一步一挪；走到半下午，天就黑了。这时雪越下越大，又起了北风；打开车的大灯，雪花在灯柱里飞舞，只能看到前边两米远。好不容易走到泊头杨庄镇，牛爱国怕车滑到沟里，不敢再往前走，便将车开到“老李美食城”，想等雪停了，或下得小了再赶路。由于雪大，“老李美食城”一个客人也没有。李昆披着一件貂皮大衣，正站在店前看雪。牛爱国停下车，拍打一下身子，进了饭店。饭店柜台后坐着一个小媳妇，二十四五岁，杏核眼，高鼻梁，翘嘴，胖，满胸奶，正低头盘账；牛爱国以前见过她，以为是李昆的女儿，或是他的儿媳，没多在意。牛爱国又冷又饿，便向服务员叫了一碗酸辣汤、一份焖饼。等饭的时候，低着头吸烟。待吸完一支烟，发现服务员上来一盘猪头肉，一盘香辣板筋，一盘糟鱼，又上来一大吊锅乱菌煲驴杂。牛爱国：

“我没要这么多。”

服务员还没说话，李昆从厨间出来，将一瓶“衡水老白干”墩在桌子上：

“雪越下越大，今天走不了了，喝吧。”

牛爱国要说什么，李昆止住他：

“算我请客。大雪天，凑个热闹。”

牛爱国搓着手：

“那多不好意思。”

李昆：

“我贩皮毛，也常在外边，谁也没有顶着房屋走。”

李昆坐在牛爱国对面，两人喝起酒来。柜台前的小媳妇盘完账，锁上柜子，也过来紧挨李昆坐下，牛爱国这才知道她是李昆的老婆。原以为她是个小媳妇，不会喝酒；待到喝起来，原来酒量不比李昆和牛爱国差。三人攀起话来，李昆问牛爱国叫啥，哪里人，为何来到沧州；牛爱国一一作了回答。说到当初本不是来沧州，是去山东乐陵，因为在这个饭店前给人劝架，无意中落到了沧州，李昆和他老婆都笑了。牛爱国说完这些，一时无话，又低头喝酒。这时李昆和他老婆说起他们的生意。说的也不是饭店生意，而是贩皮毛的生意。因为一句话没说好，两人拌起嘴来。由生意起，又拌嘴到他们家里。由于不熟悉皮毛生意，也不熟悉他们家里人，牛爱国听不出他们拌嘴的来龙去脉。让牛爱国感到好笑的是，他们两口子拌嘴也不避人。一是听不出所以然，二是别人家拌嘴，牛爱国不好插话，仍低头喝酒。只是想着李昆五十来岁，找了个二十四五的小媳妇，年龄上差着辈，难免说不到一块儿去。但又想起山西沁源县北街开澡堂子的老苏，五十二了，老婆死后，又娶了个二十五岁的大姑娘，两人就很恩爱；从澡堂子出来，两人还手拉手。看来什么事情不能一概而论。过去牛爱国就烦吵架，因打小起，他妈和他爸天天吵架，把他吵烦了；后来和庞丽娜结了婚，两人倒没怎么吵架；但这个没吵架不是那个没吵架，因为两人无话说，才无架可吵；正是因为无话说，才赶着给庞丽娜说好话；后来庞丽娜就出了事，牛爱国差点儿动了刀子；现在听李昆和他老婆这家常拌嘴，倒突然觉得有些亲切。吃过饭，雪仍没停的意思，牛爱国便到客房歇了。入睡之前，还听到正房里李昆和老婆拌嘴，不禁摇头笑了。第二天早上，天放晴了，牛爱国又开

车回了沧州。自此以后，凡是从沧州到德州，或从德州回沧州，牛爱国必来李昆的美食城吃饭。这时吃饭就不单为吃饭，而是人熟了，地方熟了，抬手动脚，左右方便；加上沧州是个生地方，这里有熟人，路上跑起车来，也多了份见熟人的盼头。与李昆熟了，有时李昆也让牛爱国用车从沧州或德州捎啤酒、捎烟、捎肉和菜等，牛爱国也都给他一一办妥，这也不在话下。

转眼冬去春回。这天牛爱国又到德州送豆腐。送完豆腐，回来的路上，卡车的水箱坏了，“滴滴答答”往下滴水。牛爱国打开车鼻子修了半天，也没修好，反把手给夹破了，顺手流血。崔立凡这车已跑了三十多万公里，也该报废了。牛爱国撕条破布，将手勒上，看车一时修不好，便将水箱加满水，硬撑着往前开。开一段，停车加一次水。终于开到“老李美食城”，又打开车鼻子加水，发现水箱的窟窿破得更大了，刚加上水，“哗”地就流没了。牛爱国不敢再往前开，怕烧了发动机；用棉纱擦着手，进了饭店。这天李昆不在，到外地贩皮毛去了；李昆的小媳妇在柜台前坐着盘账，屋里有几拨路过的客人在吃饭。牛爱国与李昆两口子熟了，知道李昆的小媳妇叫章楚红。李昆是泊头人，章楚红不是泊头人，是张家口人；李昆到张家口贩皮毛，认识了章楚红；李昆回来与老婆离了婚，与章楚红结了婚。章楚红年龄比牛爱国小，但李昆年龄比牛爱国大，牛爱国仍喊她“嫂子”。每次喊过“嫂子”，章楚红看牛爱国一眼，都弯腰笑；章楚红一笑，牛爱国也不好意思笑了。牛爱国进门说：

“嫂子，车的水箱坏了，我把车扔在这，一个人回沧州。”

又说：

“我明天还来，拎个新水箱。”

章楚红正在算账，也没抬头：

“知道了。”

牛爱国转身出门，去路边搭长途汽车。这时已是下午六点，平日还有一班去沧州的长途汽车。但牛爱国等到晚上八点，长途汽车还没过来。牛爱国知道这班车要么提前过去了，要么还没过去，但坏在了路上；只好又返回“老李美食城”。从窗子看屋里客人正多，在吆五喝六，牛爱国没进去添乱，找到一个板凳，坐在屋外槐树下吸烟。没想到这天是阴历十五，顶头一个大月亮，渐渐爬了上来。微风一吹，槐树树叶的影子，在脚下婆娑乱晃。看着月亮，牛爱国突然有些想家。由沁源来到沧州，也快一年了。想家也不是想别人，主要是想女儿百慧，也想妈曹青娥。牛爱国自来沧州之后，一月给家寄一回钱，寄回工资的四分之三，留下四分之一顾住自个儿；半月给家打一回电话。在沁源牛家庄的时候，牛爱国和妈曹青娥在一起，曹青娥对他说知心话，六十年前的事情，五十年前的事情，一说能说半夜；现在换成电话，母子俩并无话说。看来当面说话和打电话是两回事。每次在电话里，牛爱国问的都是相同的话：

“妈，你和百慧还好吧？”

妈也是相同的话：

“好，你呢？”

牛爱国：

“好。”

也就挂了。出门时跟妈说是去北京，在电话里告诉妈又来到了沧

州；从北京来沧州，是因为在沧州挣钱更多。在电话里，牛爱国没问过庞丽娜，曹青娥也没有提过她。长期不问，有时一时想问，倒不好开口。快一年过去，也不知庞丽娜怎么样了。有一天夜里做梦，许多人都在排队，要拥进一个门；牛爱国也在其中。正与人拥挤，突然看到远处的庞丽娜。牛爱国忘记了庞丽娜出事，似乎还是两人在一起的时候，牛爱国喊：

“快来，迟了就来不及了。”

庞丽娜从人群中往他身边挤。待挤到跟前，却不是庞丽娜，而是沁源县城西街“东亚婚纱摄影城”的小蒋。新仇旧恨，一下涌到牛爱国心头。牛爱国掏出一把刮刀，一下插到小蒋心口里。醒来，惊出一身汗。现在又想起这梦，牛爱国不禁摇头长叹，看来事情还没从心里过去，倒是在心里越淤越深了。这时吃饭的客人一拨拨散去，牛爱国又进了饭店。章楚红看他又进来，吃了一惊：

“你咋没走？”

牛爱国将没走的原委说过，章楚红又笑了。章楚红：

“我正好还没吃饭，咱们一起喝酒吧。”

便让厨子做了几个菜；章楚红盘完账，锁上抽屉，过来跟牛爱国一起喝酒。这时已是晚上十点，饭店的厨子、服务员都是邻村的，没了客人，他们也就下班回家了，饭店里就剩下他们两个人。过去牛爱国在这里喝酒，李昆都在，喝酒是他们三个人；和章楚红单独喝酒，还是他们认识以来头一回。一开始两人都感到别扭，但喝着说着，两人竟能说到一起。两人先聊起各自的老家，章楚红聊了张家口的毛驴和大境门，牛爱国聊了山西的永济青柿、临猗石榴，接着聊各自的好朋友是谁。章楚

红说起张家口一个中学同学叫徐曼玉，两人好了十来年，在一起无话不谈。章楚红嫁给李昆，她爸她妈都不同意；她妈差点儿要开煤气自杀；她跟徐曼玉商量后，就嫁给了李昆。徐曼玉先在张家口开了个美发厅，叫“倾城发典”，生意还好；但她贪心不足，扔下“倾城发典”，又跟人到北京发展去了，从此断了音讯。章楚红说完，问牛爱国：

“你的好朋友是谁？”

牛爱国想了想，说：

“李昆呀。”

章楚红照牛爱国脸上啐了一口：

“原以为你是个老实人，谁知也不老实。”

牛爱国一笑，又将自己的好朋友想了一遍。论其最好，不是李昆；不是崔立凡；不是沁源的冯文修，离开沁源之前，已跟冯文修彻底掰了；不是临汾的李克智；不是山东乐陵的曾志远；算来算去，还是河北平山县的战友杜青海。但杜青海也不是过去的杜青海，杜青海在部队时靠谱，两人分别几年，也开始给牛爱国出馊主意。聊完这些，大半瓶酒下去，两人都喝得半醺，这时章楚红哭了，说起她和李昆的事。两人刚认识时，世上再没有两人说得着，不然她也不会二十出头，不顾爸妈反对，嫁给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，从张家口来到泊头；跟徐曼玉商量不商量还在其次。她嫁给李昆时二十二岁，谁知短短两年过去，两人就说不到一起，觉得不是那么回事。牛爱国见章楚红说了心腹话，一时激动，也将他和庞丽娜的事，说了一遍。但他和庞丽娜的事，比章楚红和李昆复杂，说来话长；但两人相对，夜也很长；牛爱国拉开架势，从头至尾，将事情的前因后果说了。不是因为庞丽娜，他还不会千里迢迢来

到沧州。说完，牛爱国也哭了。自离开沁源，到了沧州，牛爱国没说过这么多话。说完，心里痛快许多。在别人面前没说，在章楚红面前说了。说不算，还哭了。两人哭完，又觉得不好意思。这时章楚红换了一个话题。章楚红：

“我在张家口没这么胖，还是来到泊头，长了这么多肉。”

牛爱国：

“你在张家口有多瘦？”

章楚红起身去了里间，拿出一张照片让牛爱国看。那时的章楚红果然很瘦；但瘦也就是身材，前边两个大奶，仍是这么大。章楚红这时说：

“知道今天为啥和你喝酒？”

牛爱国：

“凑巧呗。”

章楚红：

“还真是凑巧，今天是我生日。”

牛爱国吃了一惊，忙站起身：

“祝嫂子生日快乐。”

章楚红啐了牛爱国一口，又用手胡噜了一下他的头。牛爱国本来胆小，也是喝多了酒，酒壮着胆，放下照片，竟一下抱住了章楚红。他以

为章楚红会推他，如果推他，他就开句玩笑解个场；但章楚红也没推他，任他在那里抱，任他胡噜她的后背；牛爱国拉章楚红到里间，他以为章楚红会推他，章楚红也没有推他；到了里间，牛爱国一下把章楚红捺到床上，然后脱她的衣服，脱自己的衣服，摘她的乳罩，摸她的大奶；这时章楚红推开了他，他以为章楚红要穿衣服，但章楚红光着身子，倒了一搪瓷缸子温水，又拿一个脸盆让牛爱国端着，她浇着温水，用手给他洗下身。洗完，擦干，章楚红蹲下身，用嘴噙住了牛爱国。牛爱国快一年没挨女人的身子，身子一下就化了。两人在床上忙了三个小时。章楚红喊得屋里的缸盆都有回声。牛爱国汗出得像水浇一样；月光照在床上，觉得月亮像太阳一样热。牛爱国是结过婚的人，但在床上，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女人。过去，牛爱国跟庞丽娜在床上办这事的时候，庞丽娜闭着眼睛，从头到尾没有声响；现在章楚红呐喊的时候，眼睛却是张着，越喊越张，越张越大。这越张越大，把牛爱国也张开了。这时牛爱国觉得自己与这个饭店有缘，当初在这里丢了一个鱼皮口袋，现在得到一个女人。等两人完了事，天已微明，这时牛爱国的酒醒了，身上的汗开始往回褪，心里也开始后怕。同时感到对不起朋友李昆。章楚红看出他的神色，倒替他解围：

“他在外边贩皮毛，也拈花惹草。”

牛爱国：

“你咋知道？”

章楚红：

“他下边有病，我不敢挨他。”

牛爱国吃了一惊，这时明白章楚红给他洗下身的原因，也知道了章

楚红和李昆平日拌嘴的缘由。看起来拌的是别的，根子却在这里。同时知道，章楚红比自己胆大。但越是这样，牛爱国越是害怕。如果章楚红和李昆关系好，这件事很快就会过去；他们俩在根上出了问题，自己就捅了个马蜂窝。害怕不是害怕这窝蜂会蜇人，而是因为庞丽娜，牛爱国心里本来就有个马蜂窝，现在又多出一个，牛爱国心里承受不起。第二天回到沧州，牛爱国决心与章楚红断了。但他还有一个卡车在“老李美食城”扔着。拎着水箱回来取车，半下午回到“老李美食城”，他没敢进去，藏在公路旁的庄稼地里。庄稼地今年没种油菜，种的是玉米；玉米还没长起来，牛爱国蹲到地里吸烟。一直等到半夜，地上横七竖八躺满烟头，牛爱国才悄悄潜到“老李美食城”，打开卡车的鼻子盖，用嘴叼着手电，开始换水箱。换一个水箱得俩钟头，他硬是没弄出声响。看来啥事只要用心，不可能的事就能变成可能。然后跳上车，发动，猛地把车开走，像是偷车。从此半个月，他没敢再来泊头。从沧州到德州，从德州回沧州，宁可绕路，也要躲开“老李美食城”。但正是因为这个躲，心里更想。在沧州想，在南皮想，在东光想，在景县想，在河间想，在德州想；不开车想，开车也想。章楚红下边很茂密，像疯长的草一样；草丛之中，是一洼绿水。也不是光想那片草和那洼水，浑身上下，从里到外，枝枝叶叶都想。也不是光想身子，走路的姿势，说话的样子，说出的声音，都想。自生下来，牛爱国没这么想念一个人。半个月后，牛爱国终于憋不住，又来了一次。李昆又不在。夜里又剩牛爱国和章楚红两个人。章楚红啐了他一口：

“原来以为你胆很大，谁知你胆很小。”

牛爱国也不说话。章楚红：

“怎么又来了？”

牛爱国一把摸住她的下边，拉她到里间。半个月不见，两人更如干柴烈火。自此一发而不可收。牛爱国从沧州到德州，从德州回沧州，次次在“老李美食城”停留。但这时的停留，就和以前的停留不一样。有时牛爱国不是到德州送豆腐，而是到南皮，到东光，到景县，他宁肯绕路，也要来泊头县杨庄镇公路边的“老李美食城”。牛爱国来“老李美食城”时，有时李昆在，有时不在。李昆在时，牛爱国像过去一样，仍管章楚红喊“嫂子”，章楚红仍弯腰笑。李昆看着这笑和过去一样，牛爱国和章楚红却知道不一样。李昆不在，牛爱国就留下过夜。在一起不单为了睡觉，为两人说得着。也不单为了说话，为了在一起时的那份亲热，亲热时的气氛和味道。有时一夜下来，两人要亲热三回。亲热完，还不睡觉，搂着说话。牛爱国与谁都不能说的话，与章楚红都能说。与别人在一起想不起的话，与章楚红在一起都能想起。说出话的路数，跟谁都不一样，他们两人自成一个样。两人说高兴的事，也说不高兴的事。与别人说话，高兴的事说得高兴，不高兴的事说得败兴；但牛爱国与章楚红在一起，不高兴的事，也能说得高兴。譬如，庞丽娜过去是牛爱国一个伤疤，一揭就痛；第一次与章楚红说庞丽娜，牛爱国还哭了；现在旧事重提，再说庞丽娜，在牛爱国和章楚红嘴里，庞丽娜便成了一个过去的话题。牛爱国知道有了一个章楚红，他对庞丽娜的态度彻底变了。他们不但说庞丽娜，也说章楚红在李昆之前，交过几个男朋友，第一次跟谁，疼吗？出血吗？章楚红都一一告诉牛爱国；章楚红也问牛爱国跟过几个女的，牛爱国说除了庞丽娜，就是章楚红；章楚红就抱紧她。说完一段，要睡了，一个人说：

“咱再说点儿别的。”

另一个人说：

“说点儿别的就说点儿别的。”

这时牛爱国突然觉得自己变成了山西沁源县城西街“东亚婚纱摄影城”的小蒋，章楚红变成了庞丽娜。当初小蒋的老婆赵欣婷在长治“春晖旅社”捉奸，小蒋和庞丽娜，在屋里说的就是这种话。

一次两人在床上说话，章楚红突然说：

“老公，再没有跟你在一块儿好，你带我离开这里。”

牛爱国倒一愣：

“去哪儿？”

章楚红：

“去哪儿都成，只要离开这里。”

当初牛爱国从山西沁源到河北来，是为了躲开在沁源的烦闷，现在章楚红却要从河北泊头到另外一个地方去。牛爱国知道一件事情，已经变成了另一件事情。如是一个月前，变成另一件事情牛爱国会害怕；一个月后，牛爱国变了，事情变了牛爱国就不怕。当初小蒋和庞丽娜出了事，小蒋害怕了，往后撤了，闪了庞丽娜；如是一个月前，牛爱国也是小蒋；一个月后，牛爱国就是牛爱国。牛爱国也不知道一个月后，自己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。牛爱国说：

“我回沧州盘算盘算，咱就离开。”

章楚红搂紧他：

“你要敢带我走，我就有一句话要给你说。”

牛爱国：

“啥话？”

章楚红：

“我回头再告诉你。”

牛爱国回到沧州，便开始盘算带章楚红逃到哪里去。想来想去，无非是三个地方。一是去山东乐陵找曾志远，二是去河北平山县找杜青海，三是去山西临汾找李克智。初想个个都是地方，再想都觉得不合适。牛爱国一个人去合适，带着章楚红就不合适。这时才知道自己在世界上可去的地方少。正犹豫间，“雪赢鱼豆制品公司”的老板崔立凡的一番话，又说醒了牛爱国。牛爱国与章楚红的事李昆一直没有察觉，做豆腐的崔立凡却看出牛爱国有些异常。这天牛爱国到东光县送豆腐，崔立凡要到东光县收账，也跟了去。牛爱国开着车，崔立凡在旁边坐着。牛爱国仍想着与章楚红逃到哪里去，也不说话。车出了沧州城，崔立凡端详牛爱国：

“能看出来，你最近有心事。”

牛爱国：

“何以见得？”

崔立凡：

“你刚来沧州时脸蜡黄，后来小脸红扑扑的，现在又黄了。”

一句话说中了牛爱国的心病，牛爱国半天没说话。崔立凡又说：

“你过去不爱说话，后来爱说话，现在又不爱说话了。”

事到如今，一是牛爱国正犹豫间，无人商量；二是他与崔立凡也算好朋友，遇到事情，两人爱在一起讲理；同时觉得崔立凡既不认识章楚红，也不认识章楚红的丈夫李昆；便将他与章楚红的事，来龙去脉，一五一十与崔立凡讲了。一直讲到章楚红让牛爱国带她走，自己正在犹豫。没想到崔立凡听完，猛地拍了牛爱国一掌：

“兄弟，你大祸临头了。”

牛爱国：

“何以见得？”

崔立凡：

“大祸临头不是说你跟一个女的好，而是要带她走。”

牛爱国：

“何以见得？”

崔立凡：

“带她走容易，带走之后，是只想跟她玩玩，还是最终要娶她？”

牛爱国：

“刚认识时是在一起玩玩，现在就不一样了，想娶她。再没有跟她说得着。”

崔立凡：

“祸就出在这里。如只是玩玩，回头把她丢了，我不拦你；如想娶她，你可能把她带回沁源老家？”

牛爱国与崔立凡处得久了，也将自个儿与庞丽娜的事给崔立凡说过；现在崔立凡一句话，说中了牛爱国的心病。牛爱国摇头：

“老家还是一锅粥，与老婆还没离婚，哪里敢再去添乱？”

崔立凡：

“那你带她去哪里？”

牛爱国：

“想了好几天，也没合适的地方。”

崔立凡拍着手：

“这不结了。如是两人在外边漂着，我现在就能告诉你，是步死棋。你想啊，她现在的丈夫开着一个饭店，又贩皮毛，才能养她；你就会开一个车，漂在外边，顾住一个人行，顾两个人就勉强了；你哪里说得起这话？”

牛爱国愣在那里。崔立凡：

“你跟她说得着，是因为她现在由丈夫养着，你就是与她说个话；等你养她，就成了过日子，到时候就该说过日子了。”

牛爱国突然如梦方醒，突然明白这才是自己这几天犹豫的原因。犹豫不是犹豫到哪里去，而是去了哪里之后咋办。崔立凡：

“你的祸根还不在这里。”

牛爱国：

“还有啥？”

崔立凡：

“就在犹豫。要么马上带她走，要么马上跟她断了。”

牛爱国：

“此话怎讲？”

崔立凡：

“事情到了两人要走的地步，纸就快包不住火了。半夜下雪没人知道，半夜下雨总会有人知道。再犹豫下去，会出人命。她丈夫是本地人，你是山西人；等她丈夫知道了，能与你善罢甘休？”

牛爱国出了一身冷汗。当初庞丽娜和小蒋的事情发了，他就差一点儿杀人。没有杀人不是小蒋和庞丽娜不该杀，当时连杀小蒋儿子的心都有，而是因为牛爱国有一个女儿叫百慧；章楚红和李昆没有孩子；李昆如果发现他和章楚红的事，他和章楚红都成了外人，出不出人命，还真保不齐。当一件事变成第三件事时，牛爱国又变回到过去的牛爱国。当晚回到沧州，一夜没睡。这个没睡，就和跟章楚红在一起时一夜没睡是两回事。左思右想，不敢再带章楚红走，决心与她断了。从此一个礼拜没理章楚红；去德州送货，或从德州回来，又开始绕开泊头。但事情到了这种地步，断不断，不由牛爱国一个人说了算。牛爱国一个礼拜没去找章楚红，章楚红就打来电话：

“我都准备好了，你咋还不来？”

牛爱国支吾着说：

“还没想好去的地方。”

章楚红听他的口气，知他要撤步了；章楚红：

“刚说过的话，唾沫还没干，咋就变了？”

牛爱国不敢说变，说：

“没变。”

章楚红：

“带我去海南岛。”

牛爱国：

“那里一个人也不认识。”

章楚红急了：

“认识的地方，如何去得？”

接着在电话那头哭了。接着翻了脸：

“你要三天不来，我就告诉李昆。”

牛爱国听章楚红这么说，心里更怕。他想离开沧州一走了之，但又觉得对不住章楚红，也让章楚红看不起；让人看不起倒没什么，从此可

以和她一辈子不见面，关键是自己想起来，一辈子觉得窝囊。左右为难之时，牛爱国他妈曹青娥救了他。牛爱国他哥牛爱江从山西沁源县牛家庄打来电话，说曹青娥病了；而且病得很重，让牛爱国赶紧赶回山西。牛爱国接到电话，首先不是担心妈曹青娥的病，而是终于给自己找到一个离开沧州的理由。放下电话，牛爱国找到崔立凡，说明离开的事由；崔立凡还不信，以为他是要躲开章楚红，倒说：

“断了就断了，还用走？”

这时牛爱国开始着急曹青娥的病，顾不上给崔立凡解释，当时收拾行装，去了长途汽车站，匆匆离开了河北沧州。

八

牛爱国回到山西沁源第四天，他妈曹青娥就去世了。牛爱国记得，曹青娥一辈子没生过大病，谁知这回一病，就躺倒在床。在床上躺了一个月，曹青娥没让牛爱江牛爱香牛爱河告诉牛爱国。一个月后，牛爱江牛爱香牛爱河看她景象不好，才背着她给牛爱国打了电话。牛爱国赶回沁源，曹青娥已住进县城医院。曹青娥去医院时还会说话，到了医院，就不会说话了。曹青娥说了一辈子话，现在终于不说了。牛爱国他哥牛爱江对牛爱国说，曹青娥来医院前一天晚上，在家里说了一夜话。牛爱国：

“说的都是啥？”

牛爱江：

“胡言乱语。大家只顾着急，也没听清。”

医院病房里，曹青娥躺在床上，牛爱国坐在床左，牛爱江坐在床右，牛爱国的姐姐牛爱香坐在曹青娥脚头，牛爱国的弟弟牛爱河立在墙角，在抠墙皮。曹青娥鼻子里，胳膊上，插满管子。曹青娥发着高烧，整日都在昏睡。一个月吃不下饭，瘦成了一把骨头，躺在床上，床是平的。曹青娥不会说话了，牛爱江、牛爱香、牛爱国、牛爱河四人也开始没话。没话不是说妈不会说话了，他们也不好意思说话，或在着急，而是不知话从何说起。医院的医生说，曹青娥得的是肺癌；从检查情况看，已经有三四年了。但三四年来，曹青娥没说，他们兄妹四人也不知道。医生又说，三四年前，也许还可以动手术；如今全身扩散了，已经

影响到脊椎，影响到中枢神经，影响到说话，加上曹青娥的岁数，动手术已无意义，只能用药维持着。中午吃饭的时候，牛爱河留在病房值班，牛爱国、牛爱江、牛爱香三人到医院门口的饭馆吃饭。正是中午时分，城里的高音喇叭在播晋剧，唱腔被风吹过来，忽高忽低。这时牛爱江说：

“有病三四年，妈硬是没说。”

又说：

“咱们小时候，她老掐咱们；老了老了，知道心疼咱们了。”

一年不见，姐姐牛爱香学会了抽烟；她点着一支烟，看着牛爱国：

“你当兵的时候我就跟你说，妈毕竟是妈。”

牛爱江说着说着急了：

“其实还不如早说呢，早说病还能治，积到现在，让人替她干着急，这叫啥事呢？”

如是前几年，牛爱国觉得哥和姐说得对，现在却觉得他们说错了。妈曹青娥得病三四年没说，可以说是心疼他们，但除了心疼，还有对他们的失望罢了。孩子大了，一人一手事，老大牛爱江有一个病老婆，整天吃药；老二牛爱香四十多了，还没找着对象；老四牛爱河结婚刚一年，娶了个老婆性躁，嘴又能说，像年轻时的曹青娥一样，牛爱河降不住她，她倒事事压牛爱河一头；剩下牛爱国遇到的麻烦比他们还大，六七年来，与庞丽娜一直不和，后来庞丽娜就出了事，后来牛爱国又离开沁源去了沧州；一人一肚子心事，曹青娥有事也就不说了。儿女在世上都不如意，让曹青娥有话无处说。或者，有话不说除了是失望，还有对

他们的无奈罢了。牛爱国三十五岁之后，曹青娥有心里话不对牛爱江说，不对牛爱香说，不对牛爱河说，单对牛爱国说；但说的也是六十年前、五十年前的事情，从来没说过现在。过去听她说过去不说现在以为现在无话可说，谁知现在有事她就是不说。原以为说六十年前、五十年前的事情，两人只是围着火盆聊天，谁知曹青娥说这些话时，是在病中。六十年前、五十年前的事情终于说完了，她就干脆没话了。牛爱国在沧州给家里打电话时，他与曹青娥在电话里已无话可说；当时牛爱国以为是当面说话和电话里不一样，回来听说曹青娥躺倒一个月，没让牛爱江、牛爱香、牛爱河告诉牛爱国；他们三人仍以为是曹青娥心疼牛爱国，现在牛爱国明白，除了心疼，不过是对牛爱国更加失望和无奈罢了。牛爱国突然又明白，曹青娥对他说六十年前、五十年前的事情，不对牛爱江、牛爱香、牛爱河说，并不是觉得跟他比跟其他人说得来，而是他遇到的麻烦比其他人更多，借此安慰他罢了。去年牛爱国因为庞丽娜出了事，对沁源伤了心，离开沁源前去看曹青娥，曹青娥知道事情的原委，但没对牛爱国挑破；现在曹青娥不会说话了，牛爱国像去年妈对他一样，他也没将妈的心思，对哥牛爱江和姐牛爱香挑破。三人吃饭的饭馆在医院门口，饭馆的老板是个胖老头，已对病和病人见怪不怪；见兄妹三人愁眉不展，知亲人得的是大病；胖老头也是爱说话，给他们上饭时安慰他们：

“啥事想明白了，也就不忧愁了。”

如是过去，牛爱国觉得饭馆老板说得对，现在却觉得他说错了。事情想不明白，人的忧愁还少些；事情想明白了，反倒更加忧愁了。三人叫的饭是羊肉汤和烧饼，牛爱江、牛爱香吃了几口，就放下了筷子；牛爱国从沧州到沁源，在路上奔波三天，也是三天来没顾上正经吃饭，现在吃起沁源饭，竟觉得格外香，大口小口，将五个烧饼吃完，又将一海

碗羊肉汤喝光了。吃得满身大汗。这时想起来，妈曹青娥昏迷在床，一个月吃不下饭，他竟觉得饭香，一口气吃了五个烧饼，喝了一海碗羊肉汤，不禁捧着空碗，掉下泪来。饭馆的胖老头来收碗，又安慰牛爱国：

“啥事总有个了。看长点儿，心就宽了。”

牛爱国又觉得他说错了。啥事看近点儿，事情倒能想开；看得长，心就更宽不了了。他没理会胖老头，没头没脑地对牛爱江和牛爱香说：

“妈其实不傻，妈做得是对的。”

倒把牛爱江、牛爱香说愣了，也把饭馆的胖老头说愣了。

这天傍晚，曹青娥从昏迷中醒了过来。醒来后看看四周，便想说话。但张张嘴，说不出话；再张张嘴，还是说不出话；这才想起自己不会说话了。牛爱江、牛爱国、牛爱香、牛爱河围拢上来，曹青娥的嘴还在空张，兄妹四人从她的口型，也分辨不出她要说什么。曹青娥有些发急，脸涨得通红，又用手画了一个方块，接着指头在空中画；众人还是不解。牛爱香突然想起什么，拿过来一张纸，一杆笔，曹青娥点点头。牛爱香用一本杂志垫着纸，曹青娥哆哆嗦嗦用笔在纸上写了两个字：

回家

大家面面相觑。已经病成了这个样子，怎么能回家呢？回家就是等死。大家以为她烧昏了，牛爱国：

“妈，没事，大夫说了，能看好。”

曹青娥摇摇头，表示说的不是这个意思。牛爱江：

“是不是心疼钱呀？有我们四个呢。”

曹青娥摇摇头。牛爱香：

“是不是心疼我们四个呀？我们四个轮着值班，累不着。”

曹青娥摇摇头。牛爱河干脆说：

“你没病时，啥事都得听你的；现在有病了，啥事不能再由着你。”

曹青娥知道这理讲不清了，脸歪向墙，不说话了，接着又昏迷过去。夜里牛爱国一个人留下值班，看曹青娥一直在昏睡，牛爱国也是从沧州到沁源奔波三天，有些累了，也趴在曹青娥床头睡着了。这时觉得自己不在医院病房，妈曹青娥也没生病，时光也不是现在，是十几年前，自己还在部队当兵的时候。那时他才十八九岁，在世上还没有这么多牵挂，脸蛋红扑扑的，没有皱纹。夜里正在睡觉，军号响了，全连紧急集合。一开始是全连集合，接着是全营集合，接着是全团集合，接着是全师集合，接着是全军集合。一个军好几万人，集结到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，开始次第走方阵。士兵们全副武装，端着上了刺刀的自动步枪，踢着整齐的正步，“嚓”、“嚓”、“嚓”、“嚓”，嘴里喊着口令，抑扬顿挫地往前走。队伍前不见头，后不见尾。队伍前看一条线，后看一条线，左看一条线，右看一条线。太阳出来了，映在刺刀上，枪刺射出的光芒，也横竖成线。队伍踢踏出的烟尘，遮蔽了半边天。也不知这正步走给谁看。只是觉得，这么多人在一起，大家青春在身，枪在手，齐心协力往前走，看谁拦得住？战友杜青海，就走在牛爱国的身边。牛爱国还感到奇怪，他们本不在一个连队，怎么走到一起来了？他看着杜青海笑，杜青海也看着他笑。突然，杜青海刺刀一歪，刺到了牛爱国胳膊上，牛爱国“哎哟”一声，醒了过来。这时发现自己仍在医院病房。牛爱

国不禁一阵感慨，短短十几年过去，自己人已经老了；人没老，心却老了。病房里的灯光有些昏暗；半夜起风了，窗户没有关严，电灯泡在屋里随风摇晃。接着发现妈曹青娥从昏睡中又醒了过来，正在用手掐牛爱国的胳膊。原来刚才梦中不是刺刀刺着自己，而是曹青娥在掐他。牛爱国兄妹四人小的时候，曹青娥爱发火，发火时不打他们，掐他们，掐到哪里算哪里。牛爱国以为曹青娥身体疼，用掐他来解疼；又发现曹青娥嘴在张，似要说话。牛爱国：

“你要说啥？”

突然想起曹青娥不会说话了，忙又拿来纸和笔。曹青娥哆嗦着手，在纸上写了两个字：

百慧

百慧是牛爱国的女儿，今年七岁了。百慧自小与牛爱国不亲，与庞丽娜不亲，她从小由奶奶曹青娥带大，与曹青娥亲。百慧爱吃豆，过去大家在一起喝杂拌粥，牛爱国、庞丽娜碗底剩下豆子，拨给百慧，百慧不吃；曹青娥拨给百慧，百慧就吃；她不吃牛爱国和庞丽娜的嘴巴子，奶奶曹青娥剩下的嘴巴子，她却不嫌。从百慧四岁起，曹青娥就教她识字；将字写到一张小黑板上，让百慧去认；几年下来，也学会几百个字。百慧和曹青娥也时常拌嘴。吵得急了，曹青娥喊：

“百慧，别跟我吵了，再吵我掐你。”

或喊：

“我跟人吵了一辈子架，我捏住半张嘴，也能说过你。”

百慧也不怕她，“咯咯”笑了。牛爱国三十五岁之后，曹青娥在火盆

旁与牛爱国说六十年前、五十年前的事情，百慧在火盆旁转圈跑。跑乏了，不找牛爱国，钻到曹青娥怀里，勾着她脖子睡去。那时牛爱国和庞丽娜各忙各的，觉得把百慧交给曹青娥放心，没想到曹青娥带百慧时，身体正有病。现在曹青娥写“百慧”二字，牛爱国突然明白她昨天下午写“回家”的意思，原来是对百慧放心不下。牛爱国：

“百慧由大嫂在家带着，放心吧。”

曹青娥摇摇头，表示不是这个意思。牛爱国：

“是想让她来吗？”

曹青娥点点头。牛爱国：

“明天一早就把她接过来。”

第二天一早，牛爱国让弟弟牛爱河，把百慧接到县城医院。百慧来到病房，曹青娥又在昏迷。牛爱河送完百慧，又忙活别的去了。待曹青娥醒来，见到百慧，拉住百慧的手，指指自己的嘴，又指指百慧的嘴，又看牛爱国。牛爱国这才明白曹青娥的意思，原来她叫百慧来，不是对百慧不放心，是想让百慧替她说话。曹青娥又比画纸和笔，牛爱国拿来纸和笔，曹青娥的手有气无力，写出的字歪歪扭扭，先写了一个“娘”，又写了一个“死”，累出一头汗。牛爱国问百慧：

“知道你奶想说啥吗？”

百慧摇摇头。曹青娥又开始着急，脸涨得通红。牛爱国以为曹青娥是说她自己要死了，忙说：

“病不重，能看好。”

曹青娥摇摇头，表示不是这意思。百慧突然说：

“是想让我说你对我说过的话吗？”

曹青娥点点头。牛爱国问百慧：

“你奶在家都对你说啥了？”

百慧：

“说得多了，天天夜里都说。”

牛爱国这时才明白，自己去沧州之后，曹青娥开始跟百慧说话。想来跟百慧说话，也是身边无人说话，才对一个孩子说。

百慧：

“奶，是让说你娘死的那一段吗？”

曹青娥大大点头，眼中涌出了泪。曹青娥的娘就是襄垣县温家庄赶大车的老曹的老婆。她死已是二十年前的事。曹青娥跟牛爱国说的是六十年前、五十年前的事情，跟百慧说的是二十年前的事情。曹青娥她爹老曹一辈子不爱说话，为人和气，曹青娥打小跟爹亲；曹青娥出嫁之后，心里有什么话，仍跟爹说，不跟娘说。但爹七十岁之后，变得唠叨，小心眼，爱生气；遇事爱做主，又做不到正地方。老曹死时，曹青娥没怎么伤心；死后，也没特别想他。该想的，老曹生前后五年都用光了。曹青娥她娘也就是老曹的老婆，年轻时爱说话，在家里做了一辈子主，动不动就急，跟老曹吵了一辈子架，也跟曹青娥吵了半辈子架。但老曹老婆七十岁之后，突然不跟人吵了，也不做主了，对一切都撒手不管；人说什么，就是什么；人说什么她都应承，一切都无可无不可。一

个跟人吵了一辈子架的人，到了晚年，笑咪咪的。老太太个头又高，拄根拐杖，弯着腰与人说话，显得越发慈眉善目。老曹死后，曹青娥从沁源县牛家庄到襄垣县温家庄看娘，两个吵了半辈子架的人，开始相互说得着。两人说得着，就有说不完的话。正因为过去说不上，现在更说得着。曹青娥不管住三天，住五天，或住十天，两人每天说话都到半夜。两人什么都说。说老曹老婆做姑娘时的事，也说曹青娥现在孩子的事；说自家的事，也说别人家的事。说的是什么过后也忘了，记得的就是一个说。说着说着困了，要睡了，老曹老婆：

“妮，咱再说点儿别的。”

曹青娥：

“说点儿别的就说点儿别的。”

或曹青娥：“娘，咱再说点儿别的。”

老曹老婆：“说点儿别的就说点儿别的。”

住够三天，五天，或十天，曹青娥要从襄垣县温家庄回沁源县牛家庄，两人五更起床，共同做饭，吃饭，拿上干粮，老曹老婆送曹青娥去镇上坐长途汽车。两人路上边走边说，或走一阵，干脆坐在路边说一阵；走一阵，又坐在路边说一阵。走着说着，到了镇上汽车站，已是中午。两人吃过干粮，又坐在汽车站槐树下说。来了一班车，曹青娥不上；又来了一班车，曹青娥还不上。这时老曹老婆说：

“当初把你嫁到襄垣县觉得远，现在幸亏远。”

曹青娥：“为啥？”

老曹老婆：“因为远，我才能送你。”

又说：“知道见你不容易，才想起这么多话。”

直到最后一班长途汽车要发车了，曹青娥才上了车。从车上往下看，空空荡荡的汽车站里，就剩下娘一个人，拄着拐杖，嘴在张着，曹青娥不禁流下了泪。

老曹老婆临死前一个月，腿开始浮肿，一个月下不了床。曹青娥从沁源县牛家庄到襄垣县温家庄，陪娘住了一个月。老曹老婆躺在床上，曹青娥坐在床边，两人一个月说的话，顶人一辈子说的话。娘临死前一天，两人还说。说着说着老曹老婆昏迷过去，曹青娥喊：

“娘，你回来，我还有话跟你说。”

老曹老婆又醒过来，两人再说。说着说着老曹老婆又昏迷过去，曹青娥又喊。如此五次，老曹老婆又一次醒来，对曹青娥说：

“妮，下次我再走的时候，就别再喊我了。娘一个月走不动道，身子是太沉了。刚才到了梦里，我走呀走呀，走到一个河边，腿突然就轻了。河边有花有草，我说，好长时间没洗脸了，蹲这河边洗把脸吧。刚要洗脸，听到你喊我，就又回来了；一回来，又躺在这病床上。妮，下次娘走的时候，就不要再喊娘了；不是娘心狠，不是娘没话跟你说，实在是受不了了……”

下次老曹老婆昏迷的时候，曹青娥就没有再喊娘。

百慧说完曹青娥给她讲的这段事，并不解其意，看牛爱国。牛爱国一开始也不解其意，看现在躺在病床上的曹青娥。曹青娥看牛爱国不解，又摇头急了，脸涨得通红，手哆嗦着拍拍病床，指指门外。牛爱国

突然明白了，说：“妈，咱不住院了，咱现在就回家。”

曹青娥终于点点头，但又急出一身汗。牛爱国这时觉得他跟妈之间，没有妈跟她妈之间心近。比牛爱国与他妈心更远的，是牛爱江、牛爱香和牛爱河。他们下午来到医院病房，一听说让曹青娥出院回牛家庄，三人都急了。牛爱江指着牛爱国：

“妈有病，你不让治，你还是人吗？”

牛爱香对曹青娥说：

“妈，你都病成这样了，就别心疼我们了。”

牛爱河指着牛爱国：“不能听妈的，也不能听你的。”

曹青娥又急，急得脸涨得通红。牛爱国对牛爱江、牛爱香、牛爱河一时也解释不清。解释不清不是事情不好解释，而是事情之中藏着的曲里拐弯的道理，一时无法说清楚。他如何从妈不单是心疼他们，而是对他们的失望和无奈说起，又说到妈给百慧讲的故事，百慧又给他讲的故事，这些来龙去脉呢？曹青娥会说话的时候，她有话不跟他们说，跟牛爱国说；后来也不跟牛爱国说，跟百慧说；想来也是觉得跟他们说也白说，或不想说；现在牛爱国觉得自己说也白说，也不想说，就说：

“妈都不会说话了，咱就听她一回吧。”

又说：“有啥事，我担着。”

又说：“大不了是个死，算我杀了她，行了吧？”

倒把牛爱江、牛爱香和牛爱河给镇住了。当天下午，曹青娥身上的

管子全拔掉了，大家把她从县城医院拉回牛家庄。回到牛家庄，曹青娥先是一阵兴奋，后又昏迷过去。待到醒来，已是第二天黎明。这时不但嘴不会说话，躺在床上，四肢动起来也开始费劲。牛爱国知道曹青娥知道自己快不行了，想死在家里。但曹青娥醒来之后，眼睛似在寻找什么；牛爱国突然又明白，她不仅想死在家里，还想在家里寻找什么。牛爱国以为她在找人，忙让牛爱江、牛爱香、牛爱河将家里正睡的人全喊起来。牛爱江的老婆和孩子，牛爱河的老婆和孩子，加上百慧等祖孙三代，十几口子，围在曹青娥床前。牛爱国：

“妈，人都到齐了，你是要说啥吗？”

突然又想起曹青娥已不会说话，也就是看看大家。但曹青娥摇摇头，意思不是要说啥，也不是要看大家；看大家不明白她的意思，又有些急，脸涨得通红；牛爱国忙又拿过来纸和笔，但曹青娥的手，已无力握笔；想吃力地抬起胳膊，但也抬不起来；牛爱国扶住她的胳膊，顺着她的劲儿走，她的手向床头挨去，终于敲了敲床头。但大家不明白她敲床的意思。不但大家不明白，这回连百慧也不明白了。曹青娥也是干着急。干着急一阵，又昏迷过去。昏迷一天，醒了过来，突然又能说话了。大家见她能说话，都围拢上来。但她已顾不上和大家说话，先呼了一声“天呀”，又喊了一声“爹呀”；在“爹呀”、“爹呀”的喊声中，突然断了气。曹青娥死后，大家将她移到棺木里，整理她的床铺，发现她床铺下边，藏着一把手电。百慧突然说：

“我知道俺奶为啥敲床了。”

牛爱国：

“啥？”

百慧：

“她说过，她小时候怕黑，肯定想带一把手电。”

牛爱国也明白了，妈曹青娥临走的时候，想带走一把手电，路上好照亮；临死时喊“爹”，或打着手电好找爹。妈曹青娥养了四个儿女，最终能猜出她心思的，竟是七岁的百慧。牛爱国赶紧买了两把新手电，又买了十来节电池，放到曹青娥棺木里。曹青娥一死，家里突然安静下来。牛爱国想不起干啥，也想不起哭。当天夜里，牛爱国与百慧，睡在过去曹青娥和百慧睡的床上。牛爱国思前想后，半夜没有睡着。妈右边半扇牙坏了六七年，直到她死，既没想起给她补，也没想起给她换俩新牙。牛爱国摸摸自己的牙，起身吸烟，找不着打火机或火柴。刚才还见打火机就在身边，现在横竖找不着。从外屋找到里屋，拉开抽屉，没找着打火机或火柴，却翻出一封从河南延津来的信。信皮已经发黄，信皮上写的收信人是曹青娥。看信皮上的邮戳，竟是八年前的日期。牛爱国打开信，是河南延津一个叫姜素荣的人写的。信中说，吴摩西的孙子，最近来了延津，想见曹青娥，让曹青娥去延津一趟，他有话要说。信中还说，吴摩西当年逃到了陕西咸阳，已死了十多年；吴摩西生前不让人回延津，他死后十多年，他的孙子头一回回来。牛爱国听曹青娥说过她小时候的事，一直以为与吴摩西一方断着音讯；谁知道八年之前一直断着音讯，八年后又有了音讯。当时来这封信时，全家人各忙各的，都没留意；牛爱国不明白的是，曹青娥当年收到这封信，为什么没去延津呢？后来与他说延津的事时，一次也没提起这封信呢？这时突然又明白，曹青娥临终之前敲床头的意思，不是百慧说的手电，而是指这封信。因外间的床是木的，里间的桌子也是木的。曹青娥在县城医院闹着回家，原来不为别的，就为找出这封信。平日一句话能说清楚的事，现在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；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，牛爱国才明白妈临终前

的一句话。曹青娥临终前在喊“爹”，原来不是喊襄垣县的爹爹老曹，而是多年前失散的爹爹吴摩西。但吴摩西也已经去世快二十年了。曹青娥找这封信是要干啥呢？接着牛爱国发现信的末尾，有延津姜素荣家的电话号码；牛爱国突然明白，妈曹青娥找这封信，或许是让给姜素荣打一个电话，让姜素荣来沁源一趟，她有话要说，或她有话要问。八年前不想说的话，临终前突然想说；八年前不想问的话，临终前突然想问。牛爱国明白后，冲到外间，抓起电话就打；但突然又想起妈曹青娥已经死了，再叫人来有啥用呢？又将电话放了回去。曹青娥死后，牛爱国一天没想起哭，现在为没听懂曹青娥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，或一个意思，扇了自己一嘴巴，接着落下泪来。

曹青娥死了，第二天一早，牛家在院子里搭起灵棚，亲戚朋友都来吊丧。牛爱江、牛爱国、牛爱河诸人，加上牛家亲门近枝的其他后辈，披麻戴孝，分跪在灵柩两侧陪灵。灵前放着曹青娥生前的照片，下边供着四荤四素，四个干果碟。吊丧的人一拨拨来，一拨拨走。来一拨人，烧一回纸，院子里涌出滚滚浓烟，像着了大火。来一拨人，牛爱国诸人伏在灵柩前哭几嗓子。一开始知道来者是谁，后来哭得脑涨，已不知来者是谁，去者又是谁；一开始能哭出声，后来哭得嗓子哑了，也就是干号。第三天中午，吊丧的人群中闪出一个人，在灵棚前行礼；牛爱国又伏在地上干号。那人行完礼，没往外走，而是钻到灵棚里，拍了拍牛爱国的肩膀。牛爱国仰脸一看，竟是在临汾鱼市卖鱼的同学李克智。曹青娥死后，牛爱国的其他同学也来吊丧，但他们都在近处；从临汾到沁源，有三百多里，这么远赶来吊丧，牛爱国没有想到。牛爱国站起身，拉住李克智的手，眼中涌出了泪。李克智：

“不是特意来的，正好回沁源办事，听说了。”

牛爱国攥住李克智的手，又摇了摇。李克智：

“我有话跟你说。”

牛爱国拉他钻出灵棚，来到堂屋，两人坐在牛爱国和百慧睡觉的床上。牛爱国以为李克智要安慰自己一番，谁知李克智说：

“知你正伤心，不知能不能说别的事。”

牛爱国哑着嗓子：

“妈死了，再哭也哭不回来，说吧。”

李克智：

“我去沁源县城，去找冯文修，才知道你们俩掰了。”

去年庞丽娜出事之后，因为十斤猪肉，牛爱国跟冯文修闹掰了；冯文修把牛爱国醉后的话，都当成一把把刀子，扎向了牛爱国，对别人说牛爱国是杀人犯；当时牛爱国杀冯文修的心都有了。如今一年过去，事情倒有些淡了。但淡归淡，并没有从心里过去。牛爱国：

“不要提他。”

李克智：

“可他听说婶去世了，心里也不好受；人不好来，让我捎来一份礼金，算个心意。”

接着掏出二百块钱。牛爱国却有些为难，不知该不该借他妈去世，与冯文修解开去年的疙瘩。李克智：

“冯文修说了，你们俩掰归掰，但婶还是婶，两回事。”

牛爱国本打算一辈子不再见冯文修，但听了这话，鼻子一酸，将钱接下。李克智说：

“但我说的不是这事。”

牛爱国：

“啥事？”

李克智：

“这话本不该我说，我也是受人之托。”

牛爱国：

“啥话？”

李克智看看牛爱国：

“庞丽娜前几天到临汾找过我，让我劝劝你。既然出了事，你俩也闹僵了，好也好不了了，事情也拖了年把了，不行就分开算了；她别耽误你，你也别耽误她。”

牛爱国愣在那里。愣在那里不是说庞丽娜要分开，庞丽娜刚出事时，她就要分开；而是她去临汾找了李克智，让李克智来劝他。曹青娥死后，庞丽娜也来吊了丧。上午来的，下午走的。中午吃饭时，牛爱国与她迎面走过，两人也没说话。但牛爱国发现，她改了一个头型。过去是马尾松，现在烫了发。庞丽娜过去胖，出事时瘦了，一年过去，现在又胖了，脸蛋红扑扑的。牛爱国突然明白，庞丽娜一开始找的不是李克智，而是冯文修；通过冯文修，又去找李克智；以为牛爱国听李克智

的。过去牛爱国听李克智的，庞丽娜没出事时，李克智曾让牛爱国不理庞丽娜，拖着庞丽娜，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；现在李克智又来劝牛爱国，让他改变主意；如是别人劝牛爱国，牛爱国可以理解；李克智来劝牛爱国，牛爱国反倒别扭起来。本来这事可以商量，现在反倒不想商量了。如是随意提起，这事可以商量；他们背后商量好了，又来找他，这事就不能商量了。牛爱国遇见庞丽娜，如她仍在憔悴，事情可以考虑；但她脸蛋红扑扑的，这事就不能考虑了。牛爱国：

“分开行呀，她去法院离婚呀。”

李克智：

“就怕你不同意呀，白闹一场，理都在你这头。”

又说：

“杀人不过头点地，事情总该有个了结。”

牛爱国不想在这事上再说下去，反问李克智：

“当初在临汾的时候，你是咋说的？让我死死拖住她；如今你又拐过弯回头说，让我跟她离婚，你不是拿自己的手打自己的脸吗？”

一句话，倒把李克智干在那里。李克智叹口气又说：

“离婚的事咱先不提，百慧的事你咋想呢？”

牛爱国一愣：

“百慧还有啥事？”

李克智：

“过去婶活着的时候，百慧由她带着；婶现在死了，庞丽娜的意思，你一个男的，带不了百慧，她想把百慧接走。”

牛爱国这才明白，曹青娥死后，庞丽娜一步步都算计好了。如果是妈曹青娥死之前，百慧由谁带着可以商量，曹青娥死后，这件事反倒不能商量了。不能商量不单是说借这事惩罚庞丽娜，而是在妈曹青娥不会说话的时候，百慧替曹青娥说过话；虽然有的猜出来了，有的没有猜出来；但百慧肚子里，还藏着不少曹青娥对她说的话，牛爱国想知道这些话是什么。曹青娥对牛爱国说起往事，说的是六十年前、五十年前的事；对百慧说的，却是二十年前的事。过去觉得这些话就是些闲话，曹青娥对牛爱国说过去的事时，他只是听着；曹青娥对他说心里话，他不对曹青娥说心里话；现在曹青娥死了，他却觉得这些话重要。也不单为了这些话，而是庞丽娜想带百慧，利用了曹青娥死这件事，又让他生气；别的时候提这件事可以商量，曹青娥刚死就提反倒不能商量了。牛爱国：

“我不能把百慧交给她，她是一个破鞋，孩子跟着她，会是个啥名声？”

李克智：

“婶不在了，你常年在外面跑，哪里带得了百慧？”

牛爱国：

“从今儿起我不跑了，就待在沁源；就是跑，我也带着百慧。”

李克智：

“你这就成赌气了。”

牛爱国这时看着李克智，产生了怀疑：

“你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劝我，你图个啥呢？”

李克智咂咂嘴，倒也实话实说：

“其实找我的不是庞丽娜，是庞丽娜她姐夫。”

庞丽娜的姐夫叫老尚，在沁源县城北街纱厂当采购员。李克智：

“我不想在临汾卖鱼了，我想回沁源贩纱。”

牛爱国终于明白了李克智劝他的初衷。但李克智还算老实人，能对牛爱国实话实说。说实话，就是朋友；但这事，不是朋友办的。这时又明白李克智过来吊丧，也不是赶巧遇上，是特意来的。没弄清事情的真相牛爱国还可商量，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牛爱国火了：

“李克智，念咱们是老同学，这事就别再提了，再提会出别的事。”

这结果是李克智没有想到的。李克智抖着手苦笑：

“你看你，一年多不见，你咋成了我，我咋成了你呢？”

九

曹青娥去世三个月，牛爱香结婚了。牛爱香年轻时在镇上卖酱油，后来在镇上卖杂货；后来嫌镇上闷，来到县城，在十字街头百货楼里租了一个摊位卖丝袜。丝袜卖了八年了。丝袜有长筒袜，也有短筒袜。除了卖丝袜，还卖丝裤。除了卖丝袜丝裤，也卖打火机、手电筒、钥匙链、指甲钳、手机套、保温杯等杂货。县城西街“东亚婚纱摄影城”小蒋的老婆赵欣婷，也在同一座百货楼卖皮鞋。赵欣婷的摊位在一楼，牛爱香的摊位在二楼。小蒋和庞丽娜没出事之前，牛爱香和赵欣婷见面说话；小蒋和庞丽娜出事之后，两人见面就不说话了。牛爱香二十年前谈恋爱时，喝过农药，落下歪脖和打嗝的毛病。打嗝打了二十年，去年学会了抽烟；每天吸烟，倒把打嗝的毛病给治住了。不过脖子还有些歪。正因为脖子歪，走起路来，故意把脖子挺直，一晃一晃，像个肘头的鹅。

牛爱香找的丈夫叫宋解放。宋解放在县城东街酒厂看大门，今年已经五十六岁，去年死了老婆。宋解放比牛爱香大十四岁。如宋解放没结过婚，两人相差十四岁不算多；但宋解放有过老婆，两个儿子都已娶妻生子，有儿孙辈顶着，就显得比牛爱香大许多。宋解放年轻时在四川当过兵，从四川复员后，就在沁源县城酒厂看大门，一直看了三十年。宋解放人瘦，但脸盘子大，国字型；脸大嘴也大，却不大说话。不大说话不是不爱说话，而是嘴笨，有话说不出来。一天遇到十件事，九件事能不说就不说，按照事情的理儿去做就是了；剩下一件事不是一个理儿，而是仨理儿，挑理儿的时候，不得不说；或者这件事不是做的事，干脆是说的事情；这时宋解放就为难了。脸憋得通红，说不出话来。憋了半天，第一句话往往是：

“从何说起呢？……”

或者：

“我心里明白……”

宋解放头一个老婆叫老朱，在县城北关卖火烧。除了卖火烧，也卖馒头、花卷、包子和肉夹馍。老朱是个胖子，鲶鱼嘴，能说会道；人一胖，说话声音就高；老朱脾气又暴，得理不让人，宋解放在家里做不了主。别人遇事做不得主会心里憋气，宋解放做不得主正中下怀，可以不用说话。家里大到要盖房子，两个儿子娶媳妇，小到家里要买个坛子腌鸭蛋，买啥样的坛子，鸭蛋腌多少个，全由老朱做主。有时老朱遇到一件事，实在拿不定主意，找宋解放商量，宋解放脸憋得通红：

“从何说起呢？……”

或者：

“老朱，你说呢？”

老朱就自己在那里想，码放事情；码放一段，又问宋解放；宋解放又说：

“老朱，你说呢？”

老朱又自己码放。几个“你说呢”下来，事情虽然码放清楚了，老朱也急了：

“我前世造的什么孽，摊上这么个无用的东西。”

或者：

“我一辈子不是跟你过，是跟我自己过。”

宋解放笑笑，也不说什么，该干啥干啥。宋解放虽然不会说话，但一个人在酒厂看大门时，嘴里爱哼小曲儿。宋解放以为这种不操心的日子会过一辈子，没想到两个儿子娶了媳妇之后，世界发生了变化。老朱以为自己在家里会做一辈子主，谁知两个儿媳先后进门之后，皆不像宋解放，像老朱，嘴皆能说。三个能说的人在一起，遇到事情，没有一个人问另一个人“你说呢”，皆是“我说”该怎么样。一年不到，大儿媳跟二儿媳不说话，两个儿媳皆跟老朱不说话。老朱在家里做了半辈子主，突然无处说话，说话也无人听，老朱气病了。老朱在沁源县城北关公路旁搭了一间棚子，在这里卖了一辈子火烧；看老朱病了，两个儿媳自作主张，要替老朱做生意。为争这个棚子，两人又打了起来。二儿媳把大儿媳的鼻梁打折了，大儿媳咬下二儿媳半只耳朵。从北关打到家里，两个儿子也上了手。这边架还没打完，老朱在屋里上了吊。等老宋发现的时候，老朱的舌头已经吐了出来。从房梁上卸下来的时候，嘴里还有气；送到医院抢救，已经咽气了。老朱死后，宋解放张着大嘴哭了一场；丧事过去，仍去县城东街酒厂看大门。只是从此不再哼小曲儿了。人劝他：

“老宋，想开点儿，老朱挟制了你一辈子，她死了，你也解放了。”

宋解放憋了半天，叹了口气：

“从何说起呢？……”

牛爱香没嫁宋解放之前，牛爱国就认识宋解放。妈曹青娥去世之后，牛爱国为了带女儿百慧，不再去沧州或别的地方，就留在沁源；因百慧该上学了，为了让百慧在城里上学，牛爱国把百慧接到县城，住在

县城南关租的房子里。牛爱国将过去的卡车修好，清早送百慧去上学，然后将卡车开到车站，等着拉些零活。但他只拉白天，不拉晚上；晚上他还要去学校接百慧，回到家给百慧做饭，张罗百慧睡觉。百慧倒说牛爱国做的饭，比曹青娥做的饭好吃；最爱吃牛爱国做的鱼。牛爱国有时也去县城东街酒厂给人拉酒，在酒厂门口常常碰到宋解放。过去就觉得他是个宋解放，没想到有一天他会成为自己的姐夫。

牛爱香和宋解放的婚事，是牛爱香的中学同学胡美丽撮合的。胡美丽在县城南街当裁缝。宋解放是胡美丽的表哥。牛爱香与宋解放头一回见面，就在胡美丽家。这天宋解放先到，胡美丽对宋解放说：

“哥，今天是谈对象，你不要再说‘从何说起’和‘我心里明白’了。”

宋解放脸憋得通红：

“我心里明白。”

待牛爱香来了，牛爱香还没说话，宋解放“忽”地站起来，像三十多年前当兵时一样，“啪”地一个立正，仰着脸说：

“我叫宋解放，今年五十六岁，在县城东街酒厂看大门，上无父母，下有两个儿子、两个儿媳和两个小孙女，我说完了，该你了。”

牛爱香和胡美丽一愣，接着两人弯腰笑起来，牛爱香的眼泪都笑出来了。事后牛爱香说，几十年了，没笑得这么痛快过。两个月后，牛爱香决定和宋解放结婚。听说姐要和宋解放结婚，牛爱国倒有些吃惊。牛爱香结婚的前五天是清明节，牛爱香和牛爱国结伴回牛家庄给曹青娥扫墓。路上两人没说什么。回到牛家庄，白天与牛爱江、牛爱河去坟上扫墓，大家也没说什么。晚上吃过饭，牛爱香没跟大哥牛爱江说什么，没

跟三弟牛爱河说什么，单把牛爱国叫到院后沁河边，要说自己的婚事。河边有几百棵大柳树，月牙挂在西边天上。姐弟俩肩并肩坐在河边。河水在他们脚下静静流着。妈曹青娥活着的时候，曾对牛爱国说，当年她和爸牛书道的婚事，就是五十多年前她爹老曹，她爹的朋友、牛家庄的老韩，襄垣县温家庄做酒的小温，在这河边商议的。牛爱国小的时候，爸不亲他，亲大哥牛爱江；妈也不亲他，亲弟弟牛爱河；剩下牛爱国没人亲，姐牛爱香比他大八岁，姐亲他。他从小是拉着姐的衣襟长大的。长大之后，他有心里话不跟爸妈说，跟姐说。当年他去当兵，就是跟姐商量的。后来各自又大了，各人有各自的事，在一起说心里话就少了。现在姐要结婚了，姐像换了一个人，或像回到了前些年，有话要跟牛爱国说。牛爱香：

“姐要结婚了，心里乱得很。”

牛爱国没有说话。牛爱香：

“爸妈都死了，没人商量。”

牛爱国没有说话。牛爱香：

“真不想嫁给他。”

牛爱国：

“嫌老宋岁数大？”

牛爱香叹口气：

“姐也这把年龄了，还能找着年轻的吗？”

牛爱国：

“嫌老宋憨，不会说话？”

牛爱香：

“也不主要。”

牛爱国：

“嫌他长得难看，是国字脸？”

牛爱国知道姐在世上最讨厌国字脸的人。二十多年前，牛爱香谈的第一个对象，那个邮递员小张，就是国字脸。宋解放不但是国字脸，皮还糙。牛爱香摇摇头：

“我现在已经不烦国字脸了。”

又感叹：

“姐已经老了。”

牛爱国看姐，姐确实老了，眼角堆满了皱纹，脸上的肉往下嘟噜着；这些年一个人过的，虽是一中年妇女，却已露出老相；姐在别人面前挺脖子，在牛爱国面前不挺脖子，头歪在肩膀上。牛爱国心里一酸，这些年他光顾应付自己的糟心事了，从来没有关心过姐。牛爱国说：

“姐，你不老，你挺漂亮的。”

牛爱香拉着牛爱国的手：

“给你说实话，姐现在结婚，不是为了结婚，就是想找一个人说话。姐都四十二了，整天一个人，憋死我了。”

又说：

“就老宋那岁数，那德性，全县城都知道，我也不在乎了，我就怕我找了老宋，你们笑话我。”

牛爱国：

“姐，你情况再坏，坏不过我，我戴着绿帽子，也活了七八年。姐，你笑话我吗？”

牛爱香摇摇头。牛爱国对姐跟宋解放结婚，也有些担心；但他担心的跟姐不一样，他担心的不是别人笑话，也不是宋解放，而是宋解放的两个儿媳。她俩已经逼死过宋解放的老婆。他担心姐嫁过去，会受委屈。但他没跟姐说这些，说：

“姐，你跟老宋结婚吧，我们不笑话你。”

牛爱香：

“我恨死二十年前那个送信的了，他害了我一辈子。”

接着眼中涌出了泪，把头歪在牛爱国肩上。这话牛爱国听起来有些耳熟。突然想起，前年庞丽娜出事时，本来是与县城西街“东亚婚纱摄影城”的小蒋出的事，最后咬牙恨的，却是马小柱。在牛爱国之前，庞丽娜与马小柱谈过恋爱；后来马小柱去北京上大学，把她给甩了。牛爱国当时正在气头上，没理庞丽娜；现在听姐又说这种话，他也没言语。姐弟俩看着河对岸黑黢黢的群山，山后边还是山；姐靠在牛爱国肩头睡

着了。

牛爱香嫁给宋解放之后，牛爱国担心的事并没有发生。宋解放的两个儿媳逼死了宋解放头一个老婆，但没有逼着牛爱香。没有逼着牛爱香并不是牛爱香与她们处得好，或她们不逼牛爱香，或牛爱香反过头逼着她们，而是牛爱香还没与她们打交道，就与她们一刀两断。跟她们不是“从何说起”，不是“你说呢”，也不是“我说”，而是干脆不说。结婚第二天，牛爱香就逼宋解放与两个儿子断绝来往。宋解放吃了一惊，说：

“无缘无故，父子就断了来往，从何说起呢？”

牛爱香：

“怎么无缘无故？他们的媳妇都是杀人犯。”

宋解放明白了牛爱香的意思，还有些犹豫：

“总得等个茬口吧？”

牛爱香：

“你等得，我等不得；要么你跟他们断了来往，要么你还跟他们过，我们去法院离婚。”

宋解放哭笑不得：

“刚结婚一天……”

又说：

“你刚进门就跟他们断了来往，人家不说我，也会说你。”

牛爱香：

“我不怕担这个恶名。现在断了来往，恶名还小；等闹出事来，恶名就大了。”

这时宋解放觉出牛爱香的厉害。甚至比第一个老婆老朱还厉害。老朱遇到拿不定主意的时候，还跟宋解放商量；虽然商量也是白商量，最后还是老朱做主，但起码有个商量的过程；现在牛爱香商量也不商量，一个人作出决定，让宋解放去执行，宋解放一下回不过神来。但牛爱香说得就做得出，看宋解放在那里犹豫，从抽屉拿出结婚证，穿上外套，就拉宋解放去法院离婚。宋解放抖着手：

“真是从何说起呢……”

因害怕离婚，只好与两个儿子家断了来往。说是断了来往，其实没断，只是来往时不让牛爱香知道。牛爱香也睁只眼闭只眼，佯装不知；但牛爱香与老宋儿子两家，彻底断了来往。这时牛爱国也觉出姐的厉害。遇到大事，姐比牛爱国有主张；事情从根上起，就掰了要出的横杈。如自己像姐，也不至于混到今天这种地步。宋解放比牛爱香大十四岁，但从结婚第一天起，牛爱香支使起宋解放，像支使一个孩子。牛爱香做姑娘时手脚勤快，嫁了宋解放，开始横草不拈，竖草不拿。宋解放在家里啥活都干，给牛爱香洗衣服，擦皮鞋，做饭。饭做得不好吃，牛爱香还摔碗。就像前几年庞丽娜没出事时，牛爱国求着庞丽娜，给庞丽娜做鱼的时候。宋解放与牛爱国的区别是，当时牛爱国是不得已而为之，宋解放干起这些，却干得心甘情愿。牛爱香嫁宋解放一个月，明显胖了，脸也滋润许多，甚至脖子也显不出歪了。两人在家里，宋解放说话之前，先看牛爱香的脸色；牛爱香说话，脸不对着宋解放，对着墙。一次牛爱香、宋解放、牛爱国三人结伴回牛家庄。牛爱国骑一辆自行

车，宋解放骑一辆自行车，载着牛爱香。从县城出发时天气还好，走到半路下起了小雨。宋解放和牛爱香都穿着夹克，牛爱国出门时只穿了一件背心，凉风一吹，打了一个冷战。牛爱香对宋解放说：

“老宋，把你的夹克脱下来，让爱国穿上。”

宋解放二话没说，当即停下车，脱自己的夹克。牛爱国虽没穿这夹克，但觉得宋解放这人厚道。厚道不是说他脱夹克给牛爱国穿，而是脱这夹克时，毫无怨色。牛爱国再到县城东街酒厂拉酒，就觉得现在的宋解放，不是以前的宋解放。有时两人在一起喝酒，也说心里话。一次两人说到各自的不如意，牛爱国说他一生最大的不如意，是没娶到一个好老婆；宋解放说他一生最大的不如意，是在酒厂看了三十多年大门。牛爱国吃了一惊：

“看大门不挺好？整天坐着，清静。”

宋解放摇头：

“其实我这人喜动不喜静。”

这一点牛爱国倒没看出来。牛爱国：

“那你喜欢干啥？”

宋解放：

“到邮电局当邮递员，骑着摩托，一天跑个百十里。‘牛爱国，拿图章，加急电报。’”

牛爱国笑了，觉出宋解放的可爱。当年牛爱香找的第一个对象小

张，倒在邮局当邮递员，也是国字脸。渐渐，不但牛爱国喜欢宋解放，牛爱国的女儿百慧，也开始喜欢宋解放。过去牛爱国出车，下午不敢晚回，惦着六点去学校接百慧；现在有了宋解放，牛爱国看天色将晚，便给宋解放打个电话，宋解放便替他去学校接百慧。这天牛爱国出城拉货，回来的路上，卡车坏了。牛爱国看看表，已是下午五点，便给宋解放打了个电话。但打过电话，车很快又修好了，六点钟又赶回县城，牛爱国又去学校接百慧。这天百慧跳绳时崴了脚，牛爱国远远看见，宋解放背着百慧，两人边走边说；说着说着，两人还“咯咯”笑了。牛爱国也笑了。时间长了，百慧与牛爱国说不上，与牛爱香说不上，与宋解放说得着。礼拜六礼拜天，百慧做完作业，还去东街酒厂找宋解放。宋解放在大人面前不会说话，就会说“从何说起”和“我心里知道”，但在百慧面前，变得能说会道。能说会道不是跟别人比，是跟他自己比。宋解放爱对百慧说沁源之外的事情。除了说他三十多年前在四川当过兵，还说回沁源之后，也去过其他很多地方。说他去过太原，去过西安，去过上海，还去过北京。其实他除了四川，哪里也没去过；但他看电视时，记住了太原、西安、上海和北京的主要地名，接着按沁源县城的布局，重新安排了太原、西安、上海和北京的大街小巷；说起太原、西安、上海或北京，也头头是道。说完这些，还露出不大在意的神色。百慧叫宋解放“老姑父”，听宋解放说过太原问：

“老姑父，你把太原逛遍了，太原到底咋样呀？”

宋解放：

“就那样，都是人，没劲。”

百慧听完西安问：

“老姑父，西安咋样呀？”

宋解放：

“跟太原差不多，没劲。”

百慧：

“老姑父，北京咋样呀？”

宋解放：

“都没劲。”

这时往往叹息一声：

“就是再没劲，也比咱沁源强啊。”

又说：

“百慧，你长大去上海，到黄浦江开轮船，到时候我去看你。”

一次牛爱国与牛爱香在一起说话，牛爱国：

“姐，我觉得你对姐夫不好；其实，老宋这人挺好的。”

牛爱香：

“哪儿好？”

牛爱国：

“一百个人里，挑不出来一个，从来没有坏心眼。”

牛爱香叹口气：

“那不就是傻吗？我想找个说话的，可结婚之后，一天到晚，跟他一句说不来。”

又说：

“没嫁他之前，我见他就笑；自嫁了他，我一次也没笑过。”

一次牛爱国与宋解放在一起说话，宋解放倒说：

“老弟，我跟你姐结婚，算结值了。”

牛爱国：

“我姐除了脾气不好，啥事心里都明白。”

宋解放：

“我说的不是你姐。”

牛爱国：

“那是谁呀？”

宋解放：

“是百慧。过去我不会说话，自从有了百慧，我变得会说话了。”

牛爱国倒哭笑不得。

这年八月，天气正热，庞丽娜又出了事，又跟人跑了。但这次不是

跟县城西街“东亚婚纱摄影城”的小蒋，而是跟庞丽娜的姐夫老尚。老尚在县城北街纱厂当采购员。当年庞丽娜去纱厂当挡车工，就是老尚安排的。后来庞丽娜不当挡车工了，当仓库保管员，也是老尚安排的。众人皆知道庞丽娜与西街“东亚婚纱摄影城”的小蒋好，不知道她与自己的姐夫老尚也好。不但牛爱国不知道，庞丽娜的姐姐庞丽琴也不知道。也不知道她与小蒋好时，就与老尚好；还是她与小蒋断后，又与老尚好上了。牛爱国明白了妈曹青娥死时，为啥庞丽娜的姐夫老尚，跑到临汾去找李克智，又让李克智到沁源牛家庄，劝牛爱国离婚。也明白了庞丽娜头一回出事时，瘦了许多；再见到庞丽娜时，她又胖了，脸蛋红扑扑的。庞丽娜已经跟小蒋跑过一次，这次又跟老尚跑，牛爱国虽心里一惊，但不像上次她跟小蒋跑那么伤心。两人虽无离婚，跟人跑的还是自己的老婆；但两人没离婚不怪庞丽娜，怪牛爱国；庞丽娜要离婚，牛爱国不同意；牛爱国不离婚是为了拖住她，治她；现在看并无治住她，反倒物极必反，让她又跟人跑了。由于心里已经不把庞丽娜当老婆，庞丽娜跟老尚跑了，牛爱国没太放在心上，但庞丽娜的姐姐庞丽琴疯了。庞丽琴和牛爱香一起在镇上卖过杂货，当年牛爱国和庞丽娜谈恋爱，就是她们俩撮合的。庞丽琴疯了她首先不怪自己的妹妹和丈夫，也是他们跑了无处怪，风风火火来找牛爱国。进了牛爱国家，一屁股坐在沙发上，哭了：

“都怪你，看不住自己的老婆。”

又哭：

“多不是东西，亲姐妹呀。”

又哭：

“多不是东西，搞自己老婆的妹妹。”

又哭：

“搞还不算，两人还跑了。”

又哭：

“我说呢，我不在的时候，他俩在家里说说笑笑；我一回去，屋里就静了下来。”

又哭：

“我听人说，他们就在纱厂的仓库里搞，花上都有血。”

又怪牛爱国：

“你眼瞎呀，也没发现。”

上次庞丽娜跟小蒋跑时，小蒋的老婆赵欣婷就来找牛爱国闹，让牛爱国杀了他们，牛爱国就哭笑不得；这次庞丽娜跟老尚跑，老尚的老婆也来找牛爱国闹，牛爱国又哭笑不得。须知不是他让庞丽娜跟人跑的。庞丽娜虽然还是他老婆，但两人天天并不见面，如何看住她？接着又想，上次庞丽娜跟小蒋跑，和牛爱国没关系；这次庞丽娜跟老尚跑，也可能是牛爱国逼的。如牛爱国没去过沧州，没跟泊头“老李美食城”的章楚红好过，他只会怪庞丽娜和老尚；如今是过来人，明白庞丽娜和老尚在一起的时候，不定怎么说得着呢；这才下决心共同离开沁源，去了一个陌生的地方。上次在沧州，章楚红让牛爱国带她跑，牛爱国答应了，事后又胆怯了；趁着妈曹青娥生病，逃回了沁源；从此再没给章楚红打过电话。论起两个人在一起好，不论是“东亚婚纱摄影城”的小蒋，还是

牛爱国，关键时候都闪了对方；唯有一个老尚，关键时候豁得出去，把亲人和熟地方都扔了，带人去一个陌生的地方。他从心里首先不是怪老尚，而是佩服老尚。但他如何把这种心思告诉庞丽琴呢？如说出来，庞丽琴更疯了。庞丽琴手拍着桌子：

“牛爱国，你赔我丈夫，你赔我妹妹。”

牛爱国：

“咋个赔法？”

庞丽琴：

“找他们去呀。”

牛爱国又哭笑不得。事到如今，庞丽琴想找到庞丽娜和老尚，牛爱国却不想去找他们。庞丽娜连跑两回，倒在她和牛爱国的关系上，画了一个句号。就像一块伤疤，脱头一层皮的时候会疼，脱第二层皮的时候，伤疤已经快好了。如果现在庞丽娜来找牛爱国离婚，牛爱国马上就离。事情发展到最后，站出来作了结的不是牛爱国，而是庞丽娜；谁作了结谁担的责任大，牛爱国还感到自己有些赖。庞丽娜把事情做绝了，牛爱国心里也像卸了一块大石头。这事面上没有了结，心里已经了结了。他今后像现在一样，和百慧、姐牛爱香、姐夫宋解放共同生活就挺好。于是说：

“这种事情不能找，一找会出人命。”

庞丽琴：

“就是出人命，也让我出口恶气。”

但牛爱国不能为给别人出恶气，就去找庞丽娜和老尚；或为给别人出恶气，自己就去杀人。但出去找不找庞丽娜和老尚，不是牛爱国一个人说了算。不但庞丽琴觉得应该找，姐牛爱香和姐夫宋解放也觉得牛爱国应该找。庞丽琴跟牛爱国闹是白天，晚上，牛爱香和宋解放来找牛爱国。牛爱香对牛爱国说：

“事情出了，就不能搁在这儿，得找。”

牛爱国：

“这种破鞋，找她做甚？”

牛爱香点着一支烟，吸了一口：

“话不是这么说，找他们不是为了他们。”

牛爱国：

“为了谁？”

牛爱香：

“为了有个交代。”

牛爱国：

“给谁交代？”

宋解放在旁边比牛爱香还着急，双手比画着说：

“跑没啥，咱跑的人不对呀；小姨子跟姐夫跑了，整个沁源县都炸

了。”

牛爱国倒没想到这一层。牛爱香叹口气：

“得找。如果离婚了，就不说了；没离，老婆跟人跑了，得有个响动。闷着头不做声，咱们都在沁源没法混了。”

牛爱国也叹了一口气，看来就是假找，也得出去找一番了。早知这样，还不如早离婚了。这时牛爱国想起妈曹青娥活着的时候，给他讲她爹吴摩西的故事。当年曹青娥还叫巧玲的时候，她娘吴香香跟银匠老高跑了；吴摩西和巧玲去找吴香香和老高，就是假找。没想到七十年过去，自己也成了吴摩西。两个出门假找的人，一个是曹青娥的爹，一个是她的儿子。宋解放见要出去找人，倒劲头挺大，捋胳膊卷袖：

“你不要怕，如果需要，我跟你一块儿找去。”

牛爱香倒同意：

“两个人也好，路上有个商量。”

但牛爱国却不同意宋解放跟自己一块儿出去找庞丽娜和老尚。牛爱国知道宋解放一天到晚在酒厂看大门闷得慌，静而思动，想借这次找庞丽娜和老尚，出门跑一趟。虽为跑一趟，但他是直心眼，找人是真找，牛爱国是假找，两人在路上，便说不到一块儿去。路上无人商量还好，有个宋解放在身边，假找就无法掩饰。便说：

“就是去找，我还是带着百慧吧。那毕竟是她妈。”

牛爱国知道百慧与她妈不亲，两人路上倒能商量到一块儿去。庞丽娜跟人跑了，牛爱国说是不伤心，心里还一阵阵发痛；带上百慧，路上

两人也好说话。就像七十年前，吴摩西带着巧玲，两人共同出去假找吴香香一样。因学校正放暑假，带百慧上路，倒也不耽误她的功课。牛爱国要带百慧，宋解放无法反对；张张嘴，又咽口唾沫闭上了。他在世上与百慧最说得着，没想到关键时候，他被百慧顶了窝。说罢这话，三人就开始准备行装。行装整理完，又商量庞丽娜和老尚会跑到何处去。三人往一块儿凑庞丽娜在外地的亲戚，老尚在外地的亲戚。等亲戚凑完，又觉得两人私奔，不会投靠亲戚；因庞丽娜的亲戚，就是庞丽琴的亲戚；老尚的亲戚，也都和庞丽琴有联系。又想着老尚是沁源纱厂的采购员，必在外地有许多朋友，又开始想他过去跑生意爱去哪些地方。这些地方大都集中在山西，如长治、临汾、太原、运城、大同等；外省河北有石家庄、保定等，陕西有渭南、铜川等，河南有洛阳、三门峡等，最远的是广州。最后决定，就去这些地方。一切商量妥当，已是夜里十二点；牛爱香和宋解放，又去庞丽琴家找老尚在外地的朋友的电话号码；牛爱国也上床睡下。但夜里五更天，百慧突然发起了高烧。第二天早上，烧没有退，温度反倒更高了。牛爱香和宋解放又赶来送电话号码，牛爱国指着床上的百慧说：

“只能等百慧病好了。”

牛爱香却不同意：

“找人就得抓紧，不然他们跑得更远了，争取能在山西抓住他们。”

牛爱国：

“那百慧咋办呢？”

牛爱香：

“有老宋呢，让老宋每天替你看着。”

宋解放看百慧病了，本想再替百慧与牛爱国上路；但牛爱香让他在家里照看百慧，他就不敢再说上路的事。事情到这种地步，牛爱国再推托不得，只好背着一个提包出了门，上路假找庞丽娜和老尚。

十

因出门找人是假找，牛爱国就得想出一个可去的地方，在那里待上半个月到二十天，再回到沁源，说自己去了山西长治、临汾、太原、运城、大同，也去了河北石家庄、保定，去了陕西渭南、铜川，也去了河南洛阳、三门峡等，甚至去了广州；人跑了不找是牛爱国的事，找又没有找到，就不是牛爱国的事而是庞丽娜和老尚的事了；对庞丽琴、对姐牛爱香、对姐夫宋解放、对女儿百慧、对整个沁源县都有个交代。但坐上长途汽车往霍州去，他还没想出自己该去的地方。世上哪里都能去，就是不能去长治、临汾、太原、运城、大同、石家庄、保定、渭南、铜川、洛阳、三门峡这些地方，也不能去广州，生怕无意之中碰到庞丽娜和老尚；还得避开这些地方，投靠一个朋友，找一个自己能待下来的去处。也可以不投靠朋友，在霍州等近处找一个小旅馆住下来，住上半月二十天，返回沁源，说自己满天下找了个遍。但老婆一次次跟人跑了，说是不在乎，心里还是在乎；想起来心里还是烦；不上路不烦，一上路越来越烦了；一个人憋在旅馆里，一憋半个月或二十天，非把自己憋疯不可；还是想找一个朋友，诉说一番；就是不诉说这事，说些别的，也能解一下自己的烦闷。待到投靠朋友，牛爱国又为了难，前几年还有几个可投奔的地方，如今可去的地方越来越少了。近处认识临汾卖鱼的李克智，但在曹青娥丧礼上，李克智劝过牛爱国离婚，牛爱国没给他面子，两人还说钱了，何况这事和那事也有牵连，临汾不能去。远处认识的有河北沧州做豆腐的崔立凡，但沧州边上就是泊头，泊头有章楚红在那里；几个月前，牛爱国刚从沧州逃出来，也不能去。另外还有河北平山县杜家店的战友杜青海可以投奔，但上次庞丽娜出事后，牛爱国曾去平山县杜家店找过杜青海；到了村头，心还是乱的，也没见杜青海，就

在滹沱河畔坐了一夜；上次心乱，这次保不齐心还乱，也不想去。剩下可投奔的人，就是上次说去找没去找的山东乐陵卖大枣的战友曾志远。上次说去没去成，半路上落在沧州，也算牛爱国食言；在沧州待了一年，本想等在沧州立住脚，抽时间去乐陵看曾志远一趟，后来被他和章楚红的事绊住了脚，也没有去。现在想起来，还有些对不住人。按说已经对不住人，不该再找人家，也是实在无处可去，牛爱国坐长途汽车到霍州之后，又给曾志远打了个电话，想试探一下曾志远的口气。如曾志远仍邀牛爱国去乐陵，牛爱国就去乐陵待上一段；如曾志远心已冷了，牛爱国再作别的打算。但电话打通，接电话的不是曾志远，是曾志远的老婆，说曾志远不在乐陵，去外地卖枣去了。问何时回来，曾志远老婆说或三天，或五天，或半个月，或一个月，一个人出门做生意，就不准他的归期。牛爱国又给曾志远的手机打电话，找着了曾志远；原来曾志远在黑龙江的齐齐哈尔。曾志远接到牛爱国的电话，倒没冷淡，仍像上次一样热情，说他本来是去唐山卖枣，但生意连着生意，人连着人，又跟人到了黑龙江的齐齐哈尔；接着问牛爱国：

“你在哪儿呢？”

牛爱国：

“还在山西老家呢。”

曾志远便认为自上次邀请牛爱国去乐陵到如今，牛爱国一直在山西老家待着，没有动窝。既然一直没有动窝，曾志远倒不像上次在电话那样，急于见到牛爱国：

“上次想跟你商量个事，急着见你，但这事现在过去了。等我回到山东，再给你打电话，你何时有空，也来乐陵转转。”

听这口气，曾志远一时三刻回不到山东。就是近些天能回到山东，也没有邀他马上见面的意思。似乎这面可见可不见。明显山东乐陵也去不成了。牛爱国放下电话还疑惑，也不知上次曾志远急着让牛爱国去山东，要跟牛爱国商量个啥事。牛爱国再一次到了左右为难和走投无路的地步。这时他突然想起五年前在长治修高速公路时，认识工地的伙夫叫陈奎一。陈奎一是河南滑县人。两人皆因不爱说话，相互成了好朋友。陈奎一有心事，跟牛爱国说；牛爱国有心事，也跟陈奎一说。牛爱国本不会说话，但在陈奎一面前，算是会说的。陈奎一的心事，牛爱国剥肉剔骨，替他一层一层码放；牛爱国的心事，陈奎一却不会码放，只会问“你说呢？”几个“你说呢”下来，牛爱国也自己码放清楚了；像牛爱国和河北平山县的战友杜青海在部队的时候；无非一问一答，颠倒了过来。工地厨房有猪耳朵猪心的时候，陈奎一便去工地喊牛爱国；也不是喊，是使眼色；陈奎一使个眼色，说声“有情况”，牛爱国便跟他去厨房，两人头顶着头，共同吃一盘凉拌猪心猪耳朵，相互看着“嘿嘿”笑了。后来陈奎一和工地的经理也是他的小舅子闹翻了，闹翻也不是因为什么大事，陈奎一买了半扇牛肉，因为价钱的高低，里面藏没藏猫腻，两人吵了起来；陈奎一一怒之下，离开长治，回了河南滑县。两人分别之后，还通过几回电话。陈奎一说他回了滑县以后，在县城“滑州大酒店”当厨子，工资挣得比在长治工地还多；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；当时牛爱国还替他高兴，也算祸兮福焉。但分别时间长了，各忙各的，联系也就少了。庞丽娜头一回出事之后，牛爱国心烦意乱，去了沧州，基本上把陈奎一给忘了。现在突然想起陈奎一，便想给陈奎一打个电话；如陈奎一那里方便，他便去投奔陈奎一。但拿起电话，牛爱国忘了陈奎一的电话号码。从提包里掏出电话本，翻了半天，也没找到陈奎一的名字。看来五年前这号码记得太牢了，才没往本子上写；谁知五年后就忘记了。也是实在无地方可去，虽然事先没有联系，也不知这五年陈奎一的变化，他眼下是否还在滑县，牛爱国还是决定去河南滑县找陈奎

一一趟。能找着陈奎一算是幸运，找不着陈奎一也不损失啥，也算一个找，比漫无目的地在世界上乱转，在路上有个盼头。于是从霍州坐火车到石家庄，从石家庄倒火车到河南安阳，从安阳又坐长途汽车到了滑县。前后用了两天半。

长途汽车到了滑县已经是晚上。滑县县城的路灯全亮了。从长途汽车站出来，街上人来人往，说的全是河南话；河南话虽跟山西话有区别，但两地靠得近，牛爱国都能听懂。牛爱国背着提包，向路人打听“滑州大酒店”，原来离汽车站并不远，转过两个街角，也就到了。原以为“滑州大酒店”是个小饭铺；如今大家做事，都爱起大名头；听着名头大，饭店不一定大；如河北泊头的“老李美食城”，说是美食城，也就三间屋子，七八张桌子；但转过第二个街角，一栋十几层的高楼，矗立在眼前；楼顶上，闪烁着一块巨大的霓虹灯牌子，从左到右，快速闪着几个字：滑州大酒店。原来不是个街头小饭铺，而是个大宾馆。在大宾馆当厨子，当然比在长治工地挣钱多，牛爱国又替陈奎一高兴。更让牛爱国高兴的是，在路上心还是乱的，自进了滑县，自己的心突然不乱了；不但不乱，对这地方，还感到有些亲切；庞丽娜头一回出事时，牛爱国先去河北平山投奔战友杜青海，又回山西临汾投奔同学李克智，不管是到了平山，还是到了临汾，心里都乱，比在家还乱；又离开了平山和临汾；最后到了河北泊头，心突然不乱了，才留了下来，去了沧州豆制品厂开车；但当时也就是个心不乱，却没对泊头沧州感到亲切；这回庞丽娜又出事了，自己来到河南滑县，没想到不但心不乱了，对这地方还感到亲切，更觉得来滑县找陈奎一找对了。待进了宾馆大堂，向柜台打听陈奎一，又让牛爱国失望。柜台的服务员说，宾馆后厨里，没有一个叫陈奎一的人。牛爱国以为服务员看他是外地人，有些欺生，便说：

“陈奎一是我好朋友哇。”

又说：

“电话里说得死死的，他就在‘滑州大酒店’当厨子。”

又说：

“姑娘，我从山西来，跑了一千多里，不容易，你行个方便。”

服务员看牛爱国在那里着急，倒“扑哧”笑了：

“山西人就是性急，不是不给你找，是真没这个人。”

看牛爱国仍不信，抓起电话，叫来了后厨的厨师长。厨师长矮胖，戴个圆筒纸帽子，一说话是广东腔；听牛爱国要找的人，搔着头说，自己在“滑州大酒店”干了八年，后厨的厨师中，从来没有一个叫陈奎一的人。牛爱国这才知道自己找错了地方；前几年与陈奎一通电话时，要么是陈奎一说错了地方，要么是自己记错了地方。出了“滑州大酒店”，突然又想起，和陈奎一在长治修高速公路时，陈奎一曾对他说，他家的村子叫陈家庄；“滑州大酒店”错了，陈家庄不会错；欲先去陈家庄，找到陈奎一的家，接着再找陈奎一。牛爱国背着提包，走到路边，打问一个卖烧鸡的老头。老头说，陈家庄在滑县最东边，靠着黄河，离县城一百多里。牛爱国道声“多谢”，知道当天去不得陈家庄，只能在县城先住下来，明天再说。“滑州大酒店”是住不起了，沿途问了几家小旅馆，住宿费有贵的，有便宜的。贵的一宿七八十元，或五六十元；便宜的大车店，也要二十元或十五元。走着问着，碰到一个浴池，闪着霓虹灯，名字叫“瑶池洗浴城”。说是洗浴城，也就是一个洗澡堂子。问了一下价钱，洗澡五元，过夜加五元，共十元；觉得住在这里，倒比住在旅店合算；既能住宿，又能洗个澡；便决定住这“瑶池”。一进洗澡堂子，迎面扑来一阵洗澡堂子的热气和人味。又掀开一道布帘，进了男池；男池分

里外两间，里间是洗澡的大池子，外间放着几十张单板床；床前散着十几个人，有脱衣服欲洗澡的，有洗完澡在穿衣服的；还有光着身子躺在单板床上睡觉的，有几位发出了鼾声；里间的洗澡池子，涌出蒸汽和人声，看不到洗澡者的身影。牛爱国寻到墙角一个铺位，脱了衣服，将提包和衣服锁在床头的箱子里，拿起钥匙，光着身子往里间澡池子走。迎面一个瘦子，光着身子，拖着趿拉板，肩上搭几条搓澡巾，明显是个搓背的，从里面雾汽中钻出来，与牛爱国擦身而过。牛爱国到了澡池子，跳进热水里，水有些烫，浑身打了一个热颤；这时突然觉得刚才那搓背的瘦子有些面熟。忙从热水中抽出身子，身上滴着水，又跑到外间，见那个搓背的瘦子在穿衣服。这人不是别人，正是陈奎一。左脸有颗大痞子，痞子上长了三根黑毛。牛爱国扑上去：

“老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”

那搓澡的瘦子愣在那里，也不穿衣服了，仔细打量牛爱国半天，也惊呼：

“咦，牛爱国！”

牛爱国光着身子，陈奎一光着膀子，两人厮拉在一起。陈奎一：

“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”

牛爱国：

“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你不是说你在‘滑州大酒店’做饭吗，咋又在这里搓背？”

陈奎一倒有些不好意思：

“‘滑州大酒店’是请我来着，其实我打小不喜欢做饭，就没有去。”

又说：

“在长治修路时当伙夫，也是没有办法。”

牛爱国：

“你喜欢搓背？”

陈奎一：

“我不是喜欢搓背，我喜欢泡澡；搓背，就能天天泡澡。”

牛爱国便知道几年前两人通电话，陈奎一跟他说去了“滑州大酒店”，是在吹牛。但又知陈奎一是个好面子的人，就没把这层挑破，反倒说：

“搓澡也好，冬天还暖和。”

陈奎一撇开搓澡：

“你咋来滑县了？没想到这辈子还能见到你。”

两人刚见面，牛爱国不好说自己是来投奔他，说：

“我到河南来办事，路过滑县，正说明天去陈家庄看你呢。”

陈奎一先说：

“来了就好，来了就好。”

又说：

“但我现在顾不上和你说话，我得去办一件事，从明天起，咱再痛痛快快说上几天。我在滑县也没个好朋友，憋死我了。”

牛爱国：

“去办啥事？用不用我帮忙？”

陈奎一：

“回陈家庄一趟，两个儿子打了起来。都娶了媳妇，两头叫驴还是拴不到一个槽上。我回去每人打他们一顿。”

又说：

“你是跟我回陈家庄，还是在这里等我？”

牛爱国本想跟他回陈家庄，但想着人家家里正在打架，自己如何好去添乱？也知道陈奎一回滑县以后，家在这里，也是一手事，不比在长治修高速路，两人在一起吃猪耳朵猪心的时候。便说：

“我在这里等你。”

又担心：

“我听说陈家庄离县城一百多里，大晚上，你怎么走？”

陈奎一一笑：

“我学会了骑摩托。”

陈奎一穿上衣服欲走，这时澡堂一个胖老头，手里拿着一把竹牌，挨个跟床铺上的人收澡钱和铺钱；收过钱的，在床头挂一个竹牌；正好收到牛爱国。牛爱国欲掏钱，陈奎一一把攥住牛爱国的手，对胖老头说：

“我的朋友，从山西来的。”

谁知胖老头不买陈奎一的账，翻着眼说：

“不管谁的朋友，不管从哪儿来的，洗澡住店，就得交钱。”

陈奎一跳到他跟前：

“尻你妈，就是不交，咋了？”

牛爱国忙拉陈奎一：

“别因为十块钱，伤了你们朋友和气。”

陈奎一往地上啐了一口唾沫：

“他不是冲着你，是冲着我。”

如胖老头冲着牛爱国，牛爱国交过钱就没事了；陈奎一说胖老头冲着他，牛爱国反倒不好交钱了。胖老头瞪了陈奎一一眼，转身去别的床铺收钱。牛爱国问陈奎一：

“是你们经理？”

陈奎一：

“他能是经理？是经理他姨父，看个床铺，狗眼看人低。你不用理他。”

陈奎一说完，匆匆忙忙走了。牛爱国摇头一笑，原以为到滑县找陈奎一很容易，谁知也费了一番周折。说是周折，没想到又恰好遇上。牛爱国重新去澡池子泡了澡，自己搓了泥。一路上跑了两三天，身上的泥还挺多。将身子搓洗干净，回到外间铺位上，坐着喘了一阵气，盖上一个被单子歇息。也是一路上马不停蹄，跑得乏了，很快就睡着了。梦中，牛爱国似乎没来滑县，还在山西沁源，在爬沁源县城西关的废城墙。待爬到废城墙上，没想到庞丽娜也在上边。原以为庞丽娜跟老尚去了长治、太原、运城、大同、石家庄、保定、渭南、铜川、洛阳、三门峡或广州，谁知就在沁源的废城墙上。原以为庞丽娜出了事，谁知她没有出事；不但没跟老尚出事，几年之前，也没跟西街“东亚婚纱摄影城”的小蒋出事。庞丽娜还是原来的庞丽娜。牛爱国和庞丽娜结婚八九年，两人在一起的时候，一天说不了十句话；谁知到了梦中，庞丽娜拉着他的手，对过去八九年的日子，开始重新叙说；两人把八九年的日子，过成了一锅粥；没想到换一种说法，竟能根根叶叶，说个明白。说着说着，牛爱国也醒过闷儿来。原来日子还可以这么过。接着两人不说了，开始抱头痛哭。接着不是跟庞丽娜在一起，废城墙上站着西街“东亚婚纱摄影城”的小蒋，北街纱厂的老尚；三人为了庞丽娜的事，争吵起来。吵不及，打了起来。不知什么时候，庞丽娜又回来了，蹲在旁边，掩面在哭，像个孟姜女。三人吵着打着，小蒋掏出一把刀子，没扎向老尚，一刀刺进牛爱国的肚子里。牛爱国“哎哟”一声，醒了过来，出了一身汗。这时明白自己身在河南滑县县城一个洗澡堂子里。庞丽娜在生活中已经跟人跑了，咋到了梦里，又变了一个人呢？还与她重新说起了过去；说着说着，还与她抱头痛哭。出门假找庞丽娜和老尚的时候，牛爱国知道自己表面上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，心里还是放在了心上，才

不敢一个人在近处旅馆待着，到滑县来找陈奎一；现在看梦里的意思，同是放在心上，这个放在心上，又不是那个放在心上了。正兀自感叹，觉得有人拍他的肚子；这时明白，刚才从梦里醒来，不是被刀扎醒了，而是被人拍醒的。他睁开眼睛，那个手拿竹牌的胖老头，站在他面前，又来跟他收钱。牛爱国这时知道，自己的朋友陈奎一，在这个洗澡堂子，说话并无分量，还不如当年在长治修高速公路时，起码能做猪耳朵猪心的主。牛爱国不愿因为十块钱再与人纠缠，打开床头柜，从衣服口袋里摸出钱，交给胖老头。胖老头收了钱，一边往床头挂竹牌，一边又嘟囔一句：

“住不起店就别住。”

如果牛爱国没交钱，胖老头这么嘟囔没啥，交了钱还这么说，牛爱国就火了。牛爱国翻身起来，欲与他理论，但想起自己身在异乡，因为一句话，与人争执不得；又想着陈奎一在这里搓背，与这里的人闹翻，也不合适。只好装作没听见，又转身躺下。但辗转反侧，再也睡不着。睡不着不是因为十块钱和胖老头的搅扰，而是想着刚才的梦境，千头万绪，又涌上心头。也不是单为梦境，或单为过去八九年与庞丽娜的事；过去八九年的其他事情，包括妈曹青娥的死，还有与河北沧州泊头“老李美食城”章楚红的事，桩桩件件，都涌上心头。牛爱国索性坐起来，抱着膝盖，在铺上吸了两支烟，烦闷还是排解不开。偶尔抬头，看到澡堂墙上的镜子，发现自己三十五岁，竟花了半边头。这时突然感到肚子饿了，才想起自己自进了滑县，只顾找陈奎一，只顾找住处，忘记了吃晚饭。便穿衣起来，出了“瑶池洗浴城”，来到滑县街上，欲找一个饭馆吃饭。这时已是半夜时分，街两旁的店铺都关门了；街上空空荡荡，一个行人也没有，偶尔过去一两辆卡车。一立秋，夜里就不热了，一阵风吹来，牛爱国还打了个冷战。牛爱国信步顺着街道往前走，终于在十字

街头，看到一个还在候客的街头饭摊。饭摊摆在路灯下，倒省得再扯电灯。摊主是个中年男人，正在往锅里添水，旁边有一个中年妇女在包馄饨，看上去像两口子。走近看，他们卖馄饨，卖饺子，也卖羊肉烩面；问了一下价钱，馄饨和饺子比过去吃过的贵，羊肉烩面却比别的地方便宜；别的地方大碗羊肉烩面三块，小碗两块五，这里大碗两块五，小碗两块。桌上还有一碗咸菜丝，让客人白吃。牛爱国便在摊子的煮锅前坐下，叫了一大碗羊肉烩面，又掏出一支烟来吸。烩面还没上来，一辆挂着拖斗的大卡车，从城外呼啸着开来，“嘎吱”一声，停在饭摊前。卡车的主车上高高地堆着化肥，拖车上高高地堆着农药。主车和拖车的轮胎都压瘪了，一看就超载。从卡车的驾驶室里跳下来三个人，也坐到饭摊前吃饭。三个人一个五十多岁，一个三十多岁，一个二十来岁。待他们开口，牛爱国知道三个人中，三十多岁的做主。因为问起饭的价钱，接着吃啥，全是三十多岁的开口，五十多岁和二十多岁的都在随声附和。三十多岁的男人理个平头，问：

“老板，饺子多少钱一碗？”

饭摊男人答：

“三块五。”

三十多岁的男人：

“一碗多少个？”

饭摊男人：

“三十个。”

三十多岁的平头：

“来两碗。”

饭摊女人愣在那里：

“三个人，来两碗，你们谁不吃？”

三十多岁的平头拍了一下桌子：

“都吃。一共六十个饺子，不能盛三碗？”

饭摊男人笑了：

“能盛是能盛，没这么个吃法。”

三十多岁的平头：

“今天给你开个头。”

牛爱国以为他们图个节俭，也没理会。这时他的羊肉烩面上来，他剥了几瓣蒜，低下头吃面。面入了味，但汤有些咸；牛爱国让饭摊女人又加了一勺热面汤，自己又加了些醋；再吃起来，就咸淡可口。吃着吃着，身上不凉了，头上出了汗，胃口开了，又要了四个烧饼。就着烩面、咸菜和蒜瓣，吃了两个烧饼，那三人的饺子也煮熟了。三人吃着饺子，三十多岁的平头又问：

“老板，烩面多少钱一碗？”

饭摊男人：

“大碗两块五，小碗两块。”

三十多岁的平头：

“来三小碗。但小碗面，大碗盛，多搁些葱花和汤水。”

牛爱国这时觉出三十多岁平头的精明，钱花得不多，但什么都吃到了；又汤汤水水，吃个热乎。饭摊男人这时笑问：

“三位大哥是延津人吧？”

三十多岁的平头：

“你咋知道？”

饭摊女人：

“延津人都孬。”

“孬”是河南话，就是捣蛋的意思，牛爱国听懂了。三个延津人笑了，牛爱国也笑了。这时牛爱国突然想起，他妈曹青娥，当年就是延津人。牛爱国问饭摊女人：

“大嫂，延津离这里多远？”

饭摊女人：

“两县搭界，一百多里。”

牛爱国来河南本是为了假找庞丽娜和老尚，偶然想起陈奎一，才来到滑县；没想到滑县离妈曹青娥小时候的老家延津这么近。为找庞丽娜，无意之中，找到了妈曹青娥的老家。这时突然又想起曹青娥临死之前，不会说话，拼命敲床，要找一封信；当时大家不懂她敲床的意思，

这封信她生前没有找到，她死后牛爱国无意中找到了；读了信的内容，明白了妈找这封信的目的，可能是让给延津一个叫姜素荣的人打电话，临终之前，想让姜素荣去沁源一趟，她有话要说，或有话要问。不想起这些还好，一想起这些，牛爱国对“延津”二字的反应，和刚才偶然听到就不一样。牛爱国将羊肉烩面放下，起身转过桌子，坐到三个延津人跟前：

“三位大哥，是延津哪里人呢？”

一老一少仍不说话，三十多岁的平头看了牛爱国一眼，觉出牛爱国问话并无恶意，才说：

“县城北街，咋了？”

牛爱国将凳子往前挪了挪：

“既然大哥是县城人，可认识一个叫姜素荣的人？”

三十多岁的平头仰脸想了想，摇摇头，看其他一老一少两个人；两个人想了想，也摇头。那个五十多岁的老者问：

“是县城哪街的？干啥的？”

牛爱国：

“哪街的不知道，知道是个弹花的。”

老者笑了：

“现在都没人弹花了。”

二十来岁的年轻人：

“延津县城有几万人，我们哪能都认识？”

说着话，三人又吃完小碗面大碗盛的羊肉烩面。也是急着赶路，三十多岁的平头交完饭钱，向其他两个人挥挥手，三人上了卡车，又呼啸着开走了。

半夜不出来吃这顿饭牛爱国就在滑县待下去了，待上半个月到二十天，又返回山西沁源；吃了这顿饭，知道延津就在一百多里外，第二天一早，牛爱国搭上长途汽车，去了延津。过去觉得延津跟自己没有关系，现在想起妈曹青娥临终前要找的那封信，觉得跟自己关系很紧。当时找到姜素荣来的那封信，觉得妈已经死了，再给姜素荣打电话没有用；现在觉得妈虽然死了，他想找到姜素荣，问一下姜素荣，妈想找她要说的和要问的话。妈已经死了不能问妈，问妈想问的姜素荣，说不定也能问出个子丑寅卯。既然八年前姜素荣和吴摩西的后代有了联系，说不定到了延津，连吴摩西的底细，也能打听出来。吴摩西虽然已经死了二十多年，保不齐吴摩西临终之前，会留下什么话。八年前那封信上说，吴摩西的孙子从咸阳到延津来，要见曹青娥；八年前曹青娥没理会这件事，临终前却又惦记着这件事。不碰到延津人想不起从头到尾这些事，见到三个延津人，牛爱国突然想将这些事从头至尾弄个明白。初想弄明白是为了妈曹青娥，再想弄明白是为了牛爱国自己。自己跟七十年前的吴摩西，冥冥之中似乎有什么联系。不说他是自个儿另一个姥爷，七十年过去，两人的遭遇就有些相同，起码出门找人是假找是相同的。既然出门找人是假找，虽然吴摩西后来把曹青娥也就是巧玲弄丢了，怎么一辈子再没回延津呢？弄清楚这些事对吴摩西和曹青娥没有什么，吴摩西和曹青娥都已经死了；但弄清楚它们，说不定能打开牛爱国现在的心结。一把钥匙开一把锁，没想到这把钥匙，竟藏在七十年前。这时又突

然明白，昨晚进了滑县，除了觉得心不乱，还对这里感到亲切；原来以为亲切的是滑县，谁知不是滑县，而是滑县跟延津离得近。他一辈子没去过延津，没想到跟延津有这么紧密的联系。临离开滑县“瑶池洗浴城”，牛爱国给滑县的朋友陈奎一写了一个纸条。纸条上没告诉陈奎一他要去延津的事。没告诉这件事不是有意背着陈奎一，而是关于去延津之事，根根叶叶说起来太复杂，一句两句说不清楚。牛爱国写道：

老陈：

山西家里有急事，我先走了。这次能见到你，我很高兴。我改日再来吧，咱留言面叙。你多保重。

牛爱国

写好，知洗澡堂子有人与陈奎一不对付，没把纸条交给洗澡堂子的人，交给在“瑶池洗浴城”门口摆烟摊的一个中年妇女；看中年妇女有些不乐意，便买了她一盒烟。然后去长途汽车站，坐车去了延津。

到了延津县城，牛爱国才知道延津县城之大。比滑县和山西沁源的县城大多了。县城正中有一座宝塔。塔院外是一条津河，浩浩荡荡，从县城中间穿过。河上有一座桥，桥上桥下，皆是挑担的，推车的，卖菜的，卖肉的，卖果子的，卖杂货的；县城有几只大喇叭，里面播着豫剧、曲剧和二夹弦；除了这些河南戏，竟还有锡剧和晋剧；便知道延津是个四方人走动的地方。这么大一个县城，想打听出一个只知姓名不知地址的人并不容易。牛爱国从上午问到中午，从东街问到西街，从北街问到南街，没问出个所以然。这才知道昨天夜里在滑县街头，那三个延津人不知姜素荣为何人，不是妄说。八年前姜素荣给妈曹青娥写的信上，倒有姜素荣的地址和电话；那封信牛爱国还留着，一开始放在沁源

县牛家庄，后来放到县城南关租的房子里。他想给沁源的姐夫宋解放打个电话，让他去南关家里找出这封信，告诉他地址和电话；但又怕露出假找庞丽娜和老尚的马脚，只好继续用嘴在延津县城问下去。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在县城北关火车站，问到一个人卖酱兔腿的，正好姓姜，是姜素荣的本家；经他指点，这才终于在县城南街剧院北侧，找到了姜素荣家。

姜素荣是个三十七八的妇女，她的爷爷叫姜龙。曹青娥活着的时候，给牛爱国说过延津和姜家的事，牛爱国脑子里，对延津和姜家大体有个印象。待见到延津和姜素荣，还是和脑子里想的不一样。四十年前曹青娥来延津时还没有姜素荣，姜家还在弹棉花，如今姜家不弹棉花了；从姜龙姜狗一代到现在，姜家由十几口子变成五六十口子，干啥的都有。姜素荣开了一个杂货铺，卖些烟、酒、酱油、醋、咸菜疙瘩、方便面、各种饮料和矿泉水，门口还有一个冰柜，卖些冰棍和雪糕等。杂货铺的名字就叫“素荣门市部”。没打问出姜素荣家地址之前，牛爱国已在南街来来回回走了三趟，也没留意这个门市部的招牌。姜素荣问明牛爱国的身份，不明牛爱国的来意，一开始以为牛爱国在河南有棘手的事找她，或借钱，或借物，便有些警惕；待牛爱国说清是为了打听些往事，姜素荣才放下心来。接着听说曹青娥去世了，感叹一番，说：

“没跟这位姑奶奶见过。”

待牛爱国问到八年前，吴摩西的孙子到延津来，她给山西沁源牛家庄曹青娥写信，让曹青娥到延津来，到底要说个啥，姜素荣却一问三不知。牛爱国：

“大表姐，那封信不是你写的吗？”

姜素荣：

“那信不是我写的。陕西的客想说的事，我根根梢梢都弄不明白；我是个急性子，不爱写信，那信是罗安江代我写的。”

姜素荣告诉牛爱国，吴摩西七十年前逃到陕西咸阳之后，不叫吴摩西了，又改名罗长礼，所以他的孙子叫罗安江；八年前写那封信时，罗安江怕事中的曲曲弯弯解释不清，仍把他爷爷说成吴摩西。牛爱国不明白吴摩西到陕西之后，为什么又改名姓，其中又有什么缘由；但也顾不上计较这些七十年前的事，先问八年前的：

“罗安江在延津时，都说了些啥？”

姜素荣想了想，说：

“忘了。只记得他想见你妈。他本来该姓杨，从陕西到延津来，按说应该去杨家庄，但他没去杨家庄，来找咱们姜家，就是看能否找到你妈。”

牛爱国：

“他在延津住了多长时间？跟别人聊过吗？”

姜素荣：

“看来他有心事，整天吃不下饭，也不跟人聊；住了半个月，见你妈没回音，他就回陕西了。”

牛爱国：

“既然他想见我妈，从你这里，又知道了山西的地址，为啥不直接

去山西呢？”

姜素荣：

“我也这么劝过他。其实他来第二天，我就看出来，对见不见你妈，他也有些犹豫。你妈来，他也就见了；让他去山西，他死活不去。”

又说：

“也不知他顾虑个啥。”

不管罗安江顾虑个啥，牛爱国从滑县到延津来，等于竹篮子打水一场空。姜素荣有个弟弟叫姜罗马，二十出头，在延津县城开三轮车，拉些散客。牛爱国和姜素荣正说话间，他开着三轮车路过姐姐的杂货铺，停下喝水，见牛爱国面生，便问姜素荣这人是谁；打问出牛爱国的来路，倒对牛爱国因为八年前的事，千里迢迢来到延津，有些好奇。接着不去拉客了，留下听他们说话。听着听着，听出不全是为了八年前的事，还为了七十年前的事，就更加好奇了。姜素荣说着说着烦了，姜罗马倒起了兴致。牛爱国见姜素荣说不出什么，也就不问了；下午，姜罗马用三轮车拉着牛爱国，在延津县城四街转了转。姜罗马也是爱说话，指着现在的延津，给牛爱国讲解七十年前的事情。到西街一个地方，告诉牛爱国这是当年吴摩西和吴香香蒸馒头的家，现在成了一家酱菜厂；到了北街转盘处，说转盘西北角，当年是意大利神父老詹的教堂，现在成了“金盆洗脚屋”；到了东街桥下，说这里当年有吴摩西挑水的井，现在成了一个卷烟厂；回到南街，指着姜素荣杂货铺旁边的剧场，说这里当年是吴摩西大闹南街的地方，当年的一个碌碡，现在还戳在剧院门侧。姜罗马对这些事也是听说，这些事在延津只剩姜家知道；牛爱国既

对现在的延津不熟，也对七十年前的延津不熟，听后，也理不出七十年前这些事的来龙去脉。这时姜罗马问：

“大哥，你从山西到延津来，不会光为打听七十年前的事吧？”

牛爱国一愣：

“那你说我为啥？”

姜罗马：

“我也纳闷儿了一下午呢。如果是为了现在，应该是找一个东西。可七十年前，一个卖馒头的，能留下啥宝贝呢？”

牛爱国哭笑不得，感叹一声：

“老弟，如为找一件东西就好了。”

但他如何从曹青娥去世说起，说到庞丽娜第二次跟人跑了，自己如何出去假找庞丽娜和老尚，又如何到滑县找陈奎一，接着碰到三个延津人，又到延津找七十年前的事，这些来龙去脉呢？不解释还好，一解释更解释不清了。只好说：

“就算是个东西，不是也没找到吗？”

姜罗马听他这么说，倒来了劲：

“杨家庄你还去不去？”

杨家庄是吴摩西或罗长礼从小生长的地方，按说应该去。但吴摩西自逃到咸阳改叫罗长礼之后，再没回过杨家庄，也没回过延津；上次罗

安江来延津，也没去杨家庄；想着现在去也是白去；便说：

“我不去杨家庄，我想去咸阳找罗安江。”

姜罗马愣在那里：

“大哥，你比我还轴。你这样的人，我没有见过。”

第二天，牛爱国向姜素荣要了罗安江家在咸阳的地址，要去咸阳。当年罗安江对去山西有些犹豫，牛爱国对去咸阳，却没有犹豫。罗安江越是犹豫，牛爱国越想找到罗安江。找罗安江也不是为了找罗安江，还是想找到死去的罗长礼也就是吴摩西，看他临终时留下什么话。七十年前，吴摩西从河南去了陕西；七十年后，牛爱国也从河南去了陕西。牛爱国在心里盘算一下，吴摩西去陕西的时候二十一岁，牛爱国去陕西的时候已经三十五岁了。牛爱国这趟从山西沁源出来，本是假找庞丽娜和老尚，没想到转了一圈，却要去陕西找吴摩西；七十年前吴摩西从延津出门时，找人也是假找；没想到七十年后，一个假找找另一个假找，却是真找。牛爱国倒有些啼笑皆非。姜素荣听说他要去陕西，虽吃了一惊，也没留他，牛爱国坐长途汽车到了新乡，从新乡坐上开往兰州的火车。火车上人多，牛爱国在车厢过道里站了一天一夜，也没坐上座位。也是站久站乏了，夜里站着打瞌睡，裤兜里的钱包被人偷去了。好在车票没在钱包里，在上衣口袋里。第二天下午，车到咸阳，牛爱国拿着车票，背着提包，出了咸阳站。想着与罗安江头一回见面，身无分文去找人家，会有诸多不便，也容易让人产生误会；在肚子里骂了一阵贼，偷人钱事小，误了人家的正事，就可恨了；便在火车站的货栈扛了五天大包，挣了八百多块钱。按说扛五天大包只能挣四百多块，牛爱国白天黑夜连轴转，不知扛了多少大包，挣了八百多块。拿到钱，出了货栈，已是第六天清晨。牛爱国来到火车站广场，坐在一个水摊前喝水。喝完

水，五天的困劲儿一块儿上来了。旁边有几排连椅，供南来北往的旅客歇脚。清晨旅客少，牛爱国躺在一个连椅上，头枕自己的提包，想打个盹。身子刚放平，就睡着了。一觉醒来，还是清晨，太阳还没有升起来。牛爱国以为自己打了个盹，旁边卖水的大嫂却说，他已经睡了一天一夜。大嫂说，昨天看他睡了一天，没有在意；今天清晨又来广场摆摊，看他还在这里睡，以为他病了；刚要喊他，他也就醒了。牛爱国这时感到尿憋得疼，知道自己不是睡醒了，而是被尿憋醒了；又发现胳膊上爬满汗碱，知道睡时出过几回汗，落过几回汗；牛爱国对卖水的大嫂不好意思一笑，说自己没病，就是缺觉；然后先去厕所，排空了肚子，又到火车站水房，洗了洗胳膊，擦擦前胸，又洗了把脸，浑身精神许多。在街巷的小摊吃过早饭，按着在延津记下的地址，去咸阳光德里街水月寺胡同一百二十八号去找罗安江家。有了确切的地址，寻到该找的人倒也不难。但到了罗安江家，才知道罗安江八年前已经去世了，留下一个老婆和两个孩子。

罗安江的老婆四十多岁，瘦弱，白净，叫何玉芬；罗安江的大孩子是个儿子，十八九岁，已出外打工，不在咸阳；小女儿才十多岁，正上小学。何玉芬问明牛爱国的来意，先是吃了一惊，接着倒是个耐心人，按着牛爱国的意思，从吴摩西也就是罗长礼说起，一直说到自己的丈夫罗安江，将过去的七十年，前后说了两个钟头。也许是丈夫死了，平时无人与她说话，说起这些陈年往事，她倒也不烦，不像河南延津的姜素荣，说着说着，自个儿先急了。何玉芬说话不紧不慢，说完一段，还看牛爱国一眼，咂吧嘴一笑，作个了结。她说，吴摩西也就是罗长礼七十年前逃到咸阳后，一直在街上卖大饼。除了卖大饼，还卖芝麻烧饼和河南火烧，还卖牛头肉和羊头肉。整天戴个白帽子，像个回民。听说他来咸阳之前，还去过宝鸡，说是去找一个人。那个人没有找到，折返头又来到咸阳。在咸阳娶妻后，生下三男一女。到了孙子辈，有十几个孙子

孙女。何玉芬自嫁给罗安江后，就知道罗长礼跟老伴说不上，跟儿子们说不上，跟儿媳们说不上，孙子辈中，跟其他人也说不上，唯独跟罗安江说得着。全家人都说罗长礼偏心。何玉芬听婆婆说，罗安江一生下来，罗长礼就说他像一个人；罗安江五岁之后，两人就开始说话，夜里睡在一张床上，什么都说，一说就是半夜。罗安江娶了老婆之后，遇事不与何玉芬商量，与爷爷罗长礼商量。二十年前，罗长礼去世了。八年前，罗安江突然得了胃癌。知道自己得病之后，他就闹着去河南延津。说罗长礼生前留下一句话，让他放心不下；不得病就忽略了这事，知道自己在世上时间不长了，便想在临死之前，去延津找一找当年爷爷丢失的女儿巧玲；找不到也就算了，如能找到，好把这句话当面告诉她。找到找不到，都图个心安。家里人看罗安江有病，都拦住不让他去。但八月十五前三天，他趁人不备，一个人悄悄去了火车站，打张车票去了河南。在延津待了半个月，也没找着当年的巧玲，就又回来了。回来三个月后，就去世了。没想到八年之后，巧玲的儿子牛爱国又来找他。说完这一段，又看牛爱国一眼，这次没笑，掩面唏嘘一阵。这时牛爱国又想起延津姜素荣的话，她说罗安江在延津待了半个月，心事很重，吃不下饭；原来不单是心事重，身体也有重病。想来罗安江也是个有心事不外露的人。这恐怕是他妈曹青娥八年前没有想到的。如果妈曹青娥知道罗安江得了重病，也许就去了延津。这时牛爱国又不明白，当年的曹青娥，为啥不与罗安江见面呢？罗安江想见曹青娥，为何又不去山西沁源呢？其中也定有原因。能见面的时候不见面，曹青娥临死之前，像八年前得了重病的罗安江一样，突然又想见面；岂不知罗安江已经死了八年了。大家不见面是不想理会那些事，怎么赶在临死之前，都又想理会了呢？这其中的奥秘，牛爱国想不清楚。牛爱国：

“大嫂，你知道姥爷对大哥说的那句话吗？”

牛爱国说的“姥爷”，就是吴摩西或罗长礼了；“大哥”就是罗安江了。何玉芬却摇摇头：

“你大哥这人，跟我也说不来，他有话不跟我说。”

牛爱国：

“那他跟谁说得来呢？”

何玉芬：

“他跟儿子女儿都说不来，只跟一个本家兄弟叫罗晓鹏的，两人常在一起说话。”

牛爱国：

“罗晓鹏在家吗？”

何玉芬：

“他带着我儿子，叔侄俩做伴，到广东打工去了。”

牛爱国：

“他俩留的有电话吗？”

何玉芬：

“爷儿俩打工也不容易，一会儿珠海，一会儿汕头，一会儿东莞，没个固定地方，也就没个固定电话。”

看来要找到罗长礼那句话，还得去广东到处找罗晓鹏。这时明白想

打听出七十年前的一句话，也不是件容易的事。至于接着去不去广东，牛爱国有些犹豫。犹豫不是犹豫罗晓鹏难找，或犹豫自己的时间或盘缠，而是罗长礼和罗安江说得着是一回事，罗安江和罗晓鹏说得着是另一回事。正因为两人说得着，可说的话题就很多；不知罗安江与本家兄弟罗晓鹏说的许多话中，有无罗长礼与罗安江说的这一段；就是说过这一段，这句话与罗长礼和曹青娥有关，与罗晓鹏无关，不知罗晓鹏是否还记在心中。何玉芬与牛爱国说完这些话，又带牛爱国到正房，看吴摩西也就是罗长礼的照片，还有她丈夫罗安江的照片。墙上的镜框中，有一张全家福，罗长礼也就是吴摩西是个老头，瘦高，尖头顶，留着一撮山羊胡子，坐在正中，眼睛直直地，看着前方。这人虽是牛爱国的“姥爷”，但两人平生没见过面，也没说过话，牛爱国看上去，也就是个陌生人。罗安江站在人侧，板着脸，像罗长礼一样，也眼睛直直地，看着前方。没见罗安江的照片之前，牛爱国想着他是个大眼，谁知是个细眯眼。刚才听何玉芬说，罗安江刚生下来，吴摩西也就是罗长礼说他像一个人，牛爱国以为他像曹青娥也就是巧玲，所以吴摩西也就是罗长礼亲他；现在看上去，跟曹青娥长得一点儿不像，看来吴摩西也就是罗长礼说的不是曹青娥也就是巧玲，而是另外一个人；那另外一个人是谁呢？牛爱国又想不清楚。何玉芬又带牛爱国走到里间，从墙根柜子里，拿出一沓破纸，说吴摩西也就是罗长礼生前，把这沓破纸，当了一辈子宝贝；临死时，把它交给了罗安江。罗安江生前，也把它当个宝贝，一直放到柜子里，不让人看。牛爱国接过这沓纸，纸已经发黄，许多地方被虫蛀了。打开，纸上是一幅图，画着一座宏大的房子；看上去像一座教堂。教堂顶端有十字架，还有一座大钟。图画得倒是气派，因不知其中的缘由，虽呼之欲出，牛爱国看了半天，也看不出个所以然。将图纸翻过来，图纸的背面，写着两排字。头一排是蝇头小楷：恶魔的私语；第二排是钢笔字：不杀人，我就放火。两排字的字形不同，显然不是一个人写的；多年过去，字迹也有些模糊。牛爱国看到这两排字，皆心里一

惊。但物在人亡，既不明白这字是谁写的，也不明白这人写这字的情形，就不明白这些话的含义。琢磨半天，仍难解其意，只知道是两句狠话。倒是这种狠的心情，自己也曾有过。叹了口气，将这纸叠起来，又交给何玉芬。何玉芬又把它放回到柜子里。

吃过晚饭，何玉芬又与牛爱国对坐着说话。一个东向坐，一个西向坐。这时何玉芬说：

“兄弟从山西到延津，又从延津到咸阳，不光为打听些过去的事吧？”

牛爱国看大嫂温和，一是与她说得来，二是既与她不熟，也与她不生，半生不熟，适合说心里话；也是一路走来，无人说话，心里憋得慌；便将自己的心事，从妈曹青娥得病住院说起，到曹青娥去世，接着庞丽娜第二次跟人跑了；由第二次跟人跑了，说到第一次跟人跑了；第一次自己出走到沧州，这次出门找庞丽娜和老尚也是假找，如何到了河南滑县，又如何去了延津，从延津又来到陕西咸阳，一五一十，来龙去脉，说了个痛快。说完，牛爱国叹口气：

“我也明白，说是为妈找过去的事，还是想借此解自个儿的烦闷。”

何玉芬听完，叹息一声：

“大兄弟，你要这么说，我劝你就别找了。”

牛爱国：

“为啥？”

何玉芬：

“就是找到这些事，也解不了你心里的烦闷。”

牛爱国：

“此话怎讲？”

何玉芬：

“能看出来，你心里的烦闷，比你找的事还大。”

牛爱国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觉得何玉芬的话，说中了他的心事。自己的心事，自己未必能掂出它的分量。两人说话说到半夜，各自回房安歇。牛爱国洗过脚，躺在床上，翻来覆去，听到正房的座钟敲响夜里三点，还没睡着。正房传来何玉芬和她小女儿的鼾声。牛爱国披衣起床，来到院中。院中有一棵大槐树，牛爱国搬一个凳子，坐在大槐树下。低头想了一阵心思，猛地抬头，一个大月亮，缺了半边，顶头在半空中。虽是半个月亮，却也亮得逼人。一阵风吹来，槐树的叶子“索索”地响；脚下树叶的影子，也随声“索索”地晃动。牛爱国突然想起八个月前，他在河北泊头“老李美食城”，也碰到这么一天，头顶的月亮，比今天还大。那天牛爱国从沧州到德州送豆腐，回来的路上，汽车的水箱坏了，牛爱国只好将车停在“老李美食城”。“老李美食城”的院子里，也有一棵大槐树。就在那天夜里，他和章楚红好了。后来两人越来越好，越来越说得着。夜里说话，能说整整一夜，不困，不累，也不饿。再后来一天，章楚红在床上抱着牛爱国，让他带她走，离开泊头。当时的牛爱国不是过去的牛爱国，成了另一个牛爱国，张口就答应了。章楚红见牛爱国答应了，又抱紧牛爱国：

“你要这么说，我就有一句话要给你说。”

牛爱国：

“啥话？”

章楚红：

“我回头再告诉你。”

但等到回头，牛爱国听了沧州“雪赢鱼豆制品公司”崔立凡一席话，害怕出人命，害怕自己带不了章楚红，借妈曹青娥生病，逃回山西沁源老家。从那天晚上到现在，七个月过去了。七个月中，没敢再认真想这事。现在触景生情，突然觉得章楚红没说出的话，和吴摩西临终前要对巧玲说的话一样重要。吴摩西对巧玲说的话，就是到广东找到，也未必能解牛爱国心中的烦闷；章楚红要说的话，却能打开牛爱国心头那把锁。没想起这段事牛爱国还想去广东，接着去找吴摩西当年给巧玲说的话，想起这段事牛爱国想去找章楚红。七个月前他胆小闪了章楚红，现在从沁源到滑县，从滑县到延津，从延津到咸阳，一路走来，人走瘦了；今天晚上，胆子却突然长大了。在那件事情上胆小了；七个月后，却从别的事情上，胆子又长大了。胆子大了的牛爱国，就成了敢带庞丽娜一起出走的老尚。第二天一早，牛爱国就去罗安江家胡同口的杂货铺里，给河北泊头的“老李美食城”打了个电话。电话通了，接电话的是个公鸭嗓，牛爱国听出声音不是“老李美食城”的老板李昆，以为是厨子胖三，便大着胆子问：

“章楚红在吗？”

对方回答得很干脆：

“不在。”

牛爱国：

“是出去买菜了，还是这几天去外地了？”

对方：

“走了半年了。”

牛爱国吃了一惊，又爹着胆子问：

“李昆呢？”

对方：

“不在。”

牛爱国：

“去哪儿了？”

对方：

“不知道。”

牛爱国产生了怀疑：

“你是‘老李美食城’吗？”

对方：

“过去是，现在不是。”

牛爱国：

“你现在是啥？”

对方：

“老马汽修厂。”

牛爱国放下电话，知道事情发生了大的变故。接电话的也不是厨子胖三。牛爱国想了想，破釜沉舟，又给章楚红的手机打电话。这号码倒一直记在心中。但七个月来，他一直躲着这号码，一直害怕这号码找他；现在心里焦急，加上胆子大了，径直拨了过去。拨号时，牛爱国心里“咚咚”乱跳。待拨通，电话里却说，该号码已经停机了。左右找不着人，牛爱国不知情况发生了什么变化，心里更加着急。牛爱国回到罗安江家，当即就要告别何玉芬，上路去泊头。何玉芬见他这么快就要离开，吃了一惊，问他哪里去；牛爱国没说自己要去泊头，而说要回山西沁源老家。何玉芬听他这么说，倒松了一口气，说：

“知你夜里没睡好，想孩子了吧？”

牛爱国点点头，收拾东西要走。何玉芬：

“大兄弟，家里没别的，临走送你一句话。”

牛爱国：

“啥话？”

何玉芬：

“日子是过以后，不是过从前。我要想不清楚这一点，也活不到今天。”

这话跟妈曹青娥生前说的一样。牛爱国点点头，告别何玉芬，去了咸阳火车站。从咸阳坐火车到石家庄，从石家庄坐长途汽车到泊头，在公路旁“老李美食城”下车，已是第三天傍晚。七个月前的“老李美食城”，现在彻底变了样。过去是一个干净的小院，现在成了汽修厂，地上到处都是油污和汽车的废零件。过去飘出来的是饭香，现在是刺鼻的汽油味和机油味。“老马汽修厂”的老板叫老马，四十多岁，是个大胖子，方头；秋天了，还光着膀子，胸前没有胸毛，刺着一头熊猫；别人刺青刺青龙，或刺张嘴的老虎或豹子，他刺了一头吃竹子的熊猫，让牛爱国觉得好笑。老马养了一只小猴；牛爱国到时，工人们在院子里修车，老马手拿一根鞭子，“啪啪”甩着，逼着这头小猴在槐树下翻跟斗。猴瘦，显得老马更胖。牛爱国不知老马与过去“老李美食城”李昆的关系，没敢说自己来这里的真实意图，只说自己七个月前在“老李美食城”打工，李昆欠他工钱，过来要账。老马瞥了牛爱国一眼，对着猴儿说：

“你这人不老实，一听就是瞎话。”

老马一张嘴，牛爱国听出他是东北人；说话公鸭嗓，知道在咸阳打电话是他接的。牛爱国：

“咋了？”

老马：

“说老李别的坏话行，说他欠人工钱，这话编得不像。”

牛爱国知道自己说错了话；牛爱国跟李昆还是朋友时，知道李昆大方；头一回与李昆见面，是个大雪天，车误在“老李美食城”，当时两人素不相识，李昆就请他喝酒。牛爱国忙说：

“当时我走得急，老李也是一时不凑手。今天正好路过，过来看看。”

老马不理牛爱国，又甩鞭子驯猴。这次不让小猴翻跟斗了，把一个钢圈立到凳子上，让小猴跃起钻圈。这只小猴翻跟头行，钻圈不行；从一丈之外冲向凳子，跑起来速度倒挺快，但到凳前跃起，又害怕了，不敢钻圈，落回凳子前，由于煞步太急，自己给自己摔了个跟头。老马急了；远处有修车工人在电焊，焊条点到车壳子上，“滋滋”往外冒着蓝色的火花；老马指着远处的火花说：

“怕顶啥用呢？这是钻干圈，将来还得钻火圈呢。”

这话小猴听懂了，更怕，身子蜷到槐树下，“瑟瑟”发抖。任老马这么玩下去，看来永远没个头。牛爱国跨前一步：

“大哥，能否借一步说话。”

老马又瞥了牛爱国一眼，以为牛爱国想在他的汽修厂打工，眼睛离开猴子，打量牛爱国：

“我这可不白养人，你会修车吗？”

牛爱国知道老马会错了他的意，但又怕直接打听别的，老马再不理他，便将错就错，顺着老马说：

“开过几年车。”

老马瞪了牛爱国一眼：

“又在说瞎话。你要会开车，当初能在饭馆剥葱？”

牛爱国也是进退两难，只好指着远处几辆车说：

“大哥，你随便挑一辆，我开给你看。”

老马见牛爱国叫板，将小猴拴在槐树上，指着屋檐下一辆拆下四扇门的破吉普：

“走，跟我去镇上拉趟轮胎。”

原来这辆烂吉普，是老马的坐骑。牛爱国也看出来了，胸前刺着熊猫的老马，遇事爱较真儿。事到如今，牛爱国只好把提包扔到破吉普上，开上车，拉着老马，去镇上买轮胎。从镇上将十几个轮胎拉回来，牛爱国与老马熟了。“老李美食城”被改成“老马汽修厂”，在“老马汽修厂”旁边，又出现一个公路饭店叫“九弦河大酒店”。说是大酒店，也像过去李昆的美食城一样，也就三间屋子，七八张桌子，做些宫保鸡丁和鱼香肉丝等家常菜。附近并没有河，也不知这名字缘何而起。也是到了晚饭时候，牛爱国便在“九弦河大酒店”，请老马吃饭。老马个大体胖，却不能喝酒。几杯酒下去，老马就喝多了。老马一喝多，就成了另外一个人；有点儿像山西沁源县城东街卖肉的冯文修。老马蜂目，豺声，是恶人相，谁知熟了之后讲朋友。牛爱国还没说什么，老马隔着桌子，对牛爱国说了一大堆心腹话。老马本是辽宁葫芦岛人，早年贩过粮食，开过洗澡堂子，后来在葫芦岛开了汽修厂。按说葫芦岛是他的老家，但因为几桩事，弄得老马伤了心。是几桩啥事，老马也没细说，加上舌头开始拌蒜，大体五桩事情，四桩别人对不起他，一桩他对不起别人。最后对葫芦岛伤了心，便来了河北泊头。老马拍着桌子：

“葫芦岛待不了，我来河北成不成？”

又凑近牛爱国：

“我现在不招惹人，我玩猴，行了吧？”

牛爱国连连点头。待老马说累了，点烟之际，牛爱国才转过话题：

“大哥既是东北人，来这里开汽修厂，可与我过去的老板李昆是朋友？”

老马：

“见过面，谈房价的时候，知道他够朋友，之前跟他不熟，是通过朋友认识的。”

见老马这么说，牛爱国倒放下心来，问：

“老李的饭店开得好好的，咋突然不开了？”

老马瞪大眼珠：

“家里出事了。”

牛爱国：

“出啥事了？”

老马：“半年前，老李和他老婆离婚了。”

牛爱国：“为啥离婚？”

老马：

“那女的外边有人了。我听说，老李本来不知道，两人因为别的事吵了起来，吵急了，还是那女的说给老李听。”

牛爱国心里“咯噔”一声，大概这个人说的就是他了；又猜想章楚红所以说出这事，是要破釜沉舟，下决心跟李昆分手了。老马：

“那女的没拿老李当回事，老李却拿那女的当回事，麻烦就在这里。听说离婚时，差点儿出了人命。”

牛爱国吓出一身冷汗。待吸过一支烟，镇定下来，又问：

“就是离婚，那女的走了，也不耽误老李接着开饭店呀。”

老马挥着手：

“这你就不懂了，大概老李也是对这里伤了心，就像我对葫芦岛伤了心，才来河北一样。”

牛爱国：“那老李到哪里去了？”

老马：“说不清楚。有人说去了内蒙古，有人说去了山东。”

牛爱国：“他老婆呢？”

老马：“听说去了北京。有人说，当‘鸡’去了。”

又感叹：

“一个人宁肯当‘鸡’，也不愿给一个人当老婆，可见两人别扭到啥程度喽。”

牛爱国愣在那里。章楚红与李昆离婚，可能因为牛爱国，也可能因为别的事；但不管因为什么事，归根到底，都跟牛爱国有关系。七个月前，牛爱国撇下章楚红逃回沁源，还怕接着出事；因为章楚红知道他山

西老家的地址，牛爱国担心章楚红破釜沉舟，去山西老家找他；但章楚红没去找他；半年前，章楚红破釜沉舟，与李昆离婚，也没去山西找牛爱国；七个月来，也从没给牛爱国打过电话；想来也是对牛爱国伤了心。但越是这样，牛爱国现在越想见到章楚红。不管她现在在干啥。找到她不是要从她嘴里打听七个月前她想说而没说的话；来泊头之前也许想知道这句话，现在突然明白，时过境迁，再找到这句话，这句话也已经变味儿了；他现在找到章楚红，不是要打听七个月前的老话，而是牛爱国有一句新话，要告诉章楚红。七个月前牛爱国逃回山西，闪了章楚红，是怕出人命；现在就是出人命，为了这句话也值得。问题是现在想出人命也不能了，李昆和章楚红都各奔东西，过去事情的关节全都不存在了。正因为一切都不存在了，现在想找到章楚红就难了。她的手机停机了。大概她换了手机号码。一个人换手机号码，就是要与过去的生活彻底割断。老马说她半年前去了北京，也不知她是否真的去了北京。就是去了北京，半年后，不知她现在仍在北京，还是又去了别的地方。就是仍在北京，北京大得很，也不知她在北京的哪个角落。这时牛爱国回想与章楚红在一起时，章楚红说过几个她过去的好朋友。章楚红是张家口人，她有一个好朋友叫徐曼玉，原来在张家口开美容厅，后来去了北京；不知章楚红半年前去北京，是否去投奔她。当时听章楚红说，她们两人断了音讯，也有两三年了。还有一个同学叫焦淑青，在张家口火车站卖车票。牛爱国灵机一动，火车四处跑，火车站却是个固定的地方，可以先去张家口火车站找焦淑青。就是焦淑青离开了火车站，火车站的人也该知道她的去向。找到焦淑青，看焦淑青与章楚红是否还有联系。就是焦淑青与章楚红断了联系，通过焦淑青，总能找到章楚红在张家口的家。找到她家，也就找到了老根；通过她家里人，总能找到章楚红现在的去处和电话。于是决定第二天一早去张家口。主意打定，他盘算一下日期，这次从山西沁源出来，从西到东，从北到南，从南到西，从西到东，从南到北，一路走下来，也走了二十多天；别的倒不打紧，只是

惦着老家的女儿百慧。算着再过两天，百慧就该开学了。于是第二天早起，去张家口之前，牛爱国先给山西沁源县城东街酒厂的姐夫宋解放打了一个电话，说自己暂时还回不了沁源，让宋解放先照料百慧上学。宋解放在电话里喊：

“你在哪儿呢？”

牛爱国：

“远得很，在广州呢。”

宋解放：

“还没找到庞丽娜和老尚吗？要不回来吧。”

牛爱国：

“不，得找。”

2006年至2008年 北京

本书由公众号（精品书籍推荐分享）整理，仅限于内部交流，请勿商用。如有其他需要，请购买正版。关注我们免费领取茅盾文学奖所有图书。





《一句顶一万句》官网落户新浪读书：

<http://book.sina.com.cn/z/yjdywj/index.shtml>